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趙鍾麒及其詩學研究

指導教授：許建崑教授

研 究 生：劉慧婷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趙鍾麒生於同治二年（1863）<sup>1</sup>，時值清領臺灣之際，自幼受科舉教育的他，奠定深厚的漢學基礎。甲午戰敗後，日本接收臺灣，趙鍾麒正值二十幾歲的年少時期，以優異的漢學底子，擔任日本政府臺南法院的通譯，也持續保有傳統文人參與詩社、創作詩歌等文化活動。翻閱日治時期的報紙，多可見趙鍾麒平時的活動消息和創作詩歌，更可就當時文友寫下的詩句，一窺他在當時臺南及詩壇上的地位。

詩的源頭可溯及國風，影響了漢魏時期的古詩發展，直到唐朝詩歌蔚成主流。唐詩分成初盛中晚四期，每期各是人才輩出。初唐承襲六朝的餘風，格律上求工整；盛唐則是發展成熟，多用新曲和製新詞；中唐出現革新運動，為詩增添不同的面貌；晚唐則有杜牧、李商隱和溫庭筠，李商隱開啓西崑體先河。五代多戰亂，詩的進步趨於緩慢，宋初多模擬晚唐，以西崑體最為盛，直到歐陽脩、王安石、蘇軾等人始有不同風格。北宋亡後，南宋南遷，詩人或有滿懷憤慨，藉由詩歌直抒胸懷，或有隱居湖山，寄情詩酒。詩在歷經宋、元兩代將近四百年時間，河洛語言變化紛繁，難以揣摩原腔原調，只好形成「文字化的語言型」的詩學。對於律詩、絕句等詩體韻律的掌握，只有從韻譜中去尋求，此所以詩學僅流行於中原移民為大宗的南方五省。而臺灣自明鄭始有文風，傳承中國古典詩的發展，直到日治盛況空前，當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日治時期臺灣詩社之發展，趙鍾麒形容：「我臺自沈斯菴先生首開詩社，代有繼起，至今日而臻極盛，有蒸蒸日上之勢。推其竟，有不可河海量者，曩臺中臺北先後宏開大會，茲復大會全臺詩界於我南社。」<sup>2</sup>詩社大盛情況可見一斑。當時的詩社被認為是民族精神的延續，具有保存漢文化之貢獻，張夢機：

中日甲午戰爭後，日人盤據臺灣五十年，實施殖民同化政策。但日據時代，詩禁不嚴，因此一般文士既抱覆巢之痛，於是結社聯吟，借詩篇宣洩滿懷忠悃。這時

<sup>1</sup> 為行文方便，以下若遇時間繫年，均統一以西元紀年。中西日曆對照請參照附錄中趙鍾麒年表。

<sup>2</sup> 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853號，第3版「南社大會」一欄。

臺中樂社、臺南南社、臺北瀛社紛紛成立，這種現象，與其說是鄉愁文學的萌芽，不如說是民族精神的孳乳，尤其在日人政治的壓迫下，對保有國粹、堅持民族氣節有不可磨滅的功勞。<sup>3</sup>

詩社在當時肩負起傳承的任務，而趙鍾麒身為南社的社長，領導南社在南臺獨領風騷，可以藉由探究趙鍾麒的生平活動，窺見當時詩社的發展面貌及對漢文化的實踐。

趙鍾麒詩學成就備受當時詩人肯定，曾讚其「人去文章遺萬卷，詩留麗藻著千言」<sup>4</sup>極陳他留下千萬珠璣，足見他漢學創作量的豐沛。當趙鍾麒逝世時，詩壇眾多詩人寫詩哀輓，可惜趙氏辭世是「摧傾砥柱悲南社，墜落文星闇崧城」<sup>5</sup>、「少微星隕崧城邊，牛耳騷壇失主權」<sup>6</sup>，敘述趙鍾麒是南社的中流砥柱以及文壇上執牛耳者，沒有他的府城也相形失色，字裡行間顯見趙鍾麒在臺南府城文壇的地位。眾多文人對於趙鍾麒的肯定，道出他是當時臺南市內名聲遠播的文人，但看現今研究中，僅見關於趙鍾麒的生平介紹<sup>7</sup>，尚未對他的「千言麗藻」有一全面研究，甚為可惜。

臺灣自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sup>8</sup>播下文化的種子後，文風漸長，清朝時的文人以科舉為目標，受漢學教育由來已久，專於詩文寫作，期能考取功名以進仕途。清廷甲午戰敗後，將臺灣割讓予日本，進入日治時期的臺灣，在日本總督政策限制下，書院漸被禁，漢語教授時數縮短。當時以漢文書寫為主的古典詩得以留存，後於二〇年代發生新舊文學論戰，新文人呼籲國人該以白話文為主要文字，卻因日方限制越趨嚴格，刻意打壓新文學，使得日治後期臺灣文壇上僅有漢詩殘存。在被壓抑的日治時期，臺灣文壇上漢詩的盛行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義，值得透過趙鍾麒在當時詩壇留下的行蹤，窺見日治時期

<sup>3</sup> 參〈傳統詩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文訊》第18期，1985年6月，頁12-13。

<sup>4</sup> 許君山〈弔趙雲石先生〉，刊於《詩報》129號，1936/5/15。

<sup>5</sup> 陳福清〈輓趙雲石茂才〉，刊於《詩報》129號，1936/5/15。

<sup>6</sup> 陳月樵〈輓趙雲石先生〉，刊於《臺灣日日新報》12994號，1936/5/31。

<sup>7</sup> 專文研究趙鍾麒文學作品的單篇論文有許建崑，〈《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收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51卷，2010年7月；其餘趙氏詩作或古文研究則未見。

<sup>8</sup> 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號斯庵，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少卿，奉差廣東監軍。1649年，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率泰聞齊名招之，不赴，後將入泉州，船過圍頭洋遇颶風，飄至臺。當時臺灣正值荷據時期，沈光文到臺後即開館授課，後鄭成功至臺時，以客禮見，著有《臺灣賦》、《東海賦》、《草木雜記》等作品，季麒光說：「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也；臺灣無文矣，斯庵來而有文矣。」故被推為海東文獻初祖。參〔清〕范咸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年，頁393-394；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臺灣一百位名人傳》，臺北市：正中書局，1984年，頁5；許雪姬、薛化元、張淑雅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頁656。

的臺灣古典詩的發展狀況。

此次論文的書寫，爲了探訪趙鍾麒曾活動的足跡，走訪臺南市境內，才詫異在臺南市內成長的自己，對此處卻是如此陌生。不免希冀藉由此次研究，重新建構對臺南市及在地文人的認識。透過資料的閱讀，看到更多日治時期活躍的漢詩人及詩作數量的豐沛，卻可惜尚有許多未被研究的作品。希望透過論文對趙鍾麒詩作文本的探討，了解當時詩人對於自身的理想，深入欣賞趙鍾麒詩作中的情感及意涵。

##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趙鍾麒等傳統文人年少時受傳統文學的洗禮，以科舉爲畢生志願，遭逢乙未之變後，無法躋身仕途行列。教育過程中，以研習漢學爲主的他，將傳承漢文學當作己任，卻又面對著日本官員各種籠絡政策，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傳統文人是以何種立場面對日方及漢文化？又是如何面對新文學陣營的批判？以及對於漢詩、詩社又有什麼期許？備受批評的擊鉢吟在當時又肩負怎樣的任務？若是打著傳承漢文化的旗幟，漢詩及詩社爲何會被批評的一無是處？趙鍾麒漢詩作品是否蘊含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皆是論文中一一探討的部分。

此外，亦希冀藉由整理趙鍾麒個人生平及文學活動，看見當時臺灣詩壇的面貌以及藉由前人文獻資料和報紙消息的比對整理，將全面性的校正和補齊趙氏畢生事蹟和形象以供他人研究之便<sup>9</sup>。在研究詩人之餘，亦可由小見大，了解當時代的臺灣文人在日治下的處境和取捨，以及藉由詩人文學活動的整理，看到臺灣當時大環境下的詩學發展史及詩人成就地位。透過析論趙鍾麒詩作，探討詩人流露的風骨、情感、對社會時代的觀察及對日方的態度等面向，試圖爲處在日治時期此特殊情境下的趙鍾麒在臺灣文學史上建立一地位。

選擇研究趙鍾麒其人及詩學作品，在蒐集過程中不免訝異。綜觀趙鍾麒一生，除了參與各詩社組織外，古典詩達四百多首，並有數篇古文及五十五篇《史遺》<sup>10</sup>的書寫，

---

<sup>9</sup> 有關趙鍾麒生平介紹，前人資料多零散不全或有誤載，透過資料的比對及日治時期報紙上刊登詩人消息的蒐集，在論文第二章將趙鍾麒畢生做更全面性和多面向的觀照，除了本文中的文字敘述，附錄以表格呈現更詳細的記載，方便了解此詩人在當時代的活動及一生事蹟。

<sup>10</sup> 參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七冊，臺中市：文听閣，2007年。

其中，詩歌創作的量遠超過文章的書寫，創作量如此豐沛的文人，除了前人單篇文章介紹外，未見全面性的研究，實屬可惜。希望藉由各文獻的比對，建構趙鍾麒較完整的一生及詩作，並期能拋磚引玉，讓更多人投入對趙鍾麒及當時古典詩社詩人作品的研究。

透過本文研究，希冀能達到幾項目的：

第一，各家撰寫趙鍾麒生平資料各有缺誤，且未佐以日治時期報紙刊載的資料，尚有不甚完善之處。因此，本論文不憚其煩，重新檢視趙鍾麒生平及其處境，建構更完善的詩人生平事蹟和作品。

第二，探討面對當時日本殖民的傳統文人抱持何種態度，以及趙鍾麒在當時對傳承漢文化的堅持與實踐。

第三，藉由趙鍾麒的畢生活動，看見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的歷史發展，並見證了傳統詩學在臺灣最後的輝煌時期。

第四，析論日治時期所產的古典詩是否有其價值，挖掘趙鍾麒詩作品中承載的諸多詩人內心思想情感。

第五，藉由訪問趙鍾麒後代子孫和文獻記載，建構趙鍾麒對後世及臺南當地影響所及，為其在臺灣文學史上找一定位。

### 第三節 相關研究概況

和本論文相關研究的範圍涉及趙鍾麒生平、詩作收集、參與的詩社和報社以及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概況。記載其生平資料的文獻頗多，仍有零散和誤記，需要多方比較才能趨於完善。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數量相較於新文學仍屬不足，傳統詩社的相關研究多以瀛社和櫟社為主，南社的相關研究仍較缺乏，隨著各大型計畫的推動，希冀能為研究臺灣古典文學的學者提供更多珍貴資料。

目前研究趙鍾麒其人和參與組織的相關資料有趙鍾麒生平事蹟的多篇文章、趙氏參加的南社的學位論文和單篇文章以及任顧問的《三六九小報》研究。專論趙鍾麒生平事蹟的單篇論文有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sup>11</sup>、吳毓琪〈「南社」詩人一

---

<sup>11</sup> 收於盧嘉興，《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年。

趙雲石)<sup>12</sup>、石萬壽〈趙雲石喬梓詩文初輯一詩〉<sup>13</sup>、龔顯宗〈趙雲石道學風流〉<sup>14</sup>四篇文章。

盧嘉興一文中記載趙鍾麒生平詳細，並錄有趙氏部分詩作及文章，對於建構趙鍾麒生平及詩作年表助益良多，雖偶有年代上誤差，經校對其餘文章後，不至影響太大。

吳毓琪該文以盧嘉興及吳氏個人論文為基礎，主要論述趙鍾麒生平、部分活動及少許詩作，並有見盧文未載的生平，對於補足趙雲石年表有助。但文中寫蔡國琳和趙雲石於南社初創時任正副社長之說和她在《南社研究》<sup>15</sup>此論文中說法不一，和其他文獻對照後，本論文中將加以探討。

石萬壽一文以盧文、《三六九小報》、《東寧擊鉢吟》前後集為主，收錄趙雲石父子詩作，並為部分詩作繫年，便於為趙氏詩作排序，唯文中有一小誤，將崎雲以為是趙雅福之號。

龔顯宗此文亦是簡介趙氏生平，收錄部分文章和詩作，並點出趙氏詩作風格屬富貴體與香奩體，但該文中部分年份有誤。此四篇文章多是以介紹趙鍾麒生平和輯錄詩作為主，皆未有對詩作內容進一步分析。<sup>16</sup>

至於文獻中介紹趙鍾麒生平的有石萬壽〈臺南府城人物誌〉<sup>17</sup>、《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sup>18</sup>、《臺灣列紳傳》<sup>19</sup>、《臺灣紀事》<sup>20</sup>，錄有同時代他人資料，正可加以比對，幫助建構趙鍾麒更詳細及準確的年表。

關於南社的研究，吳毓琪學位論文《南社研究》是目前對臺南南社進行全面性重建及文獻探討的研究，對於了解南社成立的緣起及社內組織及成員狀況有很大的幫助。論文中從大時代背景入手，探討日治下的臺灣人處境，進而介紹南社成員背景及詩作藝術特色，並在論文最後肯定南社在臺灣文學史上的貢獻。其中第四章〈南社重要詩人及其

<sup>12</sup> 收於《臺南文化》新 56 期，2004 年 4 月。

<sup>13</sup> 收於《南瀛文獻》第 28 卷，1983 年 6 月。

<sup>14</sup> 收於龔顯宗，《臺灣文學家列傳》，臺北市：五南，2000 年。

<sup>15</sup> 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年。為吳毓琪碩士論文，後由臺南市文化中心出版。

<sup>16</sup> 僅吳毓琪於文中分析〈寄生草〉一詩。

<sup>17</sup> 收於《臺灣文獻》第 31 卷第 2 期，1980 年 6 月。

<sup>18</sup> 《臺南市志》，臺南市政府，1979 年。

<sup>19</sup> 〔日〕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桃園市：華夏書坊，2009 年。

<sup>20</sup> 莊永明，《臺灣紀事：臺灣歷史上的今天》，臺北市：時報文化，1989 年，其中〈府城詩壇老詩豪〉一文簡介趙鍾麒。

詩作探討)簡略敘述趙鍾麒生平及創作觀，並在討論南社詩人詩作時，論及趙氏〈古砲臺〉、〈新樂府〉(仿李白〈將進酒〉)、〈寄生草〉、〈黃雞冠花〉、〈怨鳥〉等詩，此論文雖非專論趙鍾麒詩作，卻是目前所見對趙氏作品略有探討的篇章，並對掌握南社全貌有極大助益，唯在介紹趙鍾麒生平時，對於參與浪吟詩社及任南社副社長確切年份，出現前後說法矛盾現象。

至於南社研究的單篇文章尚有數篇，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sup>21</sup>一文，文內由崇正社、浪吟詩社介紹到南社，追溯南社的源頭，並簡介詩社內成員，幫助認識南社的創立及部分社內活動。

吳毓琪〈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的建構〉<sup>22</sup>論述了南社在面對新舊文化時的接受態度，並節錄了南社相關活動；陳淑慧〈南社詩人陳筱竹生平及其文學活動初探〉<sup>23</sup>一文以陳筱竹為主要論述對象，間有提及南社相關活動。

柳書琴〈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sup>24</sup>一文中，則言日總督的生物學政治開啓了舊慣調查會，也因此促進了官紳交流、詩文唱和、儒家儀典等行爲，此種統治手段為殖民者不得不向被殖民者低頭，了解當地風土人情、民俗典章，援用舊有文化資源以達順利殖民目標。而受殖民者的精英階層便趁備受禮遇之際，一方面體驗殖民國家的科學治理，另一方面重新檢視自身社會的文化、風俗等，重新累積個人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此文以論述蔡國琳為主，趙鍾麒及其他南社詩人為輔，對於在舊慣調查會底下的地方領導階層的活動狀況有詳細敘述。

另外關於南社及當時詩社簡介和繫年的文章尚有賴子清〈臺南詩文社〉<sup>25</sup>及〈古今臺灣詩文社〉<sup>26</sup>；楊明珠〈臺南「崇正社」、「浪吟詩社」、「南社」創立問題辨正〉<sup>27</sup>，楊明珠此文藉由資料及詩作，考察三個文社的創作年份和人物，對於釐清各資料不同記年的問題有很大幫助。

---

<sup>21</sup> 收於《臺南文化》第3卷第4期，1954年4月。

<sup>22</sup> 收於《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10年2月。

<sup>23</sup> 收於《臺灣文學評論》第7卷第3期，2007年7月。

<sup>24</sup> 收於《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9年6月。

<sup>25</sup> 收於《臺南文化》新8期，1980年1月。

<sup>26</sup> 收於《臺灣文獻》第10卷第3期，1959年9月。

<sup>27</sup> 收於《臺南文化》新51期，2001年9月。

《三六九小報》除了數篇學位論文外，另有單篇論文許建崑〈《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sup>28</sup>、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sup>29</sup>、施懿琳〈民歌採集史上的一頁補白——蕭永東在《三六九小報》的民歌仿作及其價值〉<sup>30</sup>、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sup>31</sup>、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sup>32</sup>等文，自不同角度探討小報特色，挖掘小報中具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並在文中介紹小報顧問之一趙鍾麒，提供了解小報發刊情形及內容的資訊。

有關臺灣文學研究資料中，自日治時期有連雅堂編撰的《臺灣詩乘》<sup>33</sup>、《臺灣詩薈》<sup>34</sup>，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sup>35</sup>前後集，賴子清編《臺灣詩醇》<sup>36</sup>，黃洪炎編《瀛海詩集》<sup>37</sup>等，收錄臺灣詩人的作品頗多。戰後，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三百〇九種，集合了各界研究臺灣文史的精英，從臺灣公私藏書機構及世界各地蒐集六百多種手稿、古文等已刊、未刊史料，加以整理重排，為臺灣研究古典文學增添可參考資料。<sup>38</sup>《臺灣文獻》、《臺北文物》等期刊也有不少對臺灣詩社、作者、作品介紹，如丘逢甲、吳湯興、連雅堂、林幼春、沈光文、洪月樵等人。其他縣市亦出版諸多刊物，如臺灣文獻會出版的《臺灣詩錄》<sup>39</sup>、《臺灣詩錄拾遺》<sup>40</sup>，臺中市政府編《臺中詩乘》<sup>41</sup>，澎湖縣文獻委員會出版《西瀛詩叢》<sup>42</sup>，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高雄市古今詩詞選》<sup>43</sup>等選集，蒐集了明鄭、日治及戰後的古典詩作品，眾多古典詩學的輯錄，顯示了古典文學的蓬勃，值得投入心血鑽研臺灣古典詩學的領域。

<sup>28</sup> 收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51 卷，2010 年 7 月。

<sup>29</sup> 收於《臺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

<sup>30</sup> 收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屆》，臺北市：新文豐，2002 年 7 月。

<sup>31</sup> 收於《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2004 年 12 月。

<sup>32</sup> 收於《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 年 11 月。

<sup>33</sup> 連橫，《臺灣詩乘》，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 年。

<sup>34</sup> 連橫，《臺灣詩薈》，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 年。

<sup>35</sup> 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 年。

<sup>36</sup> 賴子清編，《臺灣詩醇》，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 年。

<sup>37</sup>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 年。

<sup>38</sup> 參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市：文史哲，1994 年，頁 4。

<sup>39</sup> 陳漢光編，《臺灣詩錄》，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

<sup>40</sup> 林文龍編，《臺灣詩錄拾遺》，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年。

<sup>41</sup> 王建竹主編，《臺中詩乘》，臺中市：臺中市政府，1976 年。

<sup>42</sup> 西瀛吟社編，《西瀛詩叢》，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81 年。

<sup>43</sup>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高雄市古今詩詞選》，高雄市：高雄市政府，1983 年。



八〇年代後，關於古典文學的論述漸少，多是以出版民俗、古蹟、當代詩作等為主。《臺北文獻》曾刊載劉遠智〈臺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賴子清〈古今臺北詩社〉、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等文；《臺南文化》有葉英〈鹿耳門詩文集輯〉、賴子清〈南臺灣古今詩文社〉等文；《南瀛文獻》有石萬壽〈趙雲石喬梓詩文初輯一詩〉。除此之外，尚有相關臺灣文學的碩博士論文問世，如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sup>44</sup>、周滿枝《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sup>45</sup>、陳美妃《日據時期臺灣漢語文學析論》<sup>46</sup>、廖雪蘭《臺灣詩史》<sup>47</sup>、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sup>48</sup>、施懿琳《日據時代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sup>49</sup>、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sup>50</sup>……等碩博士論文。

九〇年代後，臺灣新文學研究風行，古典文學雖相對冷清，但也有部分人士進行整理重印的工作，如徐玉慧編《林占梅資料匯編》、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及《梅鶴齋吟草》、施懿琳編《楊守愚作品選集》及《林荆南作品集》、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等書，其中有些作品是編者蒐集的一手資料整理後出版，具有價值。五南書局影印發出版的《臺灣日日新報》、成文出版的《三六九小報》等日治時期報紙，刊載為數不少的詩文作品。針對臺灣古典詩有一完整分析的著作有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sup>51</sup>，以清代和日治時期為主要的研究範疇，探討臺灣古典詩作者心靈、視域和作品表現間的關係，以及宇宙和作品的關係，以作品論為基礎，分就自然、社會時事、宇宙等面向展開論述。

在 2001 年後，有計畫的推動臺灣古典詩文蒐集整理工作，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進行重要作家全集、《臺灣文學辭典》、《臺灣白話字》及《全臺詩》……等文獻編纂。其中《全臺詩》計畫由施懿琳教授擔任主持人，許俊雅教授擔任偕同主持人，邀請國內研究臺灣古典漢詩的學者組成委員，蒐集、校戡、編纂全臺古典漢詩。收錄包括臺灣本地文人創作的漢詩及非臺灣本地文人而有臺灣經驗的詩作，時期由明鄭至日治時期，將近三百年，採取「以人繫詩」的原則，趙鍾麒作品收集也在其中，目前已出版

<sup>44</sup> 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1980 年。

<sup>45</sup> 周滿枝，《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1981 年。

<sup>46</sup> 陳美妃，《日據時期臺灣漢語文學析論》，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1982 年。

<sup>47</sup> 廖雪蘭，《臺灣詩史》，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年。

<sup>48</sup>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 年。

<sup>49</sup> 施懿琳，《日據時代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6 年。

<sup>50</sup>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7 年。

<sup>51</sup>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 年。

至二十一冊。

2005年，《全臺賦》計畫由許俊雅教授擔任主持人，吳福助教授任協同主持人，歷經一年左右的時間進行蒐集、整理、校勘，將自明鄭至戰後初期，臺灣本地與外地來臺文人創作的賦文加以彙編，得作品近兩百篇。繼《全臺詩》、《全臺賦》之後，《全臺文》在歷經兩年的蒐集及反覆校對後，在2007年由文叢閣圖書出版。《全臺文》收錄由康熙至日據時代的筆墨，收羅的文類極廣，以姚鼐《古文辭類纂》涵蓋的文類，如論辯、序跋、奏議、傳記、碑誌、雜記、辭賦、哀祭為準則。臺灣文學的研究多著重於新文學的範疇，現有此三套大型計畫的叢書問世，將能為研究臺灣古典詩文作者及作品提供了豐富且寶貴的資料。

##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方法

### 一、文獻蒐集與對照

本文以趙鍾麒其人及作品為研究對象，關於趙鍾麒生平資料的建構，蒐集相關的文獻記載和報刊資訊，將散於各處的資訊加以彙整並比對，疑問之處以報刊文獻記載為主，並於附錄以表格列出趙鍾麒各年的相關活動和事蹟。

日治時期的報紙常刊有趙鍾麒個人活動消息，其中《臺灣日日新報》多有報導個人訊息；《臺南新報》以報導南社訊息為主，且在1922年5月31日以後該報漢文版減為一版，能刊載資訊更有限；《詩報》則是以各吟社詩作、擊鉢吟訊息為多，少見個人資訊；《三六九小報》多是趙雲石詩作及各文藝作品專欄。因此，以《臺灣日日新報》所見資料為主，其餘報紙為輔，整理出趙鍾麒個人參加的各類活動，見其在當時活躍的程度。加以整理後，得以描繪出趙鍾麒更完備的文學活動和活躍於詩壇的紀錄，並在附錄以表格羅列出各年參與的文學活動和詩壇集會。

### 二、作品校勘

書寫之初，自前人介紹趙鍾麒文中，未見詩人詩集問世，故先著手蒐集趙鍾麒詩學

作品，先以日治時期的報紙為主，如《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詩報》、《三六九小報》等，一頁頁翻閱尋找。此外，亦翻閱收錄日治時期漢詩的書籍，如《臺海擊鉢吟集》、《瀛海詩集》、《臺灣詩醇》、《東寧擊鉢吟前集》、《臺灣詩海》、《慶饗老典錄》、《烏松閣唱和集》、《東閣倡和集》、《開元寺徵詩錄》、王炳南所編多本詩集等，從中獲得些許趙氏作品。後來發現《全臺詩》<sup>52</sup>的輯錄已將趙鍾麒詩作蒐集齊全，於是以《全臺詩》第拾肆冊為主，輔以另搜尋到的趙鍾麒詩作、詩鐘和楹聯，互相校正比對，幸運發現《全臺詩》未收集到的二十一首詩作以及誤收的二首詩作。此外，尚有《全臺詩》中漏註出處的部分和其餘詩人對趙氏詩歌的評論文字，皆可參照本文附錄二。

### 三、知人論世

清吳淇說：「是不得徒誦其詩，當尚論其人。然論其人，必先論其世者。……苟不論其世為何世，安知其人為何如人乎？」<sup>53</sup>若要知道作者的寫作動機和詩作意涵，當需知道其所處的歷史大背景和個人的生命史，故本文除了從生平事蹟論述詩人的立場外，進一步探討當時代的環境，透過此二部分對趙鍾麒和其詩歌作一印證和評論。

### 四、田野調查

除了藉由文獻的比對校勘，另有田野調查法，透過造訪臺南境內，拼貼出早期趙鍾麒生活足跡。以盧嘉興文中提及的地點和趙鍾麒曾活動過的地方為主，至該處拍下畫面，因滄海桑田，市景變化頗大，將在附錄照片加上說明，希望能具體化當時景象。

石萬壽先生文中，曾提及趙鍾麒長孫趙承琛教授，於是走訪趙教授任教的成功大學化學系，希冀訪問到趙氏後人，可惜趙教授已逝世。幸得化學系黃教授幫助，給予趙承琛教授住處地址，造訪後得知該屋已另租他人。輾轉透過在地廖小姐和承租者蘇先生的引薦，取得趙承琛教授後代趙崇良先生的聯絡方式，獲取些許資訊，可惜因時間關係，尚未能當面造訪。

除了上述各方法，本文針對趙鍾麒多達 415 首的詩歌創作，將以內容素材為主，分

<sup>52</sup>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04年-2011年。

<sup>53</sup> 參〔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緣起》，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

成七大類，並另立一類詩鐘對聯，佐以詩歌的鑑賞和類別的書寫理論，探討在日治下書寫的詩作品中所流露的情意、思想和性格，歸納出趙鍾麒詩歌價值和詩學表現。

正文部分列有趙鍾麒家族系譜、詩體和詩類比例三個圖表。其中家族系譜以田野調查和文獻記載為主，建立趙鍾麒先祖及後世成員的家族架構。另按詩歌體例分成七律、七絕、五律、五絕、古體和樂府，計算各體在全部詩歌中所佔的比例，得見趙鍾麒所長。除了討論詩體，尙就詩歌素材分類，計算各類所佔的比例，並見趙鍾麒詩歌創作內容的豐富廣泛。

由於僅以電子郵件和趙氏子孫聯繫，只能針對部分家族成員有較細節的瞭解，故另以網路資源為輔助，搜尋相關消息，期能補足部分資訊。目前有關趙鍾麒生平資料頗多，加以蒐集比對後，得以建構出趙鍾麒的畢生活動及事蹟，本論文雖未能完全突破前人研究，但對補全趙鍾麒生平略有幫助。

##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論文以趙鍾麒其人及詩作品為研究範圍，其漢學基礎深厚，尚有多篇古文留世，本論文除了略論其部分文章外，將以研究詩人詩作品為主。趙鍾麒歷經清朝和日治時期，相關消息多見於日治時期的報紙和文獻中，故論文中介紹的時代背景，將以日治時期的臺灣為主，探討此特殊時空如何突顯了趙鍾麒的地位和成就。

論文中常出現的特定名詞「傳統文人」、「舊文人」，的定義，施懿琳以「臺灣傳統漢儒」稱之，認為「漢儒」即是「以漢文化為本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讀書人」<sup>54</sup>；黃美娥則稱為「傳統文人」、「古典文人」、「舊文人」，係指畢生文學創作主要表現在傳統文學（文言文、漢詩、文言小說）寫作上的文言而言。故連橫、謝雪漁雖有維新的言論，但仍歸為傳統文人，而賴和、張我軍等人雖有寫過傳統文學作品，但因其以新文學為主，故歸為新文學家一方<sup>55</sup>；柳書琴則以為是該世代在主要教育完成後，經歷了乙未之變以及 19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引發的文化領導權失落之雙重衝擊的他們，才稱得上「舊文人」，此世代經歷儒學教育，以科考為己任，歷經割臺後國籍選擇，此世代的

<sup>54</sup> 參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5 年。

<sup>55</sup> 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2004 年。

他們熱衷結社，也是日治時期詩社和文社的創辦人，「維繫斯文於一線」的使命感是他們共同肩負的意識。<sup>56</sup>

本論文中提及的「傳統文人」、「舊文人」則是採大範圍界定，泛指參與傳統詩社、以寫作漢詩為主、在新舊文學論戰中受批評的文人。這類文人包含了受儒家教育、參加科考、經歷乙未之變的前清遺老，如洪以南、謝雪漁、趙鍾麒等人以及柳書琴所指的「衍生世代」<sup>57</sup>，此世代經歷公學校及書房教育，並以詩社為其漢學教養補充的場所，如魏清德、洪坤益、趙雅福、許丙丁等人。而「地方領導階層」及「前清遺老」則是指出生於清朝，受過一定程度的儒學教養過程，其受教目的多為科考，多半出身地方領導階層，或書香門第、家境豐厚等，歷經了甲午之變，卻又是日官方極力拉攏、發放紳章的文人。

論文中第一章分成五節，分別敘及研究動機、問題與目的、研究概況、研究步驟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架構。第二章分成四節，第一節又分四小節，先整理趙鍾麒年表，敘述其家族、求學及任職階段，綜觀他一生主要經歷後，再進入第二節談論詩人所處的當時代歷史背景，從受教於傳統漢學、致力於科學仕途，到臺灣島易主，面對第三節敘及的日方各籠絡懷柔政策，此特殊政治歷史背景將會對當時文人帶來的衝擊和矛盾、臺灣古典詩社的發跡和在日治時期被賦予的使命以及傳統文人又是如何維護自身的立場，將在第四節加以討論。

第三章分成三小節，爬梳趙鍾麒任南社社長時參與的內外文學活動、擊鉢吟盛會及加入的各個文學組織，以不同文獻資料、報紙相互比對，建構趙鍾麒在漢文學上的耕耘及貢獻，並從個人詩壇活動看見當時臺灣古典詩學的發展盛況。第四章進入趙鍾麒詩作品的研究，將其全部詩作品以詩體分析來看，分成古體、近體和樂府，並各有所長。另就詩作品素材而言，包含類別甚多、涉獵頗廣，並各有代表詩作分析作者心志、寫作功力和個人情感，歸納出趙鍾麒詩作中常見的表現技巧，並將詩體和素材亦以統計圖表呈現，所佔比例一目了然。

第五章分成兩小節，第一節討論趙鍾麒於各篇序文中提及的個人詩觀，以當時代的人對詩的看法，得知漢詩備受重視，而其個人詩觀，也在個人詩作中予以實踐。第二節

---

<sup>56</sup> 參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收於《臺灣史研究》，第十四卷第二期，2007年6月，頁51。

<sup>57</sup> 同前註，頁82。

歸納出四點趙鍾麒詩學成就及價值，藉由詩作內容的分析和映證，歸納出詩人於詩作品中顯現的特色和成就。分成安身立命、民族精神、詩人風骨和寫實精神四部分論之，以詩加以佐證，為詩人和其作品建構特殊的價值和成就。第六章結論則陳述趙鍾麒對後代及府城當地的影響，除了個人成就外，趙鍾麒亦將漢文化傳承於二子，對於後世影響頗深。即使經過不少年歲，臺南境內至今仍可見趙鍾麒遺留的詩作和楹聯，而趙鍾麒參與的南社，也間接影響當時臺南各詩社的發展，為詩人貢獻再添一筆。藉由趙鍾麒此詩人，呈現傳統詩學發展的意義及臺灣傳承中國傳統詩學的最後輝煌時期。

## 第二章 趙鍾麒生平及時代背景

趙鍾麒在清朝時即具有廩生資格，並三次赴中國考取舉人，可見其對仕途之追求。1895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臺灣面臨異族入主之情況。一批具有漢學根基的傳統文人登科受阻，不得不在當時的情境下，選擇自身的立場。本章第一節先討論趙鍾麒個人生平及平時活動，以前人資料和報紙消息為主，統整其一生，呈現趙鍾麒最完善和多方面的消息。而趙鍾麒的地位和特殊性則要進一步由探討當時代的政治背景突顯之，故第二節將析論日治時期的臺灣環境，看見當時臺民對於割臺之反對與絕望。

接著第三節討論日方在臺灣的統治策略，對於傳統文人，日本總督用了各項懷柔手段，希望藉由他們幫助殖民統治順利進行。在第四節中，對於文人不同立場的討論以及因日方總總拉攏手段，使得部分傳統文人學會以漢詩作為諂媚逢迎之手段，詩人風骨蕩然無存，漢詩已徒有形式空無內涵，引起新知識份子的不滿，引發了新舊文學論爭。藉由論戰中的部分言論，可看見當時部分傳統文人的面貌，此外，舊文學陣營非麻木不仁，除了自省外，並直指漢詩及詩社存在乃為延斯文於一線，維護傳統漢文化之價值。

### 第一節 趙鍾麒生平

趙鍾麒（1863-1936），乳名光泰，字麟士，又作麟生，號雲石，別署畸雲、鍊仙<sup>58</sup>、鴛鴦梅館主<sup>59</sup>、雲石山人<sup>60</sup>，晚年又號老雲、老云。出生於臺灣府治清水寺街，俗稱溝仔底<sup>61</sup>，晚年設帳收徒，趙鍾麒長於詩、雄於文、工於書，積極鼓吹漢文詩學，記存史

<sup>58</sup> 趙鍾麒曾撰寫《三六九小報》「史遺」專欄，第210號以前署名鍊仙僅有七篇，其餘皆署名畸雲。第8、9號畸雲同版有「梅館漫錄」專欄〈男女變易〉上、中兩篇，「史遺」專欄〈和尚春夢〉則另署鍊仙。第11號〈男女變易〉下篇署名「鍊仙」時，「史遺」又改回「畸雲」。可見「鍊仙」和「畸雲」均為同一人。參許建崑〈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10年7月，頁35-36。

<sup>59</sup> 《詩報》昭和八年八月十五日，第六十五號，第五版「文藪」一欄刊有〈壬申勅題詩集序〉一文，文末署名「鴛鴦梅館主 趙鍾麒雲石」。

<sup>60</sup>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二千六百六十八號「詩話」欄刊有〈拾碎錦囊〉（十七）：「趙雲石山人，吾鄉文壇宿將也……。」；另《臺灣日日新報》第四千九百七十四號，署名「雲石山人」，作詩〈賀小野西洲移居網溪〉，此詩亦被收於《全臺詩》；《潛園寓錄》中收錄趙雲石評他人詩作時，署名「雲石山人」，參王炳南編輯，《王炳南先生手稿叢輯計畫：期末報告書》，臺南市：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4年。

<sup>61</sup> 據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一文所言：「日據時編為臺南廳臺南市丁一一九六番地，

蹟逸史，保留鄉土文獻，貢獻極大<sup>62</sup>，享壽七十四歲。

## 一、家世

趙氏家系屬宋王朝魏王派<sup>63</sup>，魏王派係指魏王趙廷美<sup>64</sup>之子孫，字輩分別為「德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次古光登」<sup>65</sup>。趙鍾麒祖籍福建泉州<sup>66</sup>南門外南鼓樓<sup>67</sup>，先祖於乾隆末葉渡臺居臺南。其先祖若桂，係為魏王派鄖國公德鈞之子安定郡王承簡之子孫，追溯族譜即是魏王趙廷美→鄖國公德鈞→安定郡王承簡→建安郡公克荷→建安郡公叔驥→右武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寫之→武翼郎公彥→彥說→雲夫→時昌→若桂。<sup>68</sup>

高祖父若桂傳鍾麒曾祖父嗣蔭及曾叔祖父嗣魁。嗣蔭傳四子，依序為次續、次養、次棟、次泉。次棟生三子一女，依序為古恭、古淮、古輝，女為鍾麒姑母留英。古恭為鍾麒父親，字溫如，號雪漁，俗稱趙恭，娶王氏，生鍾麒<sup>69</sup>。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九日鍾麒娶傅香綢，生二子二女，長子雅福、次子雅祐；長女漱青、次女漱雲。

雅福<sup>70</sup>（1894-1962），乳名德福，幼名福淮，號劍泉、少雲、小雲、亞雲、榮菴主人。自幼專心國學，詩文俱佳。曾任臺南新報中文記者、南社幹事、桐侶吟社顧問、以成社副社長、《三六九小報》發行人兼主編，光復後任臺灣糧食局臺南事務所指導員。

---

民國八年區域改正，更改為臺南市大正町一丁目十八番地，現為臺南市中山路一至十九號一帶」。收於盧嘉興，《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年，頁263。

<sup>62</sup> 參呂秉城等主修，《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市：臺南市政府印行，1980年，頁365。

<sup>63</sup> 和趙鍾麒曾孫趙崇良先生通信內容提及：「曾祖父乳名光泰（依我家宋王朝魏王派輩分光字輩命名）」，盧嘉興一文中亦記載：「趙家字輩分為帝派及魏王派兩系，趙氏家系屬魏王派」。

<sup>64</sup> 趙廷美，字文化，本名匡美、光美，宋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宋興，追封邕王，改曹王；弟光義，即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幼亡，追封夔王，改岐王。參〔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市：鼎文，1979年，頁8666。

<sup>65</sup> 參<http://group.hudong.com/anbao/bbs/TAAREAwRXW0VDXAsH.html>；〔元〕脫脫等撰，《宋史》表第三十，臺北市：鼎文，1979年，頁8349；盧嘉興一文記：「天時若嗣次古光；德承克淑之公彥」，其中天與淑為誤，參盧嘉興，前引文，頁263。

<sup>66</sup> <http://group.hudong.com/anbao/bbs/TAAREAwRXW0VDXAsH.html>記有：「廣平郡王（德隆）居於泉（州），勛國公（德鈞）派居於同（安），申王（德文）派居於漳浦積美。」（勛當是鄖的誤字）趙鍾麒先祖為鄖國公一派，同安即隸屬泉州。

<sup>67</sup> 趙鍾麒曾孫趙崇舜先生承其父趙承琛志願，曾二次赴當地尋根，據他所言南鼓樓為宋時泉州市中心附近地區，是現在的泉州中山路一帶。

<sup>68</sup> 參〔元〕脫脫等撰，《宋史》表第三十，臺北市：鼎文，1979年，頁8349-8358。

<sup>69</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263。

<sup>70</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282-284；呂秉城等主修，《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市：臺南市政府印行，1980年，頁365。



雅祐<sup>71</sup>（1900-1974），乳名德祐，幼名福淞，號劍樵、宜齋生人、宜園主人。國語學校（後改制為臺北師範）畢業，曾任舊城公學校、末廣公學校等訓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和江海樹、陳圖南成立綠榕會<sup>72</sup>，光復後任臺南商業職業學校教員、嘉南藥學專科學校人事主任、以成社歌長。

漱青（1891-？）十月生，嫁葉書田；另一女趙漱雲（1897-1913）<sup>73</sup>十七歲早殤。葉書田（1893-1974），葉爾純之子，葉石濤叔公，南社社員，臺南富紳，1931年題其居為「北莊」、其樓為「香樓別墅」，戰後任七信理事<sup>74</sup>。

雅福娶莊喜長女莊正，生三子三女。長子承琛（1921-1996），留學東京大學，獲日本東京理科學院理學博士，曾任職肥料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研究所。一九五六年任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主任，一九七七年創辦界面化學學會，任理事長十年，首創界面化學研究，有論文五十餘篇，著有《界面化學》、《化學日文》等書，曾主辦三次全國性「工業升級及高科技研究會」<sup>75</sup>；次子承琨，第一商業銀行總行任專員，有一子；三子承瑜，曾服務於臺北市美國工程公司任建築師，並自營趙子建築事務所，撰有〈先嚴趙雅福公先慈莊正夫人生平事蹟〉<sup>76</sup>，有二子。長女鈿華、次女鈐華、三女鈺華<sup>77</sup>，其中鈿華和鈺華分別是臺南女中31、41年度畢業<sup>78</sup>。

雅祐後與許廷光<sup>79</sup>長女許香菰結婚，生四子三女。長子為承璋，協進國小教員，有一子；次子承聰，自營大發無線電器行，有一子；三子承珂，經營大發實業廠，有二子；

<sup>71</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282-284；呂秉城等主修，前引書，頁365-366。

<sup>72</sup> 參顏娟英編著，《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市：雄獅，1998年，頁90。

<sup>7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4/12/25，第5216號，刊有李如月〈輓趙雲石先生令媛漱雲〉七言古詩一首，推趙漱雲出生年份當為1897年。

<sup>74</sup> 參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2003年，頁171；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405。

<sup>75</sup> 參趙崇舜先生提供的趙承琛先生介紹一文：<http://search.huaxia.com/s.jsp?iDocId=506930>、[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8%b6%99%e6%89%bf%e7%90%9b](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8%b6%99%e6%89%bf%e7%90%9b)，最後檢索日2012/5/7。

<sup>76</sup> 此文在柯喬文碩論中提及，是由王耀德先生提供。

<sup>77</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284-285。

<sup>78</sup> 參<http://www.tngs.tn.edu.tw/departments/alumnae/addr/index.asp?page=11>、<http://www.tngs.tn.edu.tw/departments/alumnae/addr/index.asp?page=13>，最後檢索日2012/5/7。

<sup>79</sup> 許廷光（1860-1929），號凌槎，1883年初舉秀才、又二年為增生，1887年補為廩生。日本據臺初期，劉永福潛逃，臺南城內一片混亂，許廷光遂與生員蔡夢熊、楊鵬搏及英長老教會牧師宋忠堅等人，出城請求日軍進駐。後任總督府事務囑託，1897年獲紳章，任臺南縣參事。歷任有臺南縣教育幹事、臺南天然足會長、臺南西區區長、東區區長、總督府評議員，1923年6月與辜顯榮、林熊徵、李延禧等發起臺灣公益會對抗臺灣文化協會。參許雪姬、薛化元、張淑雅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頁805-806。

四子承瑛，啓偉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有一子。<sup>80</sup>長女鈺華，曾於臺南市中西區公所任志工<sup>81</sup>；次女鏐華、三女鈞華<sup>82</sup>。

承琛娶林淑儀，生四子。長子崇堯（1950-），畢業於成功大學礦冶系（今成大材料系），後出國進修，取得美國威士康新州米爾瓦基大學碩士及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曾任職歐令公司金屬研究中心，現任歐司朗喜美利亞材料特技師，負責高強度電燈材料研發。娶林麗芬，有一子一女<sup>83</sup>；次子崇舜（1951-）臺大醫學院畢，獲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碩士，曾任史丹福大學心臟科醫師、美國心臟學院院士，現於史丹佛開業，娶許舜苑，有一子<sup>84</sup>；三子崇良（1953-），臺大醫學院畢，後公費留日，獲日本國立東北大學第一內科（胸腔及循環）醫學博士，曾任新樓醫院內科主任、衛生署桃園醫院高年科及檢驗科主任、衛生署臺北醫院副院長、衛生署金門醫院院長……等，現任職輔大診所及永和耕莘醫院，另於輔大醫學院擔任兼任副教授，撰有〈以震波(Shock Wave)治療急性心肌梗塞之簡介〉等文，娶方壽旻，有二子。<sup>85</sup>崇舜與崇良合著《心臟醫學新境界》<sup>86</sup>及合撰〈微脂粒（liposome）的原理與醫學應用〉、〈主動脈瓣閉鎖不全開刀的最佳時機〉等多篇文章<sup>87</sup>；四子崇甫（1955-）臺大醫學院畢，曾在臺南開業，後移居加拿大，娶勞玲玉，有一子一女<sup>88</sup>。

---

<sup>80</sup> 趙鍾麒後代子孫名可參附錄圖表，由趙崇舜、趙崇良先生提供。

<sup>81</sup> 參<http://www.tnwcdo.gov.tw/aboutus04.asp?ToPage=1>，最後檢索日 2012/5/7。

<sup>82</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 284-285。

<sup>83</sup> 參趙崇堯先生提供的簡介。

<sup>84</sup> 參趙崇舜和趙崇良先生信中所提供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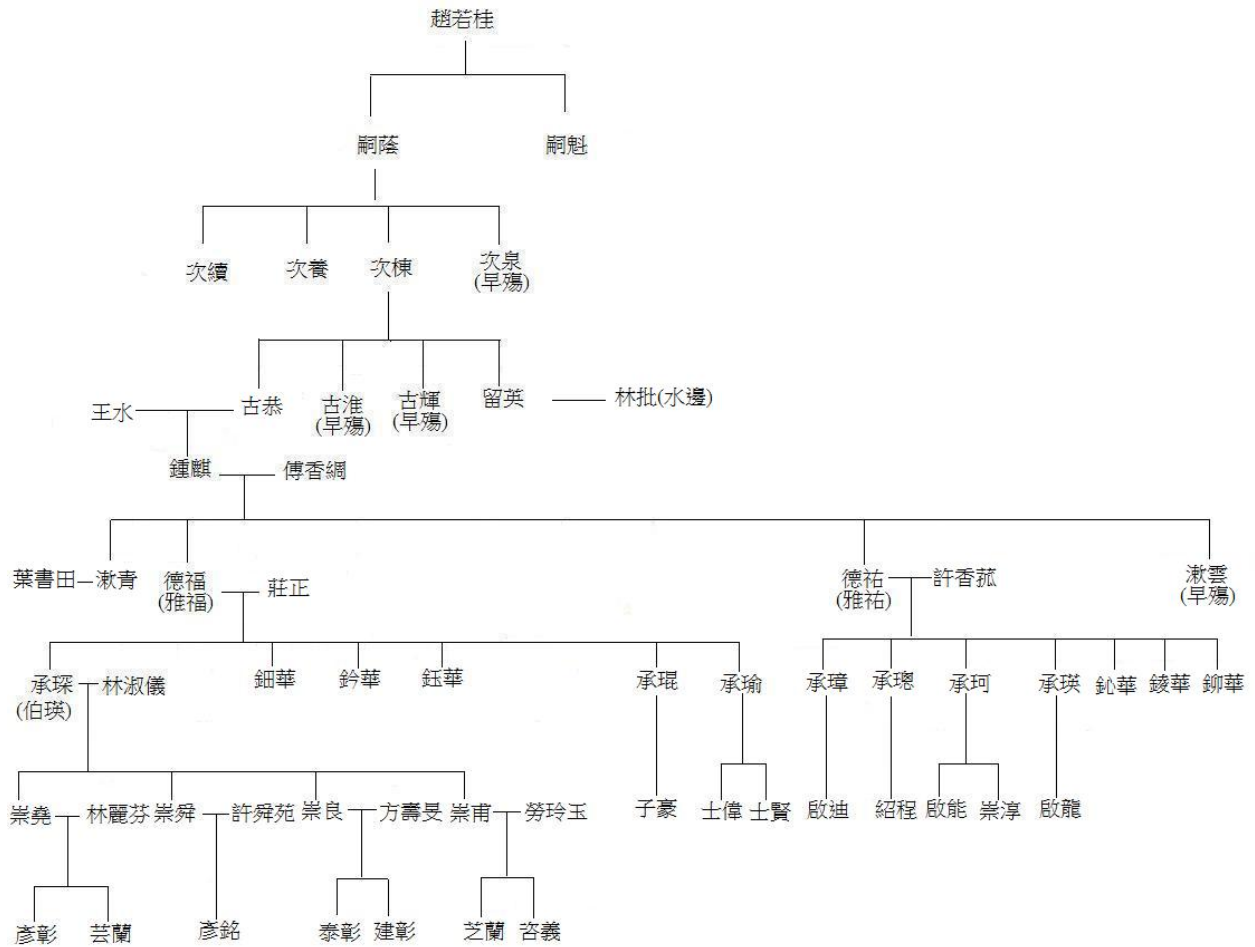
<sup>85</sup> 參趙崇良先生信中所提供資訊；<http://www.cthyh.org.tw/department/dr/int/dr01031.htm>，最後檢索日 2012/5/7。

<sup>86</sup> 參<http://www.medtoday.com.tw/medb018.htm>，最後檢索日 2012/5/7。

<sup>87</sup> 參<http://readopacl.ncl.edu.tw/nclJournal/index.jsp?la=ch>，最後檢索日 2012/5/7。

<sup>88</sup> 參趙崇甫和趙崇良先生信中所提供資訊。

表一：趙鍾麒家族系譜<sup>89</sup>（筆者整理）



## 二、求學階段

趙鍾麒自幼習傳統漢學，十歲時父親病逝，賴寡母及姑母撫養長大，同年進富紳吳朝宗家塾，和其子吳天誠共讀，習科舉之業，應童子試。1878年，趙氏十六歲入泮，當時府儒學入泮定額，康熙二十五年准歲試取進文武童生各二十名，科試取進文童二十名，設廩膳生二十名，增廣生名數如之，歲貢以廩生食餼淺深為先後，一年貢一人；縣儒學入泮定額，歲試取進文武童生各一十二名，科試取進文童一十二名，設廩膳生十名，

<sup>89</sup> 趙氏祖譜是根據趙鍾麒曾孫趙崇舜及趙崇良先生所提供資料，以及盧嘉興前引文建構而成。

增廣生如之，歲貢二年貢一人<sup>90</sup>。趙氏分發至臺灣縣學，為邑庠生，期間進入蓬壺及崇文書院就讀，成績優異，屢獲「花紅」<sup>91</sup>。

蓬壺書院現址是臺南市赤嵌樓北側，前身為引心書院，西元 1810 年黃拔萃創建於欉仔林街白蓮教齋堂內，1812 年知縣黎溶與黃拔萃議改為臺灣縣書院，1886 年知縣沈受謙遷建於赤嵌樓之右方民屋，改稱蓬壺書院，日據初期充當衛戍醫院，現僅存大門完整，曾是臺南市內清代所建書院最大者。<sup>92</sup>崇文書院即府義學，康熙四十三年知府衛臺揆建，仍置田租供膏火，選諸生肄業，以府學訓導掌教。<sup>93</sup>現已廢，遺址在臺南市衛民路憲兵團本部<sup>94</sup>對面東側，即興華街、青年路及衛民路 155、157 號間窄巷以東之三角形地帶<sup>95</sup>。1880 年，趙鍾麒學縣學秀才，聚童授句讀。1887 年，趙鍾麒應歲試時成績優異，經食餼為廩生，後三次赴福州省城參加舉人考試，皆落第。此三次考試分別為 1888 年戊子科秋闈<sup>96</sup>、1889 年己丑恩科秋試<sup>97</sup>、1891 年辛卯科之試<sup>98</sup>。

清代沿襲明代之制舉行文、武科考試，亦在領有臺灣之時同時施行，臺灣道、府、縣均設在臺南。初以臺灣為福建省一府，在臺灣專舉行歲考及科考（歲考之後再考試生員，預定可應鄉試者之資格），若非屬本籍地者，不得應考。在臺漢民皆被認為是寄籍，而有寄籍未滿二十年者不得入籍限制<sup>99</sup>。考中生員，每子、卯、午、酉年秋季，赴福州省城鄉試，考取者稱舉人；舉人以及貢生於次年春天在北京參加會試、殿試，中試者為進士。台籍文士每至考季，必須自行搭帆檣斗船渡海，四月末動身，八月考試，待九月放榜，至十月買船歸臺，如遲至五月才渡海，途中時有遭遇颶風而船破溺者，錯失考試

<sup>90</sup> 參〔清〕王必昌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 年，頁 157。

<sup>91</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一文：「入院學生須經甄錄考試，應試者為監生、秀才、童生，前列者是正課學生，超過限額者為附課學生。正課生每月膏火（所給資用學費）二、三兩，附課生減半。且月課成績優異另有花紅，即獎金。趙氏在寡母孤兒奮讀中都依膏火及花紅來維持生活與學業，真是難能可貴。」前引文，頁 267-268。

<sup>92</sup> 參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年，頁 114。

<sup>93</sup> 參〔清〕王必昌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縣志》，頁 159。

<sup>94</sup> 走訪臺南市境內時，至衛民街此處，早已不見憲兵隊之本部，該地居民告知早已遷移。

<sup>95</sup> 參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115。

<sup>96</sup> 中學榜單為：「光緒十四年（戊子科）鄭懷陔榜：淡水蔡逢辰（府學附生）、臺北府邱逢甲（廩生，原籍鎮平）、呂賡年（廩生，原籍紹安）。」參〔清〕蔣師轍等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 年，頁 402。

<sup>97</sup> 中學榜單為：「光緒十五年（己丑）□□□榜：彰化陳元音、臺北府基隆江呈輝（籍永定）。」同前註。

<sup>98</sup> 中學榜單為：「光緒十七年（辛卯科）□□□榜：彰化縣施仁思（籍晉江）、施之東（籍晉江）、臺北府淡水李應辰（府學附生）。」同前註。

<sup>99</sup> 參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中卷），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 年，頁 80。

時間<sup>100</sup>。終於 1874 年（同治十三年），特擴保護之設施，為赴鄉試者，從淡水港派輪船萬年清以官送之法，惜至 1884 年（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影響而中止<sup>101</sup>。

台籍文士赴考千里跋涉，得輒數月的海外漂泊，趙鍾麒求學過程中，前後赴福州應試，除了親身經歷科舉時期，趙鍾麒在《三六九小報》「史遺」專欄，亦曾記載當時科舉消息及制度，如〈文藝冠省〉、〈小試瑣談〉、〈秀才毆官〉等篇，記載當時的科舉盛況。趙鍾麒投身科舉行列，可惜尚未中舉時，臺灣島便已落入日本手中，也因趙鍾麒本身富有學識，為當時地方上領導士紳之一，曾出任地方官職。

### 三、擔任公職

西元 1893 年，趙鍾麒被推薦為清水寺街保甲，可見當時於地方上的聲望頗高。有關臺灣的保甲制度，沈葆楨在 1874 年（同治十三年）臺灣府治再行保甲制度，由原來自治警察的編制加以改善，採官民混成警察的型態，城內設保甲局，城外設保甲分局，另備綠營兵勇二十名，日夜巡邏城市，但僅限府城內外實施。後劉銘傳於 1887 年（光緒十三年），重編保甲之方針，提出「保甲之法，即弭盜安民之要務，久經奉為定例，凡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正」，亦為官民混成警察之組織<sup>102</sup>。

西元 1896 年六月，被命為兵器沒收委員，協助憲兵隊沒收臺灣島民兵器。十一月，聘任臺南地方法院通譯<sup>103</sup>。次年十一月接佩紳章<sup>104</sup>，紳章號 379。1898 年，被命為臺灣總督府判任通譯，1915 年為紀念勤續該工作十五年授賞木杯一個。

受命於日本殖民政府體系，趙鍾麒和日人時有接觸，如阿部北洲、大野吉利、比志島將軍、宮尾素岳、小野西洲、鈴木串宇、國分青厓等日人，於平時以文會友，酬唱往來。並曾於 1899 年兩次參與慶饗老典，1900 年參加揚文會以及書寫少數關於天長節和始政紀念日的詩作。

<sup>100</sup> 參〈文藝冠省〉二，《三六九小報》18 號，昭和五年十一月六日。

<sup>101</sup> 參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中卷），頁 87。

<sup>102</sup> 參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 年，頁 415-416。

<sup>103</sup> 日據初期日人不諳臺語，臺人不懂日語，所以那時問案需要通譯作橋樑。當時通譯有一日人一臺人，檢察官或判官（現推事）問案經日人通譯先翻為北京話（官話）再由臺人通譯翻為臺語。經當事者所答由臺人通譯翻為北京話，再由日人通譯翻為日語。後來臺人通譯逐漸學習日語，日人通譯學習臺語熟通後就直接翻譯。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 271-272。

<sup>104</sup> 紳章制度將於後文提及，見同章。

趙鍾麒受傳統文學薰陶，延續傳統漢文精神，乙未割臺的巨變對趙氏及當時傳統文人的衝擊甚大。除了寄情詩歌外，更參加各項漢學活動，從日常中為漢學盡一份心力。趙鍾麒平生雖與日人亦有來往唱和，但若因與日人有所接觸而視為親日、媚日，就有失偏頗，抹煞了趙氏平時在漢文化的努力。趙鍾麒在清朝時若是平步青雲，在文壇的地位恐未能如現存資料中的重要，當是日治時期的特殊背景下，造就了詩人現今的形象和地位，接著便由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探討日治時期下臺灣文人的處境。

## 第二節 乙未割臺的文化變局

臺灣早期被荷蘭和西班牙佔領，及至鄭成功驅走荷蘭政權後，將臺灣當成反清復明的據地。明鄭政權傳至鄭克塽時，不敵清軍，決定投降。戰後的清朝對於是否據有台灣抱持兩種意見，一邊力主因臺灣「孤懸海外」易成賊藪且一無可取，應當放棄臺灣只守澎湖；另一邊以施琅為主，上書力陳臺灣物產豐饒、又是東南數省的天然屏障，堅持保留臺灣。<sup>105</sup>後於康熙二十三年將臺灣納入版圖，以臺灣為一府，隸屬福建省，然而清領臺灣之初，採消極態度，使得早期開發緩慢。

1874年日本犯臺，引起清廷對臺灣的重視，故派沈葆楨至臺灣，自此經營臺灣的態度由消極轉為積極，歷經丁日昌、劉銘傳的治理，於1885年奉准建省。沈葆楨於任內重新調整行政區域、開山撫蕃、表彰貞節、導正風俗；繼任的丁日昌來臺時間短暫，重新整頓吏治、經營墾務與礦務、推動鐵路及電報、整頓軍紀等；首任巡撫劉銘傳，治臺政策為安定秩序、整頓財政、充實國防，並創辦新式教育<sup>106</sup>。臺灣在此後，逐漸步上現代化的社會，卻因清朝國勢衰微，於日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1894年7月25日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歷時兩百多日，中國陸海戰皆敗於日本。日本自戰國時代末葉便有倭寇佔基隆、淡水、臺南、高雄及澎湖島，以為襲擊華南的攻擊地；文祿二年，豐臣秀吉寄書當時「高山國」王，勸其入貢；德川初年，長崎商人村山等安曾得政府許可至臺灣。<sup>107</sup>而後於清同治10年（1871年）至13年（1874年）的

<sup>105</sup> 參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年，頁128-130；黃大受，《臺灣史綱》，臺北市：三民，1982年，頁108-110。

<sup>106</sup> 參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市：五南，2002年，頁139-167。

<sup>107</sup> 參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市：海峽學術，2002年，頁2-3。

臺灣事件（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併吞琉球，企圖侵佔臺灣，而發動的軍事侵略。在此事件後，日本發現「臺灣防禦力量薄弱，情報不靈活（日本出兵一事，清廷事前一無所聞，直至英國使館相詢才聽說）。這項發現，是日本出兵南臺灣所獲得最有利的情報，也是最大的收穫」<sup>108</sup>。直至甲午戰爭前，日本開始計畫併吞朝鮮，實現其大陸計畫。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守軍節節敗退，澎湖更於 1896 年 3 月 26 日被日軍全面攻佔。甲午戰前，清廷即有主戰派和主和派，戰敗後，雖有翁同龢等主張「寧以款償，不可割地」，但割地一事勢在必行。李鴻章更上奏朝廷：

竊以中國壤地固難輕以與人，至於戎狄窺邊，古所恆有。唐棄河湟之地，而無損於憲武之中興；宋有遼夏之侵，而不失為仁英之全盛。證以西國近事，普法之戰迭為勝負，即互有割讓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但能力圖自強之計，原不嫌暫屈以求伸。<sup>109</sup>

1895 年 3 月 2 日，清廷給予李鴻章割地大權，3 月 19 日李鴻章赴日本馬關議和，日本以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為代表，在春帆樓開會議。第三次會談時，日方首度提出割讓臺灣，伊藤博文並告知李鴻章，日方已於數天前進軍澎湖，這正是「伊藤一手設計的直衝威海衛並攻略臺灣方略，也是伊藤以戰迫和的謀略運用」<sup>110</sup>。雙方前後歷經五次會議，於 4 月 15 日第五次會議中，中國允割臺灣全島、澎湖列島予日本，4 月 17 日，雙方於馬關春帆樓簽訂議和條款。

在和談之前，臺灣人民已聞日本要求割讓臺灣，臺民因受傳統華夷思想，一向將日人以「倭人」視之，特別是受中華思想洗禮的讀書人及富豪地主皆強烈反對割讓臺灣。日人深知要順利接收臺灣，武力攻勢無法避免，於是派遣近衛師團（禁衛軍）前往臺灣，並和樺山總督等人搭乘的橫濱丸號會合，與清廷相約淡水辦理交接手續。而清廷代表李經方則畏懼臺民報復，一方面請求日方保護，一方面搭乘掛有德國國旗的公義號至三貂角海面與日方會合。<sup>111</sup>李經方於海上會談時，發言只繞在自身安全打轉，絲毫不關心臺灣住民，他說：

<sup>108</sup> 參羅吉甫，《日本帝國在臺灣：日本經略臺灣的策謀剖析》，臺北市：遠流，2004 年，頁 40。

<sup>109</sup> 參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十六冊，合肥：安徽教育，2008 年，頁 30。

<sup>110</sup> 參羅吉甫，《日本帝國在臺灣：日本經略臺灣的策謀剖析》，頁 18。

<sup>111</sup> 參黃昭堂作，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市：前衛，1993 年，頁 47-49。

關於割讓臺灣，臺人妄想是因我等父子談判的結果，對我一家懷恨甚深。小官若登陸臺灣，恐立刻會被刺殺，冀望能准許小官可以不登陸臺灣。

小官深信以閣下之卓越才能，必能勝任總督之職，駕臨臺灣之後，將急速平定騷亂，開化蠻民，收到開導效果。盼望閣下在平定臺灣之後，教導島民，讓他們知道臺灣是根據講和條約，由日本來接收，並應該去掉對李氏一家之怨恨。<sup>112</sup>

1895年6月2日，李經方在船上簽了「臺灣受渡公文」，凌晨回國，草率的在海上完成交接。<sup>113</sup>

割臺澎列島已屬事實，臺民嘩然，希望藉由列強干預，以保臺灣不被日本佔有，卻事與願違。外援無望下，臺灣人在1895年5月25日成立臺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為總統，邱逢甲為副總統，劉永福為大將軍，抵抗接收。5月29日日軍由澳底登陸，頂雙溪、三貂嶺、九份、瑞芳、獅球嶺、基隆等地相繼失守，6月6日唐景崧潛回大陸，臺灣民主國瓦解，臺北城內盜賊四起，有如人間煉獄。<sup>114</sup>部分士紳見城內紊亂現象，決定由辜顯榮為代表迎接日軍進城。<sup>115</sup>6月17日，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城舉行「始政式」，宣布開始統治臺澎，訂是日為「始政紀念日」。中南部士紳擁護劉永福出面繼任臺灣民主國總統，劉永福雖謝絕此提議，仍出面繼續領導臺民保衛臺灣，和士紳開設議院，並發行銀票。<sup>116</sup>日軍一路南進，各地義勇軍雖奮力抵抗，但新竹、苗栗、彰化，以及臺南陸續失守，劉永福等相繼內渡，最終不敵日軍攻擊，在樺山資紀向大本營回報「全島平定」後，臺灣進入長達五十一年之殖民地統治。

---

<sup>112</sup> 轉引自黃昭堂作，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市：前衛，1993年，頁49-50。

<sup>113</sup> 參黃昭堂作，《臺灣總督府》，頁50-51。

<sup>114</sup> 參黃秀政，《臺灣史》，頁149-165。

<sup>115</sup> 參黃昭堂作，《臺灣總督府》，頁55。

<sup>116</sup> 參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市：遠流，1995年，頁48；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市：玉山社，2005年，頁88。



### 第三節 日人對臺文人的懷柔政策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此職位人選共有十九次更替。第一任至第七任，凡二十四年，由武人出任<sup>117</sup>，通稱為武官總督時代。第八任至第十六任，凡十六年，則都是文人<sup>118</sup>，通稱為文官總督時代。第十七任至最後的第十九任，又恢復武人執掌<sup>119</sup>，時間是1936年至1945年日人投降。歷任總督中，兒玉源太郎、田健治郎、上山滿之進曾邀集臺灣漢詩人吟詩聚會，並於會後出版詩歌集，兒玉源太郎更與後藤新平在其任內，舉辦饗老典、揚文會等活動，試圖拉近和臺灣文人的距離。總督人選為因應當時殖民及戰爭之需，而由武官擔任總督；至於文官時期，大力標榜內地延長主義、臺日共學、臺日共婚，使殖民統治披上文治色彩及柔軟外衣<sup>120</sup>。依照不同時期的總督任期，日本據臺時的政策，王詩琅將之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自一八九五年據臺至一九一八、九年之間，除了武力鎮壓各地義民軍外，一方面部署「統治」機構，建立開發基礎，一方面設法「安撫」居民，對臺民原有風俗習慣，無暇干涉，美其名曰「尊重」，一切措施寬猛應時適度運用，以臺灣殖民地基礎樹立為首要。可稱為綏撫時期。

第二期：自一九一八、九年至九一八瀋陽事變後，一九三七、八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前止，這一時期初，正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及民族思潮瀰漫，日本急速發展，列入世界五大強國之一，臺灣的經營亦大有進步，臺人則隨教育普及及時勢變遷，漸作民族覺醒，日人為籠絡臺人，「統治」順利，轉取「同化政策」，高倡內地延長主義。

第三期：蘆溝橋侵華戰爭後，日本進入戰時體制，繼而發動太平洋戰爭，人力物力消耗極大，需臺人全面協助。可要臺人「真誠」與日人「同心協力」，更要臺人完全「日本人化」。因此才由同化政策跨進一步，積極消滅臺人的漢民族生活樣式和色彩，全力

<sup>117</sup> 分別是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各為海軍及陸軍大將。

<sup>118</sup> 分別是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名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皆為上院議員出身。

<sup>119</sup> 分別是小林躋造、長谷川清、安藤利吉，各為海軍及陸軍大將。

<sup>120</sup> 參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市：臺灣商務，2002年，頁223-224。

推行「皇民化運動」，直到臺灣光復，這一期稱為「皇民化時期」。<sup>121</sup>

在統治臺灣的初期，日本總理任命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時，便頒佈了「有關赴任時政治大綱之訓令」，指示了施政方針：

奉承認命，佈達如左之大綱，以資貴官執行重任之需。本不期掣肘貴官之行事，如有急事或是未測之事發生，其性質屬於急迫者，無暇向政府電告待命之情況，貴官可斟酌適合本訓令之規定，臨機獨斷之後，再將事情始末呈報即可。<sup>122</sup>

可看見當時樺山擁有不呈報日本政府即能處理事務的權力。之後，日本在臺第二年，即發佈了「六三法」，第一條即為「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佈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sup>123</sup>，授權臺灣總督可以發佈等同法律權限之法令，使得臺灣總督成爲一個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身的專制獨裁者，臺灣人更在政治、文化、教育、經濟等方面受到差別待遇。除了總督專制體制外，爲了加強對臺人控制，地方行政係以警察爲中心，佈下嚴密的警網。

此一殖民統治體制與中國傳統地方政治結構形成鮮明的對比，上自總督府下迄街庄，日人建構一完整的官僚行政系統，連原屬聚落的自治、自衛組織的保甲制度亦被轉變爲基層行政的輔助機關。顯然的，公權力的控制和影響力直接深入社會的基層。<sup>124</sup>

此外，尚有保甲制度與警察相輔相成。保甲，即十戶編爲一甲，十甲爲保，各保及各甲人民相互監視。甲有甲長，保有保正，負責治安問題及清潔維修等事務。保甲之下設有壯丁團，接受警察機關的訓練，負責災害、盜匪的警戒等。藉由警察和保甲以臺治臺手段，使臺灣籠罩在高壓統治下。<sup>125</sup>日本統治臺灣時，臺灣島上除了平民百姓外，尚有一批前朝遺老及讀書人，這群人當時以科舉爲目標，接受傳統漢文化洗禮已久，未料一夕風雲變色，科舉已無望。這些士紳階級，大多爲當時地方上有聲望人士，日本當局爲統治方便，於是透過以下各種政策試圖拉攏當地士紳，鞏固殖民政權。

<sup>121</sup> 參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臺北市：眾文圖書，1980年，頁11。

<sup>122</sup> 參黃昭堂作，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市：前衛，1993年，頁46-47。

<sup>123</sup> 參黃昭堂作，《臺灣總督府》，頁218。

<sup>124</sup> 參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年，頁3。

<sup>125</sup> 參羅吉甫，《日本帝國在臺灣：日本經略臺灣的策謀剖析》，頁91-93。

## 一、頒發紳章

臺灣自明鄭及清以來，有不少大陸來臺的傳統文人，奠定了初期臺灣古典詩歌的創作基礎，如沈光文與季麒光結束吟社以及清代來臺知識份子郁永河、陳夢林等人。至於本土士紳群的出現，則和臺灣墾拓的「墾戶制」相關，墾戶分爲四類，其中一般類下又分成士紳、商人、力墾致富者。<sup>126</sup>就江寶釵之觀察，以爲「早期的士紳，固然有直接自大陸移民來臺，詩書傳家，世代居地方清望者，但，更多的時候，一般類型中的士紳與商人、力墾致富者呈流動之關係。商人與招佃力墾致富者，挾著經濟能力或透過地方事務的參與，經由科甲管道進入士紳階層」<sup>127</sup>。而士紳階級多是由科舉考試或納捐而獲取功名的居多，在當時的社會因官位獲得群眾的認同擁護。因此，至日本統治臺灣，日官方欲以各項政策籠絡臺灣士紳之心，扭轉日本接收臺灣以來殘暴的鎮壓形象，以達其順利殖民臺灣的目的。

1896年9月，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擬定對臺人頒給紳章的計畫，並發出「諭告」，而其理由爲：

本島人民今日之境遇，不論賢愚良否，概未享得相當之待遇，甚至具有一定之見識，或資望者，尚且須與愚夫愚民爲伍，實不忍睹。如斯，實不獨非待良民之道。復於島民之撫育上關係不尠。因此，茲特創設優遇具有學識資望者之途，俾能均霑皇化，爲此乃最必要之事也。<sup>128</sup>

日本並發佈「臺灣紳章條規」及細則，也發出「諭告文」：

本總督曩訂定各種律令法規，令飭所屬官司以謀島民之福祉利便，同時爲明賞罰之道，以期有善行者必賞之，有罪者必罰之。現又爲表彰島民中具有學識資望者，茲特訂定紳章條規。汝眾庶宜能體本總督之意。<sup>129</sup>

「紳章條規」及處理辦法是以明治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府令第四十號頒佈的，其條令

<sup>126</sup> 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年，頁35。

<sup>127</sup> 同前註。

<sup>128</sup>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頁17。

<sup>129</sup> 同前註。

爲：一、凡臺灣住民具有學術資望者，依照本條規頒發紳章。二、紳章限定本人佩用之。……。

<sup>130</sup>臺灣紳章條規處理內規：第一條，依照臺灣紳章條規，認爲有應予頒發紳章者時，地方長官應具列其本籍姓名、年齡及左記事項，呈報臺灣總督府。一、具有學識者，係指經舊政府考試成績，或學力之程度及經歷。二、具有資望者，係指資產之多寡，地方名望之程度及其事由。……。<sup>131</sup>桂太郎任期只有五個月，直到繼任者乃木希典接任臺灣總督後，才照各地方官預先申報的名單頒發。早期臺人尙會依照規定配戴，後漸漸淪爲虛有其名的制度，1926年以後就沒再頒發。趙氏亦於1897年接獲紳章，可見其當時地位頗具學識資望。

## 二、舉辦揚文會

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接任之初，認爲「改隸帝國版圖之初，戎馬倥傯，未遑文治，致其文物廢頹，名士屏息，大半退居梓里，屈而不伸……百廢俱舉，凡闕增補……遂計及振興文教，而舉行揚文會者焉。」<sup>132</sup>因此，在1900年3月15日，邀集了臺灣各地文士於臺北，答其策問，舉辦「揚文會」。另擬揚文會計畫案：

一、揚文會邀集的會員，以曾經在舊制科舉學位上，獲有進士舉人貢生廩生之名譽者為限。二、對將列為會員者，發出邀柬（招待狀），同時說明宿題，徵求意見。……六、會員勾留臺北期間，於會場饗宴之。七、饗宴日，以朱漆鉗有「揚文會」金字之木杯，分置於全體人員席上，並即贈送之。……九、揚文會舉行日期為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地點為淡水館。……。<sup>133</sup>

第一點即指出該會對象是針對具有學識聲望者，如後藤新平在揚文會上的演說：「凡參列諸君，夙係誦讀聖賢之書，而學問見識均稱優卓。如其經歷資望，亦班於上流，素為全臺四民所瞻仰之人士，自應啟迪後進，敦布德教為責任」<sup>134</sup>，對當時地方領導士紳加以稱揚，欲藉

<sup>130</sup> 參張耿豪，《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68。

<sup>131</sup> 同上註，頁69。

<sup>132</sup> 參兒玉源太郎，〈揚文會辭〉，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冊，臺中市：文听閣，2007年，頁2。

<sup>133</sup>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頁24。

<sup>134</sup> 參後藤新平，〈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一冊，臺中市：文听閣，2007年，頁476。

揚文會達收攏人心之效。另發揚文會的邀柬，其文爲：

拜啟者，夫會友以文，輔仁，敦世風，乃勵頑學者之所以也。茲總督閣下於三月十五日，將以公務之餘暇，開揚文會，網羅全臺俊秀之才，欲贊國家文明之化，惟冀諸士，就題抒臆，……。附記宿題，一、廟宇（文廟、武廟、城隍廟、天后宮等之類）保存方法及問其舊慣。二、節孝（孝子、節操、忠婢、義僕）旌表方法及其舊慣。三、救濟賑恤（養濟院、育嬰堂、義倉、義塚、義渡、義井之類）方法，及問其舊慣。<sup>135</sup>

揚文會是日出席者，臺北縣二十六人，臺中縣十五人，臺南縣有二十人，宜蘭廳有十一人，總計七十二人。會場正面懸掛「揚文」兩字的匾額，圍以布幔，懸上聯對，棹上插有鮮花點綴。上午九時，會員於淡水館集合，兒玉率先朗讀開會詞。會員們分班參觀，日程緊湊。<sup>136</sup>這場揚文會，趙鍾麒也應邀赴會，並作策議三篇。<sup>137</sup>於每篇中提出自身的建言，希冀藉由此次聚會爲臺灣舊慣文化發聲。

### 三、舉辦饗老典

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 1898 年 3 月到任，爲了「綏撫」島民，遂舉辦饗老典。他們深知中國人素來敬老尊賢，且「老」和「賢」在鄉黨皆有影響力，希望能藉由「老」及「賢」在饗老典後，回各地宣傳日本政府的「德政」。

首次饗老典是邀集臺北縣年老男女舉行，此年 6 月，兒玉源太郎飭令調查臺北縣各辦務署內八十歲的臺籍老男老婦人數，計達三百餘名。總督府便擬訂計畫，於是年 7 月 17 日，邀請老人們在臺灣總督府開饗老典，出席者各送扇子一對，一百歲以上則另送鳩杖一支以表紀念，執事人員派草場謹三郎爲委員長，本省籍數人爲委員，進行籌備。當日會場設在臺灣總督、民政長官辦公室前，長椅凳覆蓋紅白布，正門交叉豎立日本國旗，四周以繡著「壽世壽民」、「教忠教孝」等金絲字樣的紅布幕圍繞，並懸掛幾十個彩燈。首次饗老典，出席耆老計

<sup>135</sup>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頁 24-25。

<sup>136</sup>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頁 25-32。

<sup>137</sup> 此三篇文章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一冊，臺中市：文叢閣，2007 年；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可參盧嘉興，《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 年，頁 287-297。

有三百十四人，合扶攙人共達七百餘人。<sup>138</sup>

第二次饗老典是利用 1899 年 4 月 9 日，兒玉源太郎巡視南部舉行，地點在彰化孔子廟，邀請對象是八十歲以上的長者，計有三百五十九人。同年 11 月又在臺南兩廣會館舉辦第三次饗老典，邀請二百餘人。第四次饗老典於 1900 年 12 月 3 日在鳳山辦務署正廳舉行，出席者一百二十餘人。都由兒玉源太郎親自主持，儀式次序及饗膳、禮物等大抵和臺北相同。

第二次饗老典於臺中縣彰化孔子廟舉行，當時趙鍾麒以其長子趙雅福（當時子年 6 歲趙氏 37 歲）之名題詩作〈慶饗老典〉：「神州原是天仙園，寶祚綿長壽宇宏，酌兕公堂樂春酒，一時黃叟共登瀛。」<sup>139</sup>另外，第三次饗老典於臺南兩廣會館舉行，趙鍾麒經應徵作詩〈慶饗老典〉六首。慶饗老典在日官方而言，是爲了綏撫臺民之心，不論是否爲「司馬昭之心」，臺民多只能配合日方政策，在當時的環境下，選擇了保護自身的途徑。抑或許，應邀出席者驚喜日方的看重，在當時殖民已成事實的情況下，順應了日方的「美意」。

#### 四、鼓勵漢詩吟詠

日本殖民臺灣時，臺灣舊儒頓陷絕境，對於畢生鑽營之學問，在異族統治下有著「功名等雲烟，科第失風漢」<sup>140</sup>之嘆。此外，日本當局不敢貿然強行諸多政策制度，如解纏足斷髮、戒鴉片、國語普及等，對於漢詩文亦是被視爲籠絡懷柔的工具。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借重漢詩文成爲溝通和教學上的方便外，保全漢字亦可以是懷柔手段。伊澤修二主張用「混合主義」保存臺灣傳統文化，利用同文之便消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隔閡，達到「同化」目的；後藤新平以尊重舊慣之文化原則，對漢詩文等臺灣固有的文化抱持包容的態度。<sup>141</sup>日方人員對於語言政策的態度，大抵不相觸，藉由漸禁手段，拉攏地方上的傳統文人，保有其固有的聲望。而部分傳統文人與日本總督府的交往甚密，亦是其後被詬病抨擊的原因之一。

日據時期詩社數目不降反升，根據黃美娥之研究，此時期全臺詩社總數多達二百九十個

<sup>138</sup>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頁 20-22。

<sup>139</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一文，收於盧嘉興，《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 年，頁 169-170。

<sup>140</sup> 參洪棄生，〈愴懷身世感賦〉，收於《寄鶴齋選集》，臺北市：台銀，1972 年，頁 32。

<sup>141</sup> 參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收於傅大爲等著，《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 年，頁 477-478。

以上，遠超過清朝時期的十餘個詩社，且不論男女，皆附庸風雅於各種場所事件，從事舊詩創作。<sup>142</sup>據統計，1921年至1937年是臺灣詩社增加最多的時期。<sup>143</sup>日據時期，舊詩未失去創作園地，不僅如此，還多次有日本官方與傳統文人切磋交流的場面。如《臺灣新報》第十九號刊有，1896年9月13日民政局長水野遵與土居香國、陳洛、李秉鈞、劉廷玉、黃茂清等人夜宴歡吟，和樂融融。<sup>144</sup>當時來臺日人，具有漢學素養，時與台籍文人和詩，也組成詩社，如玉山吟社即由水野遵、土居香國等日人創立；穆如吟社為粉山衣洲、尾崎秀真等人組成。台日文人之間的詩歌交流，也是促進日治時古典詩興盛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尚有1899年，總督兒玉源太郎在南菜園邀宴詩人，會後將詩作輯成《南菜園唱和集》；1905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官邸鳥松閣落成，並對外徵詩，輯成《鳥松閣唱和集》；1921年，田健治郎總督則與臺灣詩人茶敘賦詩，並集結出版《大雅唱和集》；1926年，總督上山滿之進邀國分青厓、勝島仙坡二氏遊臺，並邀全臺詩人吟詩唱和，會後輯為《東閣唱和集》……等。

此外，詩人集會，擊鉢吟日盛，擊鉢吟競技的詞宗評選、排名、賞品等，彷彿科舉時的揭榜樂趣，讓傳統文人得以重溫舊夢。正如中國在蒙古入主中原時，廢除科舉，當時便產生模仿科舉形式的詩社活動，於元明之際盛行江浙一帶。<sup>145</sup>不同時代的文人，遭遇相似的情境，能尋找另一慰藉心靈的替代方法。日方對於傳統文人之禮遇，消弭了傳統文人的憂慮，也間接提升傳統文人的地位，擁有「晉見」日方官員的「殊榮」。

日據初期總督府對士紳、富豪等地方有力之士，透過紳章頒發、饗老典、揚文會等拉攏政策，或利用其擔任顧問性質的參事及街庄區長等基層行政官員。當中構成份子，據總督府表示：「本島上流社會係指縣、廳及辦務署參事、官銜任職者、區街庄長、保甲局長、保正、壯丁團長、甲長、牌長、教師、具秀才以上功名者、得有紳章者及讀書人等。」<sup>146</sup>同時，給予公營事業的些許特權當作酬勞，如樟腦製造權、鹽、煙草及鴉片批售權等即是。藉種種特權，他們鞏固自身經濟基礎，並提高社會聲望，成為所謂「特種臺灣人」。

<sup>142</sup> 參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於《臺灣風物》四十七卷三期，1997年9月，頁44。

<sup>143</sup> 參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臺北市：編譯館，1997年。

<sup>144</sup> 轉引自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頁45。

<sup>145</sup> 參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1。

<sup>146</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67。

另一方面，自 1897 年起，總督府即建立紳章制度，藉此分別賢愚良否，禮遇富學識資望的臺灣人。至 1915 年底，獲授紳章者共計 1031 人。獲授紳章者雖非是社會領導階層的全部，然多數是日據前期社會領導階層的中堅份子。<sup>147</sup>對於傳統士紳們漢詩文創作未加以禁止，反而與之唱和，如中村櫻溪〈上兒玉總督乞留粉山逸也書〉中提及：「閣下若處之一閑地，委以翻譯編輯之事，及其有賓客宴饗之時，則使筆話助歡，詩賦唱酬，則內以和鄉紳臣室之心，而外使鄰邦人士悅服。於閣下政教，未必無所裨益。」<sup>148</sup>中村以為日人和臺人的詩賦唱酬，可以「內以和鄉紳臣室之心」，幫助殖民政府統治順利，故漢詩文成為殖民當局的籠絡工具之一，顯而易見。

如黃美娥所言：

「徵詩」效果，在臺人面前無疑是公開肯定漢詩不敗地位，所以此時臺人就放心無礙地，甚至是愉悅地使用漢詩與日人進行溝通交流；對日人而言，「徵詩」的結果在無形中成了日政府試探臺人對新政權接受度的風向球，此時漢詩扮演的角色實在是微妙而曖昧，如此的詩歌功能與象徵意義，當是中國詩歌史上未曾有的情形。<sup>149</sup>

當時日官員徵詩之舉，使得徵詩蔚為流行，並提高了漢詩的地位，間接向社會大眾指出日方對於傳統文人／漢詩的看重，漢詩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單純的文學活動，染上了特殊的政治色彩，也間接的塑造了當時臺灣漢詩人的特殊地位。

#### 第四節 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心態及詩壇情況

日本治臺初期，政策上高壓懷柔並施，一是對不服其政權的武裝抗日者，施行武力鎮壓；二是透過各種方法拉攏各階層的臺人，做其日本順民。日本佔領臺灣後，將臺灣當成其南進的基地，致力於各種開發，如製糖業、製鹽業、農業加工、礦產森林的開發等。且在日本大筆的資金投資下，淘汰了臺灣人一直以來的家庭式企業，獨佔了香蕉、煤炭、電力等事業，

<sup>147</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157-158。

<sup>148</sup> 轉引自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頁 38。

<sup>149</sup>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頁 48-49。



使得臺灣人成爲無產階級和廉價勞工<sup>150</sup>。

據臺後，日本極力將臺灣和中國做切割，正如《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的著者矢內原忠雄也說過，日本的臺灣支配政策之要諦是在「把臺灣從中國隔離起來，跟日本結合在一起。」<sup>151</sup>而在臺傳統文人在前清時期以科舉登科爲目的，具有廩生資格的趙鍾麒亦曾赴考三次。然臺灣淪爲日本殖民地後，文人頓失考取功名之仕途，或隱居，或親日，或和日方保持關係卻又不完全親日，藉由詩歌抒發己心。日方亦瞭解這些前清遺老、士大夫在地方頗具影響力，如種村保三郎的《臺灣小史》曰：

持有舊政府時代之學位——舉人、貢生、秀才等等者，全島尚存不少，渠輩費多年努力，而獲得之學位。在新生臺灣等於一片廢紙而成無何價值，故其不平不滿，實有難於掩蔽者。渠輩概為地方指導者，具有相當勢力，漠然置之不理，洵為不可輕視之一大問題也。<sup>152</sup>

於是，日方便透過各種方法極力拉攏此階層臺民。文人們的立場又是如何？各自所持的立場不同，又會引發哪些論辯？古典詩歌和詩社的存在，是否有其文化價值？或是僅爲「御用」？傳統文人又該如何爲自己辯解？透過日方在臺策略、新舊文學論爭等事件，試著爲傳統文人、古典詩歌找出其在當時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爲自身遭遇找到的定位。

## 一、文人的立場

乙未割臺之變，使一批接受傳統漢學的文人，面臨臺灣異主，仕途渺茫的困境。馬關條約第五條爲：「中日兩國於本約批准後，限二年內所讓之地人民，准其遷徙界外，若逾期不遷，則酌宜視爲日本人民，臺灣省於本約批准後，限二個月，各派大員交割清楚。」<sup>153</sup>當時臺人內渡者多爲中上層階級，留下爲數不少的中下層階級，或因無法割捨長年累積的財富名望，或因苦於內渡後生活困難，或因臺地資源富饒等，選擇留在臺灣成爲被殖民者。至 1896 年

<sup>150</sup> 參喜安幸夫，《日本統治臺灣秘史》，臺北市：武陵，1995 年，頁 31。

<sup>151</sup> 參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 年初版。

<sup>152</sup> 轉引自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頁 23。

<sup>153</sup> 參吳德功，《讓臺記》，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4 年，頁 122。

12月，估計農工業者多留臺灣，返回祖籍不過百分之一、二；富商大賈，留臺者十有八、九；貴族及紳士留臺者約有五成。<sup>154</sup>

吳文星指出這一時期，社會領導階層除了內渡直接逃避異族政權的統治和社會混亂之外，還有一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退隱。有的是一時隱居避亂，有的是長期退隱消極抵制異族政權，人數不少。就退隱者與殖民政權關係觀之，可分為兩類：一是未受到總督府頒授紳章或為參與其所提倡的任何活動者，不是極端退隱，就是消極的半退隱生活，或垂帷授徒，或懸壺維生，或寄情詩酒而與同好相唱和。另一則是，表面上接受總督的尊崇或參與其所提倡的藝文活動，實際上，始終拒絕任何基層殖民行政職務或協助推動各項殖民措施者。此類士紳的社會聲望、地位及影響力大多大於退隱士紳，因此總督府極力籠絡和尊崇，欲利用其聲望和影響力以順利執行各項殖民政策和措施。<sup>155</sup>

施懿琳藉由傳統文人的事蹟、與日的親疏關係及詩作，概括將其分為三類。一是明顯反日，絕不妥協者，此類代表首推洪棄生，其諸多詩作皆沉痛的指控日方殘暴的面貌，如〈洋關行〉、〈次韻梁任甫與林家詩〉、〈大掃除〉、〈聞斗六一帶被燬有感〉等。另一位於詩作中亦有反抗意識的為賴和，雖被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但其一生作有一千多首漢詩，於詩中表現日方耀武揚威的行徑，如〈偶成〉、〈吾民〉等。

二是表面上與日方保持關係，卻有堅定抗日意識者，此類代表有「臺灣文化協會」會員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陳逢源等人及部分櫟社詩人林痴仙、莊太岳、傅錫祺等人，為了宣傳理念，但又礙於當局的監控，於是以「日華親善」一詞，宣揚希冀掃除民眾惡習的陋規。此外，該社聚會時，不抗拒日本官員參與，但其詩作卻有諸多抗日意識作品，如林痴仙〈歸里書懷〉、陳逢源〈獄中寄南社諸友〉、林幼春〈強飯〉、蔡惠如〈獄中有感〉等。

三是親日色彩濃烈，但作品亦抒發滄桑之感者，臺灣詩社中，被以為和日方關係親密的一向是位在臺北的瀛社。因該社的吟詩集會，參與的日本官員人數最多，且該社常在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發佈詩作及消息，部分社員詩作亦有歌功頌德的作品。<sup>156</sup>

大抵而言，對於當時面臨殖民政府的態度，論者多劃分為親日、抗日、介於二者之間。

<sup>154</sup> 參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年，頁25-27。

<sup>155</sup> 參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31-34。

<sup>156</sup> 參施懿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5年，頁191-204。

爬梳趙鍾麒作品，雖無明顯抗日色彩之作，但其藉由詠史、詠物詩表達滄桑沉痛之懷，並有嘲諷社會現象之作。可見其在大時代下，選擇較安身立命之法，和日方保持關係，但又不流於阿諛諂媚、沉浸在風花雪月中。有關趙鍾麒詩作更詳細的分析，將於之後討論之。然因部分詩社和詩人與日人間的距離較近，未能將社會民情反映在詩作，反將詩歌當作附庸工具，作詩淪為僵化，引起新文人的不滿而群起撻伐。

## 二、新舊文學論戰

歷來關於新舊文學論戰有諸多研究，多以廖漢臣、張我軍等人批評聲浪為論述依據，早期多以為舊文學一味守舊，無一處可取；新文學打倒舊文學，從此舊文學一蹶不振等。但後來更多論述給予不一樣的評論，探究了新舊文學論戰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傳統文人並非全盤排斥「新」事物，且能對自身加以反省，並指出舊文學從日治初期一直到日治結束，始終存在臺灣文壇，並在日治後期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文人還是可以創作詩作。<sup>157</sup>

此小節並非以探討新舊文學論戰事件始末為主，僅略羅列論戰中，新文學陣營批評舊文學陣營的主要言論，探討當時代對於傳統文人的不滿與否定之由，窺探傳統文人在當時代的表現以及面對眾多撻伐聲浪，傳統文人如何反駁並表明自身立場，看見傳統文人於日治時期對於肩攬漢文化使命的理想。

新舊文學論戰大抵以為是由張我軍在《臺灣民報》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一文揭開序幕，文中直接批評舊文人：

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作詩韻合璧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臺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滾來

---

<sup>157</sup> 對於新舊文學論戰提出古典詩帶有抗日、為民發聲及在日治時期的轉折等相關論述可參施懿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而〈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影響〉重新檢驗新舊文學論戰之文獻，並提出不同於廖漢臣之分期，以及討論論戰對於舊文學之影響，此二文皆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5年；為新舊文學論戰提出不同面向之剖析並於書後呈現論戰相關文獻整理分類的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市：五南，2006年；姚人多〈文學的輪子是向前跑：日據時代新舊文學論戰中的非文學「化身」〉，一文指出新舊文學論戰在不同時期所爭論的是不同的非文學「化身」，新舊兩者間更深層的論述型構其實是有統一體與一致性。收於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年。

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的一身臭糞)，想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sup>158</sup>

認為舊文人多是無病呻吟，固守舊路。張我軍在新舊文學論戰中，不遺餘力的批評舊文學，大力的直陳舊文學的弊病。張我軍批評舊詩（擊鉢吟）創作的諸多限制：限題、限韻、限體、限時間、有時還要限首數。使得臺灣文人把技巧看過重，一味在賣弄技巧形式，而忽略內容。他引歌德：「是詩來做我的，不是我去做詩的」，並引中國朱熹佐證，強調創作應當「自然而然的寫出來的」、「不受任何束縛的，是要自由奔放的。」張我軍反對擊鉢吟的限制，認為違反文學自由創作的原理，是詩界妖魔。而且參與擊鉢吟的詩人目的不一，有要賞品的、顯技巧的、學作詩技巧的、結識勢力的等等。

不過，他未全盤否定擊鉢吟，若採「寬容態度」以及「根本上沒有錯誤」視之，擊鉢吟有「養成文學的趣味」及「磨練表現的工夫」。<sup>159</sup>張我軍亦不滿舊文人和日方關係親密，阿諛諂媚，失去文人風骨，批判其為：「慣在那裡鬧脾氣、謔幾句有形此骨的詩玩、及至總督閣下對他們稱送秋波，便愈發高興起來了。」他深怕臺灣現下活潑潑的青年少子被這種惡習所迷，遂染成一種偷懶好名的惡習，並批評舊文人固守古典，寫些「有形無骨」的作品。<sup>160</sup>張我軍認為新文學和舊文學是對立的兩面，舊文學會殘害青年少子，只有新文學能加以啓蒙臺灣當時的年輕學子。彭小妍對張我軍之論述作了精闢的剖析：

在他的詮釋下，舊文學和新文學表了兩種階級的對立。他詬病『古典文學』代表『陳腐衰頹』，舊詩已淪為『遊戲』、『器具』、『詩玩』，除了排遣酸氣以外，就是乞求『總督大人』的秋波。換句話說，他點名批判的『詩伯』、『詩翁』之流，和殖民者互通聲氣，儼然形成一班『自以為儒文典雅』的階級。就張我軍而言，這批詩伯詩翁更大的罪惡是養成沽名釣譽的『惡習』，戕害了『活潑潑的青年』。也就是說，舊詩是臺灣人自甘奴隸性格的象徵，而新文學才能改造臺灣人的奴性，讓青年展現改革社會的活力和清新性格，臺灣社會才有光明。於是在張我軍的文論中，舊文學／新文學、附庸

<sup>158</sup> 〈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張我軍，《臺灣民報》2卷7號六版，大正十三年（1924）4月21日。

<sup>159</sup> 〈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張我軍（一郎），《臺灣民報》3卷2號六版，大正十四年（1925）1月11日。

<sup>160</sup> 〈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郎，《臺灣民報》2卷24號六版，大正十三年（1924）11月21日。

殖民者／創在臺灣光明社會、劣等國民性／優等國民性的劃分對立於焉成立。<sup>161</sup>

除了張我軍砲火猛烈外，當時亦可見到人們對於舊文人諂媚阿諛之風感到不滿。當第十六任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來臺就職時，部分臺灣文人作詩和韻，陳虛谷見狀於《臺灣新聞》發表了〈為臺灣詩壇一哭〉抨擊奉承日方的臺灣詩人：「宣傳聖道有何因，自是煙膏小賣人」<sup>162</sup>此外，署名「一記者」發表〈隨感雜錄〉批評「詩人方面雖是自認風流的雅會，其實在工人卻看他們是一種醉夢的無病呻吟，……在詩人方面卻喜明日可蒙督憲招待的光榮，但是工人是自發的為自己們團結謀求幸福的。」<sup>163</sup>楊雲萍批評舊詩人以「詩伯」、「詩翁」等詞自稱是無常識、夜郎自大的行為，「偷集些他人的便句，是末擊鉢呀、自韻呀、或贈那賣笑婦，博他們的假笑，便得意揚揚的詩子、詩孫。」<sup>164</sup>

本身工於傳統詩歌，且參加過「南社」，又另組「春鶯吟社」的陳逢源撰〈對於臺灣舊詩壇投下一句大炸彈〉批舊詩壇的弊病。文分五個部分，第一為「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認為臺灣改隸以來，讀書人階級於政治經濟上已無進路，有的逃入象牙塔，有的拿詩做為交際，滿足功名慾，於是詩社大興。第二為「詩社是阿片窟」，批評詩社就像「阿片窟一樣的作用在影響於臺灣的社會」，詩社只會課題徵詩及開擊鉢吟，所選的詩多是「矯揉造作、無病呻吟這類的死文字」，並舉胡適說過「許多人只認風、花……玉容等字是『詩的文字』，……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以及舊詩人林幼春的話批評「擊鉢不是詩，粗夫俗子所唱的歌謠多者是詩」。

第三為「詩是什麼」，引《詩經》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認為詩應該是「用順利諧和帶著音樂性的文字和簡鍊美妙的形式，主觀的發表一己心境間所感現，或客觀的敘述描寫一種事實，使讀者引起共鳴的情緒」。第四為「什麼是新時代的詩」，認為新時代的詩要「力排慣用那些難解的文字與典故的貴族詩，要

<sup>161</sup> 彭小妍，〈文學典律、種族階級與鄉土書寫——張我軍與臺灣新文學的起源〉，收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1996年3月，頁6。

<sup>162</sup> 參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下），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頁520。

<sup>163</sup> 〈隨感雜錄〉，一記者，《臺灣民報》152號十二版，昭和二年（1927）4月10日。

<sup>164</sup> 〈編後雜記〉，雲萍，《人人》1號，9頁，大正十四年（1925）3月，轉引自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市：五南，2006年，頁317。

創作最平易而且最率真的平民詩」、「要具有時代性與社會性」、「要會鼓舞民氣」，間接指出舊詩無法使民間接受，和人民距離甚遠。第五為「結論」，提出真正的詩人要具有「最纖細的神經與最敏銳的感情」，並且要打倒對臺灣社會進步有害的反動陣營。<sup>165</sup>陳逢源平時以作漢詩自娛，雖看似批評漢詩人，但其實是希冀漢詩能改革，更上一層樓，而非全盤否定漢詩價值。

葉榮鐘署名為「奇」，亦曾批評舊詩人患有數典忘祖的大蠢病，總離不掉阿片，擊鉢吟詩人亦如患煙癮一時之間難以改易。<sup>166</sup>批評舊詩人耽溺於風花雪月，忘記了文人該肩負的社會責任。並於《臺灣民報》二四二號發表〈墮落的詩人〉一文，文中用嬉笑怒罵的口吻大肆撻伐舊詩人，如：

歲云暮矣，新年又要來了。做了『菊花詩』、『登高詩』的我們臺灣的墮落詩人，將要『如法炮製』，去做他們的『新年有感』、『三十初度』，或是『春夜飲於某樓』一類的詩，去發揮他們的牢騷，表現他們勃勃的詩興了。……這些『墮落的詩人』，似乎個個都是李太白的高徒，有了酒喝，馬上就有詩可吐，要是席間再有了『紅裙侑酒』，他們的詩興恐怕要高潮到了不得了。

直稱古典詩人們為墮落詩人，並以李白與之相襯，對比出對詩人的不屑，並且譏諷詩社淪於俗套的吟詩擊鉢，單只有發牢騷的功能，嘲諷當時作詩風氣與酒和女色劃上等號。又云：

請設想這班墮落詩人，不幸被狗咬死了，第一，迫在眼前的總督閣下的〈年頭感賦〉叫什麼人去『敬和瑤韻』呢？……第二，對著以『九間仔』為中心而散布於全島的所謂『鶯鶯燕燕』叫誰去贈詩呢？那末纏綿悱惻的艷體詩也不可復得了。減了這些『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不但於臺灣文學界大有損失，恐怕還要惹起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哩！<sup>167</sup>

以反諷的口吻，先道出不滿舊詩人以詩作阿諛日方，以及詩社聚會須酒色陪襯的不齒，不直接批鬥傳統文人，卻以嘲諷的口吻表達了最深刻的指責。

<sup>165</sup> 〈對臺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上）（下）〉，陳逢源，《南音》1卷2號、1卷3號，昭和七年（1932）1月15日、2月1日。

<sup>166</sup> 〈作詩的態度〉，奇，《南音》1卷6號，昭和七年（1932）4月2日。

<sup>167</sup> 〈墮落的詩人〉，葉天籟（榮鐘），《臺灣民報》242號，昭和四年（1929）1月8日。

陳虛谷亦云：

詩人不是像那遊蕩兒，只在歌臺舞榭、品柳評花，就算能事已足。也不是像那名利客，專向貴人家，抖腰折腿，就算軒冕的。詩人是要做個民眾的先驅者，指示時代精神在那裡，及民心的趨向在那邊。所以詩人，一面要有哲學家、思想家的本領，像你們最厭忌的，是新思想，分明是你們把自己古董化。<sup>168</sup>

批評舊詩人風骨蕩然無存，作詩已流於功利媚俗，將詩人的使命拋至腦後，固守舊的思想。另有一記者〈隨感雜錄——蓬萊閣的一夜、工會與詩會〉：

三月二十日晚間，在臺北蓬萊閣上開了三會的會，一個是全島詩人的大會，一個是臺北塗工工友會的成立總會，一個是將成立的臺北木工工友的磋商會。在同一樓上，同時開了這樣的會合，其對象實在很有趣味的。在自稱詩人方面想，這樣的大旗亭本來是裙屐聯翩的騷人墨客進出的，怎麼工人也太不自量。總是在詩人方面雖是自認風流的雅會，其實在工人卻看他們是一種醉夢的無病呻吟。這些見解都是出自主觀的，誰是誰非在當局的雙方是不能判斷的。在詩人方面卻喜明日可蒙督憲招待的光榮，但工人是自發地為自己們團結謀求幸福的。從社會的意義看來，價值自然是有客觀評判的。由人類社會全體的利害上看來，那班無生產的消費者——詩人，任他是有何等的空譽虛榮，總也不若自給自足的——尚且可將剩餘的生產品供給貢獻人類的工人的聚會是有意義的。<sup>169</sup>

認為詩人與社會脫節，自詡為上流階層，並直指就社會貢獻而言，詩人僅是一班無貢獻、無意義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

1914年更有舊文人本身發出批評，引起舊文學陣營之間的大戰。在早期論戰曾為舊文學陣營的元園客寫〈臺灣詩人的毛病〉針對日治以來的文學流弊提出七點批判：

第一，就感到作者甚多牛毛，讀者有似鱗角，故根底淺薄，合掌重疊意，畢靈（案：

<sup>168</sup> 〈駁北報的無腔笛〉，彰化陳虛谷，《臺灣民報》132號12版，大正十五年（1926）11月21日。

<sup>169</sup> 轉引自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2004年，頁107。

應為「露」字之誤)紙上。第二,就感到摹倣(案:應為「倣」字之誤)古人不已;……第三,就感到移用成句不尠,……當知詩文重在創作,始得流傳也!第四,要算是偽託了,……不得不多作成打,取包圍的手段,如九里山十面埋伏呀!第五,便是揣摩詞宗的意思,……有如投機的政客,此去應如何施却敏腕?方能迎合有大權者的垂青。……第六,可厭的應是無中生有篇什了。倘若將該詩實地而互證,遠瞻近矚,既失其宜,而景物者,又是畫蛇添足;此皆由頭而想像,或按輿圖志而作的也。第七,……幾同商人廣告了;如一詩連投數報紙與雜誌,除因和編輯無甚交際,恐投之未必刊出,未欲表明心境,不甘心死藏腹內,故不得不另投藏他處,以望遇著知己,是其例外。<sup>170</sup>

總括而言,元園客認為詩人毛病一為作者多讀者少,根基薄弱;二為模倣古人,了無新意;三為剽竊文句,無法自出機杼;四為偽託成名;五為迎合詞宗,只求上榜;六為無中生有,無病呻吟;七為一稿數投,詩作淪為商品工具,簡單扼要的指出臺灣舊文人備受抨擊的多項原因。

數日後,有傍觀生〈讀臺灣詩人毛病有感〉回應了元園客之主張:

日前讀貴報的前身《風月報》,六月上旬號所刊的〈臺灣詩人的毛病〉一篇,甚為同感。……舊詩之所以被排斥之點很多,但其最致命的,是在『言之無物』及『無病呻吟』之二點……,小生敢言,文學革命之所排斥者,不是舊詩之全部,而是其中之這等似而非的詩呢!所以若是要求舊詩之健全與發展,雖然是有許多方策,但是緊要的,就是請各界之大小詩人,各自反省自戒,將此等致命的毛病早日除掉罷!<sup>171</sup>

新舊文學論戰中,新文人所批判的是部分舊詩人巴結權貴、所作詩作無生命力以及舊詩產生的流弊等,而非舊詩全部,正如傍觀生另一文〈駁修正生及高麴袍之謬見〉指出新舊文學各有長短處:

舊文學,即文言文舊詩等,其特色是在形式之美,因其過重形式之美,故其長處在語句之簡潔,文格之高雅,字面之華麗,音韻之美妙,字數之整齊。然因過於重視形式,……

<sup>170</sup> 〈臺灣詩人的毛病〉,元園客(「黃晁傳」、「黃文虎」、「黃習之」),《風月報》131期,昭和十六年(1941)6月1日。

<sup>171</sup> 轉引自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115。



故其短處恆在內容之不實，性靈之喪失也。新文學，即白話文新詩也，其特色，是在重視內容之實而輕視形式之美，故其長短處適與舊文學相反……，一言以蔽之，舊文學者，文而假，新文學者，質而實。<sup>172</sup>

認為舊文人理當自省，力求改革。舊文人是否真是麻木不仁，絲毫不懂自身為何備受爭議的原因嗎？藉由下一小節針對舊文人提出的反駁，可以看見舊文學陣營也有不同的聲音和想法正在萌生。

### 三、傳統文人的困境與自處之道

新文人對於舊文人的批評聲浪一波接一波，舊文學陣營起初保持緘默，被視為舊文學陣營的第一篇回應為連雅堂為林小眉《臺灣詠史》寫跋一文。文中提及新文人學問不夠深，便一味否定舊文學：

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耳未接百家之論，耳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囂囂然曰：「漢文可廢！漢文可廢！」甚而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糟糠故籍，自命時髦。吾不知其所謂新者何在？其所謂新者，特西人小說戲劇之餘，丐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誠培井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也，噫！<sup>173</sup>

第一篇正面辯駁新文學陣營的文章為 1925 年 1 月 5 日，由悶葫蘆生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新文學的商榷〉一文。他提出幾點看法，一是漢文學有隨世推移，如日日新報的革新，但卻不會以新文學自命。而一班自命為新文學者視島內漢文家若殺父仇人，言論過激。其二，臺灣號稱白話體新文學，「不過就普通漢文，加添幾個了字，及口邊加馬、加勞、加尼，加矣諸字典所無活字」。其三，提出唐時有元白謹按韻學之尚簡易者，老嫗都能解；記事之尚簡易者，有如宋儒語錄。今之新文學創自陳獨秀、胡適之等，而胡適之能與舊文學家輩虛心討論，但臺灣青年卻是謾罵。其四，新文學者大多漢學甚無素養，且日本文學雖革新，但鄭重文字如詔敕等亦多用漢籍典故。其五，論及聘金舊俗存廢問題。此文大抵以為新文學家批

<sup>172</sup> 同前註，頁 116。

<sup>173</sup> 參連雅堂，《臺灣詩薈》第 10 號，1924 年 11 月，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7 年。

評過烈，且不精通舊學便自命不凡，和胡適及日本文學界無法相提並論。

新舊文學論戰中，舊文人的反駁另有署名老生常談者在其〈對於所謂新詩文者〉中以爲：「新體詩作者，既不肯力學，自然於舊文學妙處不解，不然，則自然詛咒漢文化破產。……彼又云舊文學是受人餘唾的痰壺，不知此痰壺乃祖先遺下之痰壺，與新文學為洋人之痰壺者，可謂超出數等」<sup>174</sup>亦是認爲提倡新學者，舊學根基薄弱，一味的詆毀舊學轉而崇洋，並肯定祖先遺留下的漢文化更勝過西學。

一吟友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的〈新文學之平議〉<sup>175</sup>開頭即言「新文學佳處，固不可沒，惡處亦不可諱，能虛心討論，溫故知新，則吾黨文學界，可望進步」，反對「一知半解」者信口亂罵。又論新之爲物，不一定盡善，認爲新文學爲「畫虎不成而類狗者」。提出文學實用貴於簡易，白話文學多畫蛇添足，非簡易；修辭貴於莊嚴，白話文學濫於敷衍，認爲審美之文學不可不貴族的、藝術的。白話字如下里巴詞，打壞郢中白雪、高貴之殿堂，且今臺灣所謂白話文，不彰不泉，不閩不粵，「固一種洋文形式之生吞活剝」，文中並批新文學者「數典忘祖，成爲洋人奴隸」。

又提及新文學者批評擊鉢吟會，爲「不知詩會之設，在於鼓吹東洋固有之漢學，令其興廢繼絕，不至受洋學征服」，認爲這是舊文學之用心良苦。並言擊鉢吟乃是林獻堂、林幼春加入的櫟社社長蔡啓運所提倡，依時作詩培養實力，以賞品獎勵無可厚非。一吟友站在舊文學之立場，評斷新文學因瞭解不足，難免偏頗。但舊文學陣營評新文學大多以舊學根基不深，不瞭解舊式文學便一味攻擊，舊文學者以捍衛漢文化自居，認爲保存傳統文學爲首要責任。

1925年4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有「詹炎錄」欄，先述及對於古人之崇敬，轉而論述孫中山先生之死，並附上祭文，總括言：「或人論臺灣新文學派，極力主張白話字，罵舊式文體為守墓犬，結婚招東，亦時見有用白話字自鳴得意者。不知最新之國民黨領袖許崇智之對於主義最新，理想最新之孫中山，所讀祭文，竟不用白話字，反模範最古式之漢魏六朝押韻四字文體何也。」<sup>176</sup>其以主義、理想最新的孫中山爲證，突顯舊式文體之重要。

鄭坤五則回應元園客的論述，他在〈對臺灣詩人七大毛病再診〉一文中稱：

<sup>174</sup> 轉引自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105。

<sup>175</sup> 〈新文學之平議〉，一吟友，《臺灣日日新報》第8886號，大正十四年（1925）2月6日。

<sup>176</sup> 〈詹炎錄〉，《臺灣日日新報》第8942號，大正十四年（1925）4月3日。

總而言之，以上之所謂七種毛病根原，其實僅好名與實力不足二者之原因已耳。名心賢者難免，實力不足，非得已也，於病乎何有？先生固自白亦舊詩人……對於舊詩，似當尚有一線香火因緣，在此舊詩氣息奄奄之秋，縱不小分烏屋之愛，亦何忍厭惡和尚，連袈裟亦刺目也，惜哉！<sup>177</sup>

此為舊文人反駁的另一個理由，其認為維持舊詩存在才是戰爭體制下漢文工作首要的目標，在全面禁止漢文的氛圍下，漢詩尚能繼續創作實屬不易，不該過於嚴苛要求。他繼續寫下〈對贊成七大毛病說者總說一句〉，說：

因其所論，皆將西洋詩，與中國詩，或內地人詩為標準；而不知現在臺灣舊詩之不幸，殊為可惜！夫臺灣之得文明曙光，至今尚未五十年，所謂舊家詩者，不過拾諸故老遺唾，而效秋蟲唧唧已耳。況自子曰店破產後，舊詩之零落，更不堪言；而且僅存之舊詩，誰人不是在習作中，焉得與數千年鍛鍊之西洋詩、中國詩，與吾國公侯將相有地位之詩相比擬。<sup>178</sup>

此文為臺灣舊詩辯駁，認為其如新生兒，尚在習作中，不宜用過高標準審判之。〈我也對舟楫君說幾句〉再陳：

一點不對者，是不當以論新體詩論旨論舊體詩也。若舊詩中之紀遊詩、遣閑詩、寫景詩，自然與新體詩同一有情感，方能寫出，此屬在詩自迫人來之詩。但是現在本島現行之舊詩，不是課題，便是擊鉢，是數人或數百人，共做一題之詩，是人自去尋詩，不得不就題發揮。……至於獨創性、模仿、剽竊或其他不合詩格作品，我前回已說過，此是實力未到而已，不便指摘。……若說聽漏、踏雲、鵲聲、雁影，此等詩病，新體詩內亦非必無，譬如「馬上」、「我們」、「她」、「老婆」，我總認他是中國話。就是中國人，無騎馬者，妄說馬上，對妙齡之愛妻叫老婆，我也不服，況兼咱大家是臺灣人，用中國方言，強化臺灣白話，動不動便「馬上」、「我們」、「她」、「老婆」，實在我不感心，尊意以為何如？（但若是廣東族語文字則不在此限，我前面所說臺灣白話者是福

<sup>177</sup> 〈對臺灣詩人七大毛病再診〉，坤五，《南方》137期，昭和十六年（1941）9月1日。

<sup>178</sup> 〈對贊成七大毛病說者總說一句〉，坤五，《南方》144期，昭和十七年（1942）1月1日。

建白話)<sup>179</sup>

此文承上文想法，認為舊詩發展不久，不該對模仿、剽竊太過嚴苛，文後則論及了臺灣話文和中國話文的問題。

連雅堂《臺灣詩薈》第十七號〈餘墨〉：

夫詩豈有新舊哉，一代之文化，則有一代之詩以發揚其特性。是故風雅頌變而為楚辭，為樂府，為歌行，為律絕，復變而為詞、為曲，莫不有韻，以盡其抑揚宛轉之妙，而皆為詩之系統也。是故宋人之詞，元人之曲，別開生面，流暢天機，可謂工矣。而作之者斷不敢斥歌行律絕為無用，即歌行律絕者亦不敢斥楚辭樂府為無用，而為新體詩者，乃以優美之國粹而盡斥之，何其夷也。臺北之採茶歌，純粹之民謠也，又莫不有韻且極抑揚宛轉之妙。余嘗采其辭，明其意，美刺怨慕，可入風詩，而所謂新體詩者更萬萬不及。<sup>180</sup>

駁斥新文學陣營視舊文學一無是處，且詩歌之美，為新詩遙不可及。

戰爭期之前大力鼓吹臺灣話文的黃石輝，亦為舊詩辯護：「漢文科廢了，書房也不能立腳，讀書會也都消聲匿跡了。幾處的家庭教授，究竟也沒有什麼力量。我想，現在維持漢文的，就是詩社，而維持詩社的，就是課題和擊鉢；維持課題和擊鉢的，就是那些無生命的詩。」<sup>181</sup>另外，修正生指陳臺灣詩人是「為維持漢學。揚風挖雅。以救斯文為不墜。非為口腹計也。」<sup>182</sup>怪客強調「共延一線於將墜。以扶大雅之不衰。」<sup>183</sup>

以上論述是站在維持漢學不墜之立場，認為詩社、舊詩、傳統文人是維繫民族文化而存，不可否認的，部分傳統文人負有使命感。日本統治下，傳統詩社大增，其中富有批判色彩的如「櫟社」、「栗社」、「應社」等，確有延一線斯文之任。但如前新文學陣營所批評的，尚有一部份傳統詩人藉由日方的政策，一味的逢迎諂媚。

<sup>179</sup> 〈我也對舟楫君說幾句〉，坤五，《南方》146期，昭和十七年（1942）2月1日。

<sup>180</sup> 連雅堂，《臺灣詩薈》。

<sup>181</sup> 〈為『臺灣詩人的毛病』翻舊案〉，黃石輝，《南方》139期，昭和十六年（1941）10月1日。

<sup>182</sup> 〈討與論 諫傍觀生讀臺灣詩人的毛病亂感〉，麻豆修正生，《南方》139期，昭和十六年（1941）10月1日。

<sup>183</sup> 〈討與論 讀三診臺灣詩人七大毛病感言〉，麻豆第二洞天主人 怪客，《南方》143期，昭和十六年（1941）12月1日。

除了反駁新文學陣營的批評之外，舊文學陣營內也出現自省的聲音。署名「放聲大哭」的讀者投書〈萬殊一本〉，批評詞宗造成：「報上詩萬難取一二。因此大詩人一切謹迴避。誠恐目混珠珠玉深憾。秘哀哉詩風頹。吾能不下淚。」<sup>184</sup>連雅堂在《臺灣詩薈》也多次出現對臺灣當時學子及舊文學的看法，第一號〈臺灣詩薈發刊序〉提到：

新舊遞嬗之世，群策群力，猶虞未逮。莘莘學子，而僅以詩人自命，歌舞湖山，潤色昇平，此復不佞之所為戚也。……臺灣文運之衰頹，藉是而起，此則不佞之幟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尤願與我同人共承斯語，日進無疆，發揮蹈厲，以揚臺灣詩界之天聲。<sup>185</sup>

連氏憂心現下青年學子所學未深，便以詩人自居，耽溺酒色，吟詩應酬。希冀臺灣文人能繼孔子理念，重振臺灣詩界。《臺灣詩薈》第一號〈餘墨〉：「今之作詩者多矣，然多不求其本，香草箋能誦矣，疑雨集能讀矣。而四始六義不識，是猶南行而北轍，渡江而舍楫也，難矣哉。」同樣表達對現下學子學識淺薄之擔憂。

《臺灣詩薈》第一號的〈餘墨〉(二)亦有類似言論：「余臺人學詩，當讀文選。余謂文選為兩漢魏晉宋齊之精華，以少陵讀破萬卷，下筆有神，猶曰熟精文選理然，則我輩何可不讀。」<sup>186</sup>並於文後批評擊鉢吟為「一種遊戲墨筆，朋簪聚首，選韻闢題，鬪捷爭工。藉資消遣，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其詩必滑，一遇大題不能結構，而今人偏好為之，亦時會之使然歟。」<sup>187</sup>擊鉢吟可當消遣，偶一為之，但若只沉溺在此，對於詩學甚無幫助。

《臺灣詩薈》第二號〈餘墨〉：「詩有別才，不必讀書，此欺人語爾。少陵為詩中宗匠，猶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人讀過一本香草箋，便欲作詩，出而應酬，何其容易。……近時吟社每開大會，費欸四百金，至者數百人，而僅作擊鉢吟二三唱以了之，真是可惜。」不外乎，希冀時人努力求學，認為擊鉢吟不可為單一之道，「欲學作詩，切不可專工此道，僅爭一日之短長也。」<sup>188</sup>傳統文人提出的反思是以舊文學為主，因而所欲改革之文學對象仍是

<sup>184</sup> 〈萬殊一本〉，放聲大哭，《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1924）1月30日。

<sup>185</sup> 連雅堂，《臺灣詩薈》。

<sup>186</sup> 同前註。

<sup>187</sup> 同前註。

<sup>188</sup> 同前註。

舊文學爲主。

連雅堂也曾多次在《臺灣詩薈》中的〈餘墨〉批判部分傳統文人諂媚權貴、追名逐利的行爲，如 1924 年 6 月《臺灣詩薈》第五號：「詩人而諂權貴，人笑其卑；以詩人而來私欲，人訕其鄙。卑也，鄙也，皆有損其人格。」<sup>189</sup>一九二四年九月第八號：「談利祿者，不足以言詩；記得失者，不足以言詩；歌功頌德者，尤不足以言詩。」<sup>190</sup>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第十號：「今士大夫，好受頌揚，而不好諷刺。而作詩者，亦日貢蔗糖，而不敢稍進諫。果是詩界終無革新之日，而詩人永無高朗之心。」<sup>191</sup>連雅堂雖以傳統漢文見長，但仍知當時臺灣詩界之弊，多次提出建言，所斥之對象，當爲以詩爲沽名釣譽的詩人。但詩壇上仍不乏有欲將延續漢文化的使命加諸漢詩的詩人，在日治時期書房銳減的情況下，他們賦予漢詩延斯文不墜的任務。

#### 四、傳統文人維護漢文化的理想

除了回應新文學陣營外，傳統文人在日治的時空背景下認爲其有延續漢文化之必要。日本殖民臺灣初期，雖不強行禁止漢文，施行國語，但其漸禁手段，迫使臺灣教授傳統漢學的書房數逐年遞減，公學校教授漢文時數減少。1989 年 1 月，總督府擬「關於書房義塾規程」草案，徵詢各地方官意見；同年 7 月 28 日，正式頒佈「臺灣公學校令」，設立公學校爲臺灣初等教育的新機關；11 月 10 日，另頒「關於書房義塾規程」，正式將書房列入管理，規定書房應加入日語、算數，需採用總督府核准的教科書等。<sup>192</sup>初時，書房不減反增，原因大抵爲家長對公學校缺乏信心，認爲其是「番仔學校」，除漢文外，其餘全是「番仔書」；士人憑功名以圖仕途路斷絕後，紛紛開設書房維生；書房是學習漢文的最佳場所。<sup>193</sup>

1918 年，日人修訂公學校規則時，將漢文科每週時數減爲二小時；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將漢文改爲選修科目，而部分學校更擅自廢除漢文科，引發社會大眾的不滿與疑慮。當時日本統治階層開始廢除書房教育，其理由爲「一是有書房則公學校兒童入學數將

---

<sup>189</sup> 同前註。

<sup>190</sup> 同前註。

<sup>191</sup> 同前註。

<sup>192</sup> 參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收於《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1978 年 9 月，頁 65。

<sup>193</sup> 同前註，頁 66-67。

遞減；二是因書房專教漢學，故破壞了日臺人的融合，阻止日臺人的親善」<sup>194</sup>。對日方而言，要使臺灣內地化，統一語言有其急迫性。他們的做法是：

1. 採用漸進的同化、現代化教育政策與差別待遇的教育制。
2. 以教育作為的同化和開化臺人的手段。根據差別原則頒布「臺灣教育令」(1919、1922)。
3. 國民學校課程重視日語和實業兩科。<sup>195</sup>

透過學校教育推廣日語，有計畫終止漢文，成為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手段。日本推廣日語(國語)的實際做法是，普設公學校，不採認書房學歷法，迫使書房數銳減。書房是臺灣人傳授中國經典的地方，王詩琅指出：「日人入據臺灣後，書房無形中已成傳播民族精神的重要處所。」<sup>196</sup>、「是培養民族精神的根據地。」<sup>197</sup>而吳文星亦指出：

舊式書房長期固守傳統是以其在師資、經費、設備及經營上，均有所不足，最後終不免為殖民政府所利用。然而正因為其固守傳統，而成為漢文教育的主要機關，對於維護民族文化，保持台胞民族認同，實功不可沒。<sup>198</sup>

故當日方日漸廢除書房時，傳統文人見此狀，憂心漢學失傳，故紛紛開創詩社，藉由日方對於漢詩文的寬容，讓漢詩肩負傳遞漢文化的使命。王文顏提到：

私塾為清代本省民間之基礎教育，由來甚久，績效卓著；光緒二十四年全省凡一七〇所，滄桑後，漢文賴此以延生機；日據初期，日本政府無暇取締此龐大之民間教育組織，亦未能善加利用，乃規定私塾需加設日語、算術二科。臺灣教育令公佈後(按：大正八年)，地方政府遂積極從事私塾教育之監督與取締，其數量逐年遞減；民國二十八年，全省僅存十七所，民國三十年，臺灣總督府頒佈廢止私塾令，私塾遂成絕響。詩社之所以普及於日據時代，且鼎盛於民國八、九年之後，時勢使然也。<sup>199</sup>

<sup>194</sup> 同前註，頁 77。

<sup>195</sup> 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 年。

<sup>196</sup> 參王詩琅，〈日據初期全臺書房統計〉，《臺北文物》五卷二、三期，1957 年。

<sup>197</sup> 參王詩琅，〈北市書房最後數字〉，《臺北文物》五卷四期，1957 年。

<sup>198</sup> 參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81。

<sup>199</sup> 參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頁 34。

以為書房維繫漢文的生機，但在日方公布臺灣教育令後，使得書房數目逐年減少，卻也因此助長了詩社數量增加，持類似看法的尚有施懿琳：

在早期，維繫傳統文化的重任，即由書房來擔負。塾師們利用講學授課之際，努力向學子灌輸國家意識、民族情操，為的是保有我漢族的一股正氣。及至書房漸受禁制之後，知識份子遂紛紛將維繫斯文的重任轉向日本政府採寬容態度的組織——詩社。這是知識份子在面對文化劫難時所採取的應變措施，亦及其領導臺民突破時代逆境的一種價值定準。臺灣詩社所以蓬勃興起於日據時期，其主要原因即是在此。<sup>200</sup>

認為書房努力的灌輸漢族精神於學子，卻受到日政府的扼殺，於是詩社成為知識份子領導臺民突破時代的組織，也因此造就日據時代詩社數量盛況空前。

或許，部分詩社成立之初以維繫漢文化不墜為目標，如林幼春撰〈櫟社二十年間題名碑記〉曰：「……世變以來，山澤臞儒計無復之，遂相率而遊乎酒人、逃於蓮社；有一倡者，眾輒和之。迄於今，島之中社之有聞者以十數。嗚呼！是亦風雅之林，民族盛衰之所繫也；可不慎歟！」<sup>201</sup>指出詩社為民族榮衰之寄託。一九二二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一則「新組織吟社將出現」的消息：「稻艚有志詩學青年，此番新組織一吟社，顏曰天籟吟社，係許劍亭等諸氏出為鼓舞，加入會員，係青年居多。……其會則如左：一、本社以維持漢學及修養詩學為目的。二、本社稱為天籟吟社。」<sup>202</sup>一九三六年臺南「竹林詩學研究會」成立，報載：「北門郡西港庄大竹林，郭良榮、郭大陣等諸有志，不忍坐視漢學之沉淪，此番發起組織一詩社，號竹林詩學研究會，一時參加者甚夥，共舉郭良榮氏為會長。」<sup>203</sup>但為數眾多的詩社是否皆實踐此一理想，鞏固漢學，延續漢族精神？若是，則不會出現在新舊文學論戰中備受爭議的舊詩及傳統文人。

殖民期間面對日本優勢文化的壓制，新舊文學論爭者大方向都主張漢文教育的重要，漢文是維繫民族文化重要的代表；細部方面，新舊文人對漢文教育的觀念則有所不同。在文學

<sup>200</sup> 參施懿琳《日據時代鹿港民族正氣詩歌研究》，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21，載於《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31號。

<sup>201</sup> 參傅錫祺、林朝崧著，《櫟社沿革志略》，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sup>202</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8047號，大正11年（1922）10月21日。

<sup>203</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12887號，昭和11年（1936）2月13日。



與道德方面，傳統文人認為漢學不單是代表民族文化，傳統倫理道德也是藉由漢學得以延存：

漢學之所由來，即道學之所由寄，而為中國文學之通稱者也。蓋文以載道，言文學而道學在其中矣。……漢學既衰頹，則道學亦因之而失墜。是以仁義道德，講說乏人，名教倫常，遵循者少，三綱淪而法斁。無怪乎邇來有子訟其父，孫逆其祖，弟毆其兄，妻棄其夫者。人心日壞，風俗日偷，是皆漢學之衰。<sup>204</sup>

乙未割臺後，科舉文人處境大為不同，本以仕途為志，一旦臺灣異主，登科頓失意義。面對當時變局，有的文人選擇內渡，有的則留在臺灣，或消極隱居，或積極抗日，或親日，各自尋找到在當時代安身立命之法。二、三〇年代興起的新舊文學論戰，主要批評對象是那些親日、媚日，拿漢詩歌功頌德的傳統文人。張我軍等人的新文學陣營以《臺灣民報》、《南音》等為基地，大肆抨擊道德淪喪、詩風低俗、缺乏獨創的部分傳統文人。而舊文學陣營並非一路緘默，雖部分流於謾罵，但仍有傳統文人對舊文學加以反省，認為舊文學尚有需改革的部分陋習，但對於漢學能傳承漢文化深信不疑。在日本殖民時期，漢文漸禁，傳統文人深感不安，加上日方對於漢詩的態度，於是詩社大興，漢詩在此時攬下了漢文化責任。

## 五、臺灣古典詩社發展

日治時期詩社數目遽增，如前所提共有一百九十餘社，規模或大或小。當時代的詩社不若清朝時期的詩社單純為文人以文會友的文學切磋，更多論者給予此時期的詩社維持漢文化使命的評價。或許，部分詩社成立之初是為延斯文於不墜，但投入寫詩的人越來越多，才學基礎也越參差不齊，導致後來備受批評，令人質疑是否仍具備肩負漢文化的責任。追溯臺灣詩社之源頭：

臺灣僻處海角，古為荒服之地。我先民入而墾殖，或農或漁，無暇從事文教建國。鄭成功驅逐荷蘭，以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跟隨成功東渡的，不乏碩學名儒，如徐孚遠、王忠孝等人，均為江南俊秀。即成功本人，也屬於兩社後學。明鄭時代，臺灣雖無詩

<sup>204</sup> 〈漢學起衰論〉，澎湖陳錫如，黃臥松編，《崇文社文集·卷四》，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9年。

社之設，但是入臺諸公均為南明英俊，傳播中原文化，功不可沒。<sup>205</sup>

臺灣是個移墾社會，在鄭成功入臺前，臺灣島上就有閩粵的漁民或海盜人民。當時，以勞力階層為主，直至明鄭時期，漸有文化傳入。康熙 24 年，明朝遺老沈光文與當時諸羅縣令季麒光、臺灣（今臺南）縣令沈朝聘及其他遊宦文士組「東吟社」，為臺灣第一個詩社。<sup>206</sup>清代以科舉取士，科舉制度中詩文同等重要，因此文人對於詩學頗下功夫，紛紛成立詩社。如道光 6 年，彰化林高全、林定寬、陳掄元等在虎尾鎮捐建文昌祠，騷人墨客設立鍾毓詩社，主持祭典，為中部最古詩社；咸豐同治年間，新竹富豪林占梅，建潛園，設立潛園吟社，為臺北最古詩社；光緒 12 年，林薇臣、林世弼、蔡啓運等設立竹梅吟社<sup>207</sup>；光緒 15 年，唐景崧任臺灣兵備道，臺南道署舊有斐亭，唐景崧葺而新之，時邀臺籍文士參與詩酒之會；17 年，唐景崧升任臺灣布政使，至臺北。臺北自光緒 5 年正月建城，20 年 2 月批准為省會，唐景崧和安溪舉人林鶴年等人時有風雅集會，遂成立牡丹詩社<sup>208</sup>，當時臺灣社會中的宦遊官員以及臺灣文人相互交流，使得文壇日趨熱絡。據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所列，康熙 23 年至光緒乙未割臺，二百一十一年間，臺灣詩社，共有十社。<sup>209</sup>

王幼華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一文中提出因雷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交際功能強的詩社，成了日方和臺灣領導階層溝通的媒介：

花浦叶認為明治時期漢詩隆盛的原因之一，始於清國公使館館員和日本文人的交流。日本的政界人物、漢學學者、詩人，基於崇拜的心理，視與中國文人交往為莫大的光榮。他們與清國的使館人員，酬贈往返，常有詩酒之會，這種情況在明治十一年（光緒四年，1878）到明治二十七年（光緒二十年，1894）十餘年間最為熱絡。……其交流的方式有：一、求贈題字、墨寶、序文。二、同遊賦詩，相互酬贈。三、酒樓別莊

<sup>205</sup> 參劉遠智，〈臺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行〉，《臺北文獻》第 59、60 期合刊，1982 年 6 月，頁 283。

<sup>206</sup> 參王文顏，〈光復前臺灣詩社的時代價值〉，《文訊》第 18 期，1985 年 6 月，頁 44-46。文中提及臺灣第一個詩社有兩種說法，第一為部分人士以為是「海外幾社」，第二說法為「東吟社」，據王文顏分析，臺灣第一個詩社當以「東吟社」此說較為平穩。

<sup>207</sup> 參劉遠智，〈臺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行〉，《臺北文獻》第 59、60 期合刊，1982 年 6 月，頁 287-288。

<sup>208</sup> 參賴子清，〈斐亭吟會、牡丹詩社〉，《臺北文物》第 6 卷第 4 期，1958 年 6 月，頁 90。

<sup>209</sup> 即康熙二十四年東吟社、道光六年鍾毓詩社、道光間潛園吟社、光緒四年崇正社、光緒十二年竹梅吟社、光緒十五年斐亭吟會、光緒十六年荔譜吟社、光緒十七年浪吟詩社、光緒十七年牡丹詩社、光緒二十年海東吟社。其中浪吟詩社創立年份於前已討論，此僅轉錄賴子清說法。參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臺灣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1959 年 9 月。

詩會。四、定期或不定期詩會。五、迎送詩會。六、節慶詩會等等。<sup>210</sup>

可看見當時中日文人交流之盛，且和日治時期日方與台籍文士互動模式幾乎相同，如單就趙鍾麒作品而言，可見送行之詩、擊鉢吟之作、應和類之詩、南社例會等等，此種以詩會友的方式在漢文化圈時時可見，也因雷同的背景，故王幼華於文中以「構接」一詞為論點，探討日治時期的臺灣政治與文化。

日據之後，廢除科舉，使得文人仕途無望，寄情詩酒以求心情宣洩。上一章提及日人以漢詩文為籠絡手段，當時在日本明治維新失意且工於漢詩的來臺日官員時常與在臺文人以詩相酬，或日總督邀請文人至官邸唱和，或組織結社，或藉由全島徵詩、全島聯吟大會等活動，拉攏人心。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中有歸納日據後各詩社成立時間及地點，如 1897 年蔡啓運等人設立鹿苑吟社、同年文人林爾嘉於海外廈門設立菽莊吟社、蔡啓運等人設立竹社；1898 年，臺日人共創玉山吟社；1902 年林痴仙等人創櫟社；1905 年黃純青等人創詠霓詩社；1906 年趙鍾麒等人設立南社；1909 年謝汝銓等人設立瀛社，自此更多大小詩社林立。<sup>211</sup>

異族統治之時，卻為臺灣詩社大興時期，王文顏亦以為是因寒窗苦讀的文人自日治後新式學堂取代了科舉制度，心情苦悶失落，只能流連詩酒互吐心聲；二是因日方一心想將臺民變成天皇的臣民，陸續推動許多政策，包括限制漢文教授，使得漢文面臨存廢的問題，富有民族意識的先進便藉由詩社此合法組織，繼續漢文傳播<sup>212</sup>。黃美玲亦以為臺灣為移墾社會，早期文人為鞏固上層社會結構，往往藉由詩會聯絡情感，因此臺灣詩社近於應酬唱和模式，政治意義大過文學意義。也因此，在日本統治後，日人希冀藉由籠絡當地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達到統治目的，而知識份子欲藉由詩會舉行保存漢文化，因此藉由遊戲獎品吸引年輕一輩的學子<sup>213</sup>。

就江寶釵觀察臺灣詩社之社集型態，多延中國詩社之舊，設有例會，期月課題，良辰會集，詩酒酬酢，課題擊鉢，詞宗評選，或逐月設課，不行擊鉢，以省集會時間，攤箋鬥韻，按期命題。當時社集之盛，可以從賴惠川〈千秋歲引題襟亭雅集〉這一闕曲中窺想一、二：「載

<sup>210</sup> 參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臺灣學研究》第 7 期，2009 年 6 月，頁 34。

<sup>211</sup> 參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頁 80-81。

<sup>212</sup> 參王文顏，〈光復前臺灣詩社的時代價值〉，頁 47-48。

<sup>213</sup> 參黃美玲，《連雅堂文學研究》，臺北市：文津，2000 年，頁 70。

酒名園，看花老圃，不少風流舊吟侶，籬邊菊開競紫豔，樽前酒滿忘賓主，繼蘭亭，依金谷，壓今古；遮莫好秋空過去，遮驀盛筵空辜負，願此年年首長聚，歡娛未終天欲暝，偏偏又下催詩雨，汝填詞，我敲句，盟鷗鷺。」向來臺灣詩社本身的活動平時有內部成員的唱酬，也有與各地他社社員的交流聯誼，此外，還有一年一度的全省性聯吟，聯吟活動或結合端節的民俗活動，或結合廟會社集。就這一點而言，臺灣詩社活動保留了古傳統民間社集的色彩<sup>214</sup>。

就詩社創立初期，可看見部分文士對於書房漸禁、漢文漸廢的危機感，於是讓詩社肩負起以文會友、傳遞漢文化的使命，並發揮社團的聯誼功能，使各社間互通有無。本是單純的吟詩作對，遊戲酬唱的社群，卻是後起知識份子抨擊的對象，當是與臺灣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有關，正如江寶釵所言：

詩社，作為一種社團型態，是一種社會傳播行為，傳播的媒體詩歌，有嚴肅的抒情諷諭的一面，也有遊戲特質。傳播進行的過程中，各式各樣的身分集團呈現程度不等的遊戲意義，觴詠風流，清恬雅會，聯誼如一，懷抱則異。就遊戲一面而言，自亦有其不可輕忽的意義，在文化學上，「遊戲」的產生，出於人類模倣的本能與放鬆的需求，其存在歷史遠比人類文化古老，它既先於文化，又是文化締造的主要動力。自願性、議訂規則後的競賽、節慶宴集 (play-festival-rite) 的形式、主導遊戲進行的語言，共同形成「遊戲」的要件，這些要件建立了一個相對於現實生活的特殊情境，無目的性、非功利性，富於趣味，吸引人們全心全意投入其中。臺灣古典詩的創作雖具備遊戲聯誼的性質，但結納日本政要的意圖明顯介入，這種功利與目的性的出現，使得它們喪失了美感的特質。<sup>215</sup>

當時連雅堂對於詩社之看法是：「今臺人士之所尚者，非詩乎。詩社之設，多以十數；詩會之開，日有所聞。而詩之真意義，知者尚少。夫詩者，最善最美之文學也，小之可以涵養性情，大之可以轉移風化，其用神矣。而今之詩人知之乎？能不以詩為應酬頌揚之具乎？而詩之價值乃不失。」<sup>216</sup>認為當時代作詩的人，不懂詩的真意，無法發揮詩的美意，且將詩當

<sup>214</sup> 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年，頁77-78。

<sup>215</sup> 同前註，頁79。

<sup>216</sup> 參連雅堂，《臺灣詩薈（下）》第二十號〈餘墨〉，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年，頁502。

成應酬工具，喪失詩的真正價值。

詩社創立的初衷雖以延續漢文化為主，就實質面向而言，教授漢文的效度極有限，簡錦松認為：

漢學在政府的法定教育上既受阻礙，成人的漢文教育又迫切需要，詩社一旦走上教學之路，按理就可以接續了書房的功能，甚至脫離兒童教育的層次後，應有更大的發展才是，結果都不然。書房的水準，到了詩社更難維持，除了課程因素以外，書房的定期上課，也比詩社的業餘補習性質不可同日而語，臺灣詩的素質，自書房時代便受到淺學的困擾，到了詩社時代，更加低落。<sup>217</sup>

而社會上的作詩風氣漸盛，除了前清遺老們為詩社的中流砥柱外，青年之士也紛紛投入作詩行列，也因量的激增、詩學素養不足，使得品質良莠不齊。前已討論過當時新文人如何批評詩社及舊詩人，當部分人士將詩當成迎合權貴的工具，詩已失去其美感及社會責任，於是新文人便呼喊改革口號，希冀如「阿片窟」的詩社能在文壇上消退。

但就黃美娥所言：「詩社活動於個人宅中舉行，並且出現各行各業或個人的徵詩活動，顯示文藝已走入民眾家中，融入眾人日常生活裡（大眾化）。」<sup>218</sup>似乎指出詩社的平民化，和大眾間幾乎為零距離，若是如此親民，為何新文人會如此敵視舊文人組成的詩社。而黃氏在這裡指的民眾是一般勞力階層的人民，還是指識字的中上階層人民呢？當是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水平的階層，才得以接受詩的閱讀。而在新文人眼中，成天風花雪月、附庸風雅的漢詩，無法為民發聲，與日本殖民政府對抗。

新文人欲提倡的是一種實用的文學，是能夠教育社會大眾的文學，要能夠普及三百多萬民眾智識的文學<sup>219</sup>。黃美娥所言，可看到當時詩社活動之普及，似乎各行各業、各式各樣的活動皆能徵詩，且動輒徵選到百多首詩作品，讓人清楚知道當時作詩風氣之氾濫。也因普遍，而造成詩人人格飽受爭議，作品質量流於低淺。此種詩社的普及，詩歌藝術的下降，黃美娥

<sup>217</sup> 參簡錦松，〈五四與日據時期臺灣傳統詩壇〉，收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臺北市：臺灣學生，1990年，頁226。

<sup>218</sup> 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2004年，頁161。

<sup>219</sup> 參簡錦松，〈五四與日據時期臺灣傳統詩壇〉，頁204-206。

適切的以「通俗化」及「媚俗感」形容之：

「媚俗藝術」是馬泰·卡林內斯庫所謂現代性五副面孔之一，其意義與廉價模仿物如贗品、複製品的美學意義有關，此詞彙在德、法、美國美語中涵義甚多，包括低劣、下流、平庸、陳腐、浮華風格、壞趣味的欺騙……等，而媚俗藝術的產生，或為宣傳而生產，或為娛樂而生產。本文（黃美娥文）在考量日治時代傳統詩社日漸勃興，加入詩社社群的人數倍增且身份複雜，而所參與者更往往與娛樂休閒目的相繫，隨著作品大量出現，但詩社整體詩藝水準卻下降，甚或有粗糙、低劣者，迥異於原屬菁英階層所推動的高雅文化，因此遂以「通俗化」指稱詩社的流行變化，以「媚俗感」來說明詩歌趣味與美學表現的轉為平庸、低劣。<sup>220</sup>

葉榮鐘對詩社的批評更為直接嚴苛：

臺灣的詩社在民國十四、五年為最盛期，據估計全臺有百餘所，有人戲稱比『生番仔社』更多。物極必反，詩社到這時期已經漸次變質，與其本來的面目大不相同了。臺灣自割讓以來，與祖國隔絕，與中華文化脫節，前輩詩人苦心孤詣，確能維繫一脈民族正氣，保持一線斯文於不墜者端賴有詩社這種偽裝團體來掩護，其本質是清高的，其意識是反異族反侵略的，但是末流所趨，去原意日遠，甚至矛盾牴觸，變成趨炎附勢，諂媚異族的工具。莫怪陳虛谷要站出來加以無情的抨擊。其實，有些詩人的無聊與墮落尚不止此。當時中部地方詩社最多，品類最濫，一部份不肖之徒，成群結黨利用詩社的招牌，到處招搖，不惜以二十八字換取一席酒食，遂有『遊食隊』的綽號。<sup>221</sup>

葉榮鐘亦承認臺灣文人對於詩社的苦心經營，認為其初衷是以維繫中華文化正氣，藉由詩社的掩護，維持漢文創作不輟，但後期卻被部分不肖之徒有目的利用，並藉由詩社獲得虛名及功利，莫怪乎，當時詩社及詩人成為眾矢之的。

不論是日治時期的文人或近代的研究學者，都給予詩社較低的評價，但學者們也不吝惜給予詩社創立的初衷正面評價。日治時期詩社的價值，目前多是正負參半，初期成立的動機

<sup>220</sup> 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179。

<sup>221</sup> 參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市：自立晚報，1971 年，頁 331。

多是正面肯定，例如《文訊》第十八期刊有〈傳統詩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座談，與會人士論及詩社皆持正面態度，王文顏：

綜觀古今詩史，文人雅集性質的聚會，約可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詩酒吟唱」類，詩社起源於中國古代文人的「以詩會友」，在工商業未興起之時，傳統的讀書人日夜浸淫於經史子集之中，為了切磋自己的創作能力，因而邀集同好，組織文藝社團——詩社。由於它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所以能歷久不衰，普遍受到讀書人的喜好，晉代王羲之蘭亭修禊便是典型的例子。……第二種是具有清議性質的詩社，傳統讀書人一般存有『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們心靈中始終忘不了施展政治抱負的欲望，因此詩社的本質有時也會因而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詩社成員除了切磋創作技巧外，並且兼及評論時政，明代的復社、幾社即屬此類，這類社集往往自鳴「清議」而遭到主政者的不滿。……第三種類型的詩社其產生背景比較特殊，日據時代國學在臺灣的傳播受到無情的摧殘與限制，而臺灣的詩社在日據時代曾經鼎盛一時，那是因為日本政府允許詩社的存在，藉以籠絡讀書人，所以當時的讀書人便以詩社為掩護，肩負起延續華夏文化命脈的時代使命。<sup>222</sup>

王文顏將聚會分三種類型，進而衍生出三種詩社類型，第一為文藝創作交流為主的詩社，第二為兼具議論時事的詩社，第三為日治時期肩負華夏命脈使命的詩社。他也肯定了詩社在日本殖民的壓迫下，能保有國族文化，肩負時代使命的價值。

根據連橫〈臺灣詩社記〉所載，民國 13 年全省詩社六十六；又據〈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所載，民國 25 年全省詩社有一八七十八社。廖一瑾統計約有二百八十社，日據時期成立者亦有二百社。<sup>223</sup>臺灣詩社蓬勃發展，其原因當與時代的環境背景有密切關係，來臺日人本身具有漢學素養，與台籍文人相互切磋詩文。平生以科舉為目標之臺籍文士，頓失青雲之路，前途渺茫，日方看準文士階級對地方上之影響，如張耿豪在《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一文中，敘述趙鍾麒於 1895 年「安撫人心警戒地方」<sup>224</sup>，於是日本統

<sup>222</sup> 參〈傳統詩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文訊》第 18 期，1985 年 6 月，頁 19。

<sup>223</sup> 參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1998 年，頁 298。

<sup>224</sup> 參張耿豪，《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12。

治階層藉由對詩社的寬容，並參與各詩社的吟會雅集，拉近日台之間的距離。而臺灣文士們也利用日方對詩社的寬貸，藉由詩社維繫漢文化之命脈，並藉託情感於較為隱晦的舊詩文。

此外，當時歐風東漸，交通比從前發達，因而促成了各地聯吟詩風大起，詩人們可以跨區域參與詩社。守時觀念的養成，詩會活動的舉行更為便利；以西方事物為寫作對象的新題詩<sup>225</sup>，越趨流行，如趙鍾麒亦有書寫〈近視鏡〉一詩，使得傳統詩社漸漸染上現代的色彩。儘管創立的初衷、詩社的普及、創作風氣的大盛、與現代化社會的接軌等風氣，還是抵不過部分文人以詩為沽名釣譽的工具而帶來的負面影響。

面對當時新文人對於舊文人的猛烈批評，以及現代學者對於詩社後期流於庸俗的評價，不可否認的，詩社品質參差不齊，年紀較長的前清遺老們，漢學基礎深厚，所作之詩，尚有一定水平。後起之秀們當時所面臨的環境為日殖民時期，科舉已廢，書房也被剷除，接受新式教育居多，且在詩社所能習到的漢學有限，作詩水平略遜一籌。且部分人士打著詩社旗幟，吟詩作對希冀報上見名，以得功利，詩社淪為喝酒作樂，並與當時酒樓歌妓並列，當是有理想之詩人所不齒。但不能因詩社發展產生質變就全盤否定其存在價值，如王文顏在另文〈光復前臺灣詩社的時代價值〉所言：

一般來說，臺灣詩社的本質都十分清高，創社的動機也十分純正，雖然某些詩社成員偶而礙於時勢而和日本人聯吟，這並不足以貶低詩人們的身價，即使有些不肖分子，忘了本來宗旨，專作諂媚逢迎的詩歌，巴結權貴，或成群結黨，利用詩社為招牌，到處招搖，做出有損詩社名譽的行為，但那僅是一小撮敗類而已，不應因此而污蔑詩社崇高的本質，甚至批駁其存在的時代意義。<sup>226</sup>

日治時期部分文人的作為，使得詩社的正面價值反被負面形象掩蓋，身為臺南傳統詩社的社長，趙鍾麒帶領南社活躍詩壇，渡過了飽受撻伐的時期，卻仍未使社內外活動停擺，該是對詩文的熱愛堅持及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讓趙鍾麒帶領南社成員們聞名當時。

臺灣割日時，趙鍾麒適逢其母過世，無暇內渡，綜觀其作品，雖有慶饗老典、恭祝天長

<sup>225</sup> 《千般風物映好詩》中，羅列了十五項以現代化的題材書寫漢詩，如電燈、飛機、自來水、電報、電話、眼鏡、鐵路等。參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0年。

<sup>226</sup> 參王文顏，〈光復前臺灣詩社的時代價值〉，《文訊》第18期，1985年6月，頁49。



節等作品，且與日人素有交遊；亦有部分詩作為感時抒懷之作，並無刻意奉承日方作品。因此以為，趙氏受傳統漢學洗禮，雖在當時代和日方距離頗近，但其文人風骨仍在，雖不似洪棄生或櫟社若干詩人的明顯抗日，但不可將之歸為完全親日一方。趙氏對於漢詩創作不輟，多次擔任詞宗、顧問，作品常被評為首選，其二子詩作亦常見於報上，趙氏漢詩成就可見一斑。對於延斯文於不墜，趙氏在臺灣漢詩的貢獻，不容忽視。藉由趙鍾麒在日治時期的詩學活動和擊鉢吟聚會，看見日治下臺灣詩壇的狀況、趙鍾麒對漢詩創作的熱衷以及趙鍾麒詩壇地位。

## 第三章 趙鍾麒詩壇活動

此章探討趙鍾麒代表南社參與的社內外活動、出席擊鉢吟會的狀況、參與的詩社和報刊組織，藉由資料的彙編，看到趙鍾麒的生活史、文學史、對漢文化不遺餘力以及日治下的臺灣詩壇發展的狀況。

### 第一節 社內外文學活動

趙鍾麒自幼接受傳統漢文教育，所撰詩文皆為出色，綜觀他七十四個年頭以來，自少年時期便在文學上表現出色，後更加入詩社並擔任要職，多次參與台灣文壇舉辦的活動，亦時任詞宗。趙氏詩作品、對聯、詩鐘及課題擊鉢作品數量豐富，此節以表格呈現趙鍾麒籌組南社前和南社社長時期參與的文學活動，看見詩人活躍的程度以及當時臺灣詩壇的蓬勃景象。

1897年趙鍾麒、連雅堂等十數人創立浪吟詩社<sup>227</sup>。當時為日據初期，臺人恐異族統治後，

---

<sup>227</sup>參〈台灣文學百年發展史大事年表〉：「一八九七年，清代原有的傳統詩社，如臺南的『浪吟社』、新竹的『竹梅吟社』，在日人與臺人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組織。」施懿琳等合著《台灣文學百年顯影》，臺北市：玉山社，2003年，頁218；龔顯宗《臺灣文學家列傳》：「趙雲石道學風流」：「西元一八九六年，設置臺南地方法院，他被選任為通譯。次年，連橫從上海回臺，雲石和陳瘦雲（渭川）、李布青等重振浪吟詩社，稍稍鼓舞了府城詩人的士氣。」，頁238；連震東〈連雅堂先生年譜〉：「光緒二十三年，連雅堂與陳瘦雲、李少青等十人結『浪吟詩社』。」收於《臺灣文獻》第15卷第1期：〈臺灣文學年表〉，頁258-259；《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謝石秋記載：「光緒二十三年（日明治三十年，公元一八九七年），乃與連雅堂、陳渭川（字瘦雲）、趙雲石等人組織浪吟詩社。擬欲藉其浪漫狂吟，如楚大夫假託風騷，以寄憤者。」；《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趙鍾麒記載：「翌（二十三）年，乘連雅堂回臺，乃邀陳瘦雲、李步青，重振浪吟詩社，以維詩風於不墜。」；《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陳渭川（瘦雲）記載：「清光緒二十三年（明治三十年，公元一八九七年，與連雅堂、謝籟軒、趙雲石等組浪吟詩社。後因社友零落，為謀振起南市詩壇，應連雅堂之邀，與趙雲石、謝籟軒、李步青、楊宜綠等，改創南社。」，頁363；《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有關楊宜綠記載有：「清光緒二十三年（日明治三十年，公元一八九七年），年二十一，與連雅堂、陳瘦雲、李少青等十餘人，重振浪吟詩社，於是鉢聲興而吟風盛。」，頁372；《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文學篇》：「臺南州之臺南市為前清郡治，文風夙著，光緒二十三年（日曆明治三十一年）（按：光緒二十三年當為明治三十年），有連雅堂、陳瘦雲、李少清、楊癡玉等組織『浪吟詩社』。」，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臺北市：捷幼，1999年，頁42；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光緒二十三年乘連雅堂由上海回臺，趙氏就和陳渭川（瘦雲）、李步青等重振浪吟詩社。」由以上資料可見，趙雲石等人重整浪吟詩社確為日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且認為目的是為延斯文於不綴。部分說法為許南英於光緒十七年創立浪吟詩社，但翻閱〈窺園先生自定年譜〉未見有相關記錄，可推知許南英並未創「浪吟詩社」；此外，前述文獻各有「重振」、「結」、「組織」等不同用語，據楊明珠〈臺南「崇正社」、「浪吟詩社」、「南社」創立問題辨正〉（收於《臺南文化》新51期，2001年9月。）一文根據連雅堂詩文推論應是「光緒二十三年，連雅堂等人創立浪吟詩社」此說較為正確，而非「重振」。

傳統漢文化將被消滅，故文人「擬欲藉其浪漫狂吟，如楚大夫假託風騷，以寄憤者」，挑起維持漢文化的責任，開始投入未被日官方所禁的漢詩學活動。1906年連雅堂、趙鍾麒、胡南溟、謝籟軒等，創立「南社」<sup>228</sup>，初時社員十餘人，未具完備組織，後社員擴增至四十餘人，公推蔡國琳為第一任社長、趙鍾麒為副社長<sup>229</sup>，1909年八月十日蔡國琳過世，由趙鍾麒接任社長一職至去世。

期間曾代表南社參與社內外活動，如詩友間接待酬唱，1907年謝友我將遊日本，諸詩人集會送別；1910年謝星樓赴高雄，集會唱和；同年，櫟社開春會於瑞軒，鍾麒率社員參加；白玉簪、周掄魁、林維朝等六十餘人組織「羅山吟社」，鍾麒亦出席成立大會。

1911年，梁啟超曾赴臺，期間至臺北、臺中和臺南，各地詩友與之唱和，所作詩歌數量甚多。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十七歲舉於鄉，為康有為弟子。治學廣博，研究新舊學說均獨到，其思想影響中國晚近的新文化啟蒙運動。乙未之變時，曾力陳臺灣不可割讓，清末亦致力於維新變法，力挽頹勢，1907年和林獻堂認識於奈良，啟發了林獻堂日後的民族文化運動。<sup>230</sup>來臺灣遊歷的梁啟超既使受日人監視，仍舊有數首直批日本的詩作，如〈拆屋行〉、〈墾田令〉等，對當時台籍文士而言，梁啟超這位來自祖國的文人，使人倍覺親切，影響當時臺灣詩風的發展，南社並於兩廣會館開大會歡迎梁啟超。

1912年許南英歸臺，南社眾人於醉仙樓舉辦歡迎會；1916年，許南英再次返臺，詩人們一同出遊。許南英<sup>231</sup>（1855-1917），字子蘊，號蘊白、允白，或「窺園主人」、「留髮頭陀」，

<sup>228</sup> 《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有關謝石秋記載曰：「光緒三十二年（日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應連雅堂先生之邀，同進臺南新報，主漢文部筆政，並組南社，南社者臺南士子振興騷壇之組織也。」有關胡殿鵬記載曰：「光緒三十二年（日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與連雅堂、趙雲石、謝籟軒等人創立『南社』詩會。」但於有關趙鍾麒記載曰：「光緒三十三年（日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臺南『南社』詩社成立，被推為副社長。」其中認為南社成立於光緒三十三年（日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應是錯誤年份，參呂丙城等主修《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市：臺南市政府印行，1980年，頁358-359、頁351、頁364。據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吳毓琪〈南社詩人—趙雲石〉（收於《臺南文化》新56期，臺南：臺南市政府，2004年）、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等文，南社創立時間為1906年。

<sup>229</sup> 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賴子清〈臺南詩文社〉、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等人皆以為南社初創立時，便推舉蔡國琳為社長、趙鍾麒為副社長。但根據楊明珠〈臺南「崇正社」、「浪吟詩社」、「南社」創立問題辨正〉一文，推究連雅堂詩作及〈臺灣詩社記〉認為一直到宣統元年，南社壯大後，才奉蔡國琳為社長、趙鍾麒為副社長，此文收於《臺南文化》新51期，2001年9月。吳毓琪《南社研究》於第三章討論南社組織緣起，亦持此看法，可惜於第四章討論個別詩人時，未能注意到年份前後不符的問題。楊明珠及吳毓琪之說有較詳細文獻佐證，故亦持此說法。

<sup>230</sup> 參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1998年，頁372-373。

<sup>231</sup> 許南英生平參呂秉城等主修，《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市：臺南市政府印行，1980年，頁346-347；許雪姬、薛化元、張淑雅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頁807。

1885年中舉人，1890年成進士，在臺曾發起崇正社。乙未之變後內渡，曾兩次來臺，和南社關係密切。生平以梅自況，熱心政事，曾於武昌革命軍起時被舉為革命政府民事局長，愛國家且富時代意識，除了舊學根柢外，也潛心研究新學。其創立的崇正社影響後來南社的成立，和臺南詩學的發展淵源頗深。

1914年，南社宴請返臺的連橫；1918年，趙氏擔任以成社社長<sup>232</sup>，莊燦琳副之，以成社組成之時，並撰〈以成書院沿革概略〉；同年，臺北詩友李學樵至臺南，南社同仁同遊開元寺；1922年，南社創立十五周年，邀請各地吟友，在孔子廟舉行孔子二千五百年聖誕大祭，並招請全臺詩人，在臺南孔子廟明倫堂舉行典禮，由趙氏以南社及以成社雙重社長身份主持，下午在黃茂筮「固園」舉行擊鉢吟會；同年，櫟社在霧峰萊園舉行「櫟社二十年題名碑」落成典禮，趙鍾麒代表南社出席。

1924年，臺南「西山詩社」慶創立十週年<sup>233</sup>，柬邀各地詩友，鍾麒有詩〈祝西山吟社創立十週年〉誌盛；1925年，南社主辦，二月在台南舉行第二屆「全島詩人大會」；1926年，第十一任總督上山滿之進與日本漢詩詩宗國分高胤（號青崖）邀請三十三位臺灣詩人、十二位日籍詩人在東門官邸開翰墨筵；1927年，臺南州「愛國婦女會」發起捐募重修五妃廟，臺南州知事善多孝治立「五妃之碑」，碑文以漢字刻成，並請鍾麒撰聯；同年，草書名家楊草仙（1839-1944）至臺南公館獻藝，鍾麒、黃茂筮陪其，滯留近八個月，轉赴臺中。

1929年，臺南共勵會<sup>234</sup>成立兩週年，於黃氏固園盛開紀念祝賀會，趙氏賦詩〈共勵會二週年紀念賦祝〉；1930年，臺南「南社」及「春鶯吟社」同仁，合力創刊「三六九小報」，小報月逢三、六、九日發行一次，趙雅福任發行人兼主編；顧問為趙鍾麒、連雅堂，小報至1935年停刊；同年，「桃園吟稿合刊詩報社」出刊《詩報》，發行人周石輝，趙鍾麒任顧問；王亞南（1881-1932）前後於1930和1931年至臺南，南社詩友與之和詩；1934年，曾朝枝（字笑雲）編纂《東寧擊鉢吟》，分前後二集，鍾麒為前集作序；1935年，為《臺灣詩醇》作序。

<sup>232</sup> 《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自改隸後，祀孔大典已中斷二十二年。聖廟重修已成，為發揚先師聖德，振起中華聖樂，乃組以成社，（趙鍾麒）被推為社長，莊燦琳副之。以成社組成之時，並撰〈以成書院沿革概略〉」，頁364。

<sup>233</sup> 2月19日（農曆1月15日），西山詩社成立於西元1914年（日大正3年，民國3年）二月九日元宵，由陳璧如、林珠浦等創立。

<sup>234</sup> 共勵會為南社社員黃茂筮就任臺南市教育委員及其弟黃谿泉致力教育文化事業，於民國16年6月擴展為「臺南共勵會」，會所設在三官堂，推黃茂筮為會長。

臺灣詩人在當時常因事集會吟詩，如友人遠行、來訪、慶賀，透過詩社鞏固交誼，詩社除了維繫漢文創作外，也具備了聯誼的性質。趙鍾麒在任南社社長時，除了南社定期擊鉢例會，亦率領南社成員參與大小聯吟會及詩社成立大會，南社在趙鍾麒時期呈現蓬勃的景象，並見其在文壇上的地位頗高。詩作品中諸多和友人唱和作品，交遊甚廣，正如許丙丁所言：「他爲人和藹可親，不會給人有驕傲的印象。」<sup>235</sup>頗受人之愛戴。

除了帶領南社活躍於文壇外，日治時期的報刊上常見趙鍾麒個人相關訊息，1906年12月刊載了趙鍾麒與人鬥花及共購花種消息，趙鍾麒等文人以栽花爲平時風雅趣事且也時以菊花入詩，後又有如石崇與王愷互爭珊瑚樹高下之事，互鬥菊花，頗具趣味。<sup>236</sup>趙鍾麒之愛菊，似仿晉陶淵明的隱士高節風骨，卻又要暫時爲五斗米折腰，正如吳毓琪在探討南社成員的政治取向時，將趙鍾麒歸爲「採取消極態度，以遺老自居者」<sup>237</sup>。

趙鍾麒常受邀出席婚喪喜慶，如蔡啓運逝世，趙鍾麒爲之輓詩；「舉議婚喪禮委員」，趙鍾麒爲委員之一；陳瘦雲喪禮以南社長身份帶領南社員弔祭；洪以南喬遷之喜，撰文道賀；「洪謝聯姻」時，趙氏贈喜屏並寫下祝賀；臺南廳參事陳鴻鳴、楊鵬搏……倡設斷髮祝賀會，趙鍾麒爲會員代表；連城璧茂才之令堂劉太孺人下葬，趙鍾麒亦參加。

開謝籟軒追悼會，並撰祭文朗之；趙澄源其先太孺人董氏祭奠，士紳公推趙鍾麒爲總代；梁姓建築會，趙鍾麒爲來賓總代；林湘沅過世，趙鍾麒前往祭奠並撰祭文；桃園軌道會社長趙玉牒過世，宗親代表趙鍾麒祀土；蔡姓敦親會，趙鍾麒爲列席者；葉金萬葬禮，趙鍾麒弔電；「楊煥彩翁六十壽辰徵詩啓」，趙鍾麒爲發起人之一；趙鍾麒並任孔廟董事，參與多次孔廟祭典。

趙鍾麒爲地方上士紳，平素交遊眾多，除了活躍於詩壇外，與友人間的走動也頻繁。此外，亦感民所苦，爲窮民發聲，趙鍾麒等人出而發起，倡設臺南弘濟會。

趙鍾麒除了創作古典詩外，對於古文創作也頗多，除了《三六九小報》上的「史遺」專欄，致力於保存逸史及鄉土文化；揚文會上三篇寫得洋洋灑灑的策議，他也多次撰祭文、投稿文章〈論纏足之弊害及救濟方法〉、〈婦人愛國論〉等二篇、〈追悼會弔王亞南先生〉、〈詳註

<sup>235</sup> 參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收於臺南文化第3卷第4期，1954年4月，頁368。

<sup>236</sup> 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593號，第5版。

<sup>237</sup> 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148-149。

袁枚詩選序〉、〈東寧擊鉢吟前集序〉、〈臺灣詩醇序〉等文章。

趙氏揚文會三篇文章內容大致如下，〈修保廟宇（文廟、城隍廟、天后廟等類）議〉一文中提及為政者應該要順民情，「治臺者，不能不為臺之政，不可不先得臺民之心，俯視臺民之情」。至於臺灣人民敬畏鬼神由來已久，故若欲修各類廟宇當審慎，並提出各類廟宇有其存在之價值。如天后廟，「天后生而純孝」被尊奉為「護國佑民天上聖母」，信奉人數眾多；開元寺、法華寺等「必存之以備一代興亡之跡」。趙氏並提出修保廟宇必須「修之必有法，保之必有道，二者尤貴乎行之久遠，而恃於不墜」、「舉事每難於圖始，謀事必計夫永終。苟不先事籌度，漫然糜鉅數之金錢，輕以從事，是徒有其名，而終歸無補，安必其有濟也」等語，文中雖論修保廟宇為主，但提出了趙氏心中認為執政者該以民為本，掌握民心，並對更多政策能謹慎衡量並持之以恆，才不至於落個空名。

〈旌表節孝（孝子、節婦、忠婢、義僕）議〉承接前文，開頭即云「夫治民者既能順民情以得民心，尤貴乎有勸民之政，以興民之行，則必惡有所懲，善有所勸」認為當局者除了嚴刑之外，不能忽略獎勵之風。並提出「求節操於巾幗之婦，求孝行於人子之中，且求忠義於婢僕之輩」更難，所以得「異待而表彰之」，如此才能感動人之善心，遵循善行。亦提及雖經饗老典、揚文會，但尚有許多「奇行卓絕」埋沒於風塵中，故旌表之政不宜再緩。並拿前清為例，清政府對於孝子、節婦能派員採訪，「奏請賜匾旌表」，希冀日方能效法前清，對於孝子節婦忠僕能加以表彰。文章以「不特可以勵愚民，亦可以勵人士，不待勸民為善，而民皆化於善矣。而所以順乎民情，而得乎民心者，亦於是乎在已」作結，極陳旌表對於勵民之重要。文中雖有「臺自占領以來百政且舉，文明之治蒸蒸日上」此句，看似讚揚日方，但卻是為言旌表之政刻不容緩，不宜拿來推斷趙氏為親日份子。

〈救濟賑恤（養濟院、育嬰堂、義倉、義塚、義渡、義井等類）議〉開頭即以「夫順民情以得民心，既有勤民之政，而尤貴有惠民之政」延續前二文，並再次提及民本觀念「民為國家之本」。緊接論及救濟賑恤重要，「養民則必使民無一夫失所之嗟，利民則必使民受百年無窮之賜，是救濟賑恤之政，所以惠民者大也」。文中並述及自領臺以來，民生困苦、百廢待舉，關稅尤倍從前，希冀政府體恤減輕賦稅等語，皆以替百姓陳情為出發點。並以為救濟賑恤「凡舊時所有者則復之，所廢者則興之，所無者則創之而已矣」，並對各項措施加以陳情，

提出提議和做法，倘使日方願意實行，則「是所望握治臺之鈞者，有以恤民之隱，而救民於水火之中，則無窮之賜，而臺民千秋萬載之幸福也」。

三篇文章前後呼應，文筆行雲流水，層層遞進，並多引用歷史事蹟加以論證，可見其漢學功力頗高。內文提出實際作為，內心皆以民為本，希冀執事者能體民所苦，增進人民福祉。趙氏以何種心情參加日總督舉辦的揚文會，從此三文不易得知，但可看見他藉由此機會上陳己願，透過此種方式為民發聲，懇求執事者給民眾安定的生活。

除了實踐詩文的創作，從他個人參與的活動也可得知他對於傳統文學的熱衷與付出，如臺南人士創「創采詩會」，趙鍾麒為發起人之一；陳鏡山等數名發起研究正字會，推趙鍾麒為會長；臺南市許廷光、黃欣、陳鴻鳴等人，為了振興漢文，假市內媽祖宮，講習漢學，不收料金。分甲乙科兩種，甲科講習古文析義，趙鍾麒任之；乙科講習尺牘，吳鏡秋任之。曾一度停擺，後又於大正十四年重開，趙鍾麒依舊任甲科講師；開元禪寺魏得圓和尚籌創佛教及漢文研究會，趙鍾麒為漢文主講。藉由多項漢文化活動的參與，可見趙鍾麒對漢學的熱愛與付出。

此外，值得注意的尚有 1911 年 9 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提及趙鍾麒預定中秋節剪辮一事：「本日接臺南訪事來稿，謂南社詞長趙雲石君定舊曆中秋節剪辮，同人皆拍手，以為吾黨又添一勢力也。」<sup>238</sup> 辮子一向是日方欲革除的當時臺灣社會三大陋習<sup>239</sup>之一，趙鍾麒雖為傳統文人，但對於傳統有所取捨，為了簡便，決定斷髮順應時勢。當時各地領導階層籌組斷髮團體，但仍有部分士紳加以反對，如臺北「保髮會」成立，新竹士紳亦組保髮團體。至於趙鍾麒所處的臺南，斷髮風氣踴躍，如吳文星指出：

臺南市自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舉行第一次斷髮會，有四百餘名「上流」人士斷髮後，踵繼者不絕，半年期間，該市「中等社會以上剪髮者十有其九，每宴會時，有辮子者甚少數。」無怪乎，一九一二年自閩返回臺南省親掃墓的許南英目睹歡迎他的紳商故舊已鮮見辮髮，錯愕惋惜之餘，於賦詩感謝他們時，不禁嘆道：「斷髮從吳俗，焚心抱

<sup>238</sup> 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077 號，第 3 版「編輯贅錄」欄。

<sup>239</sup> 當時日本總督府採漸禁政策，並未明定法令強制革除辮髮、纏足、吸鴉片，而是透過學校教育、報章雜誌宣導及各地領導階層組成斷髮團體加以提倡。

杞憂！」<sup>240</sup>

除了響應斷髮外，對於纏足此行為，趙氏亦認為不妥，有鑑於纏足陋習革除速度緩慢，趙鍾麒參加「臺灣日日新報」的徵文活動，寫了〈論纏足之弊害及救濟方法〉一文。

趙鍾麒雖為傳統文人，但對於傳統有所選擇，並非一味固守舊俗，不能因其斷髮、倡解足，就認為趙氏欲背棄中國傳統文化，從他致力於古典詩創作外，對於古文亦擅長，且多次從事漢文講習，可推知其因本身漢學基礎深厚，希冀能為當時臺灣社會盡一份心力，傳承漢文學。

趙鍾麒在當地備受推崇，從常為廟宇題字、寫聯可見，而現今南市境內仍可見他留下的風采。趙鍾麒並任南社社長，平時除詩社聚會吟詩外，更可見其代表南社赴他地參與詩壇盛會、舉辦全島聯吟大會、擔任詩社及詩會的詞宗等。趙鍾麒和日方關係不似南社社員黃欣般密切，雖和日人偶有唱和，僅止於詩作酬唱，可見於漢詩文創作是不遺餘力。趙鍾麒不論是代表南社或是個人受邀參與的活動，都可窺見當時詩壇詩人間互動熱絡，與詩友間的集會酬唱頻繁，便突顯了詩社社交的功能及當時臺灣詩壇的熱鬧景象。

### 第三節 擊鉢聯吟及任詞宗消息

此節先論述文人對於擊鉢吟的正反看法，再探討趙鍾麒在當時漢詩壇上參與的擊鉢吟活動及任詞宗活動，僅以文字做簡單介紹，報紙刊登的完整內文見附錄。日據時代臺灣詩壇盛行擊鉢課題，諸多報紙皆會刊載各詩社擊鉢競唱消息，希冀能透過此整理，讓人更了解趙鍾麒在當時詩壇上的地位。<sup>241</sup>

日治時期擊鉢吟甚為流行，各詩社及各聯吟會集會時，常以擊鉢競唱為樂。擊鉢吟和詩鐘相同特色即是綴錢於縷，繫香寸許，等香燒盡後，錢墜入盤中，聲音鏗鏘，即是詩人構思之限。擊鉢吟初時只有時間限制，唐宋之後有命題限韻規定，而臺灣盛行擊鉢吟的狀況，傅紫真（網溪詩社總幹事）詳細的記錄：

<sup>240</sup> 參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正中，1992年，頁268-269。

<sup>241</sup> 有關趙鍾麒擊鉢吟作品及任詞宗消息，是整理日治時期舊報紙資料而來。參《臺灣日日新報》，中央圖書館館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央圖書館館藏；《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7年；《臺南新報》，臺灣文學館館藏；《三六九小報》，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7年。



擊鉢詩會的由來，話說日據初期，臺灣第二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為籠絡島內騷人，於總督官邸邀集各地詩人舉行聯吟大會，首由主席致詞，然後議事，再出題拈韻，推舉詞宗（評審員）、釐訂詩體（首唱七律，次唱七絕）、限時（三或四小時）交卷，競賽一開始，但見詩人們搖頭晃腦，強迫靈感出現，時間一到，搖鈴催詩，以代擊鉢，將詩投入詩筒，由負責人收齊交繕兩份，再分送左右詞宗評選，錄取名次，視情況而定，全省性者左右各取八十名至一百名，區域性者為四十名至六十名。詞宗評選之際，已是晚宴時分，宴畢，隨即吟唱（由最後一名唱至首選）並當場分發獎品，如此，聯吟大會便大功告成，各自賦歸。自此以後，各地詩社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並援照此一模式舉行聯吟。其間自有愛詩愛國志士，痛國土之淪喪，恨苛政之暴橫，本乎六義，感於四可，出現不少借題發揮的諷詠佳篇。<sup>242</sup>

藉由上述，清楚瞭解當時擊鉢例會的流程，擊鉢吟的模式大抵為議事出題，而後當場拈韻、制訂體例，在時間內完成作品，致左右詞宗評選，當場唱名。並於最後肯定當時有不少有心人士，藉由擊鉢聚會寫出諷詠時局的佳作，對擊鉢吟持有正面的肯定。

此外，日治時期擊鉢吟盛行，黃美娥以為自 1906 年詔廢科舉後，過去志於功名的讀書人，無法再續前程，心中甚為悲苦。而日治以來政府以各手段籠絡舊文人，備受禮遇，且舉行之詩人吟會皆使漢詩人大出風頭，讓舊文人有再登青雲之感。而當時詩人聚會所辦之擊鉢競吟，「元、眼、花、臚……」等評比結果，使舊文人重溫舊式科舉揭榜之刺激與榮譽，在在增進全臺詩社發展。<sup>243</sup>

臺灣詩社於日治時期大盛，以擊鉢吟為主的詩社集會也隨之流行。擊鉢吟為一種限題、限韻、限時、現場評選的作詩活動，當每次集會皆以擊鉢吟為主，則形式內容易成僵化，且部分作品以爭名奪利為主，即會作詩迎合評選詞宗；且詞宗於短時間內翻閱百餘首作品，難免有滄海遺珠，體例流於刻板之問題。擊鉢各種限制，使得作詩不再是詩人自由抒懷，而是在限定題目下，找尋詩的靈感，倘若沒有相當的漢詩素養，各種限制會成為束縛，而非鍛鍊作詩的能力。

<sup>242</sup> 參〈傳統詩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文訊》第 18 期，1985 年 6 月，頁 23-24。

<sup>243</sup> 參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 卷 3 期，1997 年 9 月，頁 49-50。

當時的擊鉢吟，除了上一章敘述的受新文人批評外，連雅堂亦說：「夫詩界何以革新，則余所反對者，為擊鉢吟。擊鉢吟者，一種之遊戲也，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詩格自卑，雖工藻績，僅成土苴，故余謂作詩當於大處著筆而後可歌可頌。」<sup>244</sup>、「擊鉢吟為一種遊戲筆墨，朋簪聚首，選韻鬪題，鬪捷爭工，藉資消遣，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其詩必滑，一遇大題，不能結構，而今人偏好為之，亦時會之使然歟。」<sup>245</sup>認為擊鉢吟可偶而為之，但不能耽溺其中，作詩應當隨心所欲，而非受小處侷促，並提及當時擊鉢吟之盛為時勢必然。林獻堂為其兄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作序時說：「回憶三十年前，兄嘗以擊鉢吟號召，遂令此風靡於全島，有疑難之者，兄慨然曰：『吾故知雕蟲小技，去詩尚遠，特藉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sup>246</sup>可見得當時詩社份子也知擊鉢吟不妥處，但見當時在日語政策下，書房漸被禁，唯恐漢文失傳，於是擊鉢吟有其可以存在的理由。

朱點人作於 1936 年的短篇小說〈秋信〉以蓄著辮子、身穿黑長衫、戴著黑碗帽的年老秀才陳斗文此角為敘述觀點，當時日總督於臺北開博覽會，人們一窩蜂趕著見世面，陳秀才在眾人遊說下，也北上參加。當他踏上變遷後的臺北城，看著「始政四十週年紀念」的字樣，胸口滿滿的感慨。並敘及：

他想臺灣人在謀生上，果然需要日本話，但在另一方面，卻不可不使他懂得漢文。臺灣人與漢文有存亡的關係的！他想要振興漢文，於是糾合些同志，創設詩社，提倡擊鉢吟。他們的提倡，很能刺戟社會，於是到處詩社林立，擊鉢吟便風靡了全島，當時所產生的詩人，差不多有盛唐那麼眾多。他正想藉此可以挽救衰頹的漢文，不想那班無恥的詩人，反把它當做應酬的東西，巴結權勢，甚之，連和他們不關痛癢的日本的政客的死去，也要作詩去哭他。斗文先生看見這怪現象，後悔當時不該創設了詩社。「擊鉢吟不是詩，從凡夫俗子的口中唱出來的山歌才是詩。」他常嘆息著說。以為自己創立了詩社，真是臺灣文學界的罪人。<sup>247</sup>

藉由新文學的形式，描寫了當時部分舊文人將擊鉢吟拿來利用的醜態，辜負了詩社起初創立

<sup>244</sup> 參連橫《臺灣詩薈（下）》第一九號〈餘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460。

<sup>245</sup> 參連橫，《臺灣詩薈（上）》第一號〈餘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49。

<sup>246</sup> 參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上）》，臺北市：龍文，1992年，頁5。

<sup>247</sup> 參王詩琅、朱點人，《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市：前衛，1991年，頁233-234。

的使命。亦可以為老秀才陳斗文便是部分年長的傳統文人化身，對於日趨墮落的詩壇及文人到痛心。

吳濁流則認為擊鉢吟對於「提倡新學」、「訓練新人」也是一個好方法，但是不能呆板，只重「飾詞麗句而忘卻詩的靈魂」。於是擊鉢詩人只專打擊鉢吟，沒有自己的詩可做，和前清秀才一樣只做八股，自認為騷壇健將。<sup>248</sup>張我軍曾大力抨擊擊鉢吟是故意找詩作，是限制創作自由，但肯定擊鉢吟在根本上沒有錯誤的前提下，對「養成文學的趣味」及「磨練表現的工夫」有幫助。

但也有人對於擊鉢吟抱持不同態度，如黃石輝、曾文新等人，黃石輝〈為〈臺灣詩人的毛病〉翻舊案〉：

課題和擊鉢所產生的，雖是詩的型像居多，卻不是全然無詩。又且，這些詩的型像，在我想起來卻也很需要著。為的是倘若沒有這些東西，恐詩社就會寂寞，研究漢文的熱度，也就跟著而低下去了。…我們在課題和擊鉢裡，所需要的，卻只在那些詩的型像而已，並不希望到什麼「有生命」的作品去。因為課題擊鉢，是一種競勝機關，亦就是一訓練機關；競勝的作品，只用作藝術比賽而已，誰得把性靈拿出來比賽？又且要養成其思索力，磨研其創作力，促進其表現工夫，更非使其多作不可？待後進造成虛名，以激成其研究熱，不但後進之益而已，於訓練方面著想，自身亦是有益的。……好了，我們現在，並不是對詩的問題爭著有沒有生命的時候。我們現在所要留意的點，只是：1. 漢文存在好不好？2. 假使是好，使之發展些好不好？3. 即使是好，需用什麼手段來維持？這些問題，在來維持漢文的機關，有公學校的漢文科，書房，讀書會等，現在呢？……我想現在維持漢文的，就是詩社，而維持詩社的，就是課題和擊鉢，就是那些無生命的詩。」<sup>249</sup>

黃石輝以為擊鉢吟是詩社的唯一，詩是否有生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著眼於維護漢文之存在，並歸納成課題和擊鉢用以維持詩社並更進一步維繫漢文，將課題和擊鉢賦予維持漢文之重責大任。倘若擊鉢吟詩能和漢精神劃上等號，則不使人詬病，但當時詩社及詩人如過江之

<sup>248</sup> 參吳濁流，《臺灣文藝與我》，臺北市：遠行，1977年，頁77-78。

<sup>249</sup> 參《南方》150期，昭和17年4月15日，頁21-24。

鯽，無法保證詩社及詩都是有肩負起傳承的責任，黃石輝也知道當時擊鉢課題詩沒有生命力，他給予擊鉢吟的肯定是因其能保存漢文形式。曾文新在〈傳統詩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此一座談中以爲：

作詩型態原來只有一種，在臺灣則情形特殊，分為兩種，一為擊鉢詩，一為閒吟詩，擊鉢詩產生於日據時代，是一種規定嚴格的限韻詩，由於限題、限韻、限時，使得作詩成為較技，在日據時代流為風尚。由於擊鉢詩承載著保存傳統文化的貢獻，時至今日，在各詩社的集會雅集中仍喜作擊鉢吟。憶及當時，在日人的高壓統治下，基於不忘根本的民族情操，經由擊鉢詩的寫作吟唱，乃能抓住文化的重心，不至於與固有傳統文化脫節，其意義實在重大，其影響亦深入人心，於是，擊鉢詩便如是流傳下來了。當然，更有推波助瀾者，那時詩風所及之地皆有詩人結集成詩社，而前輩們唯恐詩社將遭日人消滅，遂進一步舉辦諸如全省詩人聯吟大會的活動，限題、限韻、限時，由兩位詞宗擔任評審，拔擢出的優秀詩作，還有獎品以茲鼓勵，緣此，有心人更廣讀中國詩書，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維繫傳統文化之功，實不可沒。<sup>250</sup>

曾文新也以爲當時盛行的擊鉢詩可以維繫傳統文化，讓人不忘民族情操，正因為政治環境的塑造，使得限制諸多的擊鉢詩能在當時擁有不凡的使命；卻也因為擊鉢吟會需賴當時日本政權的庇護，才得以順利舉行，而使得擊鉢吟蒙上酬庸的色彩。但當時擊鉢吟若皆能乘載漢文化精神，不會是新文人攻擊目標，只能說，對大多漢學基礎不深的學子，擊鉢吟能夠幫助其認識漢字，學習運用漢文字創作技巧，但所創之詩是否值得吟詠和具思想情感，則是有待商榷。趙鍾麒爲前清廩生，多次參加科舉，雖未及第，但接受四書五經薰陶及科舉以詩文爲標準的鍛鍊，可從他多次參與各地文學盛會，看見他漢學基礎的深厚和詩壇地位。

趙鍾麒身爲南社社長，於南社例行聚會多次擔任南社擊鉢吟活動的詞宗，也創作許多擊鉢吟詩作。此外，尙任臺北瀛社、臺中櫟社、桃園吟社、旗津吟社、桐侶吟社、南州聯吟會、臺南秋季聯吟會、高雄州聯吟會、曾文北門兩郡聯吟、臺南五吟社、瀛桃竹聯合吟會、中嘉南聯合吟會、全島聯吟大會等北中南各地擊鉢吟詞宗，大小規模皆有任之，擊鉢吟會中的詞

<sup>250</sup> 參〈傳統詩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文訊》第18期，1985年6月，頁14。

宗多推舉頗富聲望之士，可見趙氏當時在漢詩壇地位頗崇高。且在漢文教授被總督府刻意的打壓下，詩壇上卻是大小聯吟接踵而至，呈現了當時文人急欲發展漢詩的企圖、日治下詩社存在的特殊地位，以及臺日雙方的各取所利。

除了擊鉢吟，報上亦有刊登各類徵詩，如敦源吟社徵詩、北門郡漚汪庄文衡殿前柱聯徵選、醫專徵〈簾影〉詩、屏東乾惕吟社徵詩、陶社第二期徵題〈釣臺〉、臺南留青吟社徵詩、麻豆書香院第八期徵詩題〈牡丹〉、南部米商徵〈杜鵑〉、善化太虛逸人徵詩〈中秋月〉、學甲吟社徵詩、王姓大宗祠徵聯、彰化崇文社徵文等，皆請趙鍾麒為評選者，趙氏聲望之大，由當時活躍於各詩社、擊鉢吟及徵詩活動可見。除了詩社以外，還能看到有醫專、米商或個人徵詩，顯見當時臺灣詩歌平民化，各行各業皆可和詩為伍，卻也使詩歌的品質不一。

趙氏文學活動亦透露些許訊息，一是趙氏不若連雅堂反對擊鉢吟，從他多次任詞宗、參與擊鉢吟盛會及提攜其二子投入，可以推論得知。二是當時擊鉢吟大盛於臺灣，各地不論大小詩社，或單獨，或聯合，時有擊鉢盛會舉行。且收到作品數以百件，其質良莠不齊，部分詩人欲以作品見報沽名釣譽，使得擊鉢吟盛會備受他人攻擊。趙鍾麒除了任詞宗外，平時亦會創作漢詩發表和參與擊鉢吟盛會，其作品常可見羅列於聯吟會入選名單，其擊鉢吟作品內涵是否有其價值，留待詩作分析討論之。

此外，趙鍾麒對於具趣味性的燈謎也頗贊同，正如其投身多類型詩歌般，不將自己侷限在一詩體上，狹隘了自身的文學創作。昭和五年臺南武廟落成建醮時，趙鍾麒等人主稿燈謎，趙鍾麒對燈謎的態度，可從其詩〈和文虎君寶美樓燈謎會席上留別原韻〉其一看出：

抽來綺思剝層層，雅會瀛南感不勝。文字有靈緣可續，風光無限興同增。

漫言小道聊遊戲，等視尋常薄技能。至竟鯤溟隨變化，前程難量九霄鵬。

認為燈謎可以讓人抽絲剝繭，頗富雅興，且變化無常，有無限可能。以往元宵節常有燈猜活動，周璽《彰化縣志》：「十五日曰上元節，是夕曰元宵，城中多結綵燃燈，絃管歌曲，歡迎達旦，謂之鬧聽。煙花火樹，在在映帶。好事者或作詩謎，俗曰燈猜。」<sup>251</sup>而趙鍾麒為創辦人之一的《三六九小報》裡亦有關於猜謎的相關專欄，如「文虎待射」、「笑科謎話」、「元

<sup>251</sup> 參〔清〕周璽纂修，《彰化縣志》，臺北市：成文，1989年，頁995。

宵燈話」等。趙鍾麒亦參與過燈謎活動，在 1924 年臺南清水寺街黃若臨氏設燈謎，趙氏猜中其一<sup>252</sup>；1929 年在臺南武廟落成建醮燈謎活動中，擔任出題者之一<sup>253</sup>；1936 年全島聯吟大會上，於會後八時以燈謎為餘興<sup>254</sup>。

趙鍾麒亦有詩鐘創作，目前文獻中《全臺詩》收集趙氏詩作最為完善，但該書未收錄趙氏詩鐘作品，翻閱報章僅得數首，實為可惜。

對於漢文學的推動，趙鍾麒付諸實際行動，而非僅是口號的呼喊。透過詩社及詩友間的交流及參與各地大小吟會，見到趙氏在詩壇的地位不低，透過資料的探討，為當時頗富盛名的他描繪出更完善的面貌，並看見日治下的臺灣漢詩非但沒有萎縮，反而呈現蓬勃發展的樣貌。除了參與各項文學盛會，趙鍾麒亦有加入各項漢文化相關團體，實踐他延斯文於一線的理想，以下介紹他一生中參與的文化組織。

## 第四節 參與地方文化組織

日治時期三大詩社之一的南社，對於臺南當地文風有繼往開來之效，趙鍾麒為創社社員之一，領導南社長達二十餘年，活躍於當時詩壇。此外，亦任以成社社長，多次參與祭孔盛典，極力推崇傳統儒學。由其子趙雅福發行的《三六九小報》具文藝雜誌性質，由趙鍾麒、連雅堂任顧問，並常見趙鍾麒發表的詩文；登載各地漢詩作品的《詩報》，也見趙鍾麒擔任顧問之一，實可知趙鍾麒對各文化組織參與之盛情，對當時文壇發揮一定影響力。

### 一、南社

臺灣自 1663 年沈光文等文人創立東吟社後，開啓臺灣的文風，該社也是臺灣詩社的濫觴。當時臺灣三大社之一南社創立於 1906 年，吳毓琪和許丙丁皆以為南社成立乃延續崇正社及浪吟詩社而來。<sup>255</sup>崇正社成立於 1878 年，是許南英邀集丘逢甲、吳樵山、施士洁等人而成，

<sup>252</sup> 相關活動內容參《臺灣日日新報》第 8739 號，第 4 版「赤崁特訊」一欄。

<sup>253</sup> 相關活動內容參《臺灣日日新報》第 10654 號，第 8 版「臺南建醮中籌設燈謎續報」一欄。

<sup>254</sup> 相關活動內容參《臺灣日日新報》第 12926 號，第 8 版「全島聯吟大會二百餘名會於竹塹，有燈謎書畫會為餘興」一欄。

<sup>255</sup> 參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年；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臺

社名取其崇尚正義之意。<sup>256</sup>浪吟詩社成立的時間及人員歷來有諸多說法，吳毓琪在《南社研究》中採 1891 年許南英邀蔡國琳、趙鍾麒、胡殿鵬等人成立該社，1897 年由連雅堂、蔡國琳、趙鍾麒等人重振此說法<sup>257</sup>；賴子清〈臺南詩文社〉亦以為浪吟詩社是許南英於 1891 年南歸後，閒暇之餘邀蔡國琳、趙鍾麒、胡殿鵬等人組織而成，光緒二十三年邀連雅堂等人入社。<sup>258</sup>關於浪吟詩社的成立時間及人員，採楊明珠〈臺南「崇正社」、「浪吟詩社」、「南社」創立問題辯正〉此文一說，是由連橫於光緒二十三年與陳渭川、張秋濃等人創立浪吟詩社。一來翻閱〈窺園先生自定年譜〉未見到內有敘及許南英創浪吟詩社此說，二來楊明珠於此文中羅列各家說法，並以文獻佐之。但不論是何時何人創立浪吟詩社，南社的確是延續該社而來，由南社成員中多與浪吟詩社重複可見。

南社的創立於 1906 年，賴子清、許丙丁、盧嘉興三位先生皆以為趙鍾麒是南社成立的主要人物，但楊明珠依連橫所載資料以為關鍵人物是連橫<sup>259</sup>，不論南社成立的關鍵人物是何者，趙鍾麒任南社社長長達二十多年，也經歷南社在 1921 年到 1924 年詩社活動最頻繁時期<sup>260</sup>，除了因當時詩社林立外，社長也功不可沒。至於蔡國琳任社長、趙鍾麒任副社長的時間，則以連橫在〈臺灣詩社記〉所載為主：

始丙午冬，余以社友零落，復謀振起，乃與瘦痕邀趙雲石、謝籟軒、鄒小奇、楊宜綠等改創南社，凡十餘人。迨己酉間，入社者多至數十，奉蔡玉屏先生為長，嗣玉屏逝，改奉雲石，辛亥春，開大會於兩廣會館，全臺之士至者百人，鯤身鹿耳間，聞風而起者以百數，斐亭鐘聲今繼響矣。<sup>261</sup>

其中，己酉年即是 1909 年，本論文即採趙鍾麒於 1909 年任南社副社長，後因蔡國琳過世，

---

南文化》第 3 卷第 4 期，1954 年 4 月。

<sup>256</sup> 參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頁 364。但楊明珠在〈臺南「崇正社」、「浪吟詩社」、「南社」創立問題辯正〉一文裡藉由爬梳《窺園留草》書中材料，以為崇正社確是許南英創立，但創立時間不可考，而非在光緒四年。

<sup>257</sup> 參吳毓琪，《南社研究》，頁 84-85。

<sup>258</sup> 參賴子清，〈臺南詩文社〉，《臺南文化》新 11 期，1980 年 1 月，頁 135。

<sup>259</sup> 參楊明珠，〈臺南「崇正社」、「浪吟詩社」、「南社」創立問題辯正〉，頁 86。

<sup>260</sup> 參吳毓琪，《南社研究》，頁 110。

<sup>261</sup> 參連雅堂，〈臺灣詩社記〉，收於《臺灣詩薈》第二號，1924 年 3 月。許丙丁、賴子清、盧嘉興皆以為 1906 年成立時，蔡國琳及趙鍾麒便分任社長和副社長。楊明珠及吳毓琪則以連橫此說為主，以為南社初時並無嚴謹的組織，迨人數增多後，始設正副社長。

繼任社長一職。而當時南社正副社長的產生是由推選而來，任期直至該任社長過世後，社內幹事則由社員推選或社長指派，初時幹事為楊鵬搏和謝籟軒，社員有謝星樓、連雅堂、黃茂筌、林湘沅等人。<sup>262</sup>南社當時除了社內固定擊鉢吟會外，亦有與全臺各詩社往來聯吟，由前述趙鍾麒個人社內外活動即可看見當時南社活動的雛形。

南社成立除了是受臺南遺留下的文風影響外，《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中記有：「迨臺中樂社成立，受其刺激，三十二年（日曆四十年），由趙雲石、謝籟軒、連雅堂等主唱，設立『南社』。」<sup>263</sup>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鼓吹了各詩社紛紛林立的現象。此外，當時傳統文人有感日方同化政策的施行，紛紛提出藉由漢詩延續漢文化的口號，希冀能延斯文於不墜。

南社最終於 1951 年併入延平詩社，但在臺灣文學史上有不少貢獻，促進了春鶯詩社、桐侶吟社的成立，而由趙鍾麒個人活動及詩作〈祝桐侶吟社二週年〉、〈祝西山吟社創立十週年〉可見南社與後起之秀的關係密切；與各地詩社亦互動頻繁，累積了諸多詩作，對文壇貢獻不少。雖然不若樂社具有反抗色彩，也不若瀛社親日色彩濃厚，「南社則是一群地方上的傳統文人爲了共同的理念、興趣，遂邀集同好而組成的團體」<sup>264</sup>。

從趙鍾麒生平、文學活動和詩作可窺見，他的創作量豐富，代表南社在臺灣島內大小活動多可見其蹤影，並將漢學教授給其二子，努力延續漢文學傳統。此外，和殖民者保持若即若離，爲與日政府建立友善關係，不刻意拒絕參與日方舉辦活動，並在該場合做出「適當」的詩作，但平時擊鉢吟會又不乏感時傷事的作品，趙氏當是以漢文學創作、以文會友爲優先，正符合臺南市此文化古都的風氣。

## 二、以成社

除了參與南社並擔任社長一職外，趙鍾麒對於延續漢文化的傳統態度從其任以成社社長可知。現可見的以成社資料較爲缺乏，當以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一文爲參考，作一簡單介紹。1918 年重修孔子廟，舉行落成典禮，需雅樂演奏恭迎孔子神位入廟，

<sup>262</sup> 參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頁 369。

<sup>263</sup> 參《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頁 42。

<sup>264</sup> 參吳毓琪，〈南社研究〉，頁 327。



經由莊燦琳、莊燦鈺昆仲和林海籌等議重振雅樂，除原本以成書院社員外，又邀地方人士重振，此時將書院轉為純樂社，故稱「以成社」。趙鍾麒因其德高望重被推為社長，莊燦琳任副社長，林海籌為樂長，定期演奏，後趙建樵亦任過歌長，趙劍泉曾任副社長。趙鍾麒曾撰〈以成書院沿革概略〉<sup>265</sup>，敘述以成書院的成立：

吾臺之有十三音，蓋合金木絲竹匏土革十三種樂器以集大成，而為鬲門雅樂也。最初創立於臺南，流及嘉義、彰化以北，皆以鬲宮秀士習而奏之，以為迎聖及節孝旌表入祠之用，相沿既久，流品不拘，今則士、農、工、賈，並蓄兼收矣。

並再述以成書院重整之來由。趙鍾麒詩作中有〈恭逢先師孔夫子二千五百年大祭誌聖〉，即是作於至聖先師二千五百年祭典暨南社創立十五週年紀念會時，他個人亦幾次參加孔子祭典大會。後林海籌有鑑於以成社及祭孔典禮各門儀節甚多，恐日後失傳，便輯《聖廟祀典禮樂志》一書，於1933年改為《聖廟釋奠儀節》，趙鍾麒並為之寫序，開頭即言：「吾人讀孔子之書，學孔子之道，敬孔子之德，誠以孔子，道同天地，德並日月。」<sup>266</sup>足見其對儒家文化的推崇。趙氏父子三人前後參與以成社，保存漢文化的傳統音樂的立場，由此可見。

### 三、三六九小報

《三六九小報》創於1930年9月9日，發行至1935年9月6日，期間於1932年12月9日停刊二十餘天，1933年8月13日再度停刊<sup>267</sup>，學者以為停刊的原因在於傳統漢儒支持不力、經濟困頓等因素<sup>268</sup>。由臺南南社及春鶯吟社同仁所創，月逢三六九日發行一次，八開四面，洪鐵濤在「三六九小報發刊小言」敘述創刊緣由：「本小報創刊之緣起，實成於談笑之間，以三六九命名者，請以三日為期，同人撫茶前酒後之卮言，入暝寫晨抄之工作，應有盡有，大書特書……。」<sup>269</sup>小報由趙雅福擔任發行人及主編，趙鍾麒和連橫為顧問，頭版多為廣告，

<sup>265</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231-232。

<sup>266</sup> 同前註，頁234。

<sup>267</sup> 參許建崑，〈《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頁32。

<sup>268</sup> 參施懿琳，〈民歌採集史上的一頁補白——蕭永東在《三六九小報》的民歌仿作及其價值〉，收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屆》，臺北市：新文豐，2002年。

<sup>269</sup> 參《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頁81-82。

第二版則以「雜史」爲主，趙鍾麒所撰〈史遺〉便在此長期刊登，第三版則以小說文體爲主，第四版則爲藝文隨筆。<sup>270</sup>小報中不乏有「新笑林」、「新知識」、「東鱗西爪」、「開心文苑」、「文虎」、「花叢小記」、「雅言」、「詩壇」等詼諧及莊重專欄並置。小報的特質，柳書琴以爲是：

雜誌以小報、笑謔、遊戲、博古、小說、現代消費資訊，建構它戲謔諷刺的、寓言性、故作輕鬆、休閒娛樂的『通俗』讀寫場域，然而在『通俗』之下卻隱藏了許多漢文知識份子『俗』（通俗、邊緣）而不『同』（同化）的企圖，以及據於『舊』卻同時不斷朝向『新知』、『新形式』演化裂變的努力。<sup>271</sup>

趙鍾麒署名畸雲、鍊仙在小報上撰寫〈史遺〉，其內容素材多是記敘臺灣鄉土典故、史料文獻、逸史瑣聞，趙鍾麒以「作意好奇的傳奇筆法」鋪陳故事，又以「傳述傳統文化的史學筆法」記錄歷史事蹟，寫出社會軼聞、采風實錄、宮闈祕聞與因果報應的內容<sup>272</sup>，對於保留鄉土文獻有很大的貢獻；此外，亦以老云爲名書寫〈花街瑣談〉一文，寫出當時府城妓院盛行的狀況，莫怪乎有數首諷刺該社會現象的詩作。趙氏父子皆參與小報的編輯，該報類型介於報紙和雜誌，除了提供休閒之趣味，亦提供了漢文化的保存及書寫空間。

#### 四、詩報

趙鍾麒於《詩報》發行即任顧問，直至逝世，可見他致力推動漢學之舉。《詩報》覆刻本中，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林文睿所寫「臺灣文學瑰寶風華再現——《詩報覆刻》序」云：「本套書蒐集過程，將創刊號更正爲昭和五年十月三十日（原誤爲六年四月一日），又截止時間亦由原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延長至昭和十九年九月五日，較諸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典藏還完整。」<sup>273</sup>《詩報》是在1930年由《吟稿合刊詩報社》發行，爲傳統詩半月刊，發行時間較《風月報》（1935/5/9-1944/3/25）早且久。

<sup>270</sup> 參許建崑，〈《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頁34。

<sup>271</sup> 參柳書琴，〈通俗作爲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1930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收於《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

<sup>272</sup> 參許建崑，〈《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頁38。

<sup>273</sup> 參《詩報一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7年。

詩報創刊號上刊有魏潤庵<sup>274</sup>所寫〈詩報發刊詞〉，敘及：「改隸以還，臺灣漢學之所以維持者為詩；道德所賴以維持幾分者，亦惟詩。今人恆謂漢學不如西學，顧談者其人，大都不知漢學，亦不甚解西學。」<sup>275</sup>開頭即言，當時漢詩維持了漢文學及道德的延續，並於該文中，指陳新文學之弊。同號的「本報趣意」也說及發刊旨意：「本島詩社林立，熱心漢詩文者不少，顧各詩社課題吟會之詩選，以及個人所發洩之詩文，除發表各報外，泯失者甚多。嘔滿腔熱血，不見於世，誠可惜也。」指出《詩報》可成為漢詩人發表創作的園地和指標，並肩負起延漢學不墜的使命：「一、求名儒碩學惠稿，為指導南針，俾後學不至迷路歧路。……四、學校已廢漢文，書房不容易設，鼓舞讀漢文，惟此詩社詩會可以自由，故不可無發表機關。」<sup>276</sup>賦予《詩報》不凡的使命，從其發行內容，得知該報對保存漢詩文之功。

內容主要以刊載漢詩、各詩社擊鉢吟作品、詩社動態為主，並含有傳統散文、小說、燈謎，藉由「騷壇消息」、「各吟社介紹」等欄，可知當時文人動向，佐以廣告、報社人員名單、徵詩消息等，內容豐富，網羅全臺各地詩社、詩人作品消息，並見各處多元的詩題素材。

趙鍾麒在年輕時期便與友人共同出遊吟詩且結社，並三次赴考科舉，雖未及第且因乙未割臺使得仕途斷絕，但也因此在日治時期此特殊時空背景下，留下大量詩作和活動足跡。不論是代表南社參加的社外大小聯吟或社內定期擊鉢，或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地方上活動或發表詩作，都可見趙鍾麒在當時代詩壇上佔有一席之地。參加詩社之餘，尚有兼任以成樂社的社長和《三六九小報》、《詩報》顧問，亦見他對傳統漢文化的維持與推動。雖然在他的詩作中未有明顯抗日色彩，但從他一生的事蹟來看，對於漢文化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綜觀趙鍾麒古典詩作中，書寫類別繁多，處在異族統治且高壓的時代下，在詩歌中無明顯批判日方作品，但創作量之豐沛，可見詩人對於詩歌所堅持的個人詩觀、作詩水平頗高及其對漢詩的推廣。

---

<sup>274</sup> 魏清德（1886-1964），號潤庵，新竹人，父為秀才魏篤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入臺灣日日新報任編輯員及漢文部主任，亦曾任臺北市社會事業委員、臺北州協議會員、臺北州會議員等。初期加入詠霓詩社，後為瀛社創社社員，亦為新竹竹社社員，戰後任瀛社第三任社長。著有《潤庵吟草》、《滿鮮吟草》等詩集。參許雪姬、薛化元、張淑雅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頁1326。

<sup>275</sup> 參《詩報》創刊號，昭和5年10月30日。

<sup>276</sup> 同前註。

## 第四章 趙鍾麒的詩文著作

趙鍾麒在漢詩文領域創作不輟，也擔任吟詩詞宗，所作之詩在擊鉢吟會上常見入選，在報刊上也可發現其詩作，且類型擴及詩鐘、對聯。趙鍾麒創作量豐沛，但卻未見其詩集問世<sup>277</sup>。論文動筆前著手蒐集趙氏作品，就現今可見的文獻中，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石萬壽〈趙雲石喬梓詩文初輯一詩〉、《詩報》、《三六九小報》、《臺灣日日新報》、各詩選集等，是詩作的來源。後又發現《全臺詩》已有計畫的輯錄臺灣古典詩人的作品專輯，便將所蒐集之詩與《全臺詩》對照及校對，總計《全臺詩》收入趙鍾麒詩共有三百九十六首<sup>278</sup>，另有二十一首<sup>279</sup>詩作品是《全臺詩》並未收入。

另外本文亦收錄趙鍾麒十二首詩鐘作品以及十二幅對聯，試圖將趙鍾麒詩作品作更完整呈現及分類討論。趙鍾麒詩作繁多，將以詩內容為主，分為七大類，且對各類作概括性介紹，並以數首詩作分析呈現，書寫對趙氏詩作的瞭解，並另立一類詩鐘對聯討論。趙鍾麒詩作全文，可見於《全臺詩》，附錄二將輯錄《全臺詩》未收入的作品，並附上詩作內容以供參考。

### 第一節 趙鍾麒的詩作與詩體

古典詩的體裁，大致可分成樂府詩、古體詩和近體詩，三者不能混雜，如沈德潛在《說詩碎語》中所提：「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sup>280</sup>

其中，樂府本是官署的名稱，是由秦時即設立的樂府官署，採集民間歌謠存之。《漢書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

<sup>277</sup> 吳毓琪《南社研究》的附錄二南社社員表中有關趙鍾麒介紹，提及其《畸雲小稿》一書，但吳毓琪無法確定是否有刊印本；廖一瑾於《臺灣詩史》中，敘述趙雲石「有詩集《畸雲小稿》，溫厚雄渾，恰如其人」。筆者目前無法搜尋到此書，故以為《全臺詩》是目前收錄趙鍾麒詩作最完善的文獻。

<sup>278</sup> 實為三百九十四首，二首為趙劍泉作品，詳看附錄二作品補遺表格；首數是以題目為基準，有同題數首，仍以一首計算之。

<sup>279</sup> 建構論文過程中，在各報刊文獻所獲數首，但因一人之力有限，該是尚有遺漏的作品。

<sup>280</sup> 參〔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701冊，上海市：上海古籍，頁19。

可以觀風俗，知厚薄。」<sup>281</sup>寫出了當時樂府歌謠可以反應現實，有實用的功能。兩漢的樂府詩以敘事為特色，南北朝的樂府則是以浪漫抒情為主，細分下，「南朝是『別具幽情』，北朝是『野性的呼喚』」<sup>282</sup>。而唐代樂府則回復到兩漢樂府的感事而發，並在社會現實上給予更多的關注，後更有杜甫寫下系列社會寫實作品，開啓了「新樂府」之路，白居易提倡「新樂府」，認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強調對時事的批判。大抵而言，樂府詩的特質有反映時事，富有現實主義的精神；以敘事為主，以一主題為中心，寄託作者主觀意識；鋪敘誇張，以淺白的文字帶出濃烈的感染力；文辭樸拙自然，運用富平民色彩的俚語。<sup>283</sup>

趙鍾麒詩作中有三首是樂府詩體，所寫內容正是批評當時社會嫖妓風氣盛況，詩歌竭盡所能的嘲諷當時男子尋歡作樂散盡家產、拋妻棄子的醜態。運用樂府詩體的特質，藉由詩歌以淺白的文字和誇張的敘述，表達詩人主觀的批判意識以及反映當時的社會樣貌。

詩流傳到南北朝時，因聲律說興起，對偶風氣盛行，而進入另一新體式。而五言絕句孕育於漢魏時期，成立在齊梁之間；七言絕句和五言、七言律詩則始於齊梁，成熟於陳隋，都是六朝產物，直到初唐沈佺期和宋之問集大成。<sup>284</sup>絕句和律詩的不同，周子文《藝藪談宗》：「絕句固自難，五言尤難，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愈大，愈促而而緩。」<sup>285</sup>絕句僅有四句，表達的內容包羅萬象，故要能以小見大，其要訣就在「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sup>286</sup>。

至於近體詩和古體詩的異同，就篇幅而言，近體詩薄物短篇，古體詩多長篇；風格而言，近體詩含蓄不露、神韻高超，古體詩縱橫變化、氣勢雄偉。<sup>287</sup>此外，像古體詩篇幅可長可短，近體詩卻受限於絕句律詩句數；古體詩可換韻和通韻，近體詩押韻限制極嚴格。兩者間更細部的分別，胡震亨《唐音癸籤》指出：

七言律於五言律猶七言古於五言古也。五言古銜轡有程，步驟難展；至七言古錯綜開

<sup>281</sup> 參〔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4年。

<sup>282</sup> 參張春榮，《詩學析論》，臺北市：東大圖書，1987年，頁51。

<sup>283</sup> 參沈秋雄，《詩學十論》，臺北市：文史哲，1993年，頁7-16。

<sup>284</sup> 參羅載光，《近體詩的理論和作法》，高雄市：復文，1993年，頁10。

<sup>285</sup> 參〔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臺北市：木鐸，1982年，頁23。

<sup>286</sup> 參〔明〕胡震亨，前引書，頁24。

<sup>287</sup> 參杜松柏，《詩與詩學》，臺北市：五南，1998年，頁40。

闔，頓挫抑揚，古風之變始極。五言律宮商甫協，節奏未舒；至七言律暢達悠揚，紆徐委折，近體之妙始窮。

七言古差易於五言古，七言律頗難於五言律，何也？五言古意象渾融，非造詣深者，難於湊泊；七言古體裁磊落，稍材情贍者，輒易發舒。五言律規模簡重，即家數小者，結構易工；七言律字句繁靡，縱才具宏者，推敲難合。<sup>288</sup>

以爲五言古詩比七言古詩難寫，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古詩叫七言古詩字數短小，故不若七言古詩能暢其所言；七言律詩則在有限的體製下，較難鋪排其意。趙鍾麒古體詩作品共二十首，其中七言爲多數，寫來洋洋灑灑，氣勢渾健，且多是祝賀稱頌爲主的作品<sup>289</sup>，運用七古更能暢發心中之意。正如前人所言：「七言古詩要鋪敘，要有開合，有風度。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sup>290</sup>。

七言律詩和絕句佔趙鍾麒詩作最多數，除了當時於擊鉢吟例會限時、限體下的創作，也多首平時歌詠人事物及和詩友作品。胡應麟言：「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七言律對屬則偏枯，太屬則板弱。二聯之中，必使極精切而極渾成，極工密而極古雅，及嚴整而極流動，迺爲上則。然二者理雖相成，體實相反，故古今文士難之」<sup>291</sup>足見七律之難工，卻也是在擊鉢吟會時被取爲一爭高下的優先體例。另有七言絕句佔第二，胡應麟言：「謂七言律難於五言律，是也；謂五言絕難於七言絕，則亦未然。五言絕調易古，七言絕調易卑。五言絕即拙匠易於掩瑕，七言絕雖高手難於中的。」<sup>292</sup>而趙鍾麒七言律詩和七言絕句佔最大宗，足見其詩學技巧深厚，並習於挑戰高妙之詩體。下圖表爲統計趙鍾麒 415 首詩歌中，各類詩體所佔的比例：

<sup>288</sup> 參（明）胡應麟，《詩藪》，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96冊，上海市：上海古籍，頁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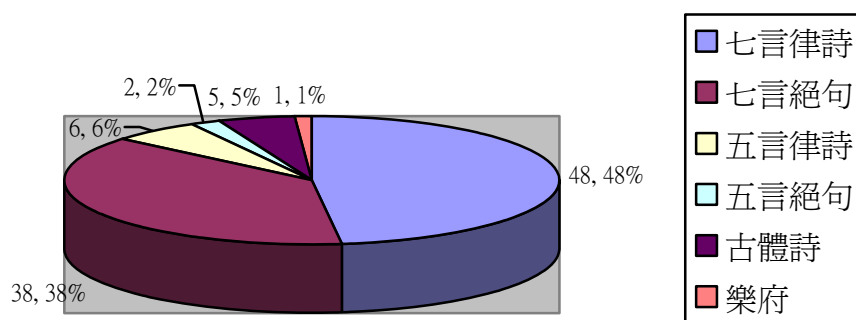
<sup>289</sup> 如〈恭祝神社祭典〉、〈恭祝天長節〉、〈祝貴報第十五周年紀念號發刊〉、〈克遼陽和九皋仙史祝捷韻〉、〈旅順陷落大捷〉等多首。

<sup>290</sup> 參（明）胡震亨，前引書，頁18。

<sup>291</sup> 參（明）胡應麟，前引書，頁102。

<sup>292</sup> 同上註，頁118。

表三:各類詩體比例(筆者整理)



## 第二節 趙鍾麒詩作題材概述

趙鍾麒詩歌作品共四百一十五首，除了詩體涵蓋古體、近體、樂府以外，就內容來看，所寫之事涵蓋古今，素材類別繁多。今區分為八大類介紹，每一類取數首作品分析。

### 一、弔古傷今作品

此類作品跨越古今，也是趙鍾麒詩作中極為出色的一類，此處將概略介紹，在下一章詩學成就部分有深入探討。

#### (一) 詠史抒懷

詠史詩，即是指以史實為基礎，進行構思的一種詩歌樣式。最早是東漢班固寫的〈詠史〉，但內容僅是單純的書寫史事，到了六朝的左思，才成為托史寄興，藉由歷史人物事件抒發詩人抱負理想或批評時局的文學樣式。<sup>293</sup>詩人藉由歌詠史事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意和想法，抑或是能借古諷今以宣洩心中不平之意，也因詩表面上看來像是在敘述歷史事件，因而躲過被執政者作為治罪藉口的命運。

<sup>293</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市：復文，民 1991 年，頁 72。

詠史詩該如何寫才是較恰當的，一般以為「詠史要成為詩，就要詠懷，就要尋求隲括史傳和詠懷的統一，就要使詠史成為『比體』。所謂比者，因物喻志也。詠史是要以歷史素材為寄託，使詩人的情感客觀化。」<sup>294</sup>、「詠史詩的著眼點不在於史實，而是以抒懷寄慨為主，借古人古事來襯托和印證今人今事，這就要求作者在襯托和印證時必須力求準確、貼切，決不能為了借端寄慨，托諷當世的需要，任意剪裁史實，搞牽強附會的影射。」<sup>295</sup>也就是說，詠史詩不能單單敘述歷史事件，而是要透過真正的史實表達作者內心欲傾訴的情感以及要透過該史實讓讀者接收到言外之意的訊息。

趙鍾麒除了在先前討論的詩作裡時常運用典故外，在詠史詩方面也有不少作品，詩裡歌詠對象有王昭君、楊貴妃、李廣、秦檜、秦始皇、桃花源等歷史人事，其中正面人物的描寫，如〈朱虛侯行酒〉：

漢家天下定蕭曹，腹患無人借寶刀。酒令嚴如軍令肅，親侯誅呂有勳勞。

朱虛侯劉章和呂太后等人飲酒此事，《資治通鑑》記載：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諸侯王有國，所以奉宗廟也。今恢以愛姬之故，至於自殺，故以棄宗廟禮罪之。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酖，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強。<sup>296</sup>

當時諸呂掌握朝中大權，迫害劉氏子孫，朱虛侯在酒宴上以《耕田歌》暗示大權落入呂氏手中的憤恨。此詩言及當時局勢正擔憂無人能起而抗諸呂，稱許朱虛侯於宴上以軍令行酒，表

<sup>294</sup> 參肖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市：北京大學，1986年，頁125-126。

<sup>295</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73。

<sup>296</sup> 參〔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臺北市：新象書店，出版年不詳，頁427。



達氣慨的行爲。趙鍾麒讚許劉章的勇氣，以歌詠此人物多少補償了當時無能力和日方對抗的心理。不論劉章的生平性格爲何，詩人僅取此一對漢室的忠誠肯定了劉章的爲人，此類的詠史詩描寫對象，是許鋼所言：

詠史詩裡，象徵卻幾乎全部是由真實的歷史人物組成。一個歷史人物之在詠史詩裡成爲一個文學象徵，是其所經歷的道德化過程的結果。……就一個歷史人物而論，這意味著，對其生活、思想、及行爲諸方面的完整反映從來就不是詩人的目標所在。相反地，這所有諸方面中的某一個方面，將被聚焦、放大、並從道德角度加以嚴格的檢視。這將是這一個歷史人物在詠史詩裡獲得意義的主要方式，他或她就這樣被造成了某一儒家道德範疇的象徵。<sup>297</sup>

另一反面人物，如趙鍾麒書寫隋煬帝楊廣<sup>298</sup>的詩作，隋煬帝登基後修築大運河、創科舉制度、多次征戰勝利等等，雖有正負面影響，但詩人不多敘述其歷來政績，僅取晚年隋煬帝荒唐的一面加以批評，正是因他的荒淫昏庸而導致亡國，一如歷史上備受批評的陳後主和唐玄宗，在儒家道德標準來看，他們都非及格的帝王。試就〈迷樓〉<sup>299</sup>其二討論：

西苑窮奢慾未厭，重樓複閣炫觀瞻。陳宮不鑿胭脂井，禍水沉迷竟自淹。

隋宮別有迷香窟，萬戶千門太密嚴。大好頭顱人砍去，空樓寒月下珠簾。

根據韓偓的《迷樓記》所寫關於建造迷樓的緣由，因隋煬帝晚年沉迷女色，認爲天下安富、內外無事，不滿足於現況，希冀能得一處以終老，因此：

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瀚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窻射日，工巧之極，自

<sup>297</sup> 參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臺北市：水牛，1997年，頁77-78。

<sup>298</sup> 隋煬帝生平可參〔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市：鼎文，1990年，頁59-97。

<sup>299</sup> 詩題後註有：「古今詩話，煬帝時新宮既成帝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乃名迷樓，故址在今江蘇江都縣治西北七里。」

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為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sup>300</sup>

藉由上述內容便可見當時迷樓奢華之樣貌，隋煬帝爲了個人私慾進而虧空國庫，沉迷女色不問朝政。二首首聯皆書寫迷樓的樣貌，且批隋煬帝是「奢」、「欲未厭」、「迷香」的帝王，用「重」和「複」，「萬」和「千」形容迷樓內層層疊疊，內部曲徑的複雜，也指隋煬帝陷於其中，不知亡國將至。陳宮二句更爲高妙，將隋煬帝與另一位昏庸的君主陳後主相提，都是因爲沉迷女色而導致禍害。陳後主於隋軍攻入宮殿時，倉皇逃入井中，《南史》更記載極諷刺的畫面：「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sup>301</sup> 在趙鍾麒另首詩作〈胭脂井〉也以「圍迫宮門已戒嚴，藏嬌無計井中潛」、「佳人未死先同穴，天子多情擬共殲」書寫此一史實，批判兩者皆是「禍水沉迷竟自淹」，以陳後主匿於井中的水和女色禍水相連結，極盡諷刺。另一首的尾句以人去樓空，點出陳亡後的迷樓景色淒寒，令人不勝歎噓。《隋書》雖未見有關迷樓的敘述，但透過韓偓書寫的《迷樓記》此事爲詠史材料，此種作詩的效果如許鋼所言：

軼事性手法在一首作品中將某一歷史人物作為某一特定行為的主體，並且至少在這一作品中，他可以由這一行為來定性與評價。只要這一軼事足以傳達某一特定道德意義，它並不一定必須代表了對這一人物的全面、如實並公正的反映。<sup>302</sup>

趙鍾麒寫隋煬帝和陳後主荒唐的事蹟，藉由詠史抒發對前人的批判，表達詩人內心的道德準則。

趙鍾麒筆下的詠史詩，不論是正反面人物都以代表性事蹟爲材料，於敘述史實中加上對人物的臧否，並將自身的情感投射於詠史詩上。詠史詩背後的含意，往往需要讀者去瞭解歷史事件，才能掌握詩人所要表達的情意，也因此使得詩作具備有「精英主義」<sup>303</sup>的性質。不

<sup>300</sup> 參韓偓撰、明吳琯校刊，《迷樓記》，收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古今逸史》，板橋市：藝文印書館。

<sup>301</sup> 參〔唐〕李延壽撰，《南史》，臺北市：鼎文，1976年，頁309。

<sup>302</sup> 參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頁111。

<sup>303</sup> 參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頁15。

論在哪个時代，詠史詩受詩人愛好的程度從未減少，因為「尖銳的政治批判與不妥協的道德譴責，因不容爭辯的歷史『事實性』而獲得強大的說服力，同時又以貌似純真無邪的歷史『遙遠性』為自己留下了必要的保護，與政治體制上的集權主義傾向以及朝廷對史學的嚴格審查並存。」<sup>304</sup>對身處異族統治的臺灣詩人而言，詠史詩當是詠物詩之外另一可寫題材。

## （二）諷刺社會現象

古遠清以為：

諷刺詩是笑和刺的藝術，其特點在於揭示否定事物的喜劇性矛盾。具體說來，是以諷刺的筆鋒戳穿敵人的假面，剖開敵人的黑心腸，揭露他們的醜態，出盡他們的洋相。對人民內部，則是以幽默的態度描述生活中落後、腐朽的現象，以意味隽永的語言指責人們的過失。<sup>305</sup>

而趙鍾麒詠社會現象有四首及詠當時事有三首，其中最具特色且能顯示詩人負有社會責任的一面便是多首改寫樂府詩的作品，以誇張戲謔且口語的字句書寫當時臺灣人民生活的醜態，藉由嘲諷的口氣表達詩人對該現象的不齒。另有改作前人詩作，以達嘲諷新町嫖妓現象的〈新町進行曲八首〉改千家詩：

雲朗風輕夜午天，尋花隨柳過新川。誰人不識嫖娼樂，爭謂開錢愛少年。

園外花園樓外樓，新町歌舞幾時休。凸風淋得顛顛醉，錯認蘇州是此州。<sup>306</sup>

準擬今宵樂事濃，歡然暗度好春風。無錢空戴看花眼，不入樓中立道中。

町頭初見閒花草，町尾無非野草花。蜂蝶紛紛過將去，眼嫖春色到家家。<sup>307</sup>

獨憐幽草兩邊生，上有黃鸝躍躍鳴。桃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布馬橫。<sup>308</sup>

<sup>304</sup> 同前註，頁 132。

<sup>305</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 33。

<sup>306</sup> 原詩為林升〈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sup>307</sup> 原詩為王駕〈雨晴〉：「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sup>308</sup> 原詩為韋應物〈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寒夜客來陪吃酒，心頭火發熱烘烘。尋常一樣陽臺雨，染得梅花症不同。<sup>309</sup>

南城無處無肥花，貪食威風展狹斜。日出猴哥澆蠟燭，啣煙歸去我猴家。<sup>310</sup>

紫陌芳塵摩托來，無人不道採花回。黃金灌裡猴懸樹，盡是流膿顛倒栽。<sup>311</sup>

趙鍾麒運用唐宋詩人所寫的七言絕句，修改部分字句以得批評當時嫖妓的現象，如第二首中和原詩旨趣相似，皆在形容遊人沉醉在酒色歌舞中，忘了置身在何處；第四首形容新町街頭尾佇立拉攏客人的娼妓，以蜂蝶形容各嫖客光臨各家妓院的現象；第六首和第八首則寫娼妓陪酒後與客雲雨屋山，且因同一娼妓接客眾多，眾嫖客紛紛染上花柳病。

諷刺詩常使用誇張手法，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強調的描寫，突顯事物的本質；此外，也可曲盡其意，以委婉的風格表現微言大義；最後，也可用歸謬法，根據對方的作為導出異常荒謬的結論。<sup>312</sup>趙鍾麒書寫男性尋花問柳的社會現象用詞辛辣，不留情面，極盡嘲諷之能事。當時的煙花女子或許自願、或許有苦衷，趙鍾麒部分句子形容她們或許太過，我想，趙鍾麒身為一位男性文人，詩中多批評的是那些散盡家產，棄家庭於不顧的男性，用尖銳誇張的字句表達對此社會現象的不滿。

## 二、詠人事物作品

此小節將討論趙鍾麒以人、事、物為詩歌題材的作品，除了詩題明顯指出吟詠對象外，亦以內容觀之分類，期望能做出較完善的區隔。如〈合歡枕〉就題目而言，似為詠物，但就內容而言，是敘述一對恩愛的男女，故將其放在詠人；〈淚珠〉和〈秋夢〉以寫人的情緒為主，故列為詠人。而詠事則是詩作內容以敘述事件或因事感懷為主，詠物詩則是以歌詠物象為主，其中包含具體的實物和自然天文。林淑貞在分析中國最重要的一套詠物詩選《佩文齋詠物詩選》時，該套書原分類繁多，加以爬梳整理後，《佩文齋詠物詩選》將詠人物亦歸為詠物詩，

<sup>309</sup> 原詩為杜耒〈寒夜〉：「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般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sup>310</sup> 原詩為韓翃〈寒食〉：「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sup>311</sup> 原詩為劉禹錫〈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sup>312</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 34-35。

但她以為以人物活動為主的皆不列入詠物詩的範圍。<sup>313</sup>此處亦認為詠人和事需於詠物區隔，故分為三小部分討論。

### （一）詠人

趙鍾麒書寫人物的作品有直接敘及人物風采，如〈鄭貞女慧修〉、〈追懷劉壯肅〉；有藉由相關事物詠人，如〈鬚〉、〈美人鞋尖〉、〈題呂厚庵小照〉等，試就部分詩作討論趙氏詠人詩呈現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合歡枕〉：

三尺珊瑚繡絳綃，竝頭凭過好春宵。双双併入遊仙夢，便作星河喜鵲橋。

此詩就「竝頭」、「双双」、「喜鵲橋」等詞，就能感受到詩中團圓的歡喜情感，首句描寫枕頭外型極為華麗，是紅色的絲織品，上面有華美的刺繡，以紅色代表熱情、喜悅，正吻合詩作裡描述的主人公，正成對的進入如仙境般幸福的夢境。末句提到的喜鵲橋是農曆七月七日俗稱「七夕」，相傳是分別的牛郎和織女一年一度相會之日，喜鵲為其駕橋，讓有情人相得見。詩裡的合歡枕化作喜鵲橋，成全有情人相見相守，和一般提到七夕之詩不同，不是指兩人如牛郎織女不得相見之意，而是取喜鵲讓情人在夢中亦得會面的喜悅之情。

另一首寫的是和上首完全相反，身懷悲戚情感的人物，〈秋夢〉：

秋冷香衾月入幃，春婆舊夢總非非。荒唐雲雨歡難續，倉卒鶯花事已違。欲去遼西烏打斷，空聞塞北雁來歸。淒涼心事淒冷夜，起訴絲桐手自揮。

西風吹葉下梧桐，大夢何人獨醒中。一枕霜砧催正急，蕉陰覆鹿尚懵懵。

此詩作同題作二首，分別是律詩和絕句，詩體雖不同，表達的情感是相同的。詩題點出此夢是作於秋，秋天是肅殺、萬物開始凋零的季節，易引起人的感傷。此二首首句以「秋」、「西風」、「梧桐」點明季節正是愁煞人的秋天，以「香衾」點出詩中的主人翁是女子，當在月光的照耀下，更顯得畫面的清冷。鏡頭接著帶到床上夢中的女子，夢到的總是「舊夢」，現實中和情人是「歡難緒」、「事已違」，美好的春景已過，只剩一人獨自在淒寒的夜裡。頸聯則是化

<sup>313</sup> 參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2002年。

用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金昌緒寫於春，用的是季節有的黃鶯鳥；趙鍾麒運用的是烏鴉，更添秋夜的悲啼。女子一樣想藉由夢境與情人會面，卻被烏鴉打斷，驚醒後，用「空聞」和「雁」將悲傷情緒更往上推，見不到夢中的人，只聽到秋來的雁鳥啼叫。

自古以來，雁有不同託喻義，雁來去有時，指人的漂泊無歸；孤雁獨飛，喻離群索居或失侶的悲苦；雁聲淒戾，興寄思鄉或思人之哀。<sup>314</sup>全詩至此營造的悲情，到尾聯尚未休止，用了兩次的「淒涼」強調了女子的情緒，只能對著空景傾訴，而「手自揮」更是為詩留下餘韻，究竟「揮」的是什麼？是淚？是驚醒後的亂髮？還是揮不掉的愁思？另一首則運用了「寒砧」的意象，砧，是搗衣石，秋天時是趕製冬衣的搗衣聲，製衣給遠方思念的人。「寒」字，除了秋夜的寒，更有心境上的寒，兩首詩運用景物和物象描繪出一位深夜為思念所苦的女子形象。

再就詩題為人體的一部份，但全詩實則寫人物的情感，〈淚珠〉限先韻其中二首：

美人淚眼可人憐，纍纍珠璣欲貫穿。一樹梨花跳白雨，五更荷露墜青錢。

美人體態百嬌妍，淚眼瑩簾花蕊仙。愁殺綠珠傾十斛，捐身金谷墜樓年。

此詩限先韻，在同題同韻的限制下，趙鍾麒以不同意象切入，一首以梨花淚和荷露扣住美人淚珠；另一首則以綠珠<sup>315</sup>典故帶出美人珠淚背後的無奈和悲傷。第一首寫出美人落淚的模樣，楚楚可憐，「纍纍」顯見眼淚之多，串串如珠玉般玲瓏。末兩句看似寫景，實則以景喻人，梨花紛紛落下，就像美人的淚雨；清晨圓渾剔透的露珠，也像美人的淚珠落下，墜至地上的圓形青苔。第二首前二句也是描繪美人令人憐惜的嬌態，並運用了綠珠墜樓的典故，暗示美人淚珠背後隱藏的無奈和悲劇。

〈題謝頌臣先生生墳〉一詩則藉由謝頌臣置生墳一事，歌詠其為人：

<sup>314</sup> 參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頁 162。

<sup>315</sup>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臺北市：世界書局，1962 年，頁 2644-2645，記載：「崇有愛妾曰綠珠，綠珠善吹笛。太平廣記曰：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崇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填之。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健奉允為亂，收之。考異曰：……今按石崇傳：『孫秀索綠珠，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人生莽莽塵寰裡，大舞臺中活傀儡。妻子鬪牒名利坑，忙忙碌碌驅人死。猿鶴蟲沙造化中，古佛神仙蛻終委。青山白骨又青山，大暮同歸等如此。終古無人一達觀，解釋陰陽消長理。生前三窟費經營，狡兔之謀狡且詭。身後綢繆正首邱，牛眠見亦子孫起。子孫禍福未可知，陵谷遷移無論矣。先生學識達天人，心地光明行磊磊。不作今人效古人，今人爭媿古人美。本乎至性發乎情，傍祖偕妻義所取。黃泉相見樂天倫，雅人深致佳山水。鍋山形勢龍氣真，先生意復區區豈。

科山生壙，大甲溪右岸有山村曰鍋底窩（或稱睦督科），位於東勢角西北，四面皆山，其中西山獨高，儼然為四山之主。謝頌臣先生道隆出金買之，築墳於山半葬其先祖母左右，並營兩壙即為先生夫婦之生墳。墳成立石為碑，中鐫其先祖母姓氏，而先生夫婦附之。又手撰兩聯鐫之墓石，一曰「與妻商共穴」「傍祖可安墳」，一曰「自營埋骨地」「人謂葬詩墳」。<sup>316</sup>

前面十六句皆是在詠詩人對生命無常，人世汲汲營營後，終歸塵土，後數句筆鋒一轉，稱許謝頌臣眼見高明、行事磊落，置生墳一事超越古人的達觀，具有仁義之情，死後同祖先和妻子再敘天倫，並於後讚許墳所處之地是龍穴，果然謝頌臣的不凡氣概。以生壙此題材，延伸到歌詠人物，以謝頌臣的曠達對比世間庸庸碌碌的人，讓人物性格更立體。

## （二）詠事

此類詩作內容以敘事之作為主，所敘的事多是詩人平時生活周遭之事，由事生情，藉由部分詩作可窺見他平時閒暇的景況或是內心的感懷。從趙鍾麒詩作裡，分別有敘述四季中不同的生活狀態以及心境異同，〈春日懷書〉肴韻：

春風短鬢老衡茅，靜對梅花隱舊巢。日月不情走烏兔，風雷無分起龍蛟。蒼天已醉毋呼酒，素位能行肯繫匏。滿眼鶯花今日興，旦偕鷗侶共推敲。

首聯描寫時光移至春日，而自己年齡已老，只能住在老舊的茅屋，對著春景惆悵，「老」和「隱」帶出了後頭不出仕的情感。繫匏一詞，《論語·陽貨》：「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即葫蘆，繫而置之，比喻有才能的人，不能為世所用。而「蒼天已醉」可指春氣令

<sup>316</sup> 參謝道隆（謝頌臣），《小東山詩存》，出版地不詳，1974年。

天地萬物沉醉，也可是當時臺灣政局已變，詩人再怎樣有才能，也已無用，只能歸隱享受著眼前的春景，忘卻一切心機，和鷗鳥為伍。此詩本是寫春日之事的美好，卻用了春日美景反襯詩人失意的情緒，比直接寫自己的愁更有力量。另一首寫春的詩作，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春寒〉：

鶯醉花迷候，風纖雨膩天。春光方錦繡，寒氣入秋千。楊柳愁重疊，鴛鴦夢未圓。綠波南浦冷，塞草碧如煙。

通詩寫景，但是寓情於景，首聯寫鳥語花香及「沾衣欲濕杏花雨」的畫面，眼前彷彿出現春季生意盎然卻又有「風雨」的些許寒氣。畫面轉到庭院裡的鞦韆，只寫空盪的鞦韆，未敘及在上頭遊戲的人物，令人心裡起了疑問。再往下看，便知道何以會在春意蓬勃的日子，卻未曾有笑語，「楊柳」、「愁」等詞語堆疊下，讓人看到別離的愁緒正疊在人物心頭，難怪會有「夢未圓」的惆悵。末聯再言寒，為何已到春日還會是冷，因為人物正處於和情人分離的時候，而情人所在的地方，正有代表我相思的綠草綿延生長著。這兩首言春的詩不同於熱鬧的情緒，都以春的美好反襯人物的悲，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在炙熱的夏天，詩人如何敵抗酷暑，〈銷夏雜詠〉：

熱欲燎人火一般，劇從何處覓名灣。醉中舞動龍泉劍，寒氣森森四壁間。

多竹寒生夏日長，吾家世界自清涼。芭蕉葉葉天然扇，引得花風入室香。

首句即用誇張的筆法寫出夏天的酷熱，在這樣的天氣下，該如何才能消暑？詩人飲酒澆熱，並且巧妙的運用「龍泉劍」此物，讓詩裡營造出來的熱氣瞬間消散，透著寒光的寶劍，讓屋子裡充滿了寒氣，既使舞動著，也不覺熱。第二首以長得茂盛的竹子代表夏季的來臨，既然「夏日長」何以會有「自清涼」此語呢？原來叢生的芭蕉葉隨風輕揚，趕走了暑氣，「葉葉」形容了芭蕉葉之多，也將芭蕉葉比成扇葉，搨來一屋子的花香，讓人心曠神怡，溽暑全消。

時序來到秋天，不同於春天的美景、夏天的熾熱，〈新涼〉拈陽韻：

中庭高樹乍歸涼，汗雨新收竟體芳。畫閣餘薰全退暑，珠簾捲月未飛霜。龍鬚八尺詩心爽，鴛枕三更夢味香。願汝天公長作美，熱場奇熱太燠腸。



星霜遞嬗葛更裘，一枕龍鬚爽氣浮。高樹西風歸正早，稱身羅綌恰宜秋。

虛堂暑退氣消蒸，舊識西風再到仍。夢醉捲簾方過雁，詩吟欹枕不憎蠅。他鄉作客心纔動，大地逢君感又興。料得香閨深夜獨，關情邊塞欲衣增。

三首同題有律詩和絕句，寫出了秋天的涼氣和舒爽。第一首開頭即寫出季節從夏季轉為秋季，接著用「畫閣」和「珠簾」此二種較婉約意象表示秋季的涼爽，消退了酷夏，且尚未有飛霜，天氣尚未入寒。詩人可以很愜意的吟詩，「龍鬚八尺」用了誇張的手法，讓人感受到一位悠閒不拘束的詩人，正撚鬚作樂。也正因為這樣的時節，讓人好入眠，如同在絕句裡提到的「一枕龍鬚爽氣浮」，頸聯以人事活動襯托了秋季的舒爽。末兩句詩人誠心的祈求上天能常是這樣的好氣候，否則像夏天那樣，就太折騰人了，以口語的句子表達了詩人內心最真切的渴望。另一首律詩開頭亦言夏去秋至，熟悉的涼氣再臨，頷聯則寫人物的悠哉，睡夢中醒來，恰好看見一到秋天就飛來的雁鳥，這時候靠著枕頭吟詩也沒有惱人的蒼蠅，寫出秋季寧靜的氣氛。轉念一想，遠方思念的伊人，在這轉涼的天氣是否記得為自己添衣。從寫景到人事活動再到人物情感，讓詩內容更有情意。

在寒冷的冬季，詩人會如何排遣日子，在〈寒夜〉<sup>317</sup>看見詩人愜意的一面：

寒夜客來茶當酒，升爐湯沸水初烘。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

詩人寫此詩正值臘月，亦即在冬天的時候，冷冽的氣候讓詩人窩在家中，但因有客來動了雅興，便以茶代酒招呼。「茶」、「爐」、「沸」、「烘」等字，讓本該是寒夜的冷氣，瞬間升溫，書寫出溫暖的氛圍，除了是環境的溫暖，該是因為友人的拜訪，讓人倍覺溫馨。鏡頭由室內移到室外，空間的轉換讓人看到尋常的景，因為冬季特有的梅花綻放，為著寒夜瞬間增添了生氣。此詩運用淡雅的文字，便營造出冬夜室外萬籟俱寂，室內友人團聚的安詳氣氛。

趙鍾麒詠事之作，因事感懷，因景生情，語言時而淺白、溫婉、雄渾，根據不同的題意書寫各類風格。古遠清以為小敘事詩當為：

一是在題材的選擇上，不要貪大和求完整，而應截取社會生活的某些橫斷面作為寫作

<sup>317</sup> 詩後附註「書為戊申之臘，趙雲石」。

對象。這個橫斷面，既可以是生活中的一個插曲，也可以是埋在作者心底的一段回憶，還可以在作者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人物，或帶有故事色彩的情緒或印象。<sup>318</sup>

而趙鍾麒所詠之事雖非大環境發生的事，而是由詩人平時生活信手拈來之題，透過生活瑣事的書寫，此種小敘事詩便可寄託詩人平日所感所想。

### （三）詠物

詠物之始，清俞琰說：

古之詠物者，其見於經，則「灼灼」寫桃華之鮮；「依依」極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漙漙」擬雨雪之狀，此詠物之祖也。而其體猶未全，至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題，唐人繼之，著作益工，兩宋元明承之，篇什愈廣。故詠物一體，三百導其源，六朝備其製，唐人擅其美，兩宋元明沿其傳。<sup>319</sup>

詠物詩始於詩三百，至六朝定其體制，並於唐朝興盛，而傳至宋元明後代。詠物一體，流傳盛久，日治時期的臺灣詩壇亦盛行詠物詩。除了詩人自作詠物詩題，擊鉢吟時更常見以詠物為主的詩題。鍾美芳在《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指出，櫟社擊鉢吟之詩，類型有詠物、詠史、即事即景、詠時事，詩題總數一八九首，其中以詠物詩最多，共有一百一十四首，佔了全部的百分之六十一。不少櫟社社員曾積極參與臺灣民族運動，以實際行動反對總督府殖民政策，卻是詠物詩比例占最重，當與日據時代的政治環境有關。<sup>320</sup>

趙鍾麒詩作中，歸類詠物詩及擊鉢吟入選作品類中詠物類即有近百首，為全部類別中最多數。不論是否為擊鉢吟會作或平時信筆拈來，不論是否是意有所指或是單純詠物，詠物詩在當時極受詩人青睞。自當時的時空來看，日治時期的高壓統治，雖然漢詩文在當時是被允許，倘若太過，則會出現如櫟社第二集被查禁此情況。因此鍾美芳認為當時以詠物為主，是因：「詠物詩可以曲折隱晦，多一層保護色，以免直接干犯忌諱，而造成文字獄。」<sup>321</sup>

<sup>318</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 143-144。

<sup>319</sup> 參〔清〕俞琰輯、易縉雲等註，詳註分類《歷代詠物詩選》，臺北市：廣文書局，民 57 年，頁 4。

<sup>320</sup> 參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頁 102-104。

<sup>321</sup> 參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頁 104。

歷來關於詠物詩的書寫標準，皆有各家的看法，楊載《詩法家數》以爲：

詠物之詩，要託物以伸意。要二句詠狀寫生，忌極雕巧。第一聯須合直說題目，明白物之出處方是。第二聯合詠物之體。第三聯合說物之用，或說意，或議論，或說人事，或用事，或將外物體證。第四聯就題外生意，或就本意結之。<sup>322</sup>

而俞琰在《歷代詠物詩選》則以爲：

凡詩之作，所以言志也；志之動，由於物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言；言不足，故發為詩；詩也者，發於志而實感於物者也。詩感於物，而其體物者，不可以不工；狀物者，不可以不切。於是，有詠物一體，以窮物之情，盡物之態，而詩學之要，莫先於詠物矣。<sup>323</sup>

錢泳《履園譚詩》認爲寫詠物詩有一定的難度，不能詳實的描繪物之內外，反而會顯得沒詩味；但若太虛幻，則會讓人難以解讀，故當在兩者之間：「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sup>324</sup>而現代學者的看法，幾乎和前述相同：

詠物詩最主要的藝術手法是比喻和擬人化。作者所詠的是無生命之物，讀者從中看到的卻是人的情性、人的形象。……在運用這種手法時，一定要做到比擬貼切，形神兼備。詠物詩，無論是詠花果還是山水，一方面要有象徵意義，一方面又不能失卻物的形狀、特徵。……二是要做到亦虛亦實，不即不離。就是說，既能入於物又能出於物。『入於物』，就是詠什麼像什麼；『出於物』，是指不膠粘窘迫，為所詠對象所圍。<sup>325</sup>

綜合上述，詠物詩大抵上有兩種，一是單純描繪所詠之物；二是除了寫物外，需看見詩裡象徵的作者情意，將情寓於物，讓詠物詩更有深度，如此才是詠物詩的傑出之作。但也不能因爲單純詠物而否定掉該詩的價值，若能將物描繪得活靈活現，也不失詩的意旨。此小節將詠物詩依物的性質再細分爲六類，下面就各類別詠物作品討論。

<sup>322</sup> 參〔元〕楊載《詩法家數》，收於〔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市：藝文，1956年，頁474-475。

<sup>323</sup> 參〔清〕俞琰輯、易縉雲等註，詳註分類《歷代詠物詩選》，頁4。

<sup>324</sup> 參錢泳《履園譚詩》，頁15，收於丁福保編訂，《清詩話》（三），臺北市：藝文，出版年不詳。

<sup>325</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67-68。

## 1.植物

詠自然界的景物在詩人作品中最多數，歷來詩歌中常出現共有的象徵物，如松竹表有志之士耐寒且堅貞；梅花孤高幽人、志節不屈；楊柳喻離情依依；蘭花的幽香指有德君子等，往往扣住物的特性加以歌詠，暗指詩人的情操。

柳樹在詩人筆下往往有其不同含意，「柳本身的姿態而言，依依牽人的柳絲，滿路狂飛的柳絮，都構成亂絲千萬的景象，象徵多情的『惜別』，或無情的『離別』。」<sup>326</sup>柳與留音近，因此柳樹常代表離情，但〈柳絮〉此詩中的柳，寫的卻是多情的象徵：

多情無力動牽愁，輕薄生涯到白頭。小苑著花纔頃刻，青春末路誤風流。纏綿愛作顛狂舞，浪蕩終為墮溷羞。自下章臺更飄泊，東風吹不上紅樓。

首聯描寫柳絮是多情又輕薄的，形容柳絮飛舞，東西不定的特性，便顯得無情。之後仍是扣住柳絮狂舞的畫面，終會自招羞辱。後又用「章臺」及「紅樓」表柳絮的輕薄，與先前趙鍾麒詩作中代表離情的柳，因詩人情感不同，而有不同詮釋。另有〈夏柳〉：

綠遍長堤又短堤，迎風帶雨濕雲低。垂垂十里江干路，盡日哀蟬抱葉啼。

描繪楊柳盛開的景象，長短相接，刻畫出綿延一片的綠景，夏季的雷陣雨後，讓柳樹更顯得青綠。「垂垂」二字，將柳樹枝條修長下垂的模樣寫出，低垂的柳樹垂至十里外，呼應了第一句所寫楊柳之盛。詩人最後運用夏季出現的蟬鳴，書寫自身的情感，蟬的哀是因詩人情感的投射，以蟬自比，則自視高潔，也如蟬哀鳴著餐風飲露，處境困苦。

## 2.動物

天地萬物間，除了植物外，動物也常受詩人青睞，成為詩人心聲的象徵，如馬喻為人才希望獲得賞識，猿聲表相思或不得志，雁鳥指遠思等。而〈國姓魚〉此詩，是詩人以虱目魚寫出對鄭成功的追念：

鮮味爭傳桔柣城，鄭王筵上錫佳名。騎鯨人杳英風在，猶有祠梅和玉羹。

前聯寫出此魚命名的由來，桔柣城，語出《左傳》：「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

<sup>326</sup> 參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市：巨流，1979年，頁40。

門」<sup>327</sup>，杜預注有桔柣，鄭遠郊之門也，詩人以此代指鄭成功所在之地。此詩寫的魚正是麻虱目，也稱虱目魚，又稱「國姓魚」。相傳是鄭成功取下臺灣之初，糧食短缺，士兵們苦無魚可補，鄭成功聽了，說了「莫說無」。而當時安平一帶盛產虱目魚，士兵們以「莫說無」命之，後輾轉成了「麻虱目」。民間亦有傳說，鄭成功對虱目魚稱讚有加，特獻魯王食之，魯王因而特賜其名爲「國姓魚」。臺灣自荷據時期即開始養殖，明鄭也設魚塢，入清後，更具規模。<sup>328</sup>

後二句提到的騎鯨人即鄭成功，以鯨魚，或騎鯨人象徵鄭成功，是臺灣文史中另一個常見而特殊的典故。《臺灣外記》記載鄭成功在日本出生時海中有異象：「天明，聞說海濤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爍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莫當。通國集觀，咸稱異焉。」<sup>329</sup>海中生物如此碩大又能噴水，唯有鯨魚。關於成功來歷的讖緯之說，《臺灣外記》記載：

成功踞金廈，震動濱海。有問黃蘗寺隱元禪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海長鯨也。」再問：「何時得滅？」元曰：「歸東即逝。」辛丑，成功攻台，紅毛望見一人峨冠博帶，騎鯨魚從鹿耳門遊漾而入。後功諸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四月間，功未病時，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魚，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異，與人述之。不數日，而成功卒。<sup>330</sup>

詩中言雖然鄭成功已逝，但其留下的風采及事蹟仍在，並將虱目魚與延平郡王祠內鄭成功手植的古梅，並譽爲能夠讓人追懷「開台聖王」驅逐荷人的事蹟。

### 3. 自然現象

趙鍾麒除了用動植物表達較激烈的心志外，所作詠物詩中有歌詠天地自然的作品，詩中較少直接宣洩個人的情感，描繪所詠對象構成的景象，仿若一幅圖畫，如〈浪花〉：

天風飛水舞婆娑，散作天花墜滿河。泛月凌波隨蕩漾，分明一蕊一東坡。

寫因風而舞動的浪花揚起又落下的姿態，「飛」、「舞」、「散」、「墜」讓詩作充滿動態感，

<sup>327</sup> 參〔晉〕杜預注，《左傳注疏及補正》，臺北市：世界書局，1984年，頁30。

<sup>328</sup> 參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頁192-193。

<sup>329</sup> 參〔清〕江日昇，《臺灣外記》，收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輯，《臺灣史料匯編》，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年。

<sup>330</sup> 參〔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市：大通，1987年，頁405。

在浪花飄盪的江上正好可以像東坡泛遊般的愜意，以寫浪花帶出江河上愜意地情致。

〈火雲〉不寫雲的悠閒自在，不寫浮雲蔽日，而是以「火」字將名詞轉為形容詞，強調所寫的雲正值烈日：

大地烘烘熱氣昇，飛峰疊嶂焰騰騰。薰天欲沸銀河水，月殿深寒亦鬱蒸。

「烘烘」、「騰騰」表達了熱氣烘烤大地至沸騰的景象，高聳的山巒也能感受到雲氣帶來的熱焰，接著誇張手法描寫夜裡的景象，讓熱氣更為具體。言如此燥熱的天氣都將煮沸銀河，即使是住著懷有愁思的嫦娥的廣寒宮，也感受到熱氣的蒸騰。此詩寫酷熱的天氣，寫得誇張生動，為詩作增添趣味不顯平板。

〈颶風〉其中一首描寫臺灣在春夏期間常見的自然現象：

無端萬木起狂號，居穴先知早避逃。鵬鳥扶搖好搏擊，逍遙萬里任翔翱。

清林謙光《臺灣紀略》記載了颶風來時的景象：

每在秋令颶颶時起，土人謂正二三四月起者為颶，五六七八月起者為颶，颶甚于颶，而颶急于颶。將至時，先視所至之氣，如虹如霧，則預為之防，凡遇風雨將作，海必先吼如雷，晝夜不息，旬日乃平。<sup>331</sup>

海上浪濤先吼如雷，知颶風之疾，詩作首句寫颶風來到時地面上樹木劇烈晃動，「無端」指出颶風來臨的突然，部分動物早已感受到而趕緊避難。然而大鵬鳥卻直飛上天與之爭鬥，藉著風力遨翔千里，後二句寫出鵬鳥具有壯志凌雲，願與颶風相抗衡，寫出詩人對其無畏精神的讚嘆。

#### 4.食物

歌詠食物中，有幾首是和節日有關〈月餅〉、〈題糕〉、〈角黍〉，現討論〈角黍〉一詩：

裹葉炊香佐午飧，當年九子祭騷魂。嘉名益智傳新製，玉食登盤薦闕門。

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或稱端五節、端陽節），臺灣民間稱「五日節」、「五月節」。《燕京

<sup>331</sup> 參〔清〕林謙光，《臺灣紀略》，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市：臺灣商務，1966年，頁144。

歲時記》：

京師謂端陽為五月節，初五日為五月單五，蓋端字之轉音也。每屆端陽以前，府第朱門皆以粽子相餽貽……按續齊諧記：屈原以五月初五日投汨羅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不為蛟龍所竊。<sup>332</sup>

此節日也稱「肉粽節」，因為粽子（角黍）是「五月節」必備祭品，民間傳說肉粽是為了弔祭投江而亡的屈原。世傳五月為惡月，舊俗懸艾草、插菖蒲、配香袋、飲雄黃酒……等<sup>333</sup>。首聯寫包裹粽子的粽葉發出陣陣香味，及以肉粽祭屈原的故事，接著言角黍從本來裹葉外，亦有放於竹筒的新作法，如此的佳餚，可以推薦給帝王吃，即是指角黍的美味令人折服。

臺南在地著名的小吃也被寫入詩人的作品中，〈擔仔麵〉：

銀條玉練和酸辛，輕擔挑來饜雅賓。小集最宜嘗薄夜，也如尊膾憶詩人。

五味調和玉縷珍，輕挑夜叫六街巡。南瀛食譜添佳點，一段豚香動雅人。

搓雪成條食品珍，香風吹滿六街春。檀郎薄夜親嘗味，玉碗盛來奉美人。

當地販賣擔仔麵的始祖「度小月」擔仔麵第一代老闆本為一位「討海人」，小月時，他至城市擺攤，很快打下知名度。度小月擔仔麵的秘方在於一只經年浸泡肉燥的粗陶沙鍋，且該食物不在於填飽肚子，由於量少，讓人吃起來有夠味的感覺。<sup>334</sup>三首中以「銀條」、「玉縷」、「雪」等形容麵的外型精緻，第二句則言小販挑著擔子四處叫賣的景象，「六」是指多，寫香味的遠播，描繪市井小民的生活色彩。並言此種小吃只要淺嘗，便足以打動人心。三首用韻相同，用「雅人」、「詩人」、「美人」等不同的對象，陳述擔仔麵的誘人。

## 5.人造物品

此類物品有傳統如〈牛車〉，亦有新穎如〈近視鏡〉，〈牛車〉：

<sup>332</sup> 參〔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收於〔清〕勵宗萬等撰，《京城古蹟考等四種》，臺北市：木鐸，1982年，頁65；〔梁〕吳均撰、〔明〕吳琯校，《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收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板橋市：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6-7。

<sup>333</sup> 參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頁59-60。

<sup>334</sup> 同前註，頁16-18。

下澤同形薄笨間，輪蹄僕僕幾安閑。耕荒已盡扶犁力，載重誰憐荷軛艱。

前二句寫牛在充滿沼澤的耕地吃力的前進，用「僕僕」形容牠托著腳步，勞頓不得閒的樣子，末二句寫盡力耕田的牛卻得不到人憐惜牠扛著曲木的艱苦，以牛勞累的形象，寫勞苦人民辛勤被剝削的模樣。〈近視鏡〉：

天生缺憾汝能醫，視遠維明近可知。從此秋波遞相送，累他心目日交疲。

1935年底出版的臺灣第一本漫畫集——《雞籠生漫畫集》，其中「漫畫漫談」一篇中，「雞籠生」陳炳煌畫了九個各類型的人，鼻樑上架著各類型的眼鏡；他還以「讀書人」與戴眼鏡為題，「漫談」如下：「十個好學深思的讀書人中，有六個是戴眼鏡的。……讀書人所以在二只天生的肉眼之外，添上二片打著圈兒的玻璃，並非想如罩在玻璃裡的果子，怕被蟲咬，怕被塵染，才把眼睛加上一雙玻璃蓋的。要知好學深思的讀書人，用腦用眼，都有過度之虞，念了近十數年的書，這二片玻璃是變成少不了的寶貝。」<sup>335</sup> 詩人開頭就說眼鏡能夠幫助眼睛有缺憾的人看遠看近，自此便可以日夜和他人或書傳遞情意，四句寫出近視鏡的功能，未在外型多著墨，但此詩是詩人少數書寫現代事物的詩題，可見詩人對於現代物質文明不排斥。

〈元宵燈〉則寫上元節時的熱鬧：

春風和煦夜遊歡，襯市銀花壯大觀。鰲頂遙懸星點眼，蟾□相映月團圓。瑤臺玉宇光應滿，火樹金燈氣不寒。我愛青藜舊書味，魚龍百戲讓人看。

農曆（陰曆）是以月亮的盈虧計算，正月十五是一年第一次月圓的日子，故稱「上元暝」，又稱「元宵」、「小過年」。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二十三〈風俗志〉：「元宵之夕，自城市及鄉里，點燈結彩，大放煙火，競演龍燈，仕女出遊，笙歌達旦，各街多設廟會，……」。「上元暝」除了「迎鼓仔燈」（提花燈），尚有「燈猜」（燈謎）、「偷蔥」、「聽香」、「乞龜」、「燒佛」（走佛即：弄「玄壇爺」，或寫「寒單爺」）等活動。<sup>336</sup>

詩作前二句寫正值初春的暖夜，花燈將街市襯托的非常壯觀，寫了地上的景後，轉寫天上的景，高掛的明星及象徵團圓的滿月，讓節慶氣氛更加濃厚。接著寫天上的光和地上的光，

<sup>335</sup> 參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頁169-170。

<sup>336</sup> 參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頁37。



月光盈滿天上仙人住的宮闕，花燈驅除人間的寒氣，而詩人正沉浸在詩書的洗禮，其餘遊人正欣賞著元宵節目魚化爲龍的雜技。一句寫天上，一句寫人間，將滿月的月光呼應元宵的花燈，描繪出天上人間共樂元宵的氣氛。

## 6.題畫詩

在詠物作品中，有幾首是以畫爲對象，古遠清將此稱爲題畫詩，以爲題畫詩和詠物詩相似，但若「題畫詩不含『畫中態』，不體現畫中的藝術形象，離開畫意節外生枝，或大發議論，那就不是題畫詩，而成了詠物詩、哲理詩。」<sup>337</sup>對於題畫詩的作法則以爲：「要使題畫詩寫得警策動人，不流於皮相，最好能將畫意、詩情、理趣三者結合起來。」<sup>338</sup>試就此來看趙鍾麒詩作，〈題學樵詞兄百蟹圖〉其一：

漫說無腸者，胸中礪塊高。橫行向何處，滿紙氣蕭騷。

畫中之物爲螃蟹，首二句寫出螃蟹內在的特質，雖腹內不似多數動物有腸，但是心胸的志氣卻不輸他人，除了寫螃蟹甲殼如山石般堅硬，也是指其心的堅毅。接著敘述螃蟹橫著走的特性，畫裡的螃蟹似有生命的橫行，使這幅畫充滿了莊嚴及風雅。另一首詩則以鍾馗<sup>339</sup>爲主角，但此鍾馗是醉的，詩人又是如何看待此一醉鍾馗呢？〈閏端午題醉鍾馗圖〉：

披圖又值端陽節，舊日威儀已不堪。莫怪人間橫百鬼，先生一醉太沉酣。

此時又正值世傳的「惡月」端午節，但此驅妖逐邪的神，卻已經失去當時的威嚴，詩人話一轉，難怪人間有百鬼橫行，因爲鍾馗早已醉倒，更遑論抓妖。此詩扣住畫中沉醉的鍾馗，表達了言外之意，正因爲主持正義的神或人不在了，才會使得當時臺灣落入異族手中，日人的統治宛如百鬼橫行民間，使得民間充滿苦痛。

一首好的詠物詩，大體上是兼備雙關的妙用。一方面要扣緊事物，運用敏銳的觀察，對事物的特色，作深刻的描繪，仗一二個恰切的字，使事物難以傳述的情狀，表現出活靈活現的神態，這叫做「體物得神」。另一方面要就事物雙關著人情世態，使心物交

<sup>337</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 355。

<sup>338</sup> 同前註，頁 359。

<sup>339</sup> 鍾馗相關介紹可參〔清〕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市：河北人民，1990年，頁 734-736。

融，喚起欣賞者一種知性的愉快，這種愉快，往往來自精神象徵的美。<sup>340</sup>

上述黃永武對詠物詩的看法，正如前述古今學者以為，而趙鍾麒詠物詩數量極多，吾人再以不同的吟詠對象加以分類，取各類中具代表性的作品討論，藉由詠物詩看見詩人宣洩的情感，心中的願想以及無法直說的憤慨。除了有言外之意，詩人部分詠物詩僅是就物而寫，雖無明顯的寄情，但詩人描物也能營造出特有的詩趣，比較下雖較有寄託人情的詠物詩直白，但也不宜將單純詠物視為無價值之作。

### 三、題廟宇作品

臺南為臺灣最早開發的城市，當地保有許多古蹟廟宇，趙鍾麒曾任臺南南社的社長以及孔廟以成社的社長，可見在當地頗有聲望。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一文收錄了多首趙鍾麒題廟宇的對聯，趙鍾麒詩作中亦有幾首是書寫廟宇，如〈法華寺〉：

南郭招提感慨多，徘徊桔株舊山河。鄭王別館鶯花歇，名士荒園蝶夢過。半月樓沉歌管寂，三摩地闢梵音哦。冷冷清磬悠悠處，可有天花墜落麼。

法華寺為臺南市內三級古蹟，座落在小巷弄內，寺內環境清幽。造訪該寺時，幸得寺內師父告知，尋得當時南社員於法華寺賦詩之地。寺內立有「橋亭觴詠」此牌，撰有：「清代府城詩社有五，南社即在法華寺。昔日橋拱幽趣、亭中賦詩，水映藍天，田園息機，構成悠閒恬淡的畫面；今日橋亭依舊、池水不再，唯存南社區額以及聚賢堂楹聯：『出入有僧皆佛印，往來無客不東坡』，留下文人雅興的痕跡。」<sup>341</sup>寺內師父並說當時法華寺前還是一片湖，詩人們即划船至寺內延壽橋聚會，可惜現已滄海桑田，現存法華寺相關照片，參見附錄。此詩頷聯所提便是指法華寺原為明朝末年隨鄭經來臺的李茂春住所，因其無心名利，遂在此栽梅種竹，建園修行念佛，人稱李菩薩。李茂春與陳永華為好友，兩人時常在此園交遊，陳永華並為此園題名，贈「夢蝶園碑」。並在頸聯及尾聯刻畫出法華寺環境的清幽靜謐。

<sup>340</sup> 參黃永武，《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84年，頁166。

<sup>341</sup> 參附錄照片。

## 四、與友人酬唱作品

趙鍾麒交友甚廣，除參與詩壇盛會外，平時亦和友人出遊唱和，此類題材詩量眾多，又可再分成幾小類。

### （一）唱和詩友

唱和詩，顧名思義「唱，是指吟詠歌唱，即一個人先寫了一首詩；和，是指聲音相應，第二個人依照第一個人作的詩詞的體裁、題材、原韻，或針對第一個人唱的思想內容，作詩詞酬答。」<sup>342</sup>趙鍾麒此類作品共有八十三首，僅次於詠物詩數量。詩社擊鉢吟時，詩人們互相唱和，運用他人使用的韻腳作詩，展現詩人作詩技巧。古遠清也以為：「用別人詩作的韻腳去作詩，容易捆住自己的手腳。但在左右逢源的高明作者手中，卻能『因難見巧』，化束縛為便利，免去選韻之勞。」<sup>343</sup>趙鍾麒為南社社長，畢生舊詩創作極多，多次在大小型聯吟會任詞宗，其作詩功力極高。此外，當報刊上發表的詩作，亦會得到他人的回應，紛紛投稿唱和，詩壇交流的熱絡由此可見。八十三首中有十三首為和日籍友人，四十五首為和台籍詩人，二十首為中嘉南聯吟會上唱和，五首為南社大會唱和。

先討論和日友人作品，有數首是南菜園<sup>344</sup>集會時，與在席詩人互相唱和，並多次描寫南菜園怡人的環境。如〈和藤園制憲瑤韻〉和〈敬步前韻〉：

琴樽書劍此高棲，花木怡人物物萋。竹戛吟廬添景韻，雲妝鬢袖補山低。桂香恰好秋蟾晚，柑熟偏宜春鳥啼。奇境闢開詩境界，一軒風雨小亭西。

名園雅足稱幽棲，地住詞人草木萋。市遠塵銷詩界靜，山圍雲繞酒天低。花迎醉眼媽媽笑，鳥愛吟聲故故啼。好是春風秋月夜，漁歌村唱圍東西。

〈和藤園制憲瑤韻〉押的是「廬、疏、書」平聲韻，〈敬步前韻〉押的也是「棲、萋、低、啼、

<sup>342</sup>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市：復文，1991年，頁369。

<sup>343</sup> 同前註。

<sup>344</sup> 南菜園為總督兒玉源太郎於1899年6月在臺北城南古亭庄所建精舍，中有竹籬茅舍、豆棚瓜架。兒玉總督於閒暇時觴詠其間，官紳聚集。參許雪姬、薛化元、張淑雅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頁553。

西」平聲韻，兩首皆用輕快的韻腳表達了沉浸在當時輕鬆喜悅的環境。後首內容以「桂香」、「秋蟾」、「柑熟」、「秋月」等代表性事物點出了季節，「地住詞人草木萋」一句近似劉禹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指此地因有文人長住，而生優美的景物，正如在前首亦以「天爲將軍闢詩境」、「雲山幸得將軍主」等語稱讚詩人。

詩中描繪了在秋高氣爽的時候，正身在「市遠塵銷詩界靜，山圍雲繞酒天低」，周圍環境正是水色山光兼備的詩境。「花迎醉眼媽媽笑」看見詩人在迷人的景色下，在詩酒的助興下，笑鬧成一片。另外，相似的詩作類型有〈奉和村上明府江瀕軒瑤韻〉及〈敬和棲霞先生烏松閣作〉，一樣是歌詠環境的清幽如「蒼涼雲水闢詩區，一搦琴書雅自娛」、「數家雞犬外，雲水自成村」、「圖書山氣潤，琴語櫓聲喧」、「萬物偕游浩蕩天，真機活潑自由權」等句，以景勾勒出友人的雅興以及地處渾然天成的詩境，頗有田園詩的味道。〈和有賀春波遊孤山韻〉中「湖是西施梅萼綠」、「直作林逋再世看」、「西施不用一錢看」等句皆用美人西施比喻眼前美景，並加上梅妻鶴子的林逋，讓通篇雖沒有多著墨敘景的詩，也讓讀者感受到「湖山好風景」。

和臺籍友人唱和作品，有部分是在餞行宴席上，眾人詩興大發，紛紛吟詩作樂。如〈和芳園留別韻〉一詩開頭二句便是情景一致、以景反襯情的書寫別意，「馬後飛紅細雨零，櫻花前路入垂青」，離別的场景是落英繽紛、細雨飄零，顯出落寞的心情；而櫻花長出嫩葉的春季本該是令人欣喜，卻在此時面臨別離，突顯了離別的愁緒。趙鍾麒詩作品有諸多是以景融情，黃永武以爲：「將感情引導入景物，由於借景寓情，情景相生，景因情而氣韻生動，情因景而曼衍悠揚，則每每在筆墨之外縈繞著許多意趣」<sup>345</sup>，不純粹寫景，而運用描寫周遭景物表達詩人心情，更讓人具體感受到詩人的情緒。

〈和芷香旅北有贈韻〉則一反分別的傷感，表達了趙鍾麒樂見友人在外之心情：

海上無勞訪十洲，仙人即在此瓊樓。王郎有福能消受，祇解歡娛那解愁。

好花正值半開時，不負詩人寫入詩。最是多情能慰貼，登樓王粲笑開眉。

先讚揚王芷香所在之地正是神仙住的瓊樓玉宇，身處該處的王芷香，當是每日歡愉過日。第二首用字更淺白，敘述花正是半開最好，眼前美景可當詩人詩材，如此愜意的生活，即便是

<sup>345</sup> 參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市：巨流，1976年，頁223。

登樓望故鄉的王粲也能笑開懷。末句不同於一般以王粲登樓表達思歸的情緒，趙鍾麒將王粲《登樓賦》中悲的情緒轉為樂，是因為友人所處之地美好的一切，能讓旅人忘卻憂愁。

另有一首〈和劍花訪李蓮卿原韻四首並呈〉，由此詩可得知詩人與當時富有盛名的歌妓有往來，詩裡多句詠李蓮卿的柔情與出淤泥而不染，如「英雄心事美人性，兒女相思賦子卿」、「肝腸鐵石英雄氣，儘作柔情萬縷濃」、「一朵清華白玉蓮，托根應是在西天」。而連雅堂曾寫〈花叢迴顧錄〉記載李蓮卿的生平，表達對她一生遭遇的感慨不捨：

先是庚子之秋，余主南報，曾開赤城花榜，遴選十美，以李蓮卿為首。蓮卿臺南人，年十二，鬻於勾欄，姿容妙曼，體態溫柔。又為纏綿宛轉之歌，艷名日著，而蓮卿則自恫不已；蓋狂且之肆虐，由是日來，遂以病沒，年方十六。余傷其遇，以詩弔之，和者甚多，因成一帙曰《悼蓮集》。嗟乎，天胡此醉？我見猶憐，歌唇含雨，珍伊扇底馨香，掬手清波，墜此懷中明月。尊前之紅淚半枯，江上之青衫未浣，余雖學太上之忘情，寧不嘆美人之薄命。<sup>346</sup>

藉由上述詩文可以得知，當時臺灣詩壇聚會常以美酒美人助興，當文學活動和酒色沾上邊後，成為漢詩人被詬病的原因之一。詩壇聚會以歌妓助興的消息，於當時報紙時可見。如《臺灣日日新報》第 4522 號，第 6 版「餞別盛況」刊有 1 月 1 日許南英先生歸去時，眾詩人於擊鉢踐行後，赴市內開仙宮寶美樓旗亭宏開吟宴，招名花數朵的消息；第 8898 號，第 4 版刊有「開社員慰勞大會」消息，趙鍾麒和黃欣感社員舉辦全島詩社聯吟大會辛勞，故在 2 月 15 日在市內西薈芳旗亭開宴。

第 9310 號，第 4 版刊有「全島詩社聯合大會」中，交卷後開宴，「紅裙侑酒」的盛況；第 9914 號，第 4 版「翰墨因緣」一欄刊有臺南南社例會於 11 月 27 日午後，開於新町小蓬萊，亦有他社吟友參與，記載「是日有名花傳箋，別饒興起」；第 10364 號，第 8 版刊有「全臺聯吟大會開於臺南公會堂，出席者二百餘女士六，女優登壇獻技」此消息，內容提及競詩後，「新町南華女優團，登壇獻技，演渭水河、黃鶴樓、斬黃袍三齣」。詩人吟詩聚會的場合，時見會後娛樂助興，從文人所寫作品和報刊消息，可以窺見當時詩壇的景象。

<sup>346</sup> 參連橫，《臺灣詩薈（下）》第 18 號，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 年，頁 396。

## （二）集會出遊

此類作品共二十三首，橫跨不同時期與台日籍友人出遊時吟誦的詩歌，於此類作品中，看見趙鍾麒詩作寫景、寫情，生活愜意的一面。其中有兩首是少年時期所寫，可看見其風格和後來歷練過後的風格不甚相同。

〈壬午上巳修禊〉：

吟鞭又會梵王宮，入眼出花舊日紅。香火故人風雅在，歲時樂事古今同。榕陰晝靜濤箋潤，草色春殘霸氣雄。日暮詩成僧送客，滿天霞綺挂晴空。

〈暮春郊行〉：

飛花作伴燕招呼，行過青溪復紫衢。四面人煙十頃麥，春風風味市城無。

此二首詩為 1882 年 3 月和友人出遊開元寺所作，開元寺是鄭氏治臺末期，鄭經於晚年營造的洲仔尾園亭，即承天府行臺。隸清後志書上稱「鄭氏別館」、「鄭氏舊宅」，又因方位所在，稱「北園」、「北園別館」。1690 年（康熙二十九年）改為「海會寺」，又稱「開元寺」。南社詩人常在開元寺舉行擊鉢吟，且亦有社友為寺內僧人。第一首詩書寫了與友人共同遊開元寺的樂事，有著美景、故友、吟詩同在，且正值弱冠年紀的雄心壯志，看見的未來正如當時所見的暮景，是充滿光明的晴空及炫麗的彩霞，是一首描寫出遊且充滿豪情壯志的詩作。

第二首詩則寫出於郊外旅遊的樂趣，首句以「飛」、「招呼」等字讓節奏輕快動感，第二句以「青」、「紫」等重色調和，在這百花盛開的暮春時節，大步行走在小溪及寬闊的路上，用「四面」、「十頃」等數字，拓展眼前所望的視野，這樣的田園風光及悠閒步調是在城市享受不到，這一首詩描寫了年少時期，趙氏與友人出遊的閒適。

另有數首是與友人出遊後，有感而作，如〈庚戌（1910）櫟社春會瑞軒即事〉：

旗鼓騷壇玉帛親，仙風吹滿大墩春。文章南北通聲氣，詩界乾坤互齒唇。三百年來新勝會，一千里外大同人。絃歌觴詠來裙屐，鄒魯居然在海濱。

敘述了與各地詩人在臺中齊聚的場面，領聯和頸聯皆對仗工整，對偶在趙氏詩鐘皆能見，該

是因其常藉著創作詩鐘、對聯，鍛鍊字句，而有此功夫。對偶有分扇對（隔句對）、借對、當句對，唐人詩文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源於《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sup>347</sup>。詩中「文章」對「詩界」，「南北」對「乾坤」，「南北」及「乾坤」又當句對偶，其他首諸如「仙島春長赤崁月，扶桑日麗鄭祠梅」<sup>348</sup>、「一路鶯花迎舊識，十年鷗水感前痕」<sup>349</sup>、「仙香拂拂吹吟座，玉屑霏霏下太空」<sup>350</sup>等句，皆自然的使用對偶。後又提及裙屐翩翩的盛會景況，並以「鄒魯」指出孔孟的儒家文化扎根在臺灣此海島上。

〈冒雨遊開元寺〉：

陰陰夏木壓煙雲，小傘輕衫趁屐裙。行到梅花舊精舍，哀蟬垂淚北園聞。

濕雲頭上好風薰，涼沁詩心洗俗氛。玉版耽餘問修竹，鄭園不見不參軍。

詩人們冒著雨遊開元寺，首句化用王維詩句「陰陰夏木轉黃鸝」成「陰陰夏木壓煙雲」，「轉」和「壓」皆是動詞，「黃鸝」及「煙雲」皆是名詞，趙氏化用前人文句頗為巧妙。「陰陰」一詞，除了寫開元寺樹木蓊鬱外，也點出了當時欲雨而使得光線陰暗。而「壓」字點出了當時烏雲漫天之感，且應當是煙雲壓著樹木，但倒裝之後，反而讓人覺得開元寺內樹木參天，強頂天上煙雲。下一句「小傘輕衫趁屐裙」中以「小」、「輕」營造出詩人們還是不減遊興，暢遊開元寺，只是見到當時鄭氏遺留下的舊址，總不免為之神傷。且使用了「蟬」的意象代表了高潔的詩人們，並將情感投射在自然物。

王國維人間詞話裡有講「有我之境」及「無我之境」，無我之境就是觸景生情，作者心裡較為平靜，憑直覺去觀察外物，是「以物觀物」；有我之境指的是當時詩人心情較激動，將激動的心情加到景物上，是所謂「物皆著我之色彩」。<sup>351</sup>趙氏先是見到「舊精舍」而觸景生情，之後又將個人悲傷情緒轉移至「哀蟬垂淚」，進入有我之境，該是憶及鄭氏王朝滅亡以及受日本統治的臺灣，不免心生惆悵。

<sup>347</sup> 參周振甫，《詩詞例話》，臺北市：南琪出版社，頁 225-226。

<sup>348</sup> 詩作〈南社社長趙雲石先生與同社諸君擬月之四日同赴籟軒君樓上清酌因有事急回北有負諸君盛意賦此答之〉。

<sup>349</sup> 詩作〈戊午（1918）花朝開元寺雅集〉。

<sup>350</sup> 詩作〈中嘉南大會席上奉酬諸公〉。

<sup>351</sup> 參周振甫，《詩詞例話》，頁 87-89。

與日籍友人出遊而作詩歌也極為突出，在當前美景下，觸發他隨遇而安的超然態度。〈旗津旅次陪大野院長選韻賦詩〉：

雅宜靜坐熱爐香，領畧山光與水光。樓閣玲瓏風四面，十年應不夢家鄉。

窗紗漾碧瑤江水，樓闌排青送遠山。日午風和天一色，鳧舟泛綠自來還。

風流逸趣一時同，欲寫新詩愧未工。得對高賢臨好景，逼人爽氣一樓中。

漭漭乾坤寄此身，江湖此處便為春。眼前如許好光景，知道何堪語外人。

豈為功名絆此身，恰宜吟策日遊春。湖山欲得長為主，爭奈蚩蚩百萬人。

〈旗津即事〉三首：

依山傍水盡樓臺，水色山光納戶來。儘有詩情兼畫料，江山兩袖我携回。

山腰一角起樓臺，當戶帆檣五里排。最是清涼秋夜月，潮聲近送枕邊來。

四圍蒼翠九秋天，一枕涼風境欲仙。搖曳詩魂驚午<sup>352</sup>夢，舟人招渡客爭船

相關旗津遊詩，不論是與友人選韻賦詩或是詩人有感而寫，都描繪了旗津湖光山色的美景。〈旗津旅次陪大野院長選韻賦詩〉五首提到置身旗津的美，會讓人忘了思鄉，除了水之外，還可以「樓闌排青送遠山」，一開門，映入眼前是縵遠的山，「排」和「送」字讓山的距離更顯得遙遠，視野也跟著遼闊，而天氣正晴，人和動物也享受著愜意的午時。後又提及有同樣逸趣的朋友一同出走，既使詩作不甚完善，但有美景知己相伴，也是一大樂事。「漭漭乾坤寄此身」，除了道出真實情況就是處在海邊的旗津外，也感受了作者內心蒼茫，想著自己處在著廣大無邊的天地，但總是隨遇而安，靜靜的欣賞眼前這片無法用言語道人的美景，正是陶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下一首又接著提到，何必讓現實功利絆住自己呢？還是把握青春出外踏青，詩人不執著於功名利祿，醉心於美景詩文中，正是人生一大快活。

〈旗津即事〉三首書寫在旗津的感觸，前二首寫著旗津海邊樓臺林立，盡收山水美景，

<sup>352</sup> 《全臺詩》做「五」，應為誤字。



且揮一揮衣袖，詩人只帶走大自然中作詩的靈感，頗有瀟灑之風。而「最是清涼秋夜月，潮聲近送枕邊來」，透過海邊的「潮聲」近送入耳畔，更顯得秋天夜裡的清涼，如同另一首也提及的「一枕涼風境欲仙」，詩人於旗津放鬆舒適的生活，可見一斑。儘管是午夢被驚醒，所聽到的聲音仍舊是屬於旗津當地特有的聲音。

### （三）贈別友人

關於送別詩，楊載《詩法家數》說：

贈別之詩，當寫不忍之情，方見襟懷之厚，然亦有數等如別征戍，則寫死別而勉之努力效忠；送人遠遊，則寫不忍別而勉之及時早回；送人仕宦，則寫喜別而勉之憂國恤民，或訴己窮居而望其薦拔，如杜公唯待吹噓送上天之說是也。凡送人，多託酒以將意，寫一時之景以興懷，寓相勉之詞以致意。第一聯敘題意起，第二聯合說人事或敘別或議論，第三聯合說景或帶思慕之情或說事，第四聯合說何時再會或囑咐或期望。於中二聯或倒亂前說亦可，但不可重複，須要次第，末句要有規警意味淵永為佳。<sup>353</sup>

認為贈別詩因不同主旨而有不同書寫內容，並應寫有相關人事，景中帶情，並以詩人囑託為結。趙鍾麒不論國籍，但論以文會友，在寫給友人的送別詩裡，顯露出對友人的殷勤不捨。〈送朽木官長東歸〉：

一去千千里，相思日日情。扶桑依曉日，苦棟滿秋聲。十硯官齋冷，叢蘭畫榻羸。吟魂搖一縷，東海與君行。

一開頭便運用了兩個疊詞「千千」里、「日日」情，黃永武於《詩與美》認為：「一字重出，以象形、指事、會意字最具有圖象感。」<sup>354</sup>詩人除了以「千千」表示友人離開後相隔千里，並以此平聲字表達了此路途遙遠，無止盡的遠行。「日日」道出了詩人對朋友的思念日復一日，且仄聲字使人感覺相思情感之重，首二句便直接寫出詩人情感。第二聯詩人筆鋒一轉寫周圍景物，扶桑、苦棟皆為植物名，但更細一層讀之，「扶桑」也可指日本，是友人將去的地方，

<sup>353</sup> 參楊載，《詩法家數》，收於〔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市：藝文，1956年，頁474。

<sup>354</sup> 參黃永武，《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84年，頁85。

而苦棟的「苦」正是直陳在蕭瑟秋季面臨別離的詩人滿腹愁苦。末二句表達了願將詩魂賦予友人，與之同行的情感。

〈送鈴村串字翁歸東〉：

仙舟東去水漫漫，白首歸山謝冕冠。鄭島鶯花愁離別，陶園松菊樂盤桓。廿年翰墨情深契，萬里吟鞭志尚寬。君是髯翁蘇玉局，逍遙詩酒勝加官。

首聯即道出題意，成舟東歸的友人辭官隱退，訓詁聲韻學家認為「ㄇ」音的字，有一種廣泛茂盛得看不清意思<sup>355</sup>，故「漫漫」此疊字亦營造出船行駛於茫茫大海中之象。第二聯以景寄情，臺灣島上的詩人面臨的是離別，故為愁緒；即將歸隱的友人正要享受如陶淵明隱居的閒適生活，故為樂情。兩種不同心情，形成對比，「詩中的對比，是把異質的字彙對比起來，這異質中包括色彩、形狀、數量、心情等強烈的對比，相互襯托、相互激越，以強化震撼人心的力量。」<sup>356</sup>如此一來，即使是在鶯花滿佈的燦爛季節，更顯詩人離愁。

第三聯談及兩人友好之事，二十年來因詩文結緣，既使是要遠行萬里的詩人，其雄心壯志尚且存在，可見其瀟灑之情。而「吟鞭」一句化用龔自珍〈己亥雜詩〉中「吟鞭東指即天涯」，吟詠友人即將回鄉，而「志尚寬」三字更包含了龔自珍此詩旨意「化作春泥更護花」，即使辭官回鄉後，尚有其心志。末聯將友人指成曠達的蘇東坡，只求有詩酒陪伴的逍遙生活，不求現實生活中的功名，表達了精神逍遙勝過紅塵利祿之人生道理，是極為灑脫性格，並是作者心中最深的期望。

#### （四）贈友人詩作

趙鍾麒詩作中有數首內容是酬答友人，於詩中述及友人的行事為人，如〈酬潤庵詞宗〉中「羨君健筆如椽大，振起蚩蚩百萬魂」，稱讚詩壇健將魏潤庵文筆撐起及喚醒整個詩壇；〈口占贈拱辰詞兄〉認為其能「堂前七步便成章」，才氣高如曹植七步成詩。亦有描繪詩人雅會盛況，寫詩贈在座文人，〈觀菊會即事席上贈瀛社諸詞宗〉：

<sup>355</sup> 同前註，頁 184。

<sup>356</sup> 同前註，頁 129。

北來不負黃花約，擊鉢催詩恣雅游。勝友遠聯彭澤侶，壯吟高唱劍潭秋。過江名士無雙品，老圃清樽第一流。且喜故人都健在，插歸肯讓少年頭。

1910年10月16日下午三點，瀛社舉辦觀菊會於大龍峒王慶忠氏別墅，社員出席有半，櫟南竹三社長亦有與會，四時攝影留念後即開宴，該會宿題〈恭祝天長節〉、〈簪菊〉、〈供菊〉。<sup>357</sup>首聯指出當日地點及擊鉢吟會事宜，黃花是菊花別名，詩人北上參與賞菊及文人盛會。彭澤除了是大陸地名外，也是指和菊花相關、曾任彭澤令的文人「陶淵明」，文人雅士在北部齊聚，一同吟詠秋季美事，一同飲酒歡樂，而更可喜的是友人都在。

趙鍾麒為南台代表性詩社南社的社長，平時參與文學盛會不勝枚舉，報章上亦常見其投稿之詩，在詩壇領有一席之地，故交友眾多。此節討論趙鍾麒和臺日詩人以文會友的作品，再就書寫的內容形式分成不同類型討論，和詩友的作品最多，在有限的韻腳內，趙氏不受束縛，甚至有同題同韻多首之作，可見他詩學功力頗深；平時與友人集會出遊時，將所見所感寄託在詩歌裡；書寫送別友人之詩，能情景交融，運用疊字表達內心不捨與愁緒，並在末聯對友人及自己加以期許，讓詩的意境更加高妙；寫詩贈友人，指出友人事蹟，並寫對友人的稱讚與相聚的喜樂。

---

<sup>357</sup> 關於觀菊會盛事情形，可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745號，第3版「瀛社詩壇」欄；此外，第3750號，第1版「雜報」欄，刊有鄭作璽「瀛社觀菊會記」。

## 五、弔祭哀輓作品

趙鍾麒和友人、賀友人、送別友人詩作數量極多，因其地位及豐富的學識，在詩歌中可看見他平素交友廣闊，而在友人過世時所哀輓作品亦有十九首。關於哀輓類詩歌，最早《詩經》曾出現〈綠衣〉哀悼亡妻一詩，屈原《楚辭·九歌·國殤》中則哀悼為國捐軀的英魂們，到了西晉潘岳作〈悼亡詩〉三首後，就以悼亡專指哀悼親人的詩。<sup>358</sup>

不論是哀悼親人或友人，寫作此類詩時，楊載《詩法家數》以為：「哭輓之詩，要情真事實，於其人情義深厚則哭之，無甚情分則輓之而已矣。當隨人行實作要切題，使人開口讀之，便見是哭輓某人方好，中間要隱然有傷感之意。」<sup>359</sup>認為不該矯情作詩，而要在詩中讓人讀見對方的特性，並自然流露詩人的傷感。

古遠清也以為需有真摯情感方能寫出誠意之作：「寫悼亡詩，重要的是要有深摯的感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三者為一。莊子說得好：『不精不誠，不能感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sup>360</sup>而哀悼類作品除了作者的哭以外，尚需要牽涉到對死者的評價，而評價的書寫當以少勝多<sup>361</sup>，而非洋洋灑灑的書寫其生平事蹟。接著討論趙鍾麒寫悼友人詩作，是否情摯意真，並能看出所詠對象的特質。

〈輓瀛社社長洪以南先生〉<sup>362</sup>為一首長詩，詩裡含括當初和洪以南一同參與的過往：

文章道義傾交早，一回相見一回老。前塵後影總茫茫，幻世浮生真草草。龍峒同登觀菊筵，蘆墩曾讀吟花藁。幾時黑髮騁騷場，轉眼霜巔絲絲縞。春風擊鉢瀛社壇，夏雨招魂稻江道。東門官閣酒家樓，鏡裡容顏尚完好。天道無憑人事乖，剝肉割瘡禍頭腦。君不冬烘火內炎，焦頭爛額來煩惱。大美頭顱一擲休，摩頂弄兵矯揉造。間髮之危彈指間，禍患災身端自討。嗚呼吁嗟乎噫嘻，明明在上蒼蒼昊。造化真教弄小兒，事到頭時倒顛倒。淡北詩城墜將星，天南藝苑哭洪皓。從茲大雅誰輪扶，至竟才人難壽保。

<sup>358</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 78。

<sup>359</sup> 參楊載，《詩法家數》，〔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市：藝文，1956 年，頁 475。

<sup>360</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 78。

<sup>361</sup> 同前註，頁 80。

<sup>362</sup> 詩後有潤菴漫評：「起四句即包括一切，為總綱領，餘逐層鋪敘，賸有聲華滿瀛島則沒世而名稱矣。」

君家三絕久成名，曠有聲華滿瀛島。

首四句便道出詩人和洪以南以文相會甚早，且每回相見驚覺時間的消逝，連用「一回」寫出時間的輪替，人的一生更是茫茫不見，一輩子便這樣憂勞已過。接著數句言二人曾參加的文學盛會如觀菊會、東門雅集等，只是兩人由當時馳騁文壇的健將，轉眼間已是頭髮斑白的老人。後陳蒼天安排但憑他意，轉瞬間，洪以南便遭逢災厄，詩人以七個哀嘆文字表達至深的悲痛，感嘆造化弄人。淡北四句則在感嘆詩壇又有一顆明星殞落，並愁未能後繼有人，最後二句肯定洪以南的詩學造詣，認為既使人沒世了，依舊留有文明在人間。全詩先總說，後分述二人往事，再言及友人遭禍，感嘆事事難料，最後以肯定詩人詩壇地位數句作結。

〈哭胡南溟並序〉此詩前有序，短短數句序文介紹胡南溟的身世：

「南溟少有神童之目，十五歲遊泮，覆試一等，即肆力於詩古文詞。晚歲妻亡子歿，孑然一身，乃以青氈終焉。平生吟詩好寫天地，人戲以「胡天地」呼之。噫！」

有才無命胡天地，天地胡然又厄才。一世聰明遭鬼妒，半生坎坷惹人哀。瑩瑩孤影吟猶苦，落落疏懷志未灰。曲唱黃河翻陸海，拋殘遺稿去泉臺。

首聯運用「胡天地」一名為文字做變化並表達詩人的控訴，寫胡南溟有才氣卻無法長壽，天地竟然又扼殺了一位人才。後四句寫胡南溟一生的文氣遭鬼神妒忌，才會使他晚年生活坎坷，親人皆相繼而去，留下他一人孤獨過活，既使如此，他依舊能心胸曠達不矢志。胡南溟從此可高歌遠去，遺留下數堆詩稿在人間。此詩附有序文，在詩與文的搭配下，讀透詩人在詩裡欲表達的情意及對友人形象的塑造。

趙鍾麒悼友人詩作，不多論述友人的事蹟，而以兩人當時的情感對照現今人不在的傷感，正因有過往的情誼，才能真實的表達詩人的情感，若是素昧平生而強說愁，便顯得矯情。在詩中並言及對友人的評價，以友人身沒但詩名傳簡短數語寫出友人在騷壇的貢獻，並有加上以景寄情、物是人非的感嘆筆法，如古遠清以為的悼亡詩特點：「劉勰在談到悼亡詩文的特點時說：『論其人也，曖乎如可觀；述其哀也，悽焉其可傷』。為達到這種『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的境地，悼亡詩常用人亡物在、觸物傷懷的寫法。」<sup>363</sup>

<sup>363</sup> 參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 81。

## 六、慶賀作品

關於慶賀類的讚美作品，楊載《詩法家數》以為：

讚美之詩多以慶喜、頌禱、期望為意，貴乎典雅渾厚，用事宜的當親切。第一聯要平直或隨事命意敘起，第二聯意相承或用事必須實說本題之事，第三聯轉說要變化或前聯不曾用事，此正宜用引證蓋有事料。則詩不空疎結，句則多期望之意，大抵頌德貴乎實。若褒之大過則近乎諛，讚美不及則不合人情，而有淺陋之失矣。<sup>364</sup>

稱賀他人需發乎內心，不宜濫情，宜典雅莊重，並在一二聯提及題意，第三聯可引事蹟，尾聯則要表達詩人期望。讚美之詩不得流於浮誇，是貴乎實，才能讓人感受真意。趙鍾麒此類詩作若再依慶賀對象可分成四類：賀友人、賀報社、賀詩社、賀節日，僅就幾首論之。〈賀小野西洲移居網溪〉一詩，其中賀小野移居一詩用詞簡潔，短短四句，包含對小野的稱讚：

王維昔有輞川宅，小野今來住網溪。不負佳山屬名士，浣花堂在古亭西。<sup>365</sup>

小野西洲有詩〈三月三日移居網溪畔草庵〉<sup>366</sup>，詩中敘述自己所居之地是「采花繞宅水環門，幽鳥閒魚共一村」，在如此清幽的境地，小野願「從此閉門避塵俗，閒吟風月樂琴書」，將自己放逐在自然和琴書中。趙鍾麒在詩裡以王維晚年隱居在輞川，「輞」與「網」同音，故詩人將此作一連結，也暗指小野西洲和王維一樣都是喜和山水田園為伍的雅士。且居在此地，正是適得其所，不辜負了這片山水美景，末句則是指杜甫在安史之亂後，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興建草堂居住四年多此事，詩裡將王維、小野、杜甫串連起來，指出小野除了有王維般的隱逸之興，也有杜甫居於草堂時的創作之功。詩後作者並自註主客皆風雅之人，以詩賀小野更勝於贈送物質用品。

另有一首文字較淡雅的七言律詩，〈讀王亞南詞兄五十述懷詩賦祝華誕〉：

<sup>364</sup> 參楊載《詩法家數》，收於〔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市：藝文，1956年，頁475。

<sup>365</sup> 作者詩後註：「主人不俗，客亦風雅，詩和賀，勝他十鯤紅帳，金□□□。」

<sup>366</sup> 小野西洲詩作參大正3年4月18日《臺灣日日新報》，第4974號，第3版「詞林」一欄。

輞川詩畫舊家傳，繼世風流克象賢。文得江山遷史筆，身原煙火地行仙。忘機雅合長生訣，得意常遊自在天。過眼風雲隨變幻，琴書湖海樂年年。

王亞南是北平師大藝術系教授，在他遊臺南時，詩人賀其五十歲生日，開頭即以擅長詩畫的王維比擬他，頷聯敘述王亞南的文章和為人，爲文當如司馬遷做史記般恢弘，爲人猶如地行仙<sup>367</sup>高壽且隱居江湖。能夠如此，正是因爲他忘記一切塵俗，自在遨遊於人間，末聯更傳神的寫出王亞南曠達性格，任憑眼前景色之變，歲歲年年只憑琴書和自然相伴左右。趙鍾麒善用前人作比今人的風格，在此詩又得以看見。

趙鍾麒有一首在紀念大會發表的四言詩，運用短短數語道出來臺灣三百年來的歷史，〈臺灣文化三百年<sup>368</sup>紀念大會頌言〉：

美麗乾坤，玉山萬仞。婆娑洋海，黑水雙重。山則嶽崎，獅蟠巖嶺。水則詭譎，蜃結樓臺。犵草蠻花，鋪來錦繡。雲襄霞綺，絢出文章。天不秘寶，資藉人文。地且舒華，蔚為文物。荷鬼初來，牛皮土剪。草鷄既至，鹿耳門開。於鑠武功，肇彰文教。□□門高，蓬萊島麗。菁莪造士，楨幹多賢。既庶既富，興禮興仁。降王北附，叛將東征。輿圖易色，版籍更編。民猶中土，氣尚延平。漢官威儀，依稀夢寐。魯王宮殿，髣髴觀瞻。黑海之濱，弦歌鄒魯。黃民之種，藻飾蓬瀛。星霜遷嬗，雲漢昭回。文治日新，文光大煥。東國聖人，同仁一視。大和男子，協力和衷。事事物物，色色形形。郁郁乎文，彬彬為盛。長足進步，前途遠行。垂諸臺乘，揚我國光。大哉觀乎，頌之禱夫。

首句即歌頌臺島這美麗的天地，並誇張玉山的高度，突顯了臺島此第一高峰。「婆娑」二字與海峽的形象相合，臺灣這海島四周海浪起舞，充滿蓬勃生氣。接著四句分詠山和水，第二句的萬仞已指出山的高聳，「嶽崎」、「獅蟠」等形容詞，更強調出山的雄偉。海水除了婆娑起舞外，還有「詭譎」多變，並有海市蜃樓此如真似幻的景象，爲海島增添了神秘的氣息。

<sup>367</sup> 《楞嚴經》記載：「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仙種。阿難！彼諸眾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意思即是「長期專心服食藥物、或炮、或炙、或蒸、或作餅、或作丸，永不間斷。日子久了，修練成功，可以健身益壽、身體輕清、走路快捷，叫做地行仙。」參〔唐〕般刺蜜帝譯，《楞嚴經》，臺北市：圓明出版，1991年，頁211；莫正熹譯述，《楞嚴淺譯十卷》，臺北市：金剛，1982年，頁301。

<sup>368</sup>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是爲紀念荷蘭人興建普羅民遮城三百年，由臺南市役所（市政府）主辦，聘有十名顧問，連雅堂爲唯一臺灣人。活動項目繁多，如音樂、戲劇、展覽會、演講會等，後將展覽品及史料彙整編成《臺灣史料集成》。參莊永明，《臺灣紀事：臺灣歷史上的今天》，臺北市：時報文化，1989年，頁900-901。

前八句歌詠山、水、山、水相互呼應，讓臺灣島的風貌更顯立體。寶島上叢生的花草，在地上鋪成美麗鮮美的一幅畫，除了地上的美，還有天上千變萬化的雲霞，四句分詠天地之景後，進而寫出鍾靈毓秀的事實。正因為有這個瑰麗的環境，才能造就「資藉人文」、「蔚為文物」，再次回應趙鍾麒寫序時多次稱頌臺灣的地靈人傑。

接著數語則在敘述臺灣歷經不同朝代的統治，荷鬼二句運用了牛皮典故，即指荷蘭借地於倭人（指日本人，一說指原住民），不許，乃給（欺騙）之曰：「得一牛皮地，多金不惜」，因剪牛皮如縷，圍數十丈遂築此城<sup>369</sup>。荷治之後進入明鄭時期，草雞，是臺灣文史中特殊而常見的典故，根據江日昇《臺灣外記》記載：

萬曆甲辰（一六〇四年），三月初十日，春暖融合，天氣清明。廈門忽爾雲霧四合，雷電閃爍。霹靂一聲，海渚劈開一石，中悉隸篆鳥跡，識者文之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銜鼠千頭，拍水而起。……。」<sup>370</sup>

而雞年為酉年，「草雞夜鳴，長耳大尾」湊起來為「鄭」字。天干之頭是甲，銜鼠是子，鄭成功乃甲子年所生。「拍水而起」則應在成功踞金、廈兩島，起兵抗清。後來臺灣詩人常用「草雞」指鄭成功<sup>371</sup>。鄭氏來臺後，臺灣文明由此生根，故有「肇彰文教」、「菁莪造士」、「興禮興仁」等句，歌頌明鄭時期的貢獻。後又歷經明鄭降清，「輿圖易色，版籍更編」，雖然改由滿清治臺，但「民猶中土，氣尚延平」，臺灣島上還是延續鄒魯之風。後以「星霜遷嬗」指時間的改變外，亦指臺灣島易主，進入日治時期。並不免俗的歌詠日方統治下的臺灣事事物物、形形色色是「郁郁乎文，彬彬為盛」，詩壇上是文采美盛，社會上是各種事物配合適當。最後並期望臺人能「揚我國光」，就趙鍾麒而言，所謂「國」未明指是日方或中國，但以其不抗日、不完全親日的立場來看，當僅頌禱能夠發揚漢文化之光彩就好。

日方舉辦的饗老典，趙鍾麒有〈慶饗老典〉及〈慶饗老典〉六首，是在 1899 年兒玉源太郎總督於臺中舉行第二次及第三次饗老典時所作。第一首開頭即稱頌日本為「神州原是天仙園，寶祚綿長壽宇宏」；而第三次饗老典上一共作了六首詩作，詩風華美，文字雕琢，如「東

<sup>369</sup> 參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市：正中，1996，頁 151。

<sup>370</sup> 參〔清〕江日昇《臺灣外記》，收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輯，《臺灣史料匯編》，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 年，頁 22-23。

<sup>371</sup> 參陳昭瑛，《臺灣詩選注》，頁 148。



升來紫氣，南極耀星躔」、「聖明今在上，瓜瓞慶綿綿」、「鼓腹含哺娛壽宇，歌衢擊壤樂春台」、「糺縵卿雪世界新，蠻天福海慶長春」、「平人瑞來蓬島，浩蕩君恩徧海疆」；並有幾句是感恩日方聖德，如「扇杖承恩渥，悲觴飲澤閔」、「鴻恩浩蕩君恩渥，富庶雍熙教化行」、「億萬斯年皇有道，家家絃誦詠南陵」、「一代文明豐泰運，八方仁壽普咸康」。此類書寫風格在趙鍾麒諸多詩作中少見，可見在特殊情形下，詩人對於詩作較為斟酌，並順應當時局面而作，以免在不經意間觸犯了日方。另有六首詩作於 1926 年 11 月，第十一任總督上山滿之進與日本漢詩宗國分高胤（號青崖）邀請三十三位臺灣詩人、十二位日籍詩人在東門官邸開翰墨筵，詩作風格大抵華麗雕琢。

## 七、擊鉢吟入選作品

此類以報刊上趙鍾麒在擊鉢聯吟中入選作品為主，其作品常是榜上有名，並且名列前茅，可想而知，當是因他寫詩的功力了得。其中又可依書寫內容分成詠古人、詠生活閒暇、詠事物三類，試論以下幾首。

〈阿里山曉望有序〉：

本年甲戌，全臺聯吟大會輪值我南州，爰集同人，開於嘉義市，律絕詩題，為阿里山曉望、羅山春色及觀櫻會等，本地風光，吾人所宜歌詠者也。騷壇馳騁之中，鉢聲緊急，筆墨倉皇，雖急就成章，未愜心意，歸來再事推敲，重復賦此。

千仞崗頭上，晨清眼界新。雪峰皚積玉，雲海白翻銀。神木凌煙矗，蠻花帶露春。蠶叢開妙境，萼路仰先民。

〈羅山春色〉：

桃花城似武陵溪，萬紫千紅一碧齊。楊柳樓臺鶯燕鬧，棠梨庭院蝶蜂迷。玉峰雪霽山咸笑，銀海雲翻天漸低。綠水青巒多畫景，畫中詩料好吟題。

〈觀櫻會〉：

上國奇葩百卉降，看花雅集影幢幢。美人風韻英雄骨，勝事千秋擅帝邦。

此三首作品，是 1934 年全臺聯吟大會開於嘉義時所作，從序文中可知是趙鍾麒於擊鉢吟大會後修改，可見在擊鉢吟限時催詩下，詩人難免會偶有急就章之作。在書寫阿里山的早晨，一片美景，運用「白」與「銀」等顏色，襯托了第二句提到的「新」，經過晨氣露珠的洗禮，眼前所見是純粹之景，直達雲霄的神木、沾著露珠的花朵，能見得此美景，詩人於詩末感念筆路藍縷的先民。末句寄情，讓此詩除了景之外，可有深意，烘托出此景之難得。

第二首敘述嘉義景色，運用了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有一武陵漁人意外尋得桃花源的故事，桃花源後成為世外桃源的象徵。以桃花源來指萬紫千紅的嘉義春色，其中一聯「楊柳樓臺鶯燕鬧，棠梨庭院蝶蜂迷」對仗工整，並且以木字邊的楊、柳、棠、梨營造出樓臺庭院間綠意盎然的氣氛；以鶯、燕、蝶、蜂等視覺相似的字型，描繪出樓臺庭院間生機盎然的畫面。筆鋒一轉，同樣描述積雪的玉山，漫天雲海的景象，范咸與六十七合纂的《重修臺灣府志》，其中〈山川〉載「玉山」：「玉山：在縣治東北，大武巒山之後障也；人跡罕至。三峰並列，終歲雪封，如紗籠香篆。冬日清明，乃得見；有頃，則雲霧復合矣。見時非風即雨，甚驗。」<sup>372</sup>詩末並提及眼前美景，皆是可以入詩的題材，誠如趙氏在《東寧擊鉢吟》序文中所提，臺灣島上盡是寶藏。第三首描寫觀櫻人潮之多，花卉之勝，並將在寒冬綻放的櫻花比成有英雄般的氣骨。

另有二首詩題同寫夜晚，卻是由不同季節著手，營造的詩味也不盡相同。

〈菊夢〉<sup>373</sup>：

三更老圃夜涼生，沉睡黃花味自清。淡月魂迷松徑立，秋風影瘦竹籬行。陶公醉後應相遇，屈子醒餘亦笑迎。畢竟風流同處士，黑酣鄉別有閒情。

〈春宵〉<sup>374</sup>：

斗柄指寅杓，花明月色嬌。鞦韆喧別院，絃管沸層霄。盛世民同樂，豐年興益饒。正

<sup>372</sup> 參〔清〕六十七、范咸纂修，《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成文，1989，頁 148。

<sup>373</sup> 為「臺南詩社秋季聯吟會」，題〈菊夢〉，左右詞宗韓子明、洪鐵濤氏選。趙雲石為左十七，其子趙劍泉為左九右十五。

<sup>374</sup> 為「臺南市詩社春季聯吟」，題〈春宵〉，左右詞宗黃文虎、許君山，趙雲石為左三右十六。

宜詩酒會，銀燭繼三條。

兩首為描寫夜晚之景的作品，一是敘秋夜，另一是春夜。在三更的秋夜，菊花開放著，其中「黃花」、「竹籬」、「陶公」、「屈子」指和菊花關係密切的兩人——屈原和陶淵明。屈原有詩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人皆是不得志的騷人墨客，皆為一代風流人物。趙鍾麒也是屬於半隱居，以吟詩為樂的文人，以秋夜之景色，描繪了生活閒情逸致。菊花，象徵美德和長壽，陰曆九月又稱菊月，九月也是適合吟詩飲酒月份，趙鍾麒亦有養菊的雅興，該是嚮往菊花背後的含意及人物。

第二首中的斗柄，如杓形之柄，亦稱斗杓，即北斗七星中第五到第七此三星，此三星似斗柄，另四星像斗。《鶡冠子·環流》：「斗柄東指，天下皆春」<sup>375</sup>。寅指寅月，即農曆正月。開頭二首便點明季節氣候，皎潔的月光下，家家戶戶為著豐年喜悅，弦歌樂曲搭配著詩酒會，可預見將上演徹夜的喧鬧。一首寫靜寂的秋夜，以靜景襯托夜的深沉；一首寫富饒的春夜，以喧鬧聲襯托夜的歡愉。

另有同題三首皆入選的作品〈蟬琴〉<sup>376</sup>三首：

綠槐高處發清音，逸韻冷冷別賞心。莫是前身齊女恨，求凰猶未釋情襟。

逸韻悠揚出綠陰，南風如奏五絃音。鶯簧蝶拍春聲外，鼓翼能傳太古心。

綠樹傳來絃外音，清音猶足滌塵襟。分明解慍南風曲，靖節無絃韻可尋。

蟬琴三首將蟬與音樂連結，運用聯想的妙處，如張春榮所言：「『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係指細加聯想，曲盡物容神態；或貼切比喻，或誇張描摹；或白描直陳；鮮活表達內心真情實感，彷彿在前。」<sup>377</sup>運用聽覺的摹寫，將夏季常聽見的蟬聲寫成悅耳的樂曲，而蟬為高潔之喻，如駱賓王〈在獄詠蟬〉：「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又李商隱〈蟬〉：「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而關於蟬的記載，《諸羅縣志》蟲之屬釋蟬如下：

<sup>375</sup> 參〔宋〕陸佃，《鶡冠子·環流》，收於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80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31。

<sup>376</sup> 為「善化淡如吟社歡迎趙雲石王則修趙少雲諸先生擊鉢錄」，題為〈蟬琴〉，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王則修。

<sup>377</sup> 參張春榮，〈詩的天空——略論古典詩與現代詩〉，《古典文學》第九集，1987年，頁422。

《禮》(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淮南子》:「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考工記》:「以勝鳴者，是也。」《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埤雅》:「蟪蛄，夏蟬也。」《離騷》:「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亦秋蟬矣。」陸士龍稱蟬有五德:「頭有綫，文也；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居，儉也；應候，信也。」<sup>378</sup>

綜合蟬的特性，詩人作詩常見以蟬自比，一則自視高潔，一則刻畫生活廉潔就如同蟬之餐風飲露。

擊鉢吟雖然因衍生的弊病而遭到諸多批評聲浪，但跟時人對詩社的批評一樣，有正有負，不該全盤否定擊鉢吟的樂趣及其帶來的益處。當時擊鉢吟題目多是詠古、詠物、詠閒事，如此一來，便不會和當時的政治環境相抵觸。雖是依著限定題目作詩，但諸多限制也許反能看出詩人作詩功夫，鍛鍊作詩的形式技巧。趙鍾麒擊鉢吟刊於報上的入選作品，並非言之無物，推敲詩內容多能用典、聯想取譬，且用字遣詞時而華美時淺白，風格多變。

## 八、對聯詩鐘作品

趙鍾麒古典詩作品共有三百多首，前以詩作書寫類別分別討論，而現今蒐集趙鍾麒詩作最完整的《全臺詩》未收趙鍾麒對聯及詩鐘作品，蒐集資料過程，在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一文和《臺灣日日新報》拾得數首，念對聯和詩鐘亦和古典詩創作相關，故立此小節討論。

### (一) 對聯

趙鍾麒在詩壇上的聲望，讓他多次應邀為地方上廟宇或他人題寫對聯，而對聯和詩鐘相似，皆能看出趙鍾麒書寫詩文的功力。此外，他多次代表南社參與婚喪喜慶，喪葬中時會代表哀讀祭文，其中有一幅對聯是流寓臺北的社友林湘沅病逝，趙氏以南社代表撰輓聯弔祭:「翰墨舊交遊，春樹關山，生離何堪死別；文章隨氣數，晨星人物，雲散那更風流。」上聯寫出

<sup>378</sup> 參〔清〕陳夢林纂修，《諸羅縣志》，臺北市：成文，1989年，頁665-666。

和友人筆墨相交，這樣深的交情哪能承受死別。下聯寫既使友人辭世，但人物風采依舊存在世上。

爲他人書寫的對聯則有報紙刊登中秋時，趙鍾麒爲人題楹聯：「中有乾坤半把在，秋來風月少年多。」此聯亦如詩鐘的嵌字格，將中秋二字置於冠首，農曆曆法以七、八、九月爲秋季，八月十五日正是秋季的中間日，故稱「中秋」。中秋習俗頗多，如賞月、吃月餅、吃柚子、插芭花、偷葱（祈得佳婿）、拔竹（祈得子女）等，此聯言及中秋時節天地清朗，該戶人才輩出的欣喜。

當時文人雅集與名妓時常往來，其中不乏有欣賞別有風格的歌妓之事，〈贈芍仙〉：「芍藥不應花相屈，仙人曾捧玉皇來」；許丙丁曾和南社友譚瑞貞別號恤紅，編一部《蓮心桂影集》，爲來好、阿桂兩詩妓寫出一段艷史，一時全臺的名士和南社諸同仁，應和之。<sup>379</sup>老雲〈贈來好〉：「來生可許多生約，好月還求滿月圓」將藝名嵌於句首，以對聯寫出歌妓們對於擺脫送往迎來的心願。

## （二）詩鐘

詩鐘和擊鉢吟同爲限時、限題之作，不過詩鐘於作詩格式上不同於擊鉢吟，擊鉢吟多用七絕，而詩鐘或稱改詩，即謂改律絕之詩而爲兩句，句成對仗，對仗求工，故又稱曰：「雕玉雙聯」<sup>380</sup>另有一稱「詩畸」<sup>381</sup>，意謂詩之零珠碎玉，或稱嵌字偶句、改詩、折枝、羊角對、詩唱等<sup>382</sup>。詩鐘作品要是優秀者，則能「雕鑄工於律詩，對仗巧於儷文」<sup>383</sup>。關於詩鐘體例介紹，林小眉〈東海詩鐘〉<sup>384</sup>一文有詳細解說，敘及來源爲：「詩鐘之作，蓋仿刻燭擊鉢之遺意，聞前輩言，謂濫觴自吾閩。殆騷人墨客藉此道遊戲以溫修書史，且安頓身心也。」<sup>385</sup>而介紹詩鐘體例共十四種，有嵌字、魁斗、蟬聯、鷺拳、八叉、分詠、籠紗、誨明、合詠、鼎

<sup>379</sup> 參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下）》，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505。

<sup>380</sup> 參陳世慶，〈臺灣詩鐘今昔〉，臺灣文獻7卷1、2期合刊，1956年6月，頁23。

<sup>381</sup> 詩畸之名，唐景崧曰：「零田不可耕爲畸，茲刻七律外皆零句片語，亦詩之畸而已矣。」，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

<sup>382</sup> 參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市：文史哲，1994年，頁38-39。

<sup>383</sup> 同前註，頁38。

<sup>384</sup> 此文收於連橫，《臺灣詩薈（上）》，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年。

<sup>385</sup> 同前註，頁57。

足、碎錦、流水、雙鉤、睡蛛<sup>386</sup>，並對個體例分別介紹之。而趙鍾麒目前所得詩鐘體例，有嵌字格、合詠格、籠紗格，故對此三格略微介紹。

嵌字格為拈平仄二字平對成聯，在第一字曰鳳頂，第二字曰燕頤，第三字曰鳶肩，第四字曰蜂腰，第五字曰鶴膝，第六字曰亮脛，第七字曰雁足<sup>387</sup>，嵌字格為詩鐘常見之格。分詠格則是隨意擬兩雅題，或兩俗題，或一雅一俗，不相倫類之題，詠成一聯，如以李商隱對芍藥，或以被對赤嵌樓之類。<sup>388</sup>

趙鍾麒詩鐘作品中有以上兩格單獨或混合成聯，如〈澤龜酒與按摩〉即是分詠格，分別敘述酒此物和按摩此事，除了第三聯外，其餘二聯詞性對仗工整，且能扣住分詠之事物寫出其特性：

海客消愁無別物（澤龜酒）；美人促睡有工夫（按摩）。

澆愁且伴櫻花醉（澤龜酒）；療恙能修本草遺（按摩）。

舞鶴也同携手飲（澤龜酒）；捉龍好是快晴時（按摩）。

另有二首分詠格為〈端午、竹〉中六：

香斟蒲酒酌佳節，冷伴梅花傲歲寒。

端午節舊習會懸艾草、插菖蒲、配香袋、飲雄黃酒……等，南朝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以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sup>389</sup>上聯言端午節喝菖蒲酒的習俗，下聯則言竹歷經歲寒仍舊挺立，與梅在寒冬中為伴，兩聯分以旁物襯托所詠事物。

〈剪髮解纏分詠〉維新嵌第三字，此詩鐘除了分詠格外尚兼嵌字格，上聯以王維晚年信佛暗示落髮，下聯則鼓勵女子解纏當可與男子躋身政壇，成為「新」婦女：

居士維摩諸佛相，參軍新婦古仙粧。<sup>390</sup>

<sup>386</sup> 同前註，頁 58。

<sup>387</sup> 同前註。

<sup>388</sup> 同前註，頁 60。

<sup>389</sup> 參〔南朝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9 冊，臺北市：臺灣商務，1983 年。

<sup>390</sup> 後有評曰：「詩鐘分詠為一格，嵌字為一格，以分詠兼嵌字是為翔格。此作落落大方，軒軒高舉，不事描頭

另有二首嵌字格，〈神農大帝〉（保安二字冠頂）：

保安無疆惟神開物成務肆於時夏，安人則惠若農服□力穡乃亦有秋。

保國護民託神靈之永庇，安居樂業拜農祖以承庥。

神農大帝即神農氏，相傳為農藥和醫藥的發明者，《易經·繫辭》：「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故兩聯云希冀神農大帝能保佑農民夏耕順利，秋天亦能收穫良多。〈蘇武嵌五字〉將蘇和武嵌於上下聯第五字，歌詠蘇武的德行：

兄弟紹文蘇子肖，典型繼聖武丁賢。

籠紗格即鄭五歇後之遺，與分詠格截然不同。初習者不詳其體式，每誤為分詠。其法拈平仄二字為題，分籠兩句。譬如拈火龍二字，不能以火及龍之故事詠之，或以空句寫火及龍之意義。須用古人成語內中有火及龍之字者，剪裁成對，而隱藏火及龍之本字。句須以熨貼渾成出之，使二眼字隱而著，藏而顯，始為合格。此格易牽強割裂，不成文理，非慘淡經營，不足以制勝也。<sup>391</sup>可惜目前所得趙鍾麒詩鐘僅有一首籠紗格，〈國民性〉籠紗格，左十五右十七：「秉□不是蚩蚩者，發□真非□□然。」因印刷模糊，缺字頗多，無法更進一步加以討論。

合詠格即擬七律之中聯，其題目寫景、言情、懷古、詠物均可，但須拈一絕不相涉之字，嵌於一聯之內。如春睡嵌殺字、趙飛燕嵌貓字之類，加嵌此一字之意，蓋以杜絕宿構也。<sup>392</sup>〈錢神〉合詠，第一聯言及錢能使民生活順利，故人民應該加以祭拜，不只是人，有錢能使鬼推磨，故錢神的威力無所不在。第二聯寫世間冷暖皆向錢看齊，愚昧之輩，亦妄想求得：

孔方功德民應祀，阿堵威靈鬼不窮。

褒貶人情惟汝視，魯愚□輩妄予求。

另一首〈仙洞〉合詠格兼題字鶴頂，此首合詠兼嵌字，歌詠仙洞尚是人可以到達，且洞內因有仙人至此，才能得有仙氣，自有一片天：

---

畫角，自是方家舉止，嵌維字尤為典切，允推傑作。」

<sup>391</sup> 參連橫，《臺灣詩薈（上）》，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年，頁60。

<sup>392</sup> 同前註，頁60-61。

仙源有路人能到，洞府無塵境自幽。

仙人遊戲偶居此，洞府清虛別有天。

趙鍾麒漢學基礎深厚，且創作不輟且數量甚多，觀其詩鐘作品多對仗工整，且能融入前人前事，當見他詩學造詣之高妙。連雅堂在《臺灣詩薈》第二號〈餘墨〉認為詩鐘比擊鉢吟更適合讓初學者學習，且非雕蟲小技，而是能在短短十四字中，見詩人之功夫：

詩鐘亦一種遊戲，然十四字中變化無窮，而用字構思、遣辭運典須費經營，非如擊鉢吟之七絕，可以信手拈來也。余謂初學作詩，先學詩鐘較有根底，將來如作七律，亦易對偶，且能工整。閩人士較好詩鐘，亦多能手，聞林文忠公少時，曾與諸友小集，偶拈以之二字為雁足格，眾以虛字，頗難下筆。文忠先成一聯云『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見者大驚，以為有大臣風度。其後文忠出歷封圻三十載，事業巧勳，震耀中外，誰謂遊戲之中而無石破天驚之語耶。<sup>393</sup>

趙鍾麒詩作總數甚多，相關研究卻甚少，此節依其內容初步分類成八大類另有一類討論詩鐘，各類詩數或多或少，為方便討論，亦有再細分成諸小類。所討論之詩，皆以能探討詩人心情、人格特質、時代背景及意義、詩人詩學特色為主，因數量極多，無法一一討論，故有不全之處，需待有識之士加以補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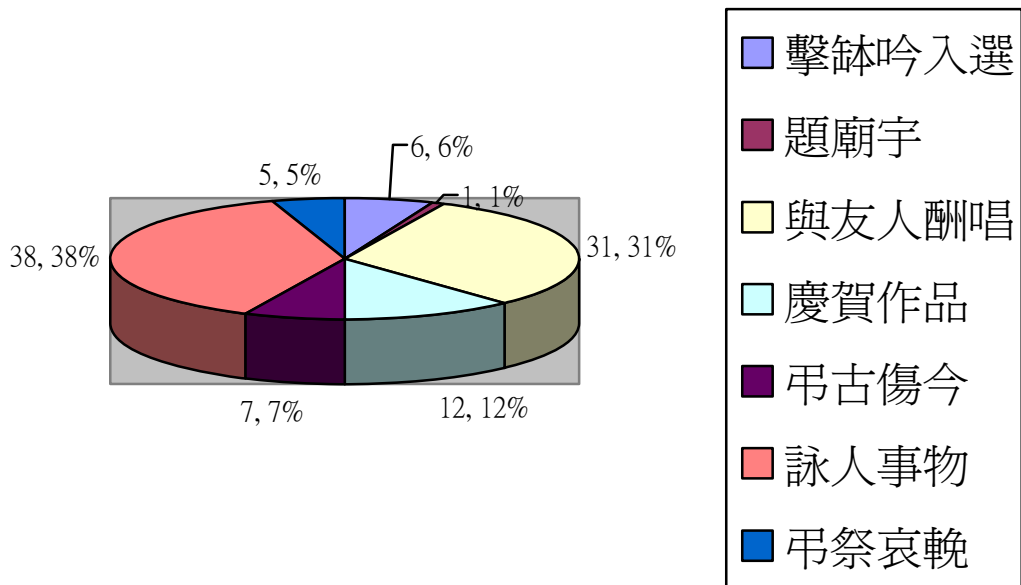
擊鉢吟在當時因其限時限題限韻等規定，使得詩人無法隨心所欲的創作而備受批評。但爬梳當時的報紙，凡聯吟大會擊鉢競賽，趙鍾麒多能榜上有名，更甚是取得狀元，足以見得他的詩學造詣。詩社時常集會，也以擊鉢吟為會中盛事，雖未排名，但亦有大量的擊鉢詩作。趙鍾麒未有作品集問世，所存詩作中必有是擊鉢吟時吟唱，但現已混於其他創作中，若以詩而言，即使是擊鉢吟作品，仍不失寄託詩人情感、展現詩學的價值。

趙鍾麒當時代的聲譽從他生平活動中便可看見他活躍的程度，也因其在詩壇上的地位甚高，故多被受邀為當地廟宇作詩題聯，以及與詩友們唱和漢詩，且多慶賀哀悼之作。此外，個人亦於平時創作中有不少詠生活閒事、以物寄情、以史抒懷的作品，以下圖表為各類詩佔的比例，可見趙鍾麒寫詩正如其所持的詩觀：「無一不可入詩」。

<sup>393</sup> 參連橫，《臺灣詩薈（上）》，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年，頁83。



表四：詩作素材比例圖(筆者整理)



### 第三節 趙鍾麒的詩作表現技巧

趙鍾麒詩作依其書寫素材可分成七類，另就詩歌創作表現手法此面向加以分析，可以歸納出普遍存在詩作裡的藝術特色。

#### 一、引用典故

典故一向是中國人寫詩喜用的手法，藉由共同的民族記憶，讓詩人不必點明，便能讓讀者接收到詩作傳達的訊息。黃永武以為：「用典一次，等於將某個故事、某個象徵重新獲得認同一次。典故的普遍應用等於無數同類經驗採用了同一反應，久而久之，變成潛藏在創作中的原始表達內容，也就成了集體無意識中的部分，形成了原型。」<sup>394</sup>趙鍾麒作品中，除了在詠史、詠物詩類常見用典及以物象徵，其餘類詩作亦會運用前人事蹟為象徵表達詩人心中所感，其用典來源可分成以下三種。

<sup>394</sup> 參黃永武，《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市：巨流，2008年，頁119。

### （一）引用人事物比喻

化用人及物象的故事，豐富詩歌的內涵，如詩中出現的張翰、陶潛、江淹、祖逖、曹植、王維等人，以古人比今人，見所歌詠人物之性格特色。又如〈蟬琴〉其一：「莫是前身齊女恨」一句，化用人的典故寫蟬，崔豹《古今註》寫蟬名齊女的緣由：「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嚙淚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sup>395</sup>。另有豐富物象如楊柳、相思樹、梧桐、松竹、菊花、梅花、蘭花、榴花、雞冠花、杜鵑、精衛、喜鵲、雁鳥、烏鴉、月亮等物，或表達對友人思念及離情，或用來書寫己志，或表達時間流逝的傷感等。

### （二）引用歷史事蹟

詩人藉由歷史人物的故事，比擬友人、表達詩人心中的憤慨、或對時局的感傷等，在詠史詩中最為明顯，所書人物有鄭成功、禰衡、西施、秦檜、楊貴妃及唐玄宗、隋煬帝、王昭君、李廣、秦始皇、劉章、陳後主等多位人物。

### （三）引用成辭

將前人詞語或文句加以新用，沿用詞語意涵或使文意翻新，不流於俗套因襲。如「最是多情能慰貼，登樓王粲笑開眉」<sup>396</sup>，轉王粲登樓的思鄉愁緒為樂意；「蠶叢開妙境，華路仰先民」<sup>397</sup>，其中蠶叢一詞，可見於李白〈蜀道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及〈送友人入蜀〉：「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用以指山路之難行；〈白桃花〉一詩中則運用「劉郎」和「阮郎」，以劉晨和阮肇入天台山食桃一事<sup>398</sup>，書寫白桃花形象；〈旗津即事〉中「樓闌排青送遠山」一句用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寫旗津壯闊美景；〈春寒〉詩中的「綠波南浦冷，塞草碧如煙」此句，融合江淹〈別賦〉中「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數句，以景襯托出愁情。

<sup>395</sup> 參晉崔豹，《古今註》註下，臺北市：臺灣商務，1976年，頁10。

<sup>396</sup> 參趙鍾麒詩作〈和芷香旅北有贈韻〉。

<sup>397</sup> 參趙鍾麒詩作〈阿里山曉望有序〉。

<sup>398</sup> 參于石、王光漢、徐成志編著，《常用典故詞典》，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頁186-187。

運用典故的好處有多方面，「從作者而言，典故可簡化文字之使用，以豐富詩歌的意蘊；從作品而言，精約簡單之文字，可使詩歌達到精簡凝鍊的效能；從讀者而言，典故即是一種歷史的符碼，可加強豐富的聯想力，以與歷史勾連。」<sup>399</sup>趙鍾麒在自身穩固的漢學基礎上，將典故象徵運用於詩作裡、活化前人文句，藉由他人他物表達不能明言的心情，並使詩作內容得以有更深刻印象，藉由史實的翻閱及前人歸納成的物之意象，對照趙鍾麒的詩作，瞭解詩人欲表達的旨意。

## 二、妝點色彩

詩，是語言的藝術；畫，是色彩的藝術。但詩除語言流麗，音韻諧和外，一些描繪自然景物和抒情的小詩，也需要色彩鮮明，與詩的內容協調一致。<sup>400</sup>

趙鍾麒詩作亦多運用色彩，增添畫面的美感以及營造出詩歌的氣勢，以下以其常用色彩舉例之。色彩分有暖色系有紅、橙、黃，給人溫暖的感覺，又稱為前進色；寒色系有青綠、青、青紫，給人寒冷的感覺，又稱為後退色。介於兩者間的紫色和綠色又稱中性色。無彩色中的深灰色、黑色較具暖和感；淺灰色或白色寒冷、涼爽的感覺。<sup>401</sup>

### （一）紅色

紅色多和各類自然或非自然物相連結，流露熱切的情懷，<sup>402</sup>而趙鍾麒詩作紅色常指花。另外，紅色代表美、尊貴也是女性的代名詞，也比喻熱鬧繁華及用來鼓舞士氣<sup>403</sup>，種種色彩的比喻在作品中皆可看見，為詩作增添了美感及情感的澎湃。詩句舉例如下：

1. 〈花朝雅集〉：「落紅已杳前塵影，拾翠還抽綴色絲。」
2. 〈羅山春色〉：「桃花城似武陵溪，萬紫千紅一碧齊。」
3. 〈和芳園留別韻〉：「馬後飛紅細雨零，櫻花前路入垂青。」

<sup>399</sup> 參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民 91 年，頁 241。

<sup>400</sup> 參夏紹碩，《古典詩詞藝術探幽》，臺北縣：漢京文化，民 73 年，頁 207。

<sup>401</sup> 參林文昌，《色彩計劃》，臺北市：藝術圖書，民 76 年，頁 73-76。

<sup>402</sup> 參黃麗容，《李白詩色彩學》，臺北市：文津，2007 年，頁 133。

<sup>403</sup> 參賴瓊琦，《設計的色彩心理：色彩的意象與色彩文化》，中和市：視傳文化，民 86 年，頁 131-137。

4. 〈淚珠〉限先韻：「**紅**愁綠怨泣花天，帶雨棠梨纍纍圓。」
5. 〈敬步子敏君固園席上感賦並呈南社諸公瑤韻〉：「膽劍秋風冽，心潮熱鐵**紅**。」
6. 〈恭祝海捷紀念節〉：「廿紀飛騰躍大東，太平洋漾旭旗**紅**。」
7. 〈古砲臺〉：「**紅**衣不見將軍面，赤血空摧烈士肝。」
8. 〈五妃廟題壁〉二首：「王氣銷沉正氣存，天餘**紅**土妥貞魂。」

## （二）黃色

黃色除了表示積極生命力，具備活力激昂的情感；二可代表嚮往不凡，有高貴、自信的特性；三可代表忠誠情深，傳達相思、忠誠、懷想等情感；四可代表慷慨捨得，有捨生救人的義行以外，趙鍾麒常寫「黃花」，除了表菊華外亦是對陶淵明的傾慕，亦有以黃色代表亞洲黃種人的民族意象。詩句舉例如下：

1. 〈簪菊〉：「年來蕭索鬢邊絲，雅與**黃花**澹最宜。」
2. 〈觀菊會即事席上贈瀛社諸詞宗〉：「北來不負**黃花**約，擊鉢催詩恣雅游。」
3. 〈圓山道中〉：「粳禾夾道綠雲平，一路**黃花**笑送迎。」
4. 〈鄭成功〉七律限庚韻：「身為**黃**青奇男子，死尙朱明舊聖氓。」
5. 〈旅順陷落大捷〉：「天地震驚**黃**種族，風雲飛動日章旗。」
6. 〈克遼陽和九皋仙史祝捷韻〉：「神龍怒現鯨鯢絕，腥流大野玄**黃**血。」

與黃色相近的金色的使用，多用於祝賀類詩作，營造出雍容華貴，熱鬧之感。亦有以「金」修飾女子處所的裝飾，以環境的華麗對照女子內心的清淒。詩句舉例如下：

1. 〈和爾材君中嘉南聯合吟會賦示韻〉：「**金**樽銅鉢班皆玉，老少忘年爛熳歡。」
2. 〈祝黃丹五詞宗壽〉：「年年介眉壽，樂得倒**金**卮。」
3. 〈恭祝神社祭典〉：「劍氣熊熊轆牛斗，丹青**金**碧相輝煌。」
4. 〈祝新港奉天宮落成式〉：「**金**碧輝煌壯港塵，慈雲靉靄接祥煙。」
5. 〈和茂筌固園落成原韻〉：「平地丹青五鳳椽，玉堂寶炬燦**金**蓮。」
6. 〈宮怨〉：「**金**爐香冷定簾波，別館春風想玉珂。」
7. 〈倦繡〉：「作嫁羞人壓**金**線，停針對影坐瓊軒。」

### (三) 紫色

紫色雖不若其他顏色運用頻繁，但此色代表的意涵有其特殊意義。紫色在傳統上是重要的顏色，皇帝所在稱紫禁城，紫雲也象徵神仙的祥瑞之氣，後漢時只有公主、貴人可以穿紫色，僧侶也是高位者始能穿紫色袈裟。<sup>404</sup> 而在趙鍾麒詩作中，正是符合了自古以來紫色代表的含意，詩句舉例如下：

1. 〈慶饗老典〉：「東升來紫氣，南極耀星躔。」
2. 〈送臨濟宗長谷上人偕傳芳和尚成圓諸禪師之京都妙心寺迎請藏經於開元寺餞別有作〉：「布衲朝山去，閒雲過紫都。」
3. 〈恭祝天長節〉：「晨起東來紫氣祥，卿雲瑞旭繞扶桑。」
4. 〈恭祝神社祭典〉：「護國庇民鎮斯土，氛祲銷爲紫氣祥。」
5. 〈送比志鳥將軍〉：「火色鳶肩骨相奇，六韜經緯紫宸知。」

### (四) 綠色

趙雲石詩作中，多以綠色形容眼前之景，綠色系多結合具象景物，表現出平靜、清閒的情感，故詩中刻畫出自然充滿生機的美景，呈現閒逸的一面，詩句舉例如下：

1. 〈次笑儂君遣懷四首原韻〉：「碧野行吟問楊柳，綠天書字種芭蕉。」
2. 〈迎春詞〉：「碧草鋪茵花作幄，蝶拍鶯簧具天樂。」
3. 〈採桑〉：「條柔綠葉映燕支，一幅幽風好入詩。」
4. 〈苔錢〉：「世界金銀氣漲天，綠苔無處不青錢。」
5. 〈和有賀春波遊孤山韻〉：「湖是西施梅萼綠，探春有客驂吟鞍。」
6. 〈東閣雅集席上敬攀蔗庵督憲瑤韻〉：「小草涵春隨意綠，扶桑麗日盡情紅。」
7. 〈羅山春色〉：「綠水青巒多畫景，畫中詩料好吟題。」

<sup>404</sup> 參賴瓊琦，《設計的色彩心理：色彩的意象與色彩文化》，頁 209。

### (五) 白色與青色的對比

詩作中使用白色時，除了單色形容白色之意，亦會見青色與之相對，青色是有彩色類，白色是無彩色類，兩者相對比下，林文昌以為：「色彩分兩大類即無彩色與有彩色，無彩色的範圍包括黑色系、白色系……有彩色則包括紅、橙、黃、綠、青、紫等，兩相混用，有輔助和調和效果。」<sup>405</sup>藉由對比色的運用，讓詩作畫面更鮮明，詩句舉例如下：

1. 〈題謝頌臣先生生壙〉：「**青**山**白**骨又**青**山，大暮同歸等如此。」
2. 〈春月〉：「楊柳樓臺**青**入畫，梨花庭院**白**無痕。」
3. 〈和陳瘦痕無題韻〉：「鶯花老我頭欺**白**，茵溷同伊劫墜**紅**。」
4. 〈輓筱鶴次瘦痕韻〉：「**白**首劇憐期望者，**青**雲更望斷雙親。」
5. 〈淚珠〉限先韻：「一樹梨花跳**白**雨，五更荷露墜**青**錢。」

### 三、運用數字

趙鍾麒詩歌中常出現數目字，有實指、虛指、用以誇張、對比、年歲等。

#### (一) 表虛指

所寫數字泛指多數，用以誇張手法，增加詩的驚奇感；或表相隔極遠，顯見思念之情濃厚。詩句舉例如下：

1. 〈市聲〉：「聲浪傳來濁未清，**六**街如沸動層城。」
2. 〈春宵〉：「正宜詩酒會，銀燭繼**三**條。」
3. 〈西定坊懷古〉：「**十**里鶯花春寂寞，**六**街燈火夜殷繁。」
4. 〈迷樓〉：「隋宮別有迷香窟，**萬**戶**千**門太密嚴。」
5. 〈題靜遠軒〉：「名吏風流舊散仙，離塵直去丈**三千**。」
6. 〈敬和北洲原韻〉：「與君**萬**里隔蓬山，東望滄瀛水幾灣。一別難消愁**萬**斛，重逢詩酒笑談間。」

<sup>405</sup> 參林文昌，《色彩計劃》，頁 72。

7. 〈舊作送研堂先生東歸敬和留別瑤韻〉：「相送扶桑千百里，不勝青草綠波情。」
8. 〈和陳鞠譜詞兄題周金鳳小傳韻〉：「萬縷情絲慣織愁，西風鳴籟總悲秋。」

## （二）表實指

以數字表示時間年歲或數量，藉由數目強調情感，亦可增加詩歌中歲月和數量的具體感，詩句舉例如下：

1. 〈花露水〉：「珍重檀郎分一滴，芳情脈脈兩綢繆。」
2. 〈和文虎君寶美樓燈謎會席上留別原韻〉二首：「嵌城九月秋天爽，傑閣三更雅興周。」
3. 〈觀菊會即事席上贈瀛社諸詞宗〉：「江名士無雙品，老圃清樽第一流。」
4. 〈悼李蓮卿校書〉：「盈盈十六可憐生，斷藕牽絲繫盡情。」
5. 〈和蕉綠軒主贈愛卿韻〉：「初三澹澹眉彎蹙，十五盈盈體態輕。」
6. 〈笨港進香詞〉：「年年三月走靈旗，廟貌如林此盛時。」
7. 〈油炸檜〉：「遺臭居然人膾炙，沉冤三字恰相酬。」
8. 〈東門官邸雅集次青厓先生原韻郢政〉：「兩漢文章歸醞釀，六朝人物薄清流。」

## （三）表對比

以相距甚大的數字表示對比，對比出情感的濃烈或是以距離的遠顯見時間極為短暫，運用這些數字，讓人感受到詩的強烈張力。詩句舉例如下：

1. 〈和陳瘦痕無題韻〉：「命薄情長更莫論，萬重情鎖一重門。」
2. 〈偕學樵暨南社同人來遊開元寺有作〉：「莫問百年幾興廢，且偷一日作神仙。」
3. 〈古砲臺〉：「半壁金湯新劫火，萬人骸骨舊桑磐。」
4. 〈哭謝三石秋〉：「千里匆匆來永訣，三年去去竟長辭。」
5. 〈倦繡〉：「蔥尖十指嬌無力，綺緒千絲思轉昏。」
6. 〈偕石秋作礪軒少集〉：「故人一別三年老，吟席重逢半日溫。」
7. 〈和劍花訪李蓮卿原韻四首並呈〉：「一寸剛腸萬縷情，託將詩旨作長鳴。」
8. 〈送朽木官長東歸〉：「一去千千里，相思日日情。」

## 第五章 趙鍾麒詩學表現

趙鍾麒自幼受漢學洗禮，畢生追求的科舉之路，卻在瞬間消逝，在日本殖民下轉而擔任基層官職，並致力推動漢文化。當時所載趙鍾麒資產僅有三千，比起同時期楊鵬搏兩萬、陳鴻鳴六萬、洪以南五萬等諸人<sup>406</sup>，趙氏經濟稍差。當時諸多人爲了不同的原因，接受了日方的統治，最終爲的是求保全身家性命。在仕途無望下，藉由當時日總督府的「善意」，轉而以作詩寫文展現其漢學能力，活躍於詩壇，參加文學組織，創作多類的古典詩歌。藉由趙鍾麒的活動軌跡，看見了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以及文人世界的景況。在眾多的詩作中，歸納出幾點趙鍾麒透過詩歌表達的思想立場，看見詩人秉持的詩觀加以實踐，建立其詩作的價值和成就，以及現在臺南市境內仍可見他遺留下的文采風範。

### 第一節 趙鍾麒古典詩觀

趙鍾麒投身詩歌創作，詩歌素材種類甚多，詩體也不僅侷限於近體詩，對於古典詩的創作有其堅持的立場，試就趙鍾麒和當時文人敘及的詩觀，探討他們爲詩的定位。

對於詩的看法，趙鍾麒曾爲《東寧擊鉢吟》及《臺灣詩醇》寫序文，第一篇序文內容爲：

詩文爲國之華，亦時之代表象也。古人謂文成法立，是執法言文也；杜工部謂老去漸於詩律細，是執律言詩也。去以杜甫之詩聖，猶須至老，乃得漸細，則詩之難工可知也。雖然詩本性情，情靜於中，而物動於外，情感於物，發於聲而爲詩，聲依詠，律和聲，而音律克諧，吾以爲詩成。而亦自叶於律，故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臺灣處滄溟巨浸之中，波濤詭譎，雲物瑰奇，山則嶽高萬仞，海則洋隔雙重，其中萬物之菁華，百貨之寶藏，鍾靈毓秀，自隨國運而蔚起人文。故自福臺新詠而後，代有詩人，迨科舉既廢，士之才學自見者，尤藉詩以鳴其天籟，以雅頌昇平。故自櫟社南社創立，以及瀛社繼起，詩社林立，詩人輩出，真如雨後春筍，每月定期，擬題拈韻，擊鉢敲詩，

<sup>406</sup> 參張耿豪，《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12-113。



至今實有萬首以上。雖風檐寸晷之中，而鈎心鬪角，亦自有可歌可詠者。……。<sup>407</sup>

一開頭便直陳詩文爲國之華、時之代表，便以杜甫爲例，表達詩之難爲。且詩人作詩感於物而情動，而臺灣正是山靈水秀，蘊藏無盡寶藏於萬物之寶地，提供作詩的人無限靈感。正如連橫於《臺灣通史》說：「臺灣爲南海之國，天時溫煦，地味膏腴，兼之以山林之饒，藪澤之富，金石之美，漁鹽之利，羽毛齒革之豐，飛潛動植之庶，取之無涯，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夫以臺灣山川之奇秀，波濤之壯麗，飛潛動植之變化，可以拓眼界，擴襟懷，寫游跡，供探討，固天然之詩境也。以故宦遊之士，頗多撰作。」接著又說，臺灣詩社相繼而起，詩人輩出，各詩社集會作品有達萬首之多，雖品質不一，但仍是具有可歌可泣之作，並肯定曾笑雲以嚴謹態度選擇作品，將詩集結成書，使後人得以見到富有價值的詩作。

《臺灣詩醇》序文爲：

詩自唐虞肇興，以教胄子，降而三代列國，詩道大啟，舉凡朝廷宗廟，行役賓筵，以至民俗閭房，莫不有詩。蘇長公有言，堯順禹湯文武成康之際，民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詠嗟歎之，詩之爲用，如此其大。故每歲孟春，道人巡行，採風問俗，以及詩謠，尼山刪定，列爲六經，則詩之重可知也。逮及漢魏六朝，詩學浸盛，代有專家，唐宋元明清，尤以詩取士，而詩體更無不備矣。是詩也，不特文學之科，亦文獻之爭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之益人大矣哉。顧詩有作家，尤賴有著述之家，而後散者於以聚，軼者得以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詩固可廢歟。吾臺爲海上神山，山則拔海萬尋，海則重洋巨浸，天寶物華，文光斗射，地靈人傑，俊彩星馳，詩人輩出，詩運昌明。沈斯庵福臺新詠而後，士之以詩鳴者，尤屬美不勝收，即流寓諸公，亦多佳詠。最近而詩社林立，詩幟風飄，尤稱極盛。蓋山川人物，風俗民情，足以供文人之題詠，抒學士之文章。其蔚而發於詩也，有必然之勢也矣，不有以集之，何以訖詞林之風雅，揚海國之文華哉。<sup>408</sup>

序文中開頭說上至朝廷宗廟下至民間，詩皆無所不在，且詩教化人民功用極大。言及古之采

<sup>407</sup> 參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序一。

<sup>408</sup> 參賴子清編，《臺灣詩醇》，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序一。

詩之風，孔子刪詩定為六經之一，可見詩之崇高重要，並以孔子之言，表達詩之功用。和前篇序文一樣，歌詠臺灣地靈人傑，詩人輩出，佳作頗多，且收集文人之詩，可挖詞林風雅，揚海國文華。並介紹《臺灣詩醇》收羅內容，肯定賴子清集滄海遺珠之功。

在 1911 年 2 月 11 日開南社大會，趙鍾麒頌開會詞，亦顯見他對詩的看法：

本日本為全臺詩社，三百年來，未曾有之大會，我南社忝承其乏，得扳諸君子之吟旌，迢遙惠賞，榮幸何極。僕以南社代表，更得揖接芳徽，聊贊一詞，榮幸又何加哉。竊以為詩之為學，本乎性情，游乎造化，而備乎萬物。故詩可通之禮，通之史，通之書，非惟雕蟲刻翠，為能盡其事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之用大矣。不特顯揚國華，而亦轉移風化，是故詩人有尊貴之品格，有融洽之精神，無古今東西一也。我國及支那固勿論，即歐美各國詩人，有功家國，膺厚爵者，不乏其人。夫帝王有生殺予奪之權，詩人乃有薰陶、鼓舞、褒貶、榮辱之妙，不啻無冠帝王也。而況有馨香千秋者，詩人以翰墨結因緣，千載尚友，萬里神交，聲氣遠傳，有如芝蘭。新學者所謂社會團體，猶僅一部之事耳，夫風雅為斯文之寄，世道人心與有責焉，詩又胡可小也。……蓋鼓吹文明，將以大同羣怨興觀之自求，所以踐事父事君之實，而不徒以鳥獸草木矜奇炫異也。諸君子其以為然否惟事求實是，質不尚文，故設備多有未周之處，希諸君子其毋客氣，各盡一日之歡，是我南社諸同人所厚荷者也。<sup>409</sup>

同樣表達詩之成在於詩人發自內心且由萬物取材而兼備，因此詩在各領域皆能有所用，而詩人的特質是不分古今中外，都本於高貴的品格，並提高詩人的地位至與帝王同等。認為詩人以文會友且賦予詩歌對社會的責任，述及臺灣島上自沈光文播下文化種子後，詩學蒸蒸日上，有不可斗量之勢。並期許詩人們能以孔子對詩歌的理想自我要求，實踐詩歌的社會功能，不把詩歌僅作為炫耀文采的工具。

綜觀趙鍾麒所言，認為詩有幾點必要，第一是發自詩人內心，因外物而有所感；其次，詩人具有高貴品格，且仍藉由詩薰陶警策人民，是為「無冠帝王」；第三，詩能興觀群怨，背

<sup>409</sup> 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853 號，第 3 版「南社大會」一欄。

負教化功能；第四，詩是值得被記憶蒐羅，以發揚民族文化；第五，詩素材俯拾皆是，周遭充斥著觸動詩人靈感的秀麗山水及風饒物產，萬物皆可入詩。和趙鍾麒存有雷同觀念的文人，尚有連橫、林石厓、王松等人。

連橫畢生著作甚多，有《臺灣通史》、《臺灣詩乘》、《臺灣語典》、《雅言》，亦發行《臺灣詩薈》，從事保存臺灣文獻，足見其民族思想與愛國熱情。連橫多次提出對當時詩壇和詩歌創作的看法，〈臺灣詩薈發刊序〉說：「今日之臺灣，非復舊時景象也。……夫以新舊遞嬗之世，群策群力，猶虞未逮，莘莘學子而僅以詩人自命，歌舞湖山，潤色昇平，此復不佞之所為戚也。……小之為托雅揚風之篇，大之為道德經綸之具，內之為正心修身之學，外之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我詩人之本領，固足以卓立天地也。不佞騷壇之一卒也，……手此一編，互相勉勵，臺灣文運之衰頹，藉是而起，此則不佞之懺也。」<sup>410</sup>連橫對於當時文人僅寫幾首詩便以詩人自居，且耽溺於歌舞湖山，感到憂慮。希冀臺灣士人能發揮詩能涵養風雅道德，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寫出能卓立天地的作品，以免臺灣文運漸趨衰頹。

林石厓〈臺灣詩報序〉云：

古詩三百篇，……義旨奧妙，以十五國風言之，……於政治經濟，人才風俗，沿革得失，指陳詳審，後人讀之，勃然感奮，故詩之所以可貴也。是後王風委頓，大雅不作……此雖或運會使然，要非詩人所見不大之故歟？近世歐美詩人則反是，其文藝之醇者，一本於哲學，凡所賦詩，不寫國家之政象，則描民族之心理，如俄之托爾斯泰、印之泰古俞者，使人誦其詩，讀其說，可以察其社會千變萬幻之情狀矣，蓋其學不離乎社會，而措辭命意，又務以指導人心，改造時勢，此詩人之偉大，所以能後杜少陵，而為詩聖也。嗚呼！詩人所學如是，抱負如是，相勗如是，縱偶飲醇近美，試為綺語豔詞，又何損其大節乎？若夫萬卷不讀，見解不宏，日唯浸淫於章句之間，沾沾然搜奇抉怪，以與鄉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分寸毫厘，爭一時之長短，抑卑卑不足道矣。<sup>411</sup>

林石厓以詩經、托爾斯泰及泰古俞（泰戈爾）為例，認為詩要能不離乎社會，措辭命意要能指導人心改造時勢。詩人若能有此抱負，即使偶誦飲宴之詩，是無損其大節。由此語也可見

<sup>410</sup> 參連橫〈臺灣詩薈發刊序〉，《連雅堂全集·臺灣詩薈（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1-2。

<sup>411</sup> 參林石厓〈臺灣詩報序〉，《臺灣詩報》創刊號，大正13年2月6日。

當時詩人有「飲醇近美，試為綺語豔詞」之風。倘若不能讀書破萬卷，見解不宏觀，只著重於章句辭藻，則不足道矣。

王松《臺陽詩話》：「詩之為道，可以知人心之正邪、風俗之薄厚、時政之得失、國家之盛衰，頌揚譏刺，在所不廢；聞之者知儆，言之者無罪，故古有輶軒采風之制。」<sup>412</sup>認為詩可辨人心正邪，反應風俗民情、政治得失，可以發揮褒貶作用，使得人知道警惕，因此自古便有采詩之舉動。將詩賦予極大的社會責任，不能和國家社會人民脫軌。

現代學者研究古典詩學也提及漢文化特色即實用，詩歌便具備此特色，由儒家的言論便可知。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禽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興，係引譬連類，感發志意；觀，乃觀詩辭之美刺，考政治之得失，世運之隆替；群，親親而仁民，推己及人；怨為諷勸譎諫。合而言之，四者聲息相通。詩之作用，始於個人情志之發抒——言志，末則通往社會人倫之理想——持人情性，如同個人修齊之終極目標為治平，興、怨之目的在政教；觀，而其終極理想則在：群……舊云周制天子或五年或十二年一巡守，命大師采其詩以觀人民風俗之美惡，天下疾苦，為政教之參考。」<sup>413</sup>和前面幾位對詩的態度一致，認為詩應該是實用的文學，能夠興觀群怨，反映民情，間負起社會責任。而日治時期雖有部分詩人對詩的堅持，而創作了能譏諷時局的詩，如洪棄生、連雅堂、陳逢源等人，但詩社日益壯大，部分詩人作詩的價值在於爭名奪利，和詩的社會理想背離，使得日治時期的漢詩貶多於褒。

文人多以為詩能教化人心，明施政之得失，具有為民發聲的社會責任，發揚國之文華的文化功能，小至修身其家，大至安定社會國家。但當日治時期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詩人輩出，並非全部的人都能秉持詩之教化理想，且因自身漢學涵養不足，使得詩作乏善可陳，淪為遊戲剽竊，更甚者，把詩變成功利性的工具，而非實用性的文學。

## 第二節 趙鍾麒的詩學表現

詩人藉由詩歌直抒胸懷，藉由詩歌可以看見其人格特質、思想情感以及心中對於現實環

<sup>412</sup> 參王松，《臺陽詩話》，臺北市：臺灣銀行，1959年，頁14。

<sup>413</sup> 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年，頁141-142。

境的想望和批判。趙鍾麒詩歌裡承載的情感，除了上一章略加討論外，以下將藉由詩作品映證趙鍾麒的詩學表現。

## 一、能屈能伸，寄寓安身立命的生活觀

日治時期舊詩人被批評原因之一為與日方關係親密，極盡阿諛奉承之事。若以二分法區別當時文人，未免過於果斷。從趙鍾麒生平可知，他致力於科舉，等待機會發揮畢生所學，卻一際間風雲變色，仕途無望，面對現實環境的困窘，相對於流血抗日的知識份子，趙鍾麒等前清遺老選擇的是安分守己過生活，在日殖民體制中擔任官職概以經濟因素為考量較多。

除了前章提及的〈慶饗老典〉組詩以及和國分青厓等人唱和的詩外，亦有寫四首關於天長節詩作，天長節本為唐代唐玄宗的生日，日本亦沿用為天皇生日的節慶日。1870年（明治3年）下令統一制定，用為天皇生日，明治天皇生日日期為11月3日，大正為10月31日，昭和為4月29日。只要是天皇生日，其治下民眾都要慶祝。<sup>414</sup>茲取〈恭祝天長節〉討論趙鍾麒於該節日所詠詩歌的特色：

晨起東來紫氣祥，卿雲瑞旭繞扶桑。六合併懽開壽域，聖明天子壽無疆。壽身壽國並壽民，壽宇同登世界春。龍飛三十有四年，歲歲年年治化新。榮光遠被地全球，沕穆皇風暢五洲。文德武功並卓越，精神直貫萬千秋。開天益地闢皇基，未有殊勳萬古奇。震鑠餘威敷八表，鯤孺虬島隸藩籬。帝德如天帝功鴻，膏雨恩波澤被洪。奕奕綿綿長有道，萬彙生成煦照中。小臣草莽一書生，涓埃無以報昇平。洗筆簪花傾情愫，戲作昇平雅頌聲。

首聯運用「紫氣」、「瑞旭」等象徵吉祥的詞語慶賀日本天皇的生日，接著以「六合」、「無疆」祝賀天皇歲數能如天地般廣闊無止盡，連用了五個「壽」字扣住了天長節祝賀天皇生日的題意，其他首中也有類似祝壽的詩句「壽星高朗殿豐明，日德祥華寶祚亨」<sup>415</sup>、「日麗扶桑壽字高，櫻花殿上醉葡萄」<sup>416</sup>、「南極壽星，高輝帝座」<sup>417</sup>。運用了中國傳統上象徵地位崇

<sup>414</sup> 參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收於《臺灣學研究》第7期，2009年6月，頁40。

<sup>415</sup> 詩作〈恭祝天長節〉。

<sup>416</sup> 詩作〈擬天長節宴豐明殿應制〉。

高的「龍」代表日本，在日方三十四年的統治下，臺灣島是每年邁向進步開化的世代。

「榮光遠被地全球」以下四句，運用誇飾的手法讚揚天皇恩德像明亮的光、婉約的風一樣傳遍全球，其典範能流傳千萬年後。後以「小臣草莽一書生」表達自己的身份遠不及天皇，似有自我揶揄的意味在，認為自己在當時代下無法盡一己之力回報日方，僅能「戲作」詩歌賀之，暗暗透露臺人在日治時期僅能擔任最底層、最無影響力的職位之現象。

趙鍾麒寫於日方相關集會慶典的作品，風格大屬富貴體，文藻講求華美，當是因特定場合和身份下，得向現實環境妥協，始終需拿捏妥當以免惹禍上身。但他並非一味附庸諂媚，藉由其大部分詩歌，尤其是能明顯表達詩人風骨且躲過日人監控的詠史詩，宣洩他心中尚存的漢文化精神。

## 二、民族情操，藉詠史詩存漢文化精神

趙鍾麒詠史詩作品，所詠人事皆有其背後特殊涵意，內容書寫古今，藉由前人史事宣洩心中思想，運用此種影射手法書寫，既能避開日人的監控，又能感染同具漢文化背景的臺人，藉由以下詩作的分析，看見趙鍾麒在詩學中流露出不甘異族統治的漢族風骨。

〈李廣<sup>418</sup>射虎〉：

兵氣厲腥天，雄風動弩弦。將軍神臂勇，羽箭石頭穿。精聚南山貫，威摧北虜堅。君王偏信謗，奇數阮鳶肩。

此種詠史詩作法常見，即是「歷史批評體」，通常這類作品「詩人選擇某一具體的歷史事件或人物，並不作詳細的敘述或激情的重演，而只是簡要地提及而已。詩人對讀者的期待，是他對有關係細節知道的和自己一樣多。」<sup>419</sup>通詩以「雄風」、「神臂勇」、「精聚」、「威摧」等詞語稱讚李廣善射，驍勇善戰的特性，並穿插李廣熟為人知的射虎事件，最後兩句筆鋒一轉，敘述當時的武帝過於迷信而將李廣逼於絕路，表達對李廣的惋惜。

---

<sup>417</sup> 詩作〈天長節頌言〉。

<sup>418</sup> 李廣生平可參〔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李將軍列傳》，臺北市：鼎文，1977年，頁2867-2878。

<sup>419</sup> 參許綱，《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臺北市：水牛，1997年，頁15。

根據《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sup>420</sup>此即趙氏詩作頷聯所指之事，運用李廣事蹟，加以稱許李廣的勇猛。末聯二句則是指漢武帝元狩四年，李廣任前將軍和衛青攻打匈奴，李廣請願打頭陣，但大將軍衛青「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拒絕李廣請求，李廣憤而照衛青安排「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後因「軍亡導，或失道」遂未能抵達前線。此戰後，李廣於軍部中「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sup>421</sup>感嘆李廣因漢武帝迷信其命運不逢時，故不重用他，一生裡功績無數，卻從未封侯，令當時人和詩人為之不平。

綜觀李廣生平，詩人們以李廣為寫作對象有其用意，首先，表達了詩人對於李廣人格的肯定，《史記》記載李廣廉潔：

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sup>422</sup>

如此懂得疼惜底下官兵的人，正是趙鍾麒所肯定，心中該是希冀日方能有如李廣般的情操。以李廣家族善騎射，文帝曾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sup>423</sup>以為跟自身遭遇類似，皆是生不逢時，無法在仕途發揮自身長才。

另外，更具另一層含意的正是李廣和術士王朔對談的一席話，李廣納悶一生建功不遜於他人，何以從未封侯，並言自己：「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王朔回答：「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sup>424</sup>王朔以為李廣一生無法平步青雲正是因為殺已降者，對照當時日軍攻臺時，亦曾詐降臺灣義軍<sup>425</sup>，該是趙鍾麒暗示日方如此殘暴，未來終會自食惡果，心中懷抱的民族情操，藉由此

<sup>420</sup> 參〔漢〕司馬遷撰，前引書，頁2871-2872。

<sup>421</sup> 參〔漢〕司馬遷撰，前引書，頁2874-2876。

<sup>422</sup> 同前註，頁2872。

<sup>423</sup> 同前註，頁2867。

<sup>424</sup> 同前註，頁2873-2874。

<sup>425</sup> 光緒二十七年，日本以詐騙手段令士紳招撫嘉義義民軍向日本投降；鳳山林少貓招降後，還是被日方藉口殺

詩宣洩殆盡。

以另一個歷史人物代表趙鍾麒內心想望的尚有歌詠王昭君<sup>426</sup>詩作，〈明妃〉：

慷慨和親入單于，靖邊不惜女兒軀。世間多少沉淪者，儘說琵琶怨畫圖。

歷史上以王昭君為書寫對象的詩歌為數眾多，許鋼以為王昭君被塑造成不同象徵，其一是對君主和國家的無限忠誠的象徵，這正是儒家對臣子的基本道德要求，必須將君主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和生命之上。其二是被卑鄙的宮廷政治摧殘的「君子人格」的象徵，對肆無忌憚的畫工激憤，對君主的愚昧怨恨，但仍然拒絕放棄自己的道德原則以為進身之階。其三是象徵臣子對君主的無條件順服的儒家道德，懇請君主再給機會奉獻己身之力。<sup>427</sup>

趙鍾麒首句即形容王昭君是「慷慨和親」，是採《後漢書》記載的說法，認為王昭君是自願嫁與匈奴。末聯則是說，世間上多少不同於趙氏的人，只會說王昭君和親是出於被畫工所陷的無奈。表面上看來，此詩只是在表達對於王昭君和親的態度，趙鍾麒有不同於他人的觀點，但若進一步討論，對照當時代趙鍾麒所處的環境下來看，可以有一另種看法。

趙鍾麒寫明妃實則指自己，他本身深受儒家文化洗禮，這是無庸置疑，若照許鋼的說法而言，趙鍾麒正是以王昭君作為自己對當時臺灣統治者的無條件順服，因而會有任通譯、參加日方舉辦的各種慶典，歌詠日方的詩歌等。就他所受的教育而言，對君主、國家忠誠是基本的要求，縱使內心會有不平之氣，藉由詩歌暗暗表露，而表現出來的行為當是希冀能為社會盡一己之力。而詩中用「沉淪者」代表的對象，該是當時對傳統文人批判得體無完膚的新知識份子，就許鋼的說法，該是指以王昭君怨懟畫工的情緒作為象徵對象的文人。新知識份子對於如畫工的傳統文人極力批評，又以自身的道德原則拒絕與日方往來，趙鍾麒以「沉淪者」稱之，頗有反譏之意味。不論哪種立場，沒有絕對的孰是孰非，僅是在當時的社會局面

---

害；余清芳事件中江定出降後，日方仍藉口定死刑五十一名等等。參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頁 54-62。另在羅吉甫，《日本帝國在臺灣：日本經略臺灣的策謀剖析》，臺北市：遠流，2004 年，頁 82-82：「後藤新平先招降抗日者，再安排他們工作，……在招降條件的誘惑下，抗日領袖林火旺、陳秋菊、簡大獅、林少貓等都一一放下武器……但除了陳秋菊外，其餘均無法平步青雲，安享天年。」此外，亦有 1902 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部一帶舉行抗日份子的歸順典禮，日本警方在各會場周圍埋伏機關槍，典禮一完畢，將各會場的二百六十名招降的抗日份子射殺。

<sup>426</sup> 王昭君相關事蹟可參〔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4 年，頁 297；〔晉〕葛洪撰，《西京雜記》，臺北市：新興書局，1987 年，頁 11。

<sup>427</sup> 參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臺北市：水牛，1997 年，頁 80-85。



下，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價值觀念。

〈油炸檜〉此詩以秦檜<sup>428</sup>為書寫對象，且此詩扣住炸油條形象諷刺秦檜為人，寫得頗具趣味：

粉身何足蓋前尤，千古奸雄此局收。遺臭居然人膾炙，沉冤三字恰相酬。

「油食粿」，即油條，據說為「油炸檜」的變音，源於當時奸臣秦檜以「莫須有」罪名，誣陷當時名將岳飛<sup>429</sup>一事。「油炸檜」以高筋麵粉伴發酵粉、阿摩尼亞，壓成長條連體狀，象徵秦檜夫婦，放進油鍋炸，以示食肉寢皮，表千古共憤。<sup>430</sup>首句即言就算是以白粉和成的外形，仍舊無法掩蓋掉他曾犯的過失，並欣慰千年的奸人落得被油炸的下場。話鋒一轉驚訝以為竟然秦檜遺臭萬年，怎還會有人願意炸來品嚐，末句的沉冤三字據《宋史》記載：「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鞠，久不伏；嵩入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己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sup>431</sup>當時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陷害岳飛，如今趙氏將此三字贈與給秦檜，也許有人是喜愛油炸檜此滋味。整首詩雖不見厲言批評，僅以「奸」字表達對秦檜的看法，但詩人以戲謔的雙關手法表達了對秦檜的嘲笑，也道出文人不容奸臣價值觀。

趙鍾麒詠史詩作除了以歷史人事為材料外，尚有親臨該地而起興嘆的作品，如〈安平懷古〉及〈鹿耳門懷古〉。兩首皆是以鄭成功登鹿耳門為主，書寫對漢文化的思念。黃永武以為：

中華民族最喜聽歷史故事以為借鏡的民族，所以懷古詩容易引起共鳴。方回說：「懷古者，見古跡，思古人，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可以為法而不之法，可以為戒而不之戒，則又以悲夫後之人也。」後人悲前人，前事戒後事，這種『後見之明』或翻案文章，常寓寄著有益世道的仁心或獨樹一幟的卓見。<sup>432</sup>

試討論〈鹿耳門懷古〉此七言絕句詩，以短短四句，表達明鄭王朝不復見的惆悵：

<sup>428</sup> 秦檜生平可參〔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市：鼎文，1979年，頁13747-13765。

<sup>429</sup> 岳飛生平可參〔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市：鼎文，1979年，頁11375-11395。

<sup>430</sup> 參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0年，頁22-23。

<sup>431</sup> 參〔元〕脫脫等撰，前引書，頁13758。

<sup>432</sup> 參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市：巨流圖書，1977年，頁137-138。

我來猶恨百年遲，想見雄風氣不疲。今日潮平江已下，狂瀾砥柱待伊誰。

首聯即點出詩人至鹿耳門時的澎湃情緒，以「恨」字感嘆未能參與及親見明鄭王朝雄風的可惜，時間為現在至過去，第三句又將時間拉回現在，運用情感而將直線的時間改造成可跳躍的性質，將百年來的故事濃縮在詩人濃烈的情緒中。踏上鹿耳門，眼前所見都已滄海桑田，加以臺灣政局風雲變色，更加深詩人的嘆息，感嘆著能等誰再起而支撐現下的危局呢！就楊載所言：

登臨之詩，不過感今懷古、寫景嘆時、思國懷鄉、瀟灑遊適或譏刺□美，有一定之法律也。中間宜寫四面所見山川之景，庶幾移不動。第一聯指所題之處宜敘說起，第二聯合用景物實說，第三聯合說人事或感嘆古今，或議論，卻不可用硬事，或前聯先說事感嘆，則此聯寫景亦可，但不可兩聯相同。第四聯就題主意發感慨，繳前二句，或說何時再來。<sup>433</sup>

雖然是以律詩討論登臨懷古的見解，但就趙鍾麒此首懷古詩而言，亦可見離楊載說法不甚遠，一二句敘及親臨及前事，第三句感嘆古今景物之易，末句抒發心中所嘆，僅四句即能看出趙氏對於所處時局的慨嘆。江寶釵以為鄭成功之所以是臺灣古典詩中常被吟詠的對象，和他本身事蹟息息相關。首先，鄭氏驅逐了荷蘭，發揚孔子的華夏大義，對於當時遭逢日方統治而具有中國意識的臺灣漢人是追隨的典範；其次，鄭成功本身的命運帶著悲劇色彩，他和父親決裂，和臺灣為清廷割棄，在某種意義上和當時臺人相連結；再者，有關鄭成功的神話傳說甚多，用為典故，意義多層。<sup>434</sup>趙鍾麒在詠鄭成功的詩作中，當是和其所處環境與當時鄭成功遭遇互相共鳴。

### 三、詩人風骨，以詠物詩訴個人情懷

詩歌中常以物言志，詠物詩為趙鍾麒筆下數量最多作品，其內容可分成一是扣住物體的特性，就物論物的描繪；二是藉由詠物，明顯直抒趙鍾麒心中澎湃情感和人格思想。此即討

<sup>433</sup> 參楊載，《詩法家數》，〔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市：藝文，1956年，頁474。

<sup>434</sup> 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年，頁234-235。

論趙氏詩歌中藉由歌詠植物、動物宣洩個人情思，透過物的意象留存詩人的風範。〈黃雞冠花〉：

昂頭不作媚姿容，傲盡秋霜態未慵。野服黃冠高士格，那甘頰首拜榮封。

林淑貞認為藉物託喻情志時，有兩種表述手法，一是揭露式，直接告訴讀者作詩意旨；二是隱藏式，將作意曲折藏匿於詩中。<sup>435</sup>而趙鍾麒此詩，前三句多描繪雞冠花特性，以雞冠花暗指自己，在最後一句明白指出不願低頭受榮封，直接表達了他的意旨，屬於揭露式的作法。

雞冠花，多為紅色，但趙鍾麒在題目卻以「黃」為主，黃色此色彩在中國傳統中代表最高階級，如《隋書·禮儀志》敘述：「皇帝十二服，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sup>436</sup>黃麗榮以為黃色一可代表積極生命力，具備活力激昂的情感；二可代表嚮往不凡，有高貴、自信的特性；三可代表忠誠情深，傳達相思、忠誠、懷想等情感；四可代表慷慨捨得，有捨生救人的義行。<sup>437</sup>

就詩內容看，雞冠花莖挺直，儘管歷經寒氣的侵襲仍舊硬頸不媚俗，並將著黃色的雞冠花比為高士，哪裡肯低頭接受異族給的殊榮。以黃色的雞冠花比喻自己是高貴不俗的文人，表達自己忠於漢文化的激昂、忠誠的情感。另一首〈猩心木〉亦表達了詩人的熱血：

花放猩心似火燃，紅光一片欲燒天。英雄不死心頭血，染艷河山託杜鵑。

此詩的色調是紅色，可以表熱情、積極、憤怒、溫暖等，寫紅色花朵的綻放似火，用「燃」、「燒」讓本來靜態的景變得動態，彷彿綻放的花爭先恐後向上攀附。接著由物引出情感，心中的熱血正澎湃著，因為國土易主的悲痛，一股亡國之恨藉由杜鵑呈現出來。杜鵑鳥相傳為周末蜀國望帝杜宇之魂所化，故稱杜鵑。相傳望帝丞相鰲靈有為功高，而望帝與其妻私通，自認為比不上鰲靈，乃禪位而去，化作杜鵑，思鄉殷切，鳴啼不絕，至吐血方休，後以杜鵑啼血喻故國之思。<sup>438</sup>有另一首〈榴花〉也是以紅色為基調，表達詩人想望：

<sup>435</sup> 參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2002年，頁94-95。

<sup>436</sup> 參〔唐〕魏徵等撰，《隋書·禮儀志》，臺北市：鼎文，1975年，頁244。

<sup>437</sup> 參黃麗容，《李白詩色彩學》，臺北市：文津，2007年，頁121-131。

<sup>438</sup> 參〔漢〕楊雄著、〔明〕鄭樸輯，《蜀王本紀》：「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望帝以鰲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

照眼分明絳玉姿，濃妝暈帶美人脂。朱顏不妬羅裙色，萬綠叢中紅一枝。

天然穠豔杏桃欺，綠艾青蒲鬥夏時。不為紅塵污顏色，朱明奪得火之離。

關於榴花，黃永武提到：「韓愈寫『五月榴花照眼明』以後，有說榴花當夏避春，心像向日葵一樣，特愛陽光，『同葵心向日』，忠心不二，但並不是趨炎之輩，『此花弗是趨炎質，向熱丹心表裡同。』外形內熱，內含丹心，是表裡一致的擁日派。詩人喜歡將它寫成火樹瓊枝，霞光爛漫，從唐萬楚寫「紅裙妒煞時榴花」以後，拜倒腥血一般的石榴裙下，又成為另一個共同的聯想。<sup>439</sup>

第一首前二句寫榴花的紅豔似上妝的美人般耀眼，且點出榴花生長季節正是夏季，才有萬綠從中一點紅的景象。第二首則將物擬人，以為榴花是被春天的杏花桃花給欺負，至夏天盛開又遭逢綠草菖蒲的爭鬥，儘管生長的季節和環境是如何的困惡，榴花仍舊不被世俗所擾，開得燦爛妖豔。榴花被當成忠心的象徵，加以趙鍾麒書寫榴花時抓住它紅色的特質加以描摹，更寫出詩人的赤誠和熱血，以及不為現實環境打倒的決心。再看〈寄生草〉：

托根休怨附枝柯，怕聽佳人唱踏莎。不與蓬蒿爭雨露，弄風搖月自婆娑。

首句奉勸寄生草不要埋怨自己需要依靠別的植物才能生活，就像詩人在安慰自己時局已變，再多的怨尤也已無力回天。後二句則講寄生草的習性，也是隱藏詩人的特性，不需要與其他野草去爭奪，只要自在的隨風擺動就好，正是詩人告誡自己，無須跟環境中沒有德行的人爭名奪利，自在快意的過自己的生活即可，頗有孤芳自賞的意味。

除了以物喻志外，尚有意在言外的詩作品，林淑貞以為：「作者不言作意，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是隱晦其事，不欲人知，其二是大家皆知其事或易知其事，反故作玄秘，曲隱其事，其實眾人皆知。」<sup>440</sup>以菊花而言，往往令人聯想到陶淵明此高潔的隱士，趙鍾麒愛菊由前述的詩人活動和其餘詩作皆可看見，〈簪菊〉此詩有與屈原「夕餐秋菊之落英」相似的情感：

---

驚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驚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驚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望帝去時，子規鳴，故蜀人悲子規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後天墮。」，收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市：新文豐，1985年，頁397-398。

<sup>439</sup> 參黃永武，《新編本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市：巨流，2008年，頁113。

<sup>440</sup> 參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頁235。

年來蕭索鬢邊絲，雅與黃花澹最宜。愛汝秋風好顏色，一枝豔靚老頭皮。

詩人發覺耳鬢的髮絲漸蕭條，選擇了菊花來配戴，正好符合詩人高雅恬淡的性格，接著歌詠愛好菊花的色澤，只要一株便能使人增添不少光彩，是因菊花是高雅的美德象徵。全詩雖是詠菊，但若進一步聯想菊花背後的含意，便能理解詩人以菊簪髮的背後寓意。另一首詠菊花詩〈供菊〉也可見詩人對菊花的愛憐：

澹香瘦影總堪憐，位置詩邊與酒邊。可有美人相坐對，是真名士與纏綿。

首句寫出菊花的淡雅孤影，此花盛開在秋季，不在春季與百花爭妍，更符合詩人不爭的脫俗形象，臺南女詩人石中英〈採菊〉有：「愛汝孤高能絕俗」<sup>441</sup>一句，可見菊花此特性深受詩人推崇。第二句則言菊花的用處，既可以入詩也可以釀酒，「美人」與「名士」，正是「菊花」與「詩人」，兩個具備孤高性格的人及物惺惺相惜。

竹子虛心有節卻能有彈性，也時常是詩人歌詠的對象，〈觀音竹〉：

出秀祇園節不撓，慈雲拂處日輪高。數竿舞動參差影，瓔珞分明著法袍。

觀音竹，是鳳凰竹的別名，前二句寫竹子挺拔參天，呈現了剛毅及凌雲壯志的特質，當竹子隨風擺動時，好似著法袍的神明，剛好呼應了該竹的別名。竹曾被詩人描寫是能化龍招鳳的象徵，「化龍」是自愛的完成，「招鳳」是為別人所愛的象徵<sup>442</sup>，詩人以此經冬不凋的鳳凰竹為欣賞對象，該是表達自己等候他人垂愛的寂寞期盼。〈七絃竹〉：

瀟湘瑟外別鍾靈，移植榴禪奏法庭。入叩絲絲鳴古調，月明疑有子期聽。

開元寺內有七絃竹，據說是「北園別館」初建時，由鄭成功夫人董氏親手所植，竹身有七條青線，像琴的絃線。前二句言七絃竹被移植過來之事，後二句結合竹子外觀的特色，發揮詩人想像，想著參天的高竹當夜夜彈奏古曲，該是有知音者可以賞識。藉由竹來寄託自己希冀能遇到賞識他的知音。除了夏天的竹子外，趙鍾麒也將夏天的樹蔭入詩，〈綠陰〉：

莽蒼蒼處晝沉沉，積影重重日未侵。一路遊人來喝蔭，長年避俗此清吟。夢酣枕石堆

<sup>441</sup> 此詩有收於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0年，頁132。

<sup>442</sup> 同前註，頁31。

身滿，醉倚琴床得氣森。絕好清涼新世界，暫教熱客息塵襟。

前二句運用了三個疊詞「蒼蒼」、「沉沉」、「重重」等詞描繪出厚重感及夏季的悶熱，顯見夏季樹木葉子繁多，日照使得樹蔭層層，連太陽都無法侵略。路上遊人紛紛至樹下避暑，並稱讚綠陰是可以躲避俗氣，又能席地而睡或喝酒品樂，這樣一個絕佳的地方，能叫人忘卻塵世的煩躁。詩人寫綠陰，心裡希冀能有一個新世界能讓人忘卻俗世的紛紛擾擾，對於所處時代的煩躁無奈，可以想見。

時局的轉變難免令人神傷，處於易主的政局，趙鍾麒雖神傷，但仍抱持希望，存有樂觀的性格，由〈秋梧〉一詩中的情感轉換可知：

西風庭院初辭葉，老樹歸涼較冷些。待到清明春雨後，高枝又放一枝花。

前聯寫秋季到來，葉子紛紛謝辭了枝幹，少了葉子遮蔽的樹木覺得較寒冷，將物擬人具有人的知覺，彷彿看到在寒風中顫抖的梧桐。心境一換，等到來年再春時，枝頭上還是會綠意盎然，雖為詠秋天景物，卻不若感傷秋天肅殺、萬物凋零的愁緒，而是轉念一想，人和物雖逢絕處，但待時局轉換還是會有希望。

另有以動物為書寫對象，寄託個人情感，〈猿〉寫猿的聰慧，不願與塵世為伍：

山野毛蟲物，通靈人性存。幾疑君子化，省識相公尊。辨賦能忠主，隨班亦拜恩。似知塵世險，不願學猩言。

此首五律以簡白的文字寫猿，首聯以為猿雖屬山野動物，但卻具備人性，幾度猜疑牠是人的化身。接著言猿能識主人且知恩，但如此聰敏的動物也深知俗世的紛擾，而不願與其餘動物為伍。正如詩人雖願意為國家盡一份心力，但深知自身肩負的漢文化傳統與順從日方的衝突，故寧願學猿的沉默，不願學社會所用的日語以求躋身日方中上階層。〈寒鴉〉七律麻韻：

忍凍呼名自叫啞，飛飛繞匝噪聲譁。凌霜翻遍上高樹，壓雪堆來天雨花。黑影丹楓秋月冷，黃昏烏白夕陽斜。荒村落葉蕭條甚，愛屋誰憐未有家。

前二句寫烏鴉在寒夜中耐著凍鳴叫，反覆飛著尚未找到棲身的處所，「凌霜」、「壓雪」更指出來所處環境的惡劣。接著以「黑」和「紅」兩個強烈對比色，突顯出烏鴉的身影在秋天

的夜裡特別孤單，並再以黃昏時眾鳥歸巢對比「飛飛繞匝」的無處可棲，更添烏鴉的悲劇。「荒村」、「落葉」、「蕭條」是秋天的景象，在這肅殺的季節，誰會哀憐無家的孤鴉呢？詩人以烏鴉比喻自身，身處在日本統治下的緊張時局，無處可發揮自身的才能，找不到容身的地方，又有誰懂得憐惜呢？除了以寒鴉的「寒」表達所處環境和心境外，〈怨鳥〉則是直接寫「怨」，所怨之事，正是杜鵑和精衛背後的象徵意義：

杜鵑紅漲月痕高，泣血將枯尚叫號。訴與東風空自艾，歡場鶯燕正陶陶。

含冤亦復如精衛，泣血渾疑染碧桃，望帝春心長不死，訴將明月徹宵號。

兩首以杜鵑和精衛此二鳥表達了詩人心中的憤恨，杜鵑既使吐血仍舊哀鳴，該是因為心中有莫大的哀傷，既使和東風訴說、責備自己，仍舊是於事無補，鶯鶯燕燕正陶醉在春天美好的時光。杜鵑鳥在前已有介紹，後用杜鵑啼血表示對故國之思，趙鍾麒寫此詩時，懷著對清朝的思念不絕，並以「歡場鶯燕」代表日方正沉浸在奪得臺灣的歡愉。另一隻怨鳥是心懷冤憤的精衛，其不斷填海，不畏艱難，勢必報仇的決心，正如詩人怨懟的心情。第三句化用李商隱〈錦瑟〉：「望帝春心託杜鵑」，描寫杜鵑和精衛的心思，既使泣血，仍要徹夜表達己身的志願。因詩題即名「怨」，此詩乘載的詩人情感更為強烈。

動物為象徵的詩作尚有以虎的威猛形象暗指作威作福的日人，並以剛健的筆法描寫虎的氣勢，如「電目鉤牙鐵磔鬚，咆哮猛獸世驚呼」，寫虎的銳眼、銳齒及嘴邊的虎鬚及牠驚天動地的吼聲。〈虎〉其中一首寫虎的可畏：

貓頭豹尾種雄奇，七尺山君猛似獅。撲地闖能驚百獸，負嵎健已失諸兒。餘威豈獨狐爭假，後患多從豸自貽。牙爪噬人吁可畏，人間有翼更堪危。

將虎形容似貓、似豹又似虎，且身長七尺，描繪出虎綜合了貓豹的矯捷及獅子的凶猛，只要發出吼叫聲就能驚嚇其餘動物，倚靠其天生的勢力稱霸動物界。其餘想假借虎威的動物豈有狐狸而已，尚有許多欲拉攏的動物正伺機而動。又言光是虎的爪牙已令人畏懼，若是再如虎添翼，危害更大。就詩人所處背景看之，兇殘的老虎正是欺壓臺人的日方，而各地方皆由藉著日本殖民統治而狐假虎威的警察或地方官員趁機壓榨百姓，此詩可看成是詩人寫出當

時日方的殘暴、臺人生活的恐懼及基層官員的仗勢欺人，批評苛政猛於虎的現實景況。

#### 四、寫實精神，攝錄臺灣社會景致

趙鍾麒既以詠古寄託自身對漢文化精神的堅持，也有數首社會詩描寫當時臺灣社會的特殊亂象，詩歌蘊含濃厚的批判精神，寫出詩人的價值觀和對生活的慨嘆。

詩歌中諷刺當時臺南嫖妓風氣的盛行，娼寮在清代任民間自行開設，日治時期見花柳病毒四處傳染，故嚴禁私娼，僅准日人在南勢街地區開設貸座敷。1907年4月1日，日政府頒佈臺灣籍民開妓院的法令，日籍貸座敷指定在南勢街，臺籍貸座敷指定在粗糠崎。<sup>443</sup>至1922年，日政府認為貸座敷在粗糠崎、媽祖港有礙風紀，將臺籍、日籍經營的貸座敷一併遷移至新町（今大智街）。

遷到新町的酒樓臺籍、日籍、韓籍皆有，如小蓬萊、松金樓、金波樓、高砂樓、朝鮮樓、樂春樓、小春園、真花園等。當時，日政府規定貸座敷的妓女有三種：藝妓、藝娼妓、娼妓。<sup>444</sup>有關當時娼妓業的蓬勃狀況，由連雅堂〈花南雜記〉可見一斑，而文裡寫有趙鍾麒贈妓對聯，當是因當時文人於集會中時有藝妓相陪，以增雅興，和此小節所要討論的趙氏諷刺對象不甚相同：

城西一帶，濱海而居，商廛比立，夙稱殷富；而風月之場，亦多廁其處，唯南勢街尤為銷金艷窟。每當夕陽西墮時，絃索之聲，悠揚入耳，樓欄麗影，花芬四溢，遊其地者，幾疑色界之仙都也。沿街數十戶，雖為淫靡之穴，而逢此歲旦，則輕扉靜掩，門楣上以紅紙書貼『鴻禧』兩字，跳脫丁冬，聲來戶外，非風雅名流，則大腹賈富兒人也，夫何有此刺牙牙之惡少哉。……勾欄之內，多尚樓居，鋪飾清艷，淨几明窗，窗畔或掛花聯，悉為遊客書贈，曾記趙雲石先生〈贈芍仙〉兩句云：『芍藥不應花相屈，仙人曾捧玉泉來』誠謂一經品題，價增十倍焉。<sup>445</sup>

<sup>443</sup> 參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下）》，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484-485。

<sup>444</sup> 同前註，頁496-498。

<sup>445</sup> 轉引自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下）》，頁472-473。



而《臺南新報》記者黃拱五別號瘦菊寫有〈竹枝詞·并序〉<sup>446</sup>，也是將當時的煙花韻事描寫得淋漓盡致。

現從趙鍾麒諸作中討論當時詩人眼見的風塵景象，〈城邊脚俏行〉仿洛陽女兒行：

脚俏查某城邊居，才可容顏三十餘。猴哥赤腳黃沙腿，甕底新醃鹽烏魚。門前日日遙相望，見惹大哥嗤嗤向。橫拖倒扯入房門，青天白日垂蚊帳。殘花賸柳不成春，自謂西施莫等倫。妖顏怪臉初疑鬼，抹粉塗煙半似人。春風一度三百錢，無錢草索蓬門鎖。牛竈春生牯客來，竈角床沿相雜坐。漫將錦瑟問年華，嫫母鳩盤是家。休誇舊貌青樓好，臉上鷄皮起縐紗。

「城邊」一詞，就許丙丁解釋是臺南市內有一句「城邊貨」的俗語，即是指妓女。百餘年前，臺南市的娼寮、茶館，多在大西門城內外傍邊。安平港繁榮的時代，港道分流到水仙宮廟前，凡是巨商腹賈，必經此地，為熱鬧的商業市區。港的兩邊，佛頭港、北勢街、南勢街，都有茶樓酒肆，城西遂成燈紅酒綠之處。<sup>447</sup>「腳翹」即是方語的「腳色」，帶有貶義，首句用方言寫出城邊妓女的年齡已三十餘，有色衰之意，又將尋歡的男子以「猴」稱之，門前以下四句，更活靈活現的寫出娼妓和嫖客交易的狀況，後更不留情面的以「妖顏怪臉初疑鬼」形容娼妓，並言男子尋歡一夜便散盡錢財，落得家徒四壁。最後四句言及煙花女子的無奈，縱使年輕時有再好的面貌，如今早已年老色衰。

而〈新樂府〉（點煙盤，仿李白將進酒，二十年一月）一首，也是在諷刺當時尋歡作樂的人散盡家產，拋妻棄子的醜態：

君不見！南北之車去復來，美人捆載金錢回。又不見，新町妓女新剪髮，塗鉛抹粉白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勞勞磨歲月。天生錢財必有用，祖公產賣錢復來。開燈吸煙且為樂，猜拳開酒來乾杯。大濶老，小瘟生，點煙盤<sup>448</sup>，吸莫停。琵琶歌一曲，叮叮咚咚更好聽。妻寒子饑且不管，但願對花長醉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嫖客留

<sup>446</sup> 此首詩作可參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下）》，頁 496-498。

<sup>447</sup> 參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下）》，頁 469-470。

<sup>448</sup> 鴉片禁止後，以香煙、瓜子、蜜餞、餅四色，盛盤進客，謂之「點煙盤」，參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下）》，頁 498。

其名。蘇州上海等遊樂，達旦連宵恣歡謔。荷包何為言少錢，麻燈債成又堪酌。珠花園，春華樓，開盤點煙兼陪酒，與爾同消夜夜愁。

前面數句皆言娼妓們收入豐滿，打扮得華麗的樣貌，又鼓勵人應該盡歡，何必庸庸碌碌的過日子，儘管散盡家產吸煙喝酒嫖妓，也不用管家裡的妻子，只願能長期流連於溫柔鄉，並以聖賢和嫖客作了強烈的對比，極盡諷刺意味。何必擔憂錢財的盈虛，各處總是有娼妓寮與嫖客歡度夜夜春宵。

另有〈終夜遊新町園序〉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此文以不同形式諷刺相同現象，仿李白一文維妙維肖：

夫新町者，各人之暢窟，猴哥者妓女之嫖客，而瘟生醉夢，所樂若何。故人秉錢冶遊，良有以也。況藝旦陪我以煙酒，大婊送人以梅章，會姊妹之花園，序敦倫之樂事，羣妓俊秀，皆為少年。吾人癡哥，獨慚空樂，鑑賞未已，春情轉生，入羅幃以抱花，毋白兔之望月，不與工作，何伸興懷如錢不清，罰飲馬桶水無數。

李白本是敘述人生當及時行樂且享受美景，寫出與族弟愜意生活的面貌，趙鍾麒以此仿作嘲諷當時男人不是「秉燭夜遊」，而是捧著大把錢「冶遊」，文人雅士是以「陽春煙景」、「大塊文章」為伴，嫖客則是極為墮落。中寫冶遊的「盛況」，最後則是將喝酒的雅興改成喝馬桶水，深刻的嘲諷當時荒唐的嫖妓現象。

另有〈有感〉一詩，雖未對現實社會多加描摹，卻是因環境而觸發心中所感，悲戚的情感當是生活的反應：

赴海川流去若馳，謝枝木葉亂離披。悠悠世事無終始，墨子悲絲楊泣歧。

詩題只下有感，不知為何而感，該是生活中發生的事件使得他心裡有感觸。前二句將「赴」、「謝」此二個動詞置於句首，讓詩作開頭即有力度，讓人感受到詩人心中洶湧的情感。且運用了倒裝的句法，強調了是因望見世事無法抵抗的規律而有感。原句或應該為「流赴海川去若馳，葉謝枝木亂離披」，黃永武以為：「詩既有創新想像的任務，所以從形式上來說，

詩句是可以不用日常語言習慣的聯接法。」<sup>449</sup>這二句若是照平時句子結構寫，則會看似單純寫景，寫出水流歸海，葉子離開樹木的景象。若加以倒裝，反而突顯了詩人要表達的情感，說明了題目的「有感」是為何而感，讓景具備人情。後二句更道出了詩人心中的感慨，世間上的事總是多變，並化用阮籍《詠懷詩》之二十：「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一句，表達了詩人對現實世界的感嘆。

除了對社會的批判和感懷，〈祝鐵道全通式〉此首可看見日本統治臺灣時，除了嚴苛的殖民政策外，尚有帶來臺灣社會進步的一面，讚揚建設為百姓興利：

南朔遙天近比鄰，輪車利用大前民。交通政策機關備，固陋乾坤刷洗新。十載文明長進步，萬年經濟有治人。真成樂土皇恩溥，幸福增來福海春。

日本治臺時期，以「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為政策基礎，在臺灣興建農田水利、建立糖業會社、完成縱貫鐵路、公路系統等諸多設施，使得臺灣因工商業發達使得都市社會興起，慢慢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而日本建設鐵路最大目的，就是以全體的經濟需求為當務之急<sup>450</sup>，於1908年4月長達405公里的縱貫鐵路終於全線通車。雖最終目的是為了受益日本本島，但臺灣在日方經營下，確也帶來了社會便利、衛生條件改善、都市化等方面的進步。

首聯即說出因為鐵路全通帶來南北若比鄰的好處，頷聯則言新的交通工具讓臺灣得以面目一新，頸聯「十載文明長進步，萬年經濟有治人」二句，再度運用數字對比出日方統治十年以來，為臺灣島上帶來的進步是可以延續萬年。末聯續稱臺灣是塊樂土，是個令人幸福生活的福地。

另一首〈余所植桃花中秋謝而復開為賦二絕以記〉則是希冀臺灣當時能順應世界潮流，追求臺日人地位上的平等：

香山題詠廬山寺，四月桃花始盛開。不道吾家秋八月，十分春色又重來。

人群進步唱平權，物亦如斯得氣先。可是美人名士格，桃花豔鬥菊花天。

題目明白的敘述此詩的緣由，本來栽種的桃花謝了又開，詩人為此寫下一詩。首先言

<sup>449</sup> 參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市：巨流，民65年，頁250。

<sup>450</sup> 參喜安幸夫，《日本統治臺灣秘史》，臺北：武陵，1989年，頁14。

桃花在春天盛開，誰料到詩人家裡的桃花，竟在秋天時謝了又開，讓庭院裡充滿了春光，以「十分」表達春色的飽滿和詩人的驚喜。第二首則言及當時的社會正是文明進步的年代，連物都能沾染這份氣息，並以「美人」指桃花，「名士」指菊花，雖是秋菊的季節，但都能有權一爭高下。就像雖然臺灣現下是在日方的統治下，在平權主義的鼓吹下，台日人總是可以有相同的權利競爭。

## 第六章 結論

趙鍾麒畢生在詩壇上的耕耘，藉由他的足跡，看到當時臺灣古典詩的價值，也讓他留下數以百計的雋永作品，其言行直接影響他的後代，更甚者可見其後代子孫在不同領域的成就。

在詩學傳承方面，趙鍾麒除了藉由詩社、《三六九小報》、詩創作、教書推動漢文化，最明顯的傳承便是趙福和趙雅祐在漢詩創作上的成就。大兒子雅福，常以劍泉、少雲為號發表詩作，曾任臺南新報中文記者、南社幹事、桐侶吟社顧問、以成社副社長、三六九小報發行人兼主編，現存詩作可見於盧嘉興和石萬壽文章以及《全臺詩》<sup>451</sup>；小兒子雅祐，以劍樵為號寫詩，曾任職舊城公學校、臺南寶公學校、末廣公學校，不若雅福活躍，現存詩作僅三首<sup>452</sup>，曾是桐侶吟社社員、任以成社歌長。

趙雅福在擊鉢聯吟會中，時常和父親一同入選，有時名次更超越趙鍾麒。如「癸酉全島聯吟大會」〈屏東春曉〉左詞宗莊太岳、右詞宗洪鐵濤選，右一左錄<sup>453</sup>；「全島聯吟大會」第二日次唱擊鉢錄〈展元宵〉左詞宗呂傳祺、右詞宗楊爾材先生選，左十右廿五<sup>454</sup>；「曾北聯吟擊鉢吟」〈謁南鯤身〉左右詞宗王則修、蘇櫻村氏選，左一七右三十<sup>455</sup>；「臺南詩社秋季聯吟會」〈菊夢〉左右詞宗韓子明、洪鐵濤氏選，左九右十五<sup>456</sup>；「全島聯吟大會第一日次唱」〈鷄群鶴〉左右詞宗趙雲石、鄭養齋氏選，左二；「臺南詩社秋季聯吟會」〈秋扇〉左右詞宗吳子宏、趙少雲氏選，左二十<sup>457</sup>；臺灣雜誌社第二期徵詩，題〈鄭成功〉，趙劍泉第五名，趙劍樵第九名<sup>458</sup>。

父子三人活躍於詩社，一同參與古典詩在臺灣最蓬勃發展的時期。此外，趙鍾麒女婿葉書田為臺南富紳世家，亦是南社一份子，同在詩社又是姻親關係，對於詩學的傳承當有影響。

<sup>451</sup> 蒐集趙鍾麒詩作過程中，亦有獲得趙劍泉作品，《全臺詩》雖已收錄多數，但仍舊有遺漏之作。

<sup>452</sup> 收於石萬壽〈趙雲石喬梓詩文初輯一詩〉以及《全臺詩》。

<sup>453</sup> 參《詩報》55號，第六版，昭和8年3月15日。

<sup>454</sup> 參《詩報》57號，第十六版，昭和8年4月15日。

<sup>455</sup> 參《詩報》93號，第八版，昭和9年11月15日。

<sup>456</sup> 參《詩報》117號，第三版，昭和10年11月18日。

<sup>457</sup> 參《詩報》118號，第四版及第八版，昭和10年12月1日。

<sup>458</sup> 參《臺灣日日新報》，8010號，第六版，大正11年9月14日。

葉書田的妹妹鏡月，自幼從趙鍾麒授書，深曉詩文<sup>459</sup>，兄妹二人在趙氏薰陶下，對於詩文皆長。

除了文學上的造詣，趙鍾麒對自家子孫的要求，從趙氏家族遺訓可見一斑。「歷史告訴我們，凡斤斤於利害，惶惶於得失的人，終不免埋骨荒丘而與草木同朽。願我子孫皆能效法先人、心存家國、相守相勉、奮甚忠貞、頂天立地。」<sup>460</sup>此是趙承琛先生於自印的家譜序文中所言，可見自趙鍾麒致力推廣漢學、趙雅福創辦《三六九小報》等延續漢文化於不墜的理想，傳承自後代子孫，希冀其能發揮己身之力，在各自領域發光發熱。

趙承琛先生為趙鍾麒長孫，生於日治時期，接受日本教育，但在家中直接由趙鍾麒和其父趙雅福的教導漢文，深受家族長輩影響，並以為自己能在界面科學界發光發熱，便是直承其祖父趙鍾麒先生專注堅持的治學態度；此外，亦受祖父的溫儒風範薰陶，成就了他提攜後輩和照顧弟妹的性格，為鄉里稱道<sup>461</sup>。除了對職業和生活的熱愛外，趙承琛也熱愛著臺南文化，以一己之力致力蒐集祖父和父親的文墨，自費印刷趙氏家譜發與宗親，熱心幫助學者研究<sup>462</sup>，延續先人風采。

趙承琛的兒子們謹記其父叮囑：「余更深切盼望子孫們特立獨行、不媚世俗、高瞻遠矚、樂觀上進。余相信惟有如此才能突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才能超越時空，臻於至善。」<sup>463</sup>因而各個出類拔萃，盡心於各自專業領域。其中，趙崇舜先生秉持父親的堅持精神，二赴泉州追蹤其家族根源，並尋獲「南外天源趙氏族譜」，且對於父親遺留下的家族資料妥善保存並不吝幫助學者。此外，其為文行雲流水，可見趙氏書香風采，故得其父趙承琛囑託代為執筆書寫家族序文<sup>464</sup>。

趙崇良先生更是謹遵家訓潔身自愛，因而未和 2011 年發生的署立醫院弊案人員同流合污，且因自身對原則的堅持，轉而離職至他家醫院服務。趙崇良先生為第一位聯繫上的趙氏

---

<sup>459</sup> 參許雪姬、薛化元、張淑雅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 年，頁 479。

<sup>460</sup> 參趙崇舜、趙崇良先生提供的〈家譜序文〉。

<sup>461</sup> 趙承琛先生對祖父的懷念尊崇，是透過趙崇舜先生越洋電話告知，才得知趙承琛先生親身受教於趙鍾麒，受趙鍾麒影響超過其他兄弟姊妹。

<sup>462</sup> 和趙崇舜先生越洋電談時，提及學者盧嘉興、吳毓琪等人曾探訪過趙承琛先生，先生帶領學者親往各處參訪趙鍾麒遺留的文采或熱心提供資料，幫助研究者建構更完備的論述。

<sup>463</sup> 參趙崇舜、趙崇良先生提供的〈家譜序文〉。

<sup>464</sup> 由趙崇舜先生越洋電話對談得知。

子孫，在工作之餘，不厭其煩的多次信件往來和資料搜尋提供，更幫忙聯繫崇堯、崇舜、崇甫先生。四兄弟的熱心幫助、溫厚待人，亦是承襲先祖們的儒士特質，可見趙鍾麒影響其後輩之深遠。

趙鍾麒子孫除了在文學上承接衣鉢，在各職業範疇亦是傑出人才。長孫承琛為臺南子弟學習自然科學的先驅之一，創辦全國性界面化學會，且會址設於臺南市成功大學，亦是自然科學學會以臺南市為會址的先例之一。後留學日本，返臺後，界面科學的指導研究都在成功大學或自設實驗室內進行，並以嘉南藥專創校董事身份，協助轉型成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並在新竹科學園區致力高科技的提升之際，協助諸多國際性大廠，如華通、大宇等公司奠定產品高級化基礎。<sup>465</sup>出身在府城書香世家的趙承琛，建立起界面科學的權威地位，並不遺餘力的提攜後進、延續先祖的風範，藉由他可見府城子弟特有的純樸、敬業、上進等特質。

另有孫子承瑜在建築事業上自立門戶；承璵自營大發無線電器行；承珂經營大發實業廠；承瑛任啓偉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女鈿華和鈿華則是就讀臺南高級女子中學；鈿華，則熱心公益，曾於臺南市中西區公所任志工<sup>466</sup>。

曾孫崇堯就讀博士期間專研金屬鈍化以為金屬防蝕保護作用，創立「點缺陷模式」學理，發表系列論文，建立金屬鈍化學的統一場論，榮獲一九八二年美國電化學會年輕作家獎。<sup>467</sup>崇良和崇舜各自到日本和美國攻讀學位，在醫界的內科和心臟科為權威人物，並發表多篇醫學著作；崇甫亦是習醫之人，在自身崗位盡心盡力。

另有雅祐之女趙鈿華的先生是機械工程師，大兒子是東方助理教授兼系主任，二兒子是碩士在電子公司程式設計部副理，女兒在東海大學資訊部助長<sup>468</sup>，得以見到趙鍾麒子孫在不同的職業領域發展有成。

趙鍾麒影響所及，不僅侷限在趙氏家族，更甚者影響臺南當地的詩文風氣。日治時期北中南三大詩社之一的南社，在臺南當地獨領風騷，影響了之後臺南各詩社的興起。市內仍舊留有南社活動過的痕跡，可惜多被遺忘，若未進一步查訪，便無從得知來龍去脈。盧嘉興一文載趙鍾麒曾為五妃廟、保濟宮及當地友人寫對聯，足見其詩文遠播以及在當地象徵的地位。

<sup>465</sup> 參趙崇舜先生提供的「趙承琛教授」介紹一文。

<sup>466</sup> 參<http://www.tnwcdo.gov.tw/aboutus04.asp?ToPage=1>，最後檢索日 2012/5/7。

<sup>467</sup> 參趙崇堯先生提供的資料簡介。

<sup>468</sup> 參<http://www.tnwcdo.gov.tw/aboutus04.asp?ToPage=1>，最後檢索日 2012/5/7。

此外，在臺南市清水寺仍存有趙鍾麒詩作題壁，〈臺南城清水寺水流觀音〉：

臺閣春光一剎那，南華仙景大包羅。城頭落日銷塵氣，內海浮沙起牧歌。水月一輪參法相，流霞千載付娑婆。觀空有色慈雲現，音韻琅琅慧福多。

與《全臺詩》所錄：「臺閣春光一剎那，南華真景大包羅。城頭落日銷王氣，內海浮沙起牧歌。水月一輪參法相，流年千載幻春婆。觀空有色慈雲現，音韻琅琅慧福多。」相比之下，原作中「仙景」更符合寺廟形象；「銷塵氣」更有清新脫俗的仙意；「水月」對「流霞」、「參法相」對「付娑婆」，更為出色，故應以寺廟內題壁為主。

趙鍾麒當時住於清水寺街，清水寺俗稱水流觀音，因寺前有一條德慶坑的支流，康熙年間大雨時飄來一尊觀音佛像，勾留在廟址前，居民爭相膜拜，後捐建寺廟，名為清水寺。民國四年重修時，請趙氏題壁，趙氏遂以「臺南城內水流觀音」為冠首作詩。<sup>469</sup>現今造訪該寺，趙氏所題詩仍懸掛於寺中，臺南市內早已滄海桑田，寺前無見小溪流，僅能以周遭彎曲的小巷想像當時環境。全詩冠首即點出了該詩的主旨，以描繪祥和的畫面扣住了觀音的形象。

趙鍾麒帶領南社二十七年，歷經南社鼎盛時期，臺南當地陸續有西山詩社、桐侶吟社、春鶯詩社、聽濤吟社的成立，成員大抵為南社後起之秀。根據統計，日據時期成立的臺灣詩社數目<sup>470</sup>，由日總督所在的臺北居冠，臺南則是次多，同在南部的嘉義則為第三。臺南是一文化古都，文風鼎盛，當地詩社在浪吟詩社和南社的影響下，陸續成立。

另外，趙鍾麒以其詩學的造詣間接影響各詩社的活動，詞宗在選評詩作時，依其自身詩學涵養和喜好風格為標準，當會對當時投身擊鉢吟或徵詩寫作的文人產生些許影響。如桐侶社徵詩，題〈睡蓮〉，趙鍾麒即擔任詞宗進行評選<sup>471</sup>；桐侶吟社成立二週年時，邀各吟社參與盛會，趙鍾麒並擔任詞宗<sup>472</sup>；和臺南當地各詩社關係密切，一同開五社聯吟，並擔任詞宗<sup>473</sup>；臺南留青吟社，徵〈臺南雜詠〉，趙鍾麒為其選詩<sup>474</sup>；錦文吟社擊鉢錄，詩題〈新春、僧〉，

<sup>469</sup> 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收於《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年，頁218-219。

<sup>470</sup> 參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附表一：日據時代臺灣詩社成立年表。臺北計有46社、臺南計有40社、嘉義計有28社。

<sup>471</sup> 參《臺灣日日新報》8506號，第六版，大正13年1月23日。

<sup>472</sup> 參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364。

<sup>473</sup> 參《臺灣日日新報》10387號，第四版，昭和4年3月20日。

<sup>474</sup> 參《臺灣日日新報》9826號，第四版，昭和2年9月4日



任詞宗<sup>475</sup>；此外，更擴及屏東乾惕吟社徵詩，詩題〈半屏山〉，趙鍾麒為詞宗<sup>476</sup>。更不論多次任臺南聯吟會或全臺聯吟會的詞宗<sup>477</sup>，除了得知其在詩壇的活躍外，更能看見他以詩學的成就影響了各聯吟會的詩學活動及當地的詩社發展。

趙鍾麒求學階段以科舉之學為主要學習內容，受漢學涵養，在地方上是一位學識豐富且具聲望的士紳，帶動臺灣當時詩社的蓬勃發展。在日治時期投身詩文創作，與當時眾詩友集會賦詩，並參與地方上大小活動。而在日殖民下擔任基本官職，協助法院審理的進行，保全了身家，使得當時詩社和個人活動不受日方阻擾，成就他傳承漢文化的精神。其在臺灣詩壇上的地位和貢獻，藉由大時代背景的襯托，顯得更凸出。

傳統文人面對日本政府的態度，有的隱退、有的積極抗日、有的親日、有的保持若即若離的距離。而日方對於漢詩及傳統文人的包容以及部分詩人的不自愛，將詩做為追求名利的工具，引發新文人的撻伐，掀起了一場新舊文學論戰。張我軍率先痛批一群自稱「詩翁」、「詩伯」的傳統詩人，認為他們喪失詩人風骨並且毒害了新一輩的年輕學子。之後新文學陣營紛紛起而批之，直指詩社和詩人的弊病。此外，舊文學陣營也出現反省改革的聲浪，在打著維護傳統漢文化的旗幟下，反斥新文學陣營的論點，認為當時的臺灣社會在日本的同化政策下，書房漸萎縮，因此詩社不得不挑起「延斯文於不墜」的重擔。

臺灣古典詩社濫觴於東吟社，性質由文人雅士單純的文藝切磋，在政治背景的影響下，延續了漢文化的時代使命。在日方推波助瀾下，古典詩社遽增，詩社初期希冀維持漢文化，在臺日雙方互取所利下，文人紛紛以古典詩社取代書房的漢文教育。但因蓬勃發展，且對於教授漢學功能有限，使得詩社內部詩人品質參差不齊，或有勤耕於漢學者，亦有以詩為工具，追求美名功利者，使得古典詩社產生質變，備受他人攻擊。但也不該因部分人的作為即抹殺了努力維繫漢文不墜的文人功勞，詩社在教導年輕學子識漢字與創作詩的基礎上，有其一定的效能。趙鍾麒雖任公職，但透過詩社的功能，寄情於創作，看似消極的態度，實則肩負傳承漢文學的使命。

趙鍾麒在乙未之變不及內渡，後曾被日方頒發紳章及受邀盛會，可見當時在地方上的地

---

<sup>475</sup> 參《詩報》29號，第二版，昭和7年2月6日。

<sup>476</sup> 參《臺灣日日新報》9097號，第四版，大正14年9月5日。

<sup>477</sup> 可參論文附錄四。

位甚高，且熱衷於漢詩創作，擔任南社第二任社長長達二十多年，其任內也是南社發展最蓬勃時刻，亦以保存漢禮樂為主，任以成社社長，並擔任三六九小報顧問，希冀能為漢學盡一份心力。綜觀他在詩壇的活動，除了代表南社參加大小吟會，並多次擔任詞宗及創作詩歌，並撰有些許古文及擅長以仿板橋體寫成的書畫，如此才氣橫溢的文人，在對古典文學的貢獻上，須記上一筆。

對於詩歌的創作不輟，正是因為他以為詩歌該肩負起社會責任，又能以文會友，且詩人作詩是發自內心而寫，生活周遭信手拈來皆是詩題。故從他的創作中，有以五七言古體和近體寫成的詩作，也有以樂府形式批判社會現象，長於各體，更可見其詩學功力以及在詩壇上備受尊崇的地位。對於詩觀的實踐還可由作品中類別眾多得知，限題限韻限時的擊鉢吟、頌廟宇、唱和詩、送別詩、贈詩、慶賀哀輓、詠史諷今、詠人事物等多種素材，皆見於他四百一十五首詩作中，也可從其中諸類獲得些許資訊。

當時盛行的擊鉢吟因其種種限制而備受批評，但趙鍾麒從事擊鉢吟創作，在有限的時間、體裁下，能從容創作，足見他的詩才和學養。報刊上刊有趙鍾麒入選的擊鉢吟作品中，由擊鉢吟所限之體可以看見當時為躲避日方的監視，於是多以無傷大雅的詠物、詠事、詠史為主，但古典詩歌常以物寄情，以史抒懷，因此趙氏擊鉢吟作品仍有可讀可解之處。趙鍾麒交友眾多，不論平素與臺日文人的應和詩、送別詩、慶賀詩、哀悼詩等，或是各聯吟會的唱和詩作，可見詩人們惺惺相惜、友誼之深厚，詩社的聯誼功能和發展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更涉及詩鐘對聯的創作，在講求對仗和格律的詩鐘，反而突顯趙鍾麒的詩學造詣。連雅堂以為擊鉢吟不是詩，但鼓勵詩鐘可作為詩社集會時的活動，因為詩鐘可以鍛鍊學子們寫對句的能力，趙鍾麒本身即擅長寫漢詩，故常受地方之題聯，可見其受地方上的尊崇。

趙鍾麒的詠史、詠物、詠事等類作品，可發現詩人在詩中寄託情感，藉由用典及事物象徵抒發心中澎湃的激憤、對漢民族的傾慕以及不願屈服異族的風骨，並在對社會現象的觀察上，以嘲諷筆法寫出對時事的不滿，保留了當時代的特殊現象。以詩歌寫出詩人性格和社會現實，讓詩歌內涵更加豐富。並藉由自身的漢學基礎，影響其後代，甚至擴展到臺南當地，現今仍舊留有趙鍾麒相關文采。當時期臺南陸續成立的詩社，也受趙鍾麒參加的南社影響，推動了詩社的發展以及詩壇的創作活動。

「獨留天水老詩豪，高踞騷壇執牛耳」<sup>478</sup>，這是許南英稱讚趙鍾麒的詩句，認為他在詩壇居領導地位。另有高重熙〈呈趙雲石先生〉：「蓬島仰尊名，龍門幸□荆。文章高北斗，德望重南瀛。鴻藻鷄林□，騷壇牛叩盟。春風香滿塵，到處筆生花。」<sup>479</sup>此詩寫滿了對趙鍾麒的尊崇及對他人品的稱許。這樣一個受時人推崇的詩人，當因受到更多研究學者的青睞，為其人及作品發聲。趙鍾麒在日治時期，接受日方延聘，任職臺南地方法院長達近三十年，以妥協的手段保存臺灣文人的性命與熱血，藉由詩學創作不輟、參與詩社內外及文壇上活動、教授漢文，延續了漢文化的詩學命脈，參與了古典詩在臺灣的最後輝煌時期。

---

<sup>478</sup> 節錄自許南英〈南社同人在醉仙樓歡迎會酒後放歌〉，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市：龍文，1992年。

<sup>479</sup> 參《臺灣日日新報》4690號，1913年6月26日。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

〔漢〕司馬遷撰、〔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李將軍列傳》，臺北市：鼎文，1977年。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4年。

〔漢〕楊雄著、〔明〕鄭樸輯，《蜀王本紀》，收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市：新文豐，1985年。

〔晉〕葛洪撰，《西京雜記》，臺北市：新興書局，1987年。

〔晉〕杜預注，《左傳注疏及補正》，臺北市：世界書局，1984年。

〔晉〕崔豹，《古今註》註下，臺北市：臺灣商務，1976年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

〔南朝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臺北市：臺灣商務，1983年。

〔梁〕吳均撰、〔明〕吳琯校，《續齊諧記》，收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古今逸史》，板橋市：藝文印書館，民1966年。

〔唐〕般刺蜜帝譯，《楞嚴經》，臺北市：圓明出版，1991年。

莫正熹譯述，《楞嚴淺譯十卷》，臺北市：金剛，1982年。

韓偓撰、明吳琯校刊，《迷樓記》，收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古今逸史》，板橋市：藝文印書館，1966年。

〔唐〕李延壽撰，《南史》，臺北市：鼎文，1976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市：鼎文，1976年。

〔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市：鼎文，1975年。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臺北市：鼎文，1976年。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第九冊，中華書局，出版年不詳。

- 〔宋〕陸佃，《鷓冠子·環流》，收於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80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臺北市：新象書店，出版年不詳。
-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市：鼎文，1979年。
-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臺北市：木鐸，1982年。
- 〔明〕周子文，《藝藪談宗》，臺北市：廣文，1973年。
- 〔明〕胡應麟，《詩藪》，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96冊，上海市：上海古籍。
-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收於〔清〕勵宗萬等撰，《京城古蹟考等四種》，臺北市：木鐸，1982年。
- 〔清〕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市：河北人民，1990年。
- 〔清〕林謙光，《臺灣紀略》，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市：臺灣商務，1966年。
- 〔清〕蔣師轍等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年。
- 〔清〕王必昌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年。
- 〔清〕范咸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年。
- 〔清〕六十七、范咸纂修，《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成文，1989年。
- 〔清〕陳夢林纂修，《諸羅縣志》，臺北市：成文，1989年。
- 〔清〕周璽纂修，《彰化縣志》，臺北市：成文，1989年。
-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收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輯，《臺灣史料匯編》，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年。
-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市：大通，1987年。
- 〔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市：藝文，1956年。
- 〔清〕俞琰輯、易縉雲等註，詳註分類《歷代詠物詩選》，臺北市：廣文書局，1968年。
-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701冊，上海市：上海古籍。

## 二、近人著作

- 丁福保編訂，《清詩話》（三），臺北市：藝文，出版年不詳。
- 于石、王光漢、徐成志編著，《常用典故詞典》，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
-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臺北市：眾文圖書，1980年。
- 王松，《臺陽詩話》，臺北市：臺灣銀行，1959年。
- 王詩琅、朱點人，《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市：前衛，1991年。
-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清廷臺灣棄留之議——臺灣史論》，臺北市：海峽學術，2003年。
- 王學穎編著，《年代對照表》，出版地不詳：王學穎印行，1974年。
- 王炳南編輯，《王炳南先生手稿叢輯計畫：期末報告書》，臺南市：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4年。
-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市：復文，1991年。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年初版。
-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年。
-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拾肆冊，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年。
- 朱雙一，《臺灣文學思潮與淵源》，臺北市：海峽學術，2005年。
- 羊子喬，《蓬萊文章臺灣詩》，臺北市：遠景，1983年。
-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三卷，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年。
- 呂秉城等主修，《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市：臺南市政府印行，1980年。
- 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正中，1992年。
- 吳德功，《讓臺記》，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4年。
- 兒玉源太郎編，《慶饗老典錄》，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微卷。
-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市：文津，1999年。
- 汪毅夫，《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臺北市：幼獅，1997年。

- 杜松柏，《詩與詩學》，臺北市：五南，1998年。
- 沈秋雄，《詩學十論》，臺北市：文史哲，1993年。
- 肖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市：北京大學，1986年。
- 尾崎秀真編，《烏松閣唱和集》，明治三十九年十二月十日印刷發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
-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上）》，臺北市：龍文，1992年。
- 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2002年。
- 林文昌，《色彩計劃》，臺北市：藝術圖書，1987年。
- 周振甫，《詩詞例話》，臺北市：南琪出版社，出版年不詳。
- 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年。
-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北市：台銀，1972年。
- 施懿琳等合著，《台灣文學百年顯影》，臺北市：玉山社，2003年。
-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市：五南，2006年。
- 夏紹碩，《古典詩詞藝術探幽》，台北縣：漢京文化，1984年。
- 莊萬壽等編撰，《臺灣的文學》，臺北縣淡水鎮：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年。
- 莊永明，《千般風物映好詩·臺灣風情》，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0年。
- 莊永明，《臺灣紀事：臺灣歷史上的今天》，臺北市：時報文化，1989年。
- 莊嚴出版社編，《詩學義海》，臺北市：莊嚴出版社，1980年。
- 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中市：文听閣，2007年。
- 黃大受，《臺灣史綱》，臺北市：三民，1982年。
-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市：五南，2002年。
-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7年。
- 黃美玲，《連雅堂文學研究》，臺北市：文津，2000年。
- 黃臥松編，《崇文社文集·卷四》，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9年。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

2004年。

-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市：臺灣商務，1992年。
- 黃慎淨編，《開元寺徵詩錄》，臺南市：客堂事務所，大正八年六月三十日印刷，大正八年七月四日發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微捲。
-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下），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
- 黃昭堂作，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市：前衛，1993年。
-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84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市：巨流，1979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市：巨流，1976年。
- 黃永武，《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市：巨流，2008年。
- 黃麗容，《李白詩色彩學》，臺北市：文津，2007年。
-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市：龍文，1992年。
- 許丙丁，《許丙丁作品集》，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
- 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市：文史哲，1995年初版。
- 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市：文史哲，1994年。
- 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臺北市：編譯館，2007年。
-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臺北市：編譯館，1997年。
- 許雪姬、薛化元、張淑雅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
- 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臺北市：水牛，1997年。
-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市：遠流，1995年。
- 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市：玉山社，2005年。
- 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市：正中，1996年。
-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臺北市：聯經，1977年。
- 陳貽庭等著，《臺灣才子》，北京市：九州，2003年。
- 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下），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



豬口安喜編，《東閣倡和集》，昭和二年十一月十日印刷，昭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

梁春芳編撰，《舊詩略論》，臺北市：正中書局，1953年。

連橫，《臺灣詩薈（上）》，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年。

連橫，《臺灣詩薈（下）》，南投市：省文獻會，1992年。

章英華、蔡勇美主編，《臺灣的都市社會》，臺北市：巨流，1997年。

張春榮，《詩學析論》，臺北市：東大圖書，1987年。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年。

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

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

喜安幸夫，《日本統治臺灣秘史》，臺北市：武陵，1995年。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市：自立晚報，1971年。

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臺北市：遠景，1985年。

傅錫祺、林朝崧著，《櫟社沿革志略》，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廖漢臣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年。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1998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第132冊，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臺北市：捷幼，1999年。

蔡汝修編，《臺海擊鉢吟集》，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

鄭樑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十三），臺北市：文史哲，2004年。

鄭喜夫編撰，《連雅堂先生年譜》，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賴子清編，《臺灣詩醇》，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

賴子清編，《臺灣詩海》，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6年。

賴瓊琦，《設計的色彩心理：色彩的意象與色彩文化》，中和市：視傳文化，1997年。

- 謝道隆（謝頌臣），《小東山詩存》，出版地不詳，1974年。
- 顏娟英編著，《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市：雄獅，1998年。
-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臺灣：日本經略臺灣的策謀剖析》，臺北市：遠流，2004年。
-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2008年。
- 龔顯宗，《臺灣文學家列傳》，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
-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桃園市：華夏書坊，2009年。

### 三、期刊論文

- 王詩琅，〈日據初期全臺書房統計〉，《臺北文物》五卷二、三期，1957年。
- 王詩琅，〈北市書房最後數字〉，《臺北文物》五卷四期，1957年。
- 王文顏，〈光復前臺灣詩社的時代價值〉，《文訊》第18期，1985年6月。
- 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臺灣學研究》第七期，2009年6月。
- 王順隆，〈日治時期臺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臺灣風物》第49卷4期，1999年12月。
- 王詩琅，〈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臺灣文獻》第二十六第四期、二十七卷第一期合刊。
- 毛一波，〈臺灣文學史談〉，《臺北文物》第七卷第三期，1958年10月。
- 毛一波，〈許南英的詩詞〉，《臺灣文獻》第十五卷第一期，1964年3月。
- 文瀾，〈從「揚文會」談到「新學研究會」〉，《臺北文物》第八卷第四期。
- 石萬壽，〈趙雲石喬梓詩文初輯——詩〉，《南瀛文獻》第28卷，1983年6月。
- 石萬壽，〈臺南府城人物誌〉，《臺灣文獻》第31卷第2期，1980年6月。
- 朱雙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漢詩社詩作的主題分析〉，《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二號，2009年12月。
- 成惕軒，〈詩的創作與欣賞——講稿大綱——〉，《孔孟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十二期。
- 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十六卷三期，1979年9月。
- 吳毓琪，〈南社詩人——趙雲石〉，《臺南文化》新56期，臺南：臺南市政府，2004年。
- 吳毓琪，〈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

- 的建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七期，2010年2月。
- 沈文台，〈府城真花園——臺南百年老妓院興衰〉，《臺灣文獻》別冊四，2003年3月。
- 李毓嵐，〈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人的休閒娛樂——以瀛社為例〉，《臺灣學研究》第七期，2009年6月。
- 林莊生，〈日本政府在臺灣如何禁止漢文〉，《臺灣文學評論》第五卷第三期，2005年7月。
- 施懿琳，〈臺灣古典詩的蒐集與整理〉，《文訊》188期，2001年6月。
-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臺北：學生書局出版，1992年10月。
-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收於《臺灣史研究》，第十四卷第二期，2007年6月。
- 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1930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第三十三卷第七期，2004年12月。
- 柳書琴，〈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9年6月。
- 徐坤泉，〈台灣早期文學史話〉，《文獻專刊》二卷三、四期，1951年11月。
-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四十七卷三期，1997年9月。
-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收於《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二期，2006年11月。
-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98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期，2006年3月。
- 黃美娥，〈尋找歷史的軌跡：臺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1895-1924）〉，《臺灣史研究》第十一卷第二期，2004年12月。
- 黃得時，〈臺灣詩學之演變〉，《孔孟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十二期。
- 許建崑，〈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10年7月。
- 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臺南文化》第三卷第四期，1954年4月。

- 陳淑慧，〈南社詩人陳筱竹生平及其文學活動初探〉，《臺灣文學評論》第七卷第三期，2007年7月。
- 陳世慶，〈台灣詩鐘今昔〉，《臺灣文獻》七卷一、二期，1956年6月。
- 陳逢源，〈對於臺灣就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南音》第一卷第二號，南音雜誌社。
- 陳昌明，〈遊於物——論六朝詠物詩之「觀象」特質〉，《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五期。
- 陳青松，〈日治時期全臺詩人大會的老照片〉，《臺灣風物》五十二卷一期，2002年3月。
- 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一號，1925年1月11日。
- 張圍東，〈日據時代臺灣報紙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七卷第二期，2001年6月。
- 郭水潭，〈日僑與漢詩〉，《台北文物》四卷四期，1956年2月。
- 彭小妍，〈文學典律、種族階級與鄉土書寫——張我軍與臺灣新文學的起源〉，收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1996年3月。
- 曾今可，〈臺灣的詩風與大陸〉，《臺灣風物》第十卷第五期，1960年5月。
- 游勝冠，〈同文關係中的臺灣漢學及其文化政治意涵——論日治時期漢文人對其文化資本「漢學」的挪用與嫁接〉，《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2009年4月。
- 楊明珠，〈臺南「崇正社」、「浪吟詩社」、「南社」創立問題辨正〉，《臺南文化》新51期，2001年9月。
- 廖漢臣，〈乙未抗日在文壇上的反映〉，《文獻專刊》二卷三、四期，1951年11月。
- 廖漢臣，〈台灣文學年表〉，《臺灣文獻》十五卷一期，1964年3月。
-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臺灣文壇一筆流水帳〉，《南音》。
- 廖振富，〈百年風騷，誰主浮沉？——二十世紀臺灣兩大傳統詩社：櫟社、瀛社之對照觀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九期，2009年10月。
- 廖振富，〈連橫《瑞軒詩話》〉，《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二號，2009年12月。
- 廖漢臣，〈台灣文學年表〉，《臺灣文獻》第十五卷第一期，1964年3月。
- 劉遠智，〈臺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臺北文獻》第59、60期合刊，1982年6月。
- 賴子清，〈台南詩文社〉，《台南文化》新八期，1980年1月。

- 賴子清，〈臺北鐘社嗣響斐亭〉，《臺北文物》第七卷第一期，1958年6月。
-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臺灣文獻》第十卷第三期，1959年9月。
- 賴鶴洲，〈斐亭吟會·牡丹詩社〉，《臺北文物》第六卷第四期，1958年6月。
- 賴鶴洲，〈臺灣古代詩文社〉，《臺北文物》第九卷第二、三期，1960年11月。
- 謝崇耀，〈連雅堂《瑞軒詩話》介紹〉，《臺灣文獻》第五十四卷第二期，2003年6月。
- 〈傳統詩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文訊》第十八期，1985年6月。
- 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臺灣文學評論》第三卷第三期，2003年7月。
- 蘇千芳，〈清治時期台南的歷史〉，《台南文化》新十三期，1982年6月。
- 顧敏耀，〈臺灣古典詩之微觀研究嘗試——以戴潮春事變初期之陳肇興詩作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五期，2007年10月。
- 顧敏耀，〈創作空間與文學地景——萊園·櫟社·梁啟超〉，《臺灣文學評論》第十一卷第一期，2011年1月。

#### 四、報紙雜誌

- 《三六九小報》，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7年。
- 《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7年。
- 《臺灣》，第三年第三號，臺灣雜誌發行，1922年6月。
- 《臺灣》，第三年第六號，臺灣雜誌發行，1922年9月。
- 《臺灣日日新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
- 《臺南新報》，臺灣文學館館藏。

#### 五、單篇論文

- 町田三郎，〈《東閣唱和集》試論〉，收於《第二屆臺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姚人多，〈文學的輪子是向前跑：日據時代新舊文學論戰中的非文學「化身」〉，收於國立成功

大學臺灣文學系，《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年。

施懿琳，〈民歌採集史上的一頁補白——蕭永東在《三六九小報》的民歌仿作及其價值〉，收於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編，《第三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興大中文系，2002年。

施懿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5年。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影響〉，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5年。

張春榮，〈詩的天空——略論古典詩與現代詩〉，收於《古典文學》第九集，1987年。

游喚，〈論舊詩予新詩之啓示〉，《古典文學》第四集，1982年。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王慧芬等作，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市：播種者文化，2000年。

廖一瑾，〈日據時期臺灣瀛三大詩社〉，收於《古典文學》第十二集，1992年。

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收於《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年。

簡錦松，〈五四與日據時期台灣傳統詩壇〉，收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臺北市：臺灣學生，1990年。

龔顯宗，〈趙雲石道學風流〉，收於龔顯宗，《臺灣文學家列傳》，臺北市：五南，2000年。

## 六、學位論文

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2003年。

張耿豪，《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1905》，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鍾美芳，《日據時代樂社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 七、網路資源（最後檢索日為 2012/5/7）

1. <http://group.hudong.com/anbao/bbs/TAAREAwRXW0VDXAsH.html>
2. <http://search.huaxia.com/s.jsp?iDocId=506930>
3.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8%b6%99%e6%89%bf%e7%90%9b](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8%b6%99%e6%89%bf%e7%90%9b)
4. <http://www.cthyh.org.tw/department/dr/int/dr01031.htm>
5. <http://www.medtoday.com.tw/medb018.htm>
6. [http://alumni.ncku.edu.tw/ezfiles/20/1020/img/928/20100416\\_1.pdf](http://alumni.ncku.edu.tw/ezfiles/20/1020/img/928/20100416_1.pdf)
7. <http://www.bayareadragon.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8131>
8. <http://www.tnwcdo.gov.tw/aboutus04.asp?ToPage=1>
9.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index.jsp?la=ch> 國圖，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10. <http://www.tngs.tn.edu.tw/departments/alumnae/addr/index.asp?page=13>
11. <http://www.tngs.tn.edu.tw/departments/alumnae/addr/index.asp?page=11>

## 附錄一 趙鍾麒生平年表

本表資料來源：

(1) 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2) 廖漢臣〈臺灣文學年表〉、(3) 龔顯宗〈趙雲石道學風流〉、(4) 王學穎編著《年代對照表》、(5) 施懿琳等合著《台灣文學百年顯影》：〈台灣文學百年發展史大事年表〉、(6) 《台南市志卷七人物志》、(7) 《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文學篇》、(8) 《台南文化》新 56 期：吳毓琪〈南社詩人——趙雲石〉、(9) 石萬壽〈趙雲石喬梓詩文初輯——詩〉、(10) 張耿豪《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

| 西曆   | 中國              | 日本 | 趙氏年齡   | 事件  | 備註   |
|------|-----------------|----|--------|---|--|
| 1863 | 同治 2 年<br>(癸亥)  |    | 出生，1 歲 | 2 月 20 日，生於臺南府清水寺街，俗稱溝仔底（今臺南市中山路一至十九號一帶地區）。     |  |
| 1869 | 同治 8 年<br>(己巳)  |    | 7 歲    | 其姑母因夫病逝返娘家同居，趙氏在父母及姑母教導下初受訓誥教育。                 |  |
| 1872 | 同治 11 年<br>(壬申) |    | 10 歲   | 1.6 月 29 日，其父趙古恭病逝<br>2.入富紳吳朝宗家塾與其子吳天誠共讀，習科舉之業。 | 1.由母親及姑母撫養成人                               |
| 1878 | 光緒 4 年<br>(戊寅)  |    | 16 歲   | 參加童子試成績優異，入泮，分發在臺灣縣學，為邑庠生，期間進入崇文及蓬壺書院就讀。        | ※許南英在馬公廟右旁，設塾授徒和其岳父吳樵山、進士施士洁、邱逢甲等人設立「崇正社」。 |
| 1880 | 光緒 6 年<br>(庚辰)  |    | 18 歲   | 舉縣學秀才，聚童授句讀。                                    |  |
| 1882 | 光緒 8 年<br>(壬午)  |    | 20 歲   | 至開元寺，賦〈壬午上巳修禊〉，又作〈暮春郊行〉                         | 三月三日                                       |
| 1887 | 光緒 13 年<br>(丁亥) |    | 25 歲   | 歲試成績優異，經食餼為廩生。                                  |  |
| 1888 | 光緒 14 年         |    | 26 歲   | 到福建省城福州參加戊子                                     | 未第   |



|      |                 |         |      |  |                    |
|------|-----------------|---------|------|--|--------------------|
|      | (戊子)            |         |      | 科秋闈，也就是舉人考試。   |                    |
| 1889 | 光緒 15 年<br>(己丑) |         | 27 歲 | 應己丑恩科秋試  | 仍未中舉               |
| 1890 | 光緒 16 年<br>(庚寅) |         | 28 歲 | 1.五妃廟重修，趙氏受張禹鼎之囑，撰五妃殉死序與詩，掛於左壁。<br>2.此年 11 月 9 日娶府城大井頭街傅煥奎次女香綢為妻。                          |                    |
| 1891 | 光緒 17 年<br>(辛卯) |         | 29 歲 | 赴榕城(福州)辛卯科之試，落第。十月長女漱青誕生   |                    |
| 1893 | 光緒 19 年<br>(癸巳) |         | 31 歲 | 被推薦為清水寺街保甲   |                    |
| 1894 | 光緒 20 年<br>(甲午) |         | 32 歲 | 趙雅福出生(2 月 10 日，新曆 3 月 16 日)  |                    |
| 1895 | 光緒 21 年<br>(乙未) |         | 33 歲 | 3 月 15 日(新曆 4 月 19 日)，其寡母趙太夫人王氏過世，為之營葬。<br>5 月 29 日，日軍從澳底登陸。<br>10 月 20 日，攻陷臺南，趙氏喪服中，未及內渡。 |                    |
| 1896 | 光緒 22 年<br>(丙申) | 明治 29 年 | 34 歲 | 6 月，被命為兵器沒收委員、拜命憲兵隊傭員<br>11 月，聘任臺南地方法院通譯。  |                    |
| 1897 | 光緒 23 年<br>(丁酉) | 明治 30 年 | 35 歲 | 11 月接佩紳章，紳章號 379   |                    |
| 1897 | 光緒 23 年<br>(丁酉) | 明治 30 年 | 35 歲 | 和連雅堂等十數人創立浪吟詩社   |                    |
| 1898 | 光緒 24 年<br>(戊戌) | 明治 31 年 | 36 歲 | 被命為台灣總督府判任「通譯」   | ※兒玉源太郎於臺北舉辦第一次饗老典  |
| 1899 | 光緒 25 年<br>(己亥) | 明治 32 年 | 37 歲 | 1.兒玉源太郎第二次舉辦饗老宴，以其長子趙雅福之名題詩作〈慶饗老典〉   | 1.臺中縣彰化孔子廟，4 月 9 日 |

|      |               |       |     |  |                        |
|------|---------------|-------|-----|--|------------------------|
|      |               |       |     | 2.兒玉總督第三次舉辦饗老典，趙氏經應徵作詩〈慶饗老典〉六首   | 2.台南兩廣會館，11月5日         |
| 1900 | 光緒26年<br>(庚子) | 明治33年 | 38歲 | 1.3月15日，兒玉源太郎總督邀請全台近一百五十位進士、舉人、秀才在淡水舉行「揚文會」，實際與會者為72位。鍾麒也應邀赴會，並作策議三篇供當政者參考。<br>2.6月2日(農曆5月6日)，次子趙雅祐出生。 | ※12月3日，日總督在鳳山舉辦第四次饗老典。 |
| 1906 | 光緒32年<br>(丙午) | 明治39年 | 44歲 | 和連雅堂、胡南溟、謝籟軒等人，創立「南社」，1909年公推蔡玉屏為社長，趙鍾麒為副社長，楊鵬搏、謝籟軒為幹事，每月課題徵詩，提倡詩學。                                    |                        |
| 1907 | 光緒33年         | 明治40年 | 45歲 | 詩友謝友我和劉神嶽及魏博文(劉神嶽之妻弟)赴日本東京轉遊上海，在出發前諸親友在臺南醉仙樓設宴賦詩送行。  |                        |
| 1908 | 光緒34年<br>(戊申) | 明治41年 | 46歲 | 曾以隸、篆、楷、行混合的造象獨得字體書：「寒夜客來茶當酒，升爐湯沸水初烘，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書為戊申之臘，趙雲石。」                                      |                        |
| 1909 | 宣統元年<br>(己酉)  | 明治42年 | 47歲 | 1.3月，於三官堂開南社己酉大會，會員多參加，會後留影紀念。<br>2.南社社長蔡國琳逝世，鍾麒繼任南社社長一職。<br>3.9月中秋節，在臺南「花                             | 2.8月10日                |

|      |                |            |      |   |            |
|------|----------------|------------|------|---|------------|
|      |                |            |      | 迺溫泉」召開己酉秋會，題作〈己西南社秋會〉。  |            |
| 1910 | 宣統 2 年<br>(庚戌) | 明治 43<br>年 | 48 歲 | 1.4 月南社社員謝星樓應聘任楠梓坑公學校教員，諸詩友和詩。<br>2.「櫟社」開春會於「瑞軒」，趙鍾麒率「南社」陳渭川、謝維巖等人參加，會後題作〈櫟社庚戌春會即事〉。<br>3.嘉義由白玉簪、周掄魁、林維朝等六十餘人組織「羅山吟社」，於 9 月 18 日(農曆 8 月 15 日)舉行成立大會。南社由趙鍾麒、謝石秋、謝星樓、連雅堂等參加，會後攝影留念。 | 2.4 月 23 日 |
| 1911 | 宣統 3 年<br>(辛亥) | 明治 44<br>年 | 49 歲 | 1.3 月歡迎梁任公至台南，「南社」於「兩廣會館」召開大會。<br>2.中秋，嘉義「羅山吟社」成立，南社社員應邀出席。   |            |
| 1912 | 民國元年<br>(壬子)   | 大正元年       | 50 歲 | 1.冬至日，臺北「瀛社」、桃園「桃社」、新竹「竹社」、臺中「櫟社」、臺南「南社」，在新竹北郭園舉行聯吟會，時適許南英歸臺，應邀參加其會。<br>2.6 月，臺南許南英，自海澄歸臺省墓，居其門生吳筱霞花園，南社同仁在醉仙樓，為之舉行盛大歡迎會。<br>3.許南英將返大陸時，與南社友於寶美樓開宴，席上趙氏經代姬女作送別詩二                  |            |

|      |              |      |     |   |   |
|------|--------------|------|-----|---|---|
|      |              |      |     | 首，席間許南英和詠〈步趙雲石代某姬送別原韻〉。<br>4.6月15日，櫟社舉行十週年紀念大會，廣邀各地詩友。會前，以〈追懷劉壯肅〉、〈笨港進香詞〉二題向各地徵詩，集成《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趙氏亦有詩作。                            |   |
| 1913 | 民國2年<br>(癸丑) | 大正2年 | 51歲 | 3月，南社社員歡迎長樂施景琛(涵宇)在臺南公館開詩會，題出「鹿耳門懷古」、「春夜會嵌城」。   |   |
| 1914 | 民國3年<br>(甲寅) | 大正3年 | 52歲 | 1.3月，南社在固園召開春會，宴請自北京返臺的連氏。其中一「嬉春」節目，會員全部化妝上場，趙鍾麒扮烏龜。<br>2.鑛業鉅子顏雲年新築「環鏡樓」，東邀瀛社同仁，「淡江」、「桃社」、「竹社」、「櫟社」、「南社」吟友110人，大啓吟宴。              | 2.10月5日，是日前清進士許南英、余亦臯，亦應邀參加其會，以此為契機，後遂成立「全島詩人大會」。 |
| 1915 | 民國4年<br>(乙卯) | 大正4年 | 53歲 | 1.3月，臺南南社後起之秀，自比春鶯出谷，另立「春鶯詩社」。<br>2.紀念勤續台灣總督府判任「通譯」15年授賞木杯一個。<br>3.重修清水寺時，端節前經請趙氏題壁，趙氏在廟的右邊牆壁上以「臺南城內水流觀音」八字作冠首題詩 <sup>480</sup> 。 | 1.社員有：洪坤益、王芷香、陳逢源、吳子宏、陳圖南、趙劍泉等。                   |

<sup>480</sup> 趙氏所書的題壁因年久剝落，民國36年重修時囑趙氏二公子趙劍樵依原作書於原壁。又於63年重建時由南山黃敏智依趙氏原作書寫於左壁。參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219。現存題壁見論文附錄

|      |                |        |      |   |  |
|------|----------------|--------|------|---|--|
| 1916 | 民國 5 年         | 大正 5 年 | 54 歲 | <p>1.4 月，許南英再次回臺省墓及參觀臺灣勸業共進會，回其故鄉臺南府城，南社同人多與唱遊。趙氏和謝籟軒在 5 月 9 日（農曆 4 月 8 日）浴佛節日陪許南英遊開元寺。</p> <p>2.趙雅祐年 17 歲，被薦選入國語學校就讀。</p>  |  |
| 1917 | 民國 6 年<br>（丁巳） | 大正 6 年 | 55 歲 | <p>1.11 月 11 日，許南英歿於棉蘭，享年 63 歲。</p> <p>2.1 月 22 日，長女趙漱青出嫁臺南葉爾純之子葉書田為妻。</p> <p>3.臺南廳長日人枝德二倡修臺南孔廟，翌年 3 月告竣。</p> <p>4.陳春木（法號傳芳）遊日本，同臨濟宗長谷上人及成圓禪師等赴京都妙心寺請黃蘗版大藏經回臺供奉，赴日時經諸施主、友好餞送。</p> |  |
| 1918 | 民國 7 年<br>（戊午） | 大正 7 年 | 56 歲 | <p>1.改隸後，祀孔大典已中斷 22 年。聖廟重修已成，為發揚先師聖德，振起中華聖樂，乃組以成社，被推為社長，莊燦琳副之。以成社組成之時，並撰〈以成書院沿革概略〉。</p> <p>2.2 月，臺北詩友李學樵蒞南，南社同人陪遊開元寺。</p> <p>3.花朝（2 月 15 日，新曆 3 月 27 日）南社同仁在開元寺集會，經以花朝雅集為題</p>    |  |

照片。

|      |                 |         |      |  |   |
|------|-----------------|---------|------|--|---|
|      |                 |         |      | 作七律。   |   |
| 1919 | 民國 8 年<br>(己未)  | 大正 8 年  | 57 歲 | 長子趙雅福娶莊喜之長女莊正為長媳。  | 11 月 12 日                               |
| 1920 | 民國 9 年<br>(庚申)  | 大正 9 年  | 58 歲 | 3 月，趙雅祐畢業師範學校，任命為訓導，分派臺南廳打狗支廳興隆外里舊城公學校服務。  | 12 年 4 月調回臺南服務                          |
| 1921 | 民國 10 年<br>(辛酉) | 大正 10 年 | 59 歲 | 1.2 月 17 日長孫趙承琛(趙雅福的長子)生。<br>2.12 月 4 日謝籟軒逝於神戶旅居，於其首七之日，在吳園舉行追悼會，由趙氏撰祭文。   |   |
| 1922 | 民國 11 年<br>(壬戌) | 大正 11 年 | 60 歲 | 1.南社創立 15 周年。邀請各地吟友，在孔子廟舉行孔子二千五百年聖誕大祭，請全臺詩人，在臺南孔子廟明倫堂舉行典禮，趙氏以南社及以成社兩重社長身份主持。下午並在黃茂筮「固園」舉行擊鉢吟會，題為〈恭逢孔夫子二千五百年大祭誌盛〉、〈南社大會固園〉。<br>2.趙氏為灣裡街(現善化鎮)六分寮(現六德里二五九號)楊金鳳的父親楊深江重建大厝以板橋體撰寫大廳屏聯。<br>3.9 月 5 日次子趙雅祐娶許廷光之長女許香菀為妻。<br>4.櫟社在霧峰萊園舉行「櫟社二十年題名碑」落成典禮，鍾麒代表南社出席。<br>5.《臺灣雜誌》舉辦第二回徵詩，題為〈鄭成功〉七律 | 1.8 月 29 日<br>4.10 月 8 日<br>6.12 月 30 日 |

|      |                 |         |      |   |   |
|------|-----------------|---------|------|---|---|
|      |                 |         |      | 庚韻，由謝星樓評選，結果發表於「臺灣」雜誌第三年六號：第一名臺南趙雲石、第二名臺中何文遠、第三名臺南趙雲石、第四名臺南吳子宏、第五名臺南趙劍泉……第九名臺南趙劍樵……。<br>6.流寓臺北的社友林湘沅病逝，趙氏以南社代表撰輓聯弔祭。                      |   |
| 1923 | 民國 12 年<br>(癸亥) | 大正 12 年 | 61 歲 | 南社前輩先後凋零，一部社員別立「侶桐吟社」，公推吳子宏為社長，每月依例舉行一次擊鉢吟會。  | 4 月 3 日，趙雅福為顧問，趙雅祐為社員。  |
| 1924 | 民國 13 年<br>(甲子) | 大正 13 年 | 62 歲 | 1.臺南「西山詩社」慶創立十週年，柬邀各地詩友，雲石有詩誌盛。<br>2.連雅堂提議聯合全臺詩社，春初於臺中開中嘉南聯合吟會，北部詩人亦參加。<br>4 月 25 日，假臺北江山樓開全臺首屆聯吟大會。與會者百七十餘人，經推南社趙氏及鐘社林小眉為左右詞宗，題八角蓮，五律真韻。 | 1.2 月 19 日，西山詩社成立於民國 3 年(日大正 3 年，西元 1914)2 月 9 日元宵，由陳璧如、林珠浦等創立。 |
| 1925 | 民國 14 年<br>(乙丑) | 大正 14 年 | 63 歲 | 南社主辦，在台南舉行第二屆「全島詩人大會」。  | 2 月   |
| 1926 | 民國 15 年<br>(丙寅) | 大正 15 年 | 64 歲 | 1.鍾麒妻傅氏逝世，享壽 63。大正 15 年 11 月 16 日《臺南新報》所載「葬儀誌盛」：「臺南南社長趙雲石氏德配傅孺人葬式，於昨十四日正午，假葬儀堂舉行。先由僧侶諷經，次許廷光、黃  | 1.9 月 15 日(農曆 8 月 9 日)<br>2.11 月 28 日                           |

|      |                 |        |      |   |  |
|------|-----------------|--------|------|---|--|
|      |                 |        |      | <p>茂笙兩氏讀弔辭，次林茂生氏披讀各地弔電，既竟會葬者，順序捻香，而後退場，是日執紼，約三百餘人，極一時之盛也」。</p> <p>大正 15 年 11 月 16 日《臺灣日日新報》亦有報導「出殯誌盛」：「臺南南社長趙雲石氏德配傅孺人出殯，……最後會葬者拈香退散，是日輓聯輓軸花環，相屬數町各界會葬者，無慮四百餘人，洵可謂生榮死哀矣。」</p> <p>2.第十一任總督上山滿之進與日本漢詩詩宗國分高胤（號青崖）邀請三十三位臺灣詩人、十二位日籍詩人在東門官邸開翰墨筵。</p> |  |
| 1927 | 民國 16 年<br>（丁卯） | 昭和 2 年 | 65 歲 | <p>1.4 月 6 日，上山總督在東門官邸，舉行茶話費，招待全島詩人。</p> <p>2.臺南州「愛國婦女會」發起捐募重修五妃廟，臺南州知事善多孝治立「五妃之碑」，並請鍾麒撰聯。</p> <p>3.12 月，草書名家楊草仙至臺南公館獻藝，鍾麒、黃茂笙陪其，滯留近八個月，轉赴臺中，鍾麒贈詩。</p> <p>4.臺南縣將軍鄉岑保村的保濟宮動工重建、新建廟宇柱楹對聯，經許榮欽轉介，請趙氏撰匾聯並書。</p>                                   |  |
| 1928 | 民國 17 年<br>（戊辰） | 昭和 3 年 | 66 歲 | <p>1.6 月 29 日，寡姑趙留英逝世，享壽 83，鍾麒為之厚</p>   |  |



|      |                 |        |      |  |   |
|------|-----------------|--------|------|--|---|
|      |                 |        |      | <p>葬。</p> <p>2.重陽後六日（即新曆 10 月 27 日）以板橋體書〈馬援誠兄子嚴敦書〉</p> <p>3.9 月 11 日，趙氏的義弟吳和甫諱天誠逝世，撰墓誌銘。</p> <p>4.將軍鄉荅和村保濟宮重建，廟中柱匾對聯均由鍾麒以板橋體的隸行篆楷混合書成。</p> |   |
| 1929 | 民國 18 年<br>（己巳） | 昭和 4 年 | 67 歲 | <p>1.6 月，臺南共勵會成立兩週年，於黃氏固園盛開紀念祝賀會，趙氏賦詩慶祝。</p> <p>2.趙氏和長子趙雅福、長孫趙承琛及長孫女趙鈿華合照留影。</p>   | <p>1.共勵會為南社社員黃茂筌就任臺南市教育委員及其弟黃谿泉致力教育文化事業，於民國 16 年 6 月擴展為「臺南共勵會」，會所設在三官堂，推黃茂筌為會長。</p> |
| 1930 | 民國 19 年<br>（庚午） | 昭和 5 年 | 68 歲 | <p>1.9 月 9 日，臺南「南社」及「春鶯吟社」同仁，合力創刊：「三六九小報」。</p> <p>2.北平師大藝術系教授王亞南重遊臺南，鍾麒以詩壽其五十華誕。</p> <p>3.10 月，桃園吟稿合刊詩報社出刊「詩報」，發行人周石輝。</p>                 | <p>1.月逢三、六、九日發行一次，趙雅福任發行人兼主編；顧問為趙鍾麒、連雅堂</p>   |
| 1931 | 民國 20 年<br>（辛未） | 昭和 6 年 | 69 歲 | <p>1.王亞南三遊府城，適逢「九一八事件」，中日兩國交惡，王氏回國，「三六九</p>  | <p>3.3 月 20 日，自是年起每在臺北舉行大</p>   |

|      |               |       |     |  |                                      |
|------|---------------|-------|-----|--|--------------------------------------|
|      |               |       |     | 小報」同仁為其餞行。<br>2.3月3日(農曆1月15日)<br>趙氏書贈陳士丸<br>3.在大龍峒孔子廟舉行「祭聖」，並開全島詩人大會。<br>4.櫟社創社三十周年鑄造詩鐘三架作為紀念，並在東山別墅舉行隆重之儀式。 | 會，在任日總督必在其私宅舉行茶話會，款待與會詩人。<br>4.4月26日 |
| 1932 | 民國21年<br>(壬申) | 昭和7年  | 70歲 | 3月20日，全島詩人大會由臺北州(轄域為現臺北市、基隆市、臺北、桃園、宜蘭縣等二市三縣)聯吟會值東，推薦趙鍾麒及新竹鄭養齋為首唱詞宗。  |                                      |
| 1933 | 民國22年<br>(癸酉) | 昭和8年  | 71歲 | 王亞南於民國21年11月20日病逝，訃音於民國22年1月中旬傳至台南。王氏友好及三六九小報同仁於1月22日下午在彌陀寺開追悼會，趙氏撰〈追悼會弔王亞南先生〉一文，並刊於小報257號。                  |                                      |
| 1934 | 民國23年<br>(甲戌) | 昭和9年  | 72歲 | 1.3月，曾朝枝(字笑雲)編纂《東寧擊鉢吟》，分前後二集，鍾麒為前集作序。<br>2.臺北黃文虎應謝星樓邀請，南來開燈謎會，於9月28日在寶美樓宴請並送行席上。                             |                                      |
| 1935 | 民國24年<br>(乙亥) | 昭和10年 | 73歲 | 1.《三六九小報》停刊<br>2.趙鍾麒為《臺灣詩醇》作序  |                                      |
| 1936 | 民國25年<br>(丙子) | 昭和11年 | 74歲 | 4月27日(農曆3月7日)，臺南市南社第二代社長趙鍾麒卒，享壽74歲。  | 同仁推舉黃欣(茂筌)繼任南社社長                     |

|      |                 |  |  |                |                                     |
|------|-----------------|--|--|----------------|-------------------------------------|
| 1951 | 民國 40 年<br>(辛卯) |  |  |                | ※全臺南府城的詩社併設為「延平詩社」，公推吳子宏為延平詩社第一任社長。 |
| 1962 | 民國 51 年<br>(壬寅) |  |  | 趙雅福去世，享壽 69 歲。 | 5 月 2 日                             |
| 1974 | 民國 63 年<br>(甲寅) |  |  | 趙雅祐去世，享壽 75 歲。 | 8 月 26 日                            |

## 附錄二 趙鍾麒詩作補遺

《全臺詩》收趙鍾麒三百九十六首詩作品，已臻於完善，但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將所得詩作加以比對後，發現仍有遺漏及誤收的情況，總計趙鍾麒詩作有四百一十五首。此附錄以輯錄《全臺詩》未收的詩作品及《全臺詩》漏註的出處為主，並附上當時詩友們互相評品詩歌的見解、趙鍾麒詩鐘對聯和聯吟作品以及他人書寫趙鍾麒的詩作，以達輯佚的目的。表格中盧文指盧嘉興〈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石文指石萬壽〈趙雲石喬梓詩文初輯一詩〉，日新指《臺灣日日新報》，小報指《三六九小報》，南選指王炳南《南瀛詩選》。

| 詩題          | 年份       | 出處            | 附註   |
|-------------|----------|---------------|--|
| 《全臺詩》誤收詩作   |          |               |  |
| 〈漢光武帝〉      |          |               | 《東寧擊鉢吟後集》及《南瀛詩選》皆刊此詩為趙劍泉作品，盧文此首記出處為《東寧擊鉢吟》，作者誤植為趙雲石，石文亦以此為依據，而《全臺詩》此詩來源為盧文、石文，故誤以此詩為趙雲石之作，經比對後，此詩是為趙劍泉之作。                          |
| 〈紅葉〉        |          |               | 盧文及《東寧擊鉢吟》後集載此詩為趙劍泉作品，石文誤植作者為趙雲石，《全臺詩》以石文為依據，誤以此詩為趙雲石作品，經比對後，是為趙劍泉作品。  |
| 全臺未收入之詩作    |          |               |  |
| 〈慶饗老典〉      | 1899/4/9 | 盧文、石文         | 原詩：「神州原是天仙園，寶祚綿長壽宇宏，酌兕公堂樂春酒，一時黃叟共登瀛。」  |
| 〈和藤園制憲瑤韻〉三首 | 1899年    | 王炳南<br>《潛園寓錄》 | 原詩：「種菜南園且結廬，四圍山隔俗塵疏。只擬終生記斯味，暮灌朝培也讀書。」（劍花曰：不多經意而出，卻見咀嚼有味。）<br>「公退悠然臥靜廬，半園蔬菜露華疏。門前不礙青山色，映發主人胸裏書。」（劍花曰：翻然換筆，淡中有味。）<br>「植菜灌花林下廬，境清園古世情 |

|                 |            |                   |  |
|-----------------|------------|-------------------|--|
|                 |            |                   | 疏。自公退食無他事，時閱兵家數部書。」(劍花曰：四句並收其鋒芒，其一種銳氣，自不可掩焉者。)   |
| 〈敬和潤庵君元旦書懷瑤韻〉   | 1923/1/7   | 日新 8125 號，「詩壇」欄   | 原詩：「吾輩頻年詩酒忙，迎年又醉屠蘇觴。筆花燦爛開新豔，□□□□□□□□。□世□□正太，人人□論半□莊。平生鷗鷺知心喫，道義交情與歲□。」  |
| 〈敬再和督憲瑤韻〉二首     | 1926/12/3  | 豬口安喜《東閣倡和集》、盧本、石本 | 全臺未收第二首：「圖南人似九霄鵬，老去詩心秋水澄。千里游觀探海島，一時唱和繼松陵。平生風義兼賢主，今日雲泥萃雅朋。最喜春臺政多暇，大開東閣共吟燈。」   |
| 〈和宗程君韻〉         | 1930/3/6   | 日新 10735 號，「詩壇」欄  | 原詩：「講道吟詩寄客廬，福音傳徧捷雷車。豐原一路春風滿，隨處歡迎躍如如。」  |
| 〈屯子訪如月即次贈韻〉     | 1930/3/6   | 日新 10735 號，「詩壇」欄  | 原詩：「童稚嬉嬉春滿廬，□然造室此停車。十年一別差頑健，喜見齊眉梁孟如。伉儷宏開道德門，芝蘭入室氣和溫，餘生有幸重相見，讀罷新詩共笑言。」  |
|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大會頌言〉 | 1930/10/26 | 小報 15 號           | 此詩在小報上署名崎雲，原詩：「美麗乾坤，玉山萬仞。婆娑洋海，黑水雙重。山則嶽崎，獅蟠巖嶺。水則詭譎，蜃結樓臺。犴草蠻花，鋪來錦繡。雲襄霞綺，絢出文章。天不秘寶，資藉人文。地且舒華，蔚為文物。荷鬼初來，牛皮土剪。草鷄既至，鹿耳門開。於鑠武功，肇彰文教。□□門高，蓬萊島麗。菁莪造士，楨幹多賢。既庶既富，興禮興仁。降王北附，叛將東征。輿圖易色，版籍更編。民猶中土，氣尚延平。漢官威儀，依稀夢寐。魯 |

|         |            |                        |   |
|---------|------------|------------------------|---|
|         |            |                        | 王宮殿，髣髴觀瞻。黑海之濱，弦歌鄒魯。黃民之種，藻飾蓬瀛。星霜遷嬗，雲漢昭回。文治日新，文光大煥。東國聖人，同仁一視。大和男子，協力和衷。事事物物，色色形形。郁郁乎文，彬彬爲盛。長足進步，前途遠行。垂諸臺乘，揚我國光。大哉觀乎，頌之禱夫。」  |
| 〈天長節頌言〉 | 1931/4/29  | 小報 69 號                | 原詩：「扶桑日麗，瑞穗雲祥。南極壽星，高輝帝座。東天佳氣，獻采皇宸。山呼萬歲，海效千靈。昌期應運，聖哲挺生。帝出乎震，德秉於乾。神器三承，聖仁一視。武烈文謨，丕紹丕顯。歐風美雨，來順來同。萬世一系，鑠今震古。九如三多，軼堯凌周。萬國衣冠，觴稱祝嘏。五州歌舞，曲奏長生。大地騰歡，盈廷燕喜。小臣草莽，敬頌臺萊。願我天皇，萬壽無疆。」 |
| 〈新年詞〉   | 1932/1/3   | 小報新年增刊號、石文             | 原詩：「三陽啓泰，六合同春，九重有慶，小臣獻頌，報答昇平。三寶永祚，六龍長馭，九拜九叩，小心翼翼，報答皇仁。三階星平，六街日麗，九有風清，小草承恩，報答春暉。三軍作氣，六師宣威，九五顯謨，小膺大懲，報捷佳音。三時不害，六府允修，九功惟叙，小民順則，報答涓埃。三代休隆，六朝綺麗，九九寒消，小酌屠蘇，報祝鴻禧。」           |
| 〈菊夢〉    | 1935/11/18 | 《詩報》117 號，「臺南詩社秋季聯吟會」欄 | 原詩：「三更老圃夜涼生，沉睡黃花味自清。淡月魂迷松徑立，秋風影瘦竹籬行。陶公醉後應相遇，屈子醒餘亦笑迎。畢竟風流同處士，黑酣鄉別有閒情。」   |

|             |           |  |   |
|-------------|-----------|--|---|
| 〈秋扇〉        | 1935/12/1 | 《詩報》<br>118 號，<br>「臺南詩<br>社秋季聯<br>吟會」欄 | 原詩：「人情棄置古今愁，物不逢時亦自羞。秋後幾時能再熟，見捐班筆更何求。」   |
| 〈南州覽勝〉      | 1936/2/15 | 《詩報》<br>123 號，<br>「錦文吟<br>社擊鉢」<br>欄    | 原詩：「珊瑚島上古蓬萊，美麗山門眼界恢。靖海威風猶有迹，開山霸氣未全灰。玉峯雪霽蠻花笑，貝嶼雲祥寶樹瑰。獨立新高最高頂，文光劍氣冠三臺。」   |
| 〈仲春遊竹塹〉     | 1936/5/1  | 《詩報》<br>128 號，<br>「全島聯<br>吟大會」<br>欄    | 原詩：「時值花朝節，人游竹塹鄉。豔陽天氣好，風月地方良。北郭遺芳在，南皮勝會張。觴吟留韻事，翰墨有餘香。」   |
| 〈三月下浣送別王亞南〉 |           | 黃洪炎編<br>《瀛海詩<br>集》(下)                  | 原詩：「文字情真一往深，更從絃上許知音。無端花老春歸去，偏是筵離酒酌斟。天地文章君作造，海山詩思我沉吟。莫論萍水初非舊，明月長年共此心。」   |
| 〈懷舊呈九皋仙史〉二首 |           | 王炳南<br>《潛園寓<br>錄》                      | 《全臺詩》未收其二，原詩：「蓮社風流舊事非，簾前鶯燕怨雙飛。綠波南圃春長恨，暖水瑤池花正肥。歌館三杯詩唱和，雲山廿里夢依稀。相思欲寄題難盡，夜月無情照我幃。」   |
| 〈偶成〉三首      |           | 王炳南<br>《潛園寓<br>錄》                      | 《全臺詩》未收入二首，其二：「漂泊天涯暑又寒，可憐歲月易刪闌。故園今日花如錦，付與吟朋自在看。」<br>其三：「蝶舞鶯歌隨處狂，桃紅李白總皆香。回頭千里未歸客，也值春風憶故鄉。」(□□評：前首淡淡敘出，卻饒餘味，次首尤以風調勝，後首披露胸懷，亦足諷頌，各有妙 |

|              |            |    |   |
|--------------|------------|----|---|
|              |            |    | 處未易軒輊。)   |
| 〈樊噲擁盾〉       |            | 南選 | 原詩：「劉項興亡一髮幾，雄談傲視解圍歸。漫言屠狗無驍將，自古從龍起布衣。雙腕力扶赤帝運，匹夫氣奪霸王威。鴻門豚酒殊豪壯，從此烏騅勢式微。」 |
| 〈吊五妃墓〉       |            | 南選 | 原詩：「明湖雖亡節尚存，天留黃土安貞魂。年年六月來祠祭，猶是延平舊子孫。」                                 |
| 〈過鴻指園〉       |            | 南選 | 原詩：「鴻飛雪化爪無痕，莫問鯤身太守園。夢蝶魂消芳草歇，騎鯨人勝古梅存。五花驄馬迷前道，半月樓臺墜野原。一片啼鶉尋廢苑，不勝惆悵舊乾坤。」 |
| 〈崧城晚眺〉       |            | 南選 | 原詩：「王氣消沉盡，孤城暮氣添。風雲駭北望，潮水看東漸。駕瓦秋陽麗，鯨波黑海恬。紅毛空廢蹟，詩思感懷曾。」                 |
| 〈書聲〉         |            | 南選 | 原詩：「乙藜燃照光長燄，秦火燒殘字尚明。天地文章來鼓吹，萬家絃誦太平聲。」                                 |
| 《全臺詩》漏註      |            |    |   |
| 〈寒夜〉         | 1908/12    |    | 亦收於盧文。  |
| 〈花露水〉        | 1925/7/18  |    | 《全臺詩》記亦收於《東寧擊鉢吟前集》為誤，應為《東寧擊鉢吟後集》                                      |
| 〈迷樓〉四首       | 1925/10/17 |    | 第一首亦收於賴子清《臺灣詩海》、《台北文物》第7卷第4期，1958年12月30日                              |
| 〈次笑儂君遣懷四首原韻〉 | 1930/7/8   |    | 亦收於日新10858號，昭和5年7月8日，且原題為〈次笑儂君遣懷四首原韻〉，全臺編者擬題〈和陳文煥君手植文公祠梅韻〉。           |
| 〈七絃竹〉        | 1930/11/16 |    | 亦收於小報第21號，昭和5年11月16日  |



|                       |                   |  |   |
|-----------------------|-------------------|--|---|
| 〈蟬琴〉三首                | 1934/5/19         |  | 第三首原刊於小報第 343 號，<br>1934/5/23；亦載石本、盧本。  |
| 〈題賴子清臺灣詩醇〉            | 1935 年            |  | 亦收於賴子清《臺灣詩海》、《台北<br>文物》第 7 卷第 4 期，1958 年 12 月<br>30 日。《臺灣詩醇》編於昭和 10 年<br>乙亥，推論此詩作於 1935 年。  |
| 〈春宵〉                  | 1936/1/31         |  | 亦收於《詩報》第 123 號，1936/2/15。   |
| 〈西定坊懷古〉               | 1936/2/13         |  | 亦收於《詩報》第 135 號，1936/3/20。   |
| 〈胭脂井〉                 | 1933 年至<br>1936 年 |  | 亦收於王炳南《南瀛詩選》  |
| 詩友評品趙鍾麟詩作             |                   |  |   |
| 〈和蕉綠軒主贈愛卿<br>韻〉四首     |                   |  | 「迷香翅老黏蝴蝶，嗜墨蟲枯脊鞠<br>通」此聯，王炳南以爲依對仗與韻，<br>「鞠通」自是「鞠蟲」之誤，所以<br>對蝴蝶也。<br>劍花曰：四作均極勻融，移模就範，<br>令我讀之，蓋再拜下風耳。   |
| 〈敬和鄒君小奇病中<br>寄情人瑤韻〉二首 |                   |  | 瘦痕曰：想入非非，匠心獨具，不<br>捨一字牙後慧，奇韻一聯，似李笠<br>翁，煙韻一聯，似王漁洋。<br>劍花曰：清新俊逸，齒頰留芬，風<br>流公案一傳奇，一聯尤匪夷所思也。   |
| 〈敬和陳君秋感原韻<br>並序〉五首    |                   |  | □□評：押臺字新穎絕妙。<br>□□評：猜韻亦工亦巧。<br>□□評：第五句冷語刺人，結聯是<br>傷心人之雄語。<br>□□評：第二聯罵殺快殺。<br>瘦痕曰：大氣磅礴，胸吐十丈長虹，<br>筆鋒亦光芒有角，不負大手。<br>劍花曰：劍砍王郎，鞭先祖逖，魄<br>難托諸楮墨。 |
| 〈和陳瘦痕無題韻〉八<br>首       |                   |  | □□評：巫峽哀猿，無此悽楚，十<br>分沉痛處，正見十分蜜愛，十分歡<br>喜，十分不能割斷情絲，情當身受<br>太難爲，是先生風流案供實也。詩  |

|                           |  |  |  |
|---------------------------|--|--|--|
|                           |  |  | 之纏綿惻悱，哀感頑艷中，有胎宕之氣，妙極自然，「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古今同下此淚。   |
| 〈和劍花訪李蓮卿原韻四首並呈〉           |  |  | 菜野人甫跋：此作具有氣魄，非僅作香奩句，詩句只在劍花二字，東坡題韓碑，而仿韓筆，才大者無不可為。   |
| 〈和前韻〉〈和素岳征露軍韻〉，此題為全臺編者擬題) |  |  | 瘦雲曰：押聲字有水到渠成之妙。  |
| 〈綺懷四首和劍花韻〉                |  |  | 瘦痕曰：細膩工夫，香奩作手，押韻亦自然而已，出粧韻中韻，尤覺哀艷動人。<br>劍花曰：無限牢騷，纏綿往復，「花香墨艷兩蜚揚」，可以移贈與君耳。                      |
| 〈和鄒君小奇時事有感瑤韻〉             |  |  | 瘦痕曰：押板橋二字，獨標新穎，是未經人道出者，奇才奇語，先生真奇人也。  |
| 〈和陳鞠譜詞兄題周金鳳小傳韻〉四首         |  |  | 瘦痕曰：憂玉有聲，敲金無跡，運用恰到好處。次作結聯，矯健獨絕，亦雅與題稱。<br>瘦痕曰：二首獨有性情，不事修飾，如頭、羞、人、仁四韻，一加点粧，則非名手之作矣。玩其筆力，覺遊刃有餘。 |
| 〈歡迎佐久間督憲蒞新〉               |  |  | 陳瘦雲評：眼光如炬，筆大如椽，八面玲瓏，雙管齊下。  |
| 〈送九皋仙史之嘉義〉                |  |  | 瘦雲曰：情意纏綿，詩筆清婉。   |
| 〈懷舊呈翼齋官長〉二首               |  |  | 劍花曰：雲石先生，詩多性靈之句，即此四作，置之隨園集中，應無以辨。  |
| 〈恭祝神社祭典〉                  |  |  | 瘦雲曰：「典瞻堂皇，五光十色，一枝筆如活虎生龍，不可摸摸，自是大氣磅礴。瑰瑋崢嶸燦九光，可以   |

|                 |  |  |   |
|-----------------|--|--|---|
|                 |  |  | 移贈，若僅取其局面開張，頌揚深為得體，則抑又未矣。」  |
| 〈恭祝海捷紀念節〉       |  |  | 陳瘦雲評：眼光如炬，筆大如椽，八面玲瓏，雙管齊下。   |
| 〈旅順陷落大捷〉        |  |  | 植亭曰：一起直從空中擲筆而下，力大聲雄，中間歷敘攻擊陷落景況，如急絃緊板時，手不停揮，聲光四溢，極得狀快淋漓，結末則收到全神，□皇莊重，層次既整，制局亦清，尤妙在處處填寫實事，無一踏虛，無一雕飾，的是古風之正派，可為近時模樣也。<br>瘦雲曰：大氣磅礴，眼光四射，僕為浮一大白。<br>北嶼生曰：一起堂堂，以下自驕若游龍，此作法是雲石翁慣手。 |
| 〈奉天占領歌〉         |  |  | 痴玉曰：醉墨酣歌，健筆怒舞。  |
| 〈克遼陽和九臯仙史祝捷韻〉二首 |  |  | 九臯曰：詩陣堂堂，筆氣橫掃，縱橫揮霍，如淮陰多多益辨，僕原作浮囂怒張，只覺啾啾耳，讀畢嗒焉舍退。<br>九臯曰：神龍起句，喝破橫空，有海水立山石裂之勢，以下一緩一急，曲折轉迴，滔滔不知所止，末段用一長句，整頓結局，餘韻無盡。  |
| 〈泥美人〉二首         |  |  | 籟軒評：運用工雅，對仗天然，其匠心處，直湊單微，其寄託處，得之言外，真此題軀範，信是老手無匹。   |
| 〈讀稗史偶作〉二首       |  |  | 瘦痕曰：首作含蓄有味，意在言外。次作亦頑艷可愛，兩作筆致皆不俗。  |
| 〈偶成二則〉          |  |  | 劍花曰：月明草碧，既已無情，則磊塊之牢騷，難言之矣。至夫次首，借梅柳以立言，自是名士吐囁。   |
| 〈詠銷夏有感〉二首       |  |  | 蕉綠軒曰：前二作經營慘淡，妙想   |

|             |            |                    |  |
|-------------|------------|--------------------|--|
|             |            |                    | 天開，有瀟灑出塵之概，飄然逸興之致。   |
| 〈祝荷花生日〉     |            |                    | 瘦痕曰：詩亦如初日芙蓉，輕清可愛。  |
| 〈題靜遠軒〉二首    |            |                    | 瘦痕曰：凝結沉實，不落平淺，處處無懈可擊。  |
| 〈悼李蓮卿校書〉五首  |            |                    | 劍花曰：纏綿宛轉，節短音長。首末二首，尤為超拔出群，古人謂「以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移贈斯作。   |
| 〈輓筱鶴次瘦痕韻〉二首 |            |                    | 劍花曰：曲折入情，無限缺望，良友多情，為拋閑淚，少鶴其有知也，其無知也？噫！   |
| 趙鍾麒對聯詩鐘及聯吟  |            |                    |  |
| 中秋時為人題楹聯    | 1909/10/1  |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0428 號 | 「中有乾坤半把在，秋來風月少年多。」   |
| 林湘沅病逝輓聯     | 1923/12/30 | 盧文                 | 「翰墨舊交遊，春樹關山，生離何堪死別；文章隨氣數，晨星人物，雲散那更風流。」   |
| 五妃廟對聯       | 1927/9     | 盧文                 | 「血化一元，鳥哀帝魄；香流五桂，花是女貞。」   |
| 將軍鄉保濟宮      | 1927 年     | 盧文                 | 「保百姓以康寧，代天行道靈千古；濟庶民於仁壽，巡狩為權達四方。」<br>「保一里以安全，康強樂利；濟四方之困苦，正直聰明。」<br>「保民無疆，巡狩代天行道；濟人以惠，將軍福地蒙庥。」<br>「保民惟正直，代理皇天明善惡；濟世本恩威，巡行福地降庥祥。」 |
| 將軍鄉保濟宮二副柱聯  | 1928 年     | 盧文                 | 「四邊寬做，正大光明；萬里包容，咸收覆疇。」<br>「神靈不爽，瞻拜盈庭；廟貌維新，   |

|                  |            |                           |   |
|------------------|------------|---------------------------|---|
|                  |            |                           | 香煙萬祀。」  |
| 楊深江大厝大廳屏聯        | 1922 年     | 盧文                        | 「詩體久推唐四傑；道宗能繼孔千秋。」  |
| 〈贈芍仙〉            |            | 《許丙丁作品集（下）》               | 「芍藥不應花相屈，仙人曾捧玉皇來」   |
| 〈贈來好〉            |            | 《許丙丁作品集（下）》               | 「來生可許多生約，好月還求滿月圓」   |
| 〈澤龜酒與按摩〉         | 1910/9     | 盧文、石文                     | 「海客消愁無別物（澤龜酒）；美人促睡有工夫（按摩）。」<br>「澆愁且伴櫻花醉（澤龜酒）；療恙能修本草遺（按摩）。」<br>「舞鶴也同携手飲（澤龜酒）；捉龍好是快晴時（按摩）。」 |
| 〈蘇武嵌五字〉          | 1917/4/13  | 日新 6030 號                 | 「兄弟紹文蘇子肖，典型繼聖武丁賢。」  |
| 〈端午、竹〉           | 1917/8/7   | 日新 6146 號                 | 「香斟蒲酒酌佳節，冷伴梅花傲歲寒。」  |
| 〈錢神〉合詠二首         | 1917/10/5  | 日新 6205 號                 | 「孔方功德民應祀，阿堵威靈鬼不窮。」<br>「褒貶人情惟汝視，魯愚□輩妄予求。」  |
| 〈仙洞〉合詠格兼題字鶴頂二首   | 1917/11/21 | 日新 6252 號                 | 「仙源有路人能到，洞府無塵境自幽。」<br>「仙人遊戲偶居此，洞府清虛別有天。」  |
| 〈剪髮解纏分詠〉維新嵌第三字   | 1917/12/21 | 日新 6282 號、《新臺灣》第 1 期 31 號 | 「居士維摩諸佛相，參軍新婦古仙粧。」  |
| 〈神農大帝〉（保安二字冠頂）二首 | 1918/11/2  | 日新 6598 號                 | 「保安無疆惟神開物成務肆於時夏，安人則惠若農服□力穡乃亦有秋。」<br>「保國護民託神靈之永庇，安居樂                                       |

|                      |            |                     |   |
|----------------------|------------|---------------------|---|
|                      |            |                     | 業拜農祖以承庠。」   |
| 〈國民性〉籠紗格             | 1918/12/4  | 日新 6630 號           | 「秉□不是蚩蚩者，發□真非□□然。」  |
| 〈東門官邸雅集席上聯句（傲柏梁體）〉   | 1926/11/28 | 豬口安喜編，《東閣倡和集》、盧文    | 節錄：「健筆如椽鑄鐵剛（雲石），一枝健筆搗三唐（篁邨）。」   |
| 〈全臺詩人懇親會席上聯句〉        | 1926/11/29 | 豬口安喜編，《東閣倡和集》、盧文、石文 | 節錄：「迸將肝膽照歌筵（石衡），擬將月姊來嬋娟（雲石）。」   |
| 三六九小報發刊週年席上經聯句（用柏樑體） | 1931/9/9   | 盧文、石文               | 節錄：「三六九報一週年（武公）。大奏霓裳會眾仙（老云）。……紅霞不及碧霞鮮（瘦菊）。我醉欲狂花愈妍（老云）。」   |
| 趙鍾麒所寫序文              |            |                     |   |
| 〈終夜遊新町園序〉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 1931/3/26  | 小報 59 號             | 小報上署名老云，原文：「夫新町者，各人之暢窟，猴哥者妓女之嫖客，而瘟生醉夢，所樂若何。故人秉錢冶遊，良有以也。況藝旦陪我以煙酒，大姨送人以梅章，會姊妹之花園，序敦倫之樂事，羣妓俊秀，皆為少年。吾人癡哥，獨慚空樂，鑑賞未已，春情轉生，入羅幃以抱花，毋白兔之望月，不與工作，何伸興懷如錢不清，罰飲馬桶水無數。」 |
| 〈五妃殉死序〉              |            | 盧文                  | 序為：「五妃娘娘者，明寧靖王從死五妃也。曰袁氏、王氏、何氏、秀姐、梅姑，斯時王悟，以為有日，兵臨城下，令其各自擇配。袁氏等哭訴曰：妾等侍殿下有年，生死與共，不忍一時拋棄。王迫者再，氏等入內盛妝而出，抱哭而別，相與  |

|                    |           |  |  |
|--------------------|-----------|--|--|
|                    |           |  | 盡節王前，葬于城南桂子山。秀姐梅姑爲侍女，與妃同盡大節，所以一概以五妃娘娘同稱之爾，是爲序。                               |
| 清水寺內題壁原詩（與《全臺詩》相異） |           |  |  |
| 〈臺南城清水寺水流<br>觀音〉   | 1905/8/23 |  | 清水寺中懸掛壁詩爲：「臺閣春光一剎那，南華仙景大包羅。城頭落日銷塵氣，內海浮沙起牧歌。水月一輪參法相，流霞千載付娑婆。觀空有色慈雲現，音韻琅琅慧福多。」 |

| 他人書寫趙鍾麒詩作                             |            |                       |  |
|---------------------------------------|------------|-----------------------|--|
| 作者與詩題                                 | 年份         | 出處                    | 詩作   |
| 阿部北洲〈寄懷蔡玉屏<br>羅蔚村趙雲石張甦園<br>諸大人並似葉在國兄〉 | 1898/10/23 | 日新 143<br>號           | 「醉別南皋乍遇秋，每嗟歲月逝如流。風晨品茗喜今雨，月夜談時憶舊儔。齊樹燕雲魚雁邈，謝樓廛榻夢魂悠。何時更得天緣倖，一樣烟波載酒游。」 |
| 張奎光〈題春日南社小<br>集圖〉七律                   | 1907/3/27  | 漢文日日<br>新報，<br>2667 號 | 節錄：「落紙雲烟謂雲石雲程二君善書工翰墨，揮毫珠玉妙詞章。」                                     |
| 許南英〈南社同人在醉<br>仙樓歡迎會酒後放歌〉              | 1912/6     | 盧文、《窺<br>園留草》         | 節錄：「獨留天水老詩豪（趙雲石），高踞騷壇執牛耳。」   |
| 高重熙〈呈趙雲石先<br>生〉                       | 1913/6/26  | 日新 4690<br>號          | 「蓬島仰尊名，龍門幸□荆。文章高北斗，德望重南瀛。鴻藻鷄林□，騷壇牛叩盟。春風香滿塵，到處筆生花。」                 |
| 李如月〈晤趙雲石先<br>生〉                       | 1913/8/15  | 日新 4739<br>號          | 「久聞風雅大扶輪，彩筆生花處處春。一自龍門拜山斗，不才深自愧東鄰。」                                 |
| 林○○〈步雲石詞宗瑤<br>韻〉                      | 1916/5/21  | 日新 571□<br>號          | 「老壯精神鎮炭城，一枝班□□文明。吳園擊鉢詞章吐，果見君才七步趕。石箋琴枕老江城，閒散風清與月明。今夕□陪徐□右，枯屬□和好詩成。」 |
| 李如月〈寄雲石老夫                             | 1928/10/19 | 日新                    | 「別來十載盼遲遲，何日登龍再晤  |

|                     |           |            |   |
|---------------------|-----------|------------|---|
| 子)                  |           | 10236 號    | 時。安得卜期秋月皎，春風坐我願無違。回頭苦憶十年前，曾揖高軒一駐鞭。自別芳□勞燕隔，夢魂惆悵繞南天。」                           |
| 胡南溟〈拜贈領袖雲石山人〉       |           | 石文         | 「沉博詞臣絕麗文，名場運筆掃千軍；彫龍最擅文心迷，嘯虎無如老匠斤。正大光明吟霽月，風流蘊藉撫凌雲；獨憐隻手爐天地，鍛鍊功夫到十分。」            |
| 連橫〈在廈東鄉中諸友〉其中一首題趙雲石 |           | 石文         | 「能詩何礙作閒人，薄醉尤時見性真。省識此中心樂地，風流道學兩相鄰。(君家在清水寺旁，其比鄰一為東洋歌樓、一為西國教室，君自題門上曰：道學風流，我在其中)」 |
| 許君山〈弔趙雲石先生〉         | 1936/5/15 | 詩報，129 號   | 「噩耗傳來逸士軒，臨風剪紙為招魂。三更月冷鯤身海，一夜星沉鹿耳門。人去文章遺萬卷，詩留麗藻著千言。老成凋謝古今痛，淚灑嵌城盡血痕。」            |
| 許君山〈雲程發軔身著青衿學博廩生〉   | 1936/5/15 | 詩報，129 號   | 「昔日采芹遊泮水，藥石無靈舍來鵬。烏心傷秀士，今朝騎鶴赴玉樓。」  |
| 張庚辛〈輓趙雲石先生〉         | 1936/5/15 | 詩報，129 號   | 「一夢堪悲便不醒，茂才化鶴上蒼冥。風摧謎社傾金杵，雨打騷壇倒玉屏。醫豈無能除瘡豎，天何有意墜詩星。而今瞻範安從得，鴉噪枝梢帶淚聽。」            |
| 陳福清〈輓趙雲石茂才〉         | 1936/5/15 | 詩報，129 號   | 「風行噩耗夢中驚，淒絕騷壇失主盟。遺稿吟來惟有淚，殘編讀到不成聲。摧傾砥柱悲南社，墜落文星闡埃城。後繼書香雖可慰，衷心我亦表哀情。」            |
| 陳月樵〈輓趙雲石先生〉         | 1936/5/31 | 日新 12994 號 | 「少微星隕埃□邊，牛耳騷壇失主權。文蓮多公回隻手，人才幾輩造窮年。早知趙□詩爭誦，長與卞和璧共傳。往古來今成委蛻，何須搔                  |



|                 |           |                                     |   |
|-----------------|-----------|-------------------------------------|---|
|                 |           |                                     | 首問蒼天。」  |
| 黃拱五〈輓趙雲石先生〉     | 1936/6/1  | 日新<br>13000<br>號；詩報<br>131 號、石<br>文 | 「七四年華一瞬之，人傳噩耗轉驚疑；文章碩果傷零落，砥柱中流感護持。逸史新篇成絕筆，無題舊作遣愁詩；二難差慰黃泉下，奈失詞壇長者姿。」                            |
| 施梅樵〈輓趙雲石先生〉     | 1936/6/1  | 日新<br>13000<br>號；詩報<br>131 號        | 「庠序蜚聲震海東，騷壇月旦忝隨公。青衫寥落悲今日，白社衣冠拜下風。一別誰知成隔世，九原何處訴微衷。南遊未及芻香奠，忙碌歸期惜太匆。」                            |
| 林毓川〈輓趙雲石先生〉     | 1936/6/1  | 日新<br>13000<br>號；詩報<br>131 號        | 「星墜南天鎖暮雲，竹城還記會斯文。初臨蓬華鶯花節，纔返梓桑生死分。鯤島衣冠餘幾輩，騷壇旗鼓感孤軍。倚樓佳句同千古，垂老風流著作勤。」                            |
| 鄭坤五〈輓南社社長趙雲石先生〉 | 1936/6/15 | 詩報，131<br>號                         | 「霹靂晴雷天蔚藍，乍聞噩耗痛何堪。不祥詩界年逢子，忽隕文星月閏三。遺墨可珍懷頰傾，衡山無福失中庵。普天共滴騷人淚，翹首茫然向坎南。」                            |
| 許君山〈弔趙雲石先生〉     | 1936/6/15 | 詩報，131<br>號                         | 「少微星墜季春時，魁斗山頭杜宇悲。南社鷺鷗傷失侶，嵌城弟子哭無師。文留心血金聲賦，案積珠璣錦字詩。料得九原應不恨，書香作述有佳兒。」                            |
| 張觀廷〈弔趙雲石先生〉     | 1936/6/15 | 詩報，131<br>號                         | 「青天霹靂眾心驚，惆悵騷壇失主盟。玉筆有花匡世態，金言無缺表民情。雙簫題擬東西募，萬卷詩憑甲乙評。從此南州門外過，停車何處謁先生。」（我曾託其擬雙簫圖一題向全島徵詩繼又託評選杜鵑詩故云） |
| 倪登玉〈輓趙雲石先生〉     | 1936/6/23 | 日新<br>13017 號                       | 「蛙噪蟬鳴日，文風待發揚。雕蟲慚我拙，歎鳳悵公亡。不獨書香繼，   |

|                    |            |               |  |
|--------------------|------------|---------------|--|
|                    |            |               | 還膺齒壽長。淒涼凋碩果，百感共茫茫。」  |
| 鮑樑臣〈輓趙雲石先生〉        | 1936/7/1   | 詩報，132號       | 「晨星碩果劫餘時，一老胡天不愜遺。撒手人寰歸寂寞，仔肩吾道孰維持。文章軌範空陳跡，心血英靈剩有詩。從此騷壇鏖戰日，南州冠冕失崇滋。」 |
| 黃登采〈輓趙雲石先生〉        | 1936/7/1   | 詩報，132號       | 「杖朝望六溘騎鯨，痛絕天涯落絳英。無復春風吹後起，儘堪桃李泣先生。騷壇自此音容杳，學界猶留泰斗名。眼看牛眠輒挽日，尙慙一束寄哀情。」 |
| 陳金龍〈輓趙雲石先生〉        | 1936/7/1   | 詩報，132號       | 「歲歲騷壇賴主盟，青衫蕭洒老儒生。鑒詩甲乙蒙評定，到處鷗鷺喜奉迎。竹塹來時忘困乏，崁城歸去隔幽明。明年北部聯吟日，不見先生倍愴情。」 |
| 謝雪漁〈輓趙雲石先生〉        | 1936/7/6   | 日新 13030 號    | 「相識文場五十年，曾從古學讀鴻篇。藻才世早欽師秀，艷福人猶說芍仙。純釋樂章難再聽，楷行書法總堪傳。騷壇牛耳執南社，繼起扶輪幸有賢。」 |
| 蔡清福〈輓趙雲石先生〉        | 1936/7/29  | 日新 13053 號    | 「一衿詎足慰平生，日把遺書遣性情。吾道斯文餘碩果，此公大雅負英名。老猶擊鉢操牛耳，子盡能詩振風聲。欲致生芻嗟莫及，南遊端合拜新塋。」 |
| 蔡清福〈輓趙雲石先生〉        | 1936 年     | 《臺灣教育》第 409 期 | 「一衿詎足慰平生，世局滄桑又變更。吾道衰微遺碩果，此公壇坫負才名。臨風玉樹誇雙秀，當日鈿車候九京。佳句倚樓難泯沒，南遊端合拜新塋。」 |
| 李如月〈輓趙雲石先生令媛漱雲〉七言古 | 1914/12/25 | 日新 5216 號     | 「記得壬子臘盡時，侍父南遊訪名師。偏是高人不易見，得謁師母二媛姿。長媛捧茶畫屏立，二媛相竝                      |

|  |  |  |
|--|--|--|
|  |  | <p>花兩枝。芳顏乍睹見天真，體態嬌<br/>     嬌最可憐。娉婷聯袂移蓮步，大喬<br/>     小喬疑前身。絳帷畫靜殘照微，輕<br/>     車來竭寒月輝。途中相見不相識，<br/>     重到龍門急叩屏。忽聞小字喚聲<br/>     聲，意外遭逢喜且驚。回頭始識春<br/>     風面，春風坐我慰平生。歸來倏忽<br/>     已三年，嵌南淡北吟魂牽。何日程<br/>     門重立雪，又續香閨姊妹緣。瓜秋<br/>     聞說病嬌兒，旋來□□增予悲。靈<br/>     藥難癒絳仙疾，早萎嬌花第一枝。<br/>     蒼天何意太渺茫，十七□華倍可<br/>     傷。九泉知否親心痛，坏土從今一<br/>     別長。好花易謝古今愁，天地無情<br/>     到極□。年年怕見蒹葭露，泣血啼<br/>     鵲落葉秋。」</p> |
|--|--|--|

### 附錄三 趙鍾麒報紙刊登活動年表

本表輯錄日治時期報刊所載趙鍾麒相關消息，以漢日新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新指《臺灣日日新報》、小報指《三六九小報》，日期以報紙所印發行日為主。本表為本文第三章第一節敘及趙鍾麒個人活動的資料來源。

| 日期                | 刊號               | 活動  |
|-------------------|------------------|---|
| 明治 39 年 12 月 20 日 | 漢日新 2593 號，第 5 版 | 「多松花癖」：「邇來臺南諸紳士家實業家，有陶潛癖者，或建一別墅，或築一香閣，或插竹編籬，砌石成路，內多花徑，盛栽芭蕉柑橘竹松等類。又栽植菊花數百種，有時對花自酌揮毫，灌園澆花，自適其適，有時邀朋遊玩，管絃棋酒於其間，洵有絲竹之亂耳，亦足樂也。如趙雲石、楊雲程、張禹鼎、王雲從諸君，多愛菊宅，內各有內地種及本島種，種類甚多。近日雲石與雲從鬥菊，雲石有兩盆，皆內地大輪種，一盆僅有三莖， |

|                         |                         |   |
|-------------------------|-------------------------|---|
|                         |                         | <p>一莖僅留一花，在宅邊東籬下，一盆僅有二莖，一莖僅留一花。夜間移出中庭，以滋露，早間受日光宣氣後，即束之高閣，培養備至。現二花皆開，一朵如碗面大，一朵稍遜。是日雲從雇工人挑一盆到雲石家，亦係內地大輪種，三莖亦僅三朵花而已，雖比雲石東籬之花較大。雲石再出一盆，則又比雲石之花較小也。先是雲從僅見雲石東籬花，而不知其另有一盆，故對雲石誇其菊花開展大朵，雲石乃與約鬥菊花，並備一席酒為祝菊花盛開。又方爾宜，徐得福、謝濟若、陳勤德、高漢津諸氏則又物色松，如竹松、花松、錦松等類。英人不愛香花，偏愛色澤，故新樓禮拜堂，多培植錦松數十種，色色蒼籠可掬。即高漢津宅內，現時亦有二十餘種，可知人各有癖，不獨愛菊者，竊效陶潛於萬一云。」</p> |
| <p>明治 41 年 2 月 23 日</p> | <p>漢日新 2942 號，第 5 版</p> | <p>「共購花種」：「邇來臺南諸紳士，或建一別墅，或築一香閣，或插竹編籬，砌石成路，內多花徑，盛栽芭蕉柑橘竹松等類。有時對花自酌揮毫，灌園澆花，自適其適，有時邀朋遊玩，管絃棋酒於其間，亦足樂也。大昨年各有陶潛癖，競尚內地菊花種，有曰富士之白雪、春之霜、若紫、雲井以及大輪小輪等，即有雲石與雲從鬥菊。去年則又共愛花松，多是培植數十種，致有盜花松之賊，而高漢津哭花松。此次趙雲石、謝濟若、徐得福、趙澄源等，考按花譜，共寄付內地購買櫻花水仙玉蘭梅桂二十餘色，將來培養後，燦爛青蒼，奪人心目，芬香郁馥，沁人心脾，則又動騷人逸士時有園遊之興云。」</p>  |
| <p>明治 42 年 10 月 1 日</p> | <p>漢日新 3428 號，第 4 版</p> | <p>「湖海琅國」欄：「舊俗，兒童恒於中秋夜，戲點燈塔，或仿造珠宮，高尺有餘。內裝飾玩器，几案燈火聯幅，亦各數寸以長，此風今漸邈矣。記得去年趙雲石山人，為人題楹</p>  |

|                   |                  |  |
|-------------------|------------------|--|
|                   |                  | 聯云『中有乾坤半把在，秋來風月少年多』。」  |
| 明治 44 年 5 月 8 日   | 漢日新 3935 號，第 3 版 | 「編輯日錄」(五月七日)：「櫟竹兩社長蔡啓運氏，客月赴召修文，各地詞人，均有以詩輓者。南社長趙雲石氏律詩四章，鹿港陳槐庭氏，絕句十二則，已開其先。……。」  |
| 明治 44 年 7 月 9 日   | 漢日新 3996 號，第 1 版 | 「雜著」一欄，〈閒中錄〉「對聯」：「長日無事，與二三友人團坐綠陰之下，各舉臺灣地名，互相對仗，此出彼答，妙緒如泉。……。又舉臺灣詩人之號以相對，亦得數十聯。如雪漁之與月樵，……雲石之與劍花，槐庭之與梅山，亦頗工整，唯癡仙尙難下對也。」  |
| 明治 44 年 9 月 30 日  | 漢日新 4077 號，第 3 版 | 「編輯賸錄」(九月廿九日)：「本日接臺南訪事來稿，謂南社詞長趙雲石君定舊曆中秋節剪辮，同人皆拍手，以爲吾黨又添一勢力也。又接瀛社擊鉢吟會司會者倪炳煌君以電話告謂此星期之吟會，準備已妥，係午後三時始，同人當如期往。」  |
| 明治 44 年 11 月 30 日 | 漢日新 4134 號，第 3 版 | 「品評花事」：「新任參事陳鴻鳴君，日前同人爲之開筵祝賀。昨二十六日午後四時，陳君亦於臺南公館設席道謝，招集紅裙二十餘輩，皆是市內醉仙樓水仙樓及坐花樓北妓。席間楊鵬搏君以久不開花榜，謂趙雲石君，當前羣花，何不爲之鑑定。雲石應曰，有色無藝有藝無色，然俱不足羨，然必色藝俱佳而殊費品評。於是有唱擬投票者，就中有阿秀阿招阿晶雲嬌小寶釵五花，爲同人所最賞識云。」 |
| 明治 45 年 1 月 23 日  | 日新 4186 號，第 5 版  | 刊有「臨別贈詩」一欄：「臺南新報記者陳瘦雲君，者番將漫遊對岸，定於來廿八日由滬尾港大仁丸，揚帆鷺江，順赴閩省轉赴羊城，賦留別詩四章，出示南社諸吟侶。南社長趙雲石氏，於去二十日午後六時零，邀集諸詩人，小集於籟軒樓上，與瘦雲氏話別。分韻賦詩，以壯行色。赴會者計十有餘名，得詩十數章，至更闌始散，亦文人之雅事                          |

|                  |                  |  |
|------------------|------------------|--|
|                  |                  | 也。又瘦雲氏本南社巨子，素以詩鳴，此行耳有所聞，目有所睹，悉發之於詩，他日歸來定必琳琅滿篋，為詩界增光也。」   |
| 明治 45 年 2 月 21 日 | 日新 4213 號，第 5 版  | 臺南人士「創采詩會」訊息。趙雲石為發起人之一。  |
| 明治 45 年 4 月 3 日  | 日新 4254 號，第 5 版  | 刊有「舉議婚喪禮委員」此訊息，趙雲石被舉為議案委員之一。   |
| 明治 45 年 7 月 8 日  | 日新 4348 號，第 4 版  | 刊有「公弔詩人」：南社詞人陳瘦雲氏客月廿八日赴召修文，已如既報，其後各地詞友寄輓詩致奠儀者，絡繹不絕。南社長及社員等，定七日午後二時，齊集清水寺街趙雲石氏之家，然後聯袂登堂拜奠，以表寸衷。而安葬日期，則定於來九日，又將往為執紼，氏太邱道廣至期素車白馬而來者，當不乏其儔也。 |
| 大正 2 年 3 月 28 日  | 日新 4602 號，第 6 版  | 「遠贈喜屏」一欄刊有：「臺南市諸紳商，與臺北廳參事洪以南氏有往來者，以洪者番將喬遷滬尾港口山麓，建置洋樓，欲表徵忱，以作紀念。爰託人向支那寧波購買喜屏全付，託南社長趙雲石為之撰文，將洪氏事蹟，曲曲傳出，鋪張揚厲……。」                            |
| 大正 2 年 10 月 24 日 | 日新 4806 號，第 6 版  | 刊有「釋奠先師」消息，趙雲石亦參加。   |
| 大正 2 年 10 月 31 日 | 日新 4812 號，第 21 版 | 刊有臺南趙鍾麒「天長節奉祝書畫」。  |
| 大正 2 年 11 月 13 日 | 日新 4820 號，第 6 版  | 刊有「洪謝聯姻」：「南社詩人洪坤益與謝家聯姻，親友備禮致賀者頗多，南社長趙雲石氏為製喜屏，計十二幅，洋洋灑灑，千有餘言。」  |
| 大正 3 年 7 月 6 日   | 日新 5051 號，第 4 版  | 刊有「臺南祭聖」：「臺南樂局祀典董事，已如既報，於去月三十日致祭先師，本月初三日致祭武聖矣。其祭禮前在西區役場會議時，經議定改用新式。…仍以王藍石為主祭，趙雲石等人為分獻。」  |
| 大正 4 年 1 月 1 日   | 日新 5223 號，第 41 版 | 趙雲石〈論纏足之弊害及救濟方法〉一文被  |

|           |             |   |
|-----------|-------------|---|
| 日         |             | 選為一等。 <sup>481</sup>  |
| 大正4年3月24日 | 日新5300號，第6版 | 刊有「研究正字」：「臺南市有志者陳鏡山等數名為發起，募集同儕，將設立一研究正字會。推臺南地方法院通譯趙雲石氏為會長，某辯護士事務員為幹事，聘某上舍為教師，其會員約按三十名，會費每名每月一員，按定六個月間卒業，不日將開館矣。」  |
| 大正4年4月8日  | 日新5315號，第6版 | 刊有「支那語會舉式」：「臺南市有志者陳鏡山等為發起，組織夜學會，專以研究支那語為目的……已如既報矣。者番經已成立，假臺南市下大埕陳厝祠堂為會場，於去初三日午後七時舉開會式。其始由該幹事報告開會，次即該會長演說設立該會之趣旨，又次來賓朗讀祝詞，然後教師郭珪輝上舍，以支那語讀祝詞。……會員計有三十餘名，亦一時之盛況也。」 |
| 大正4年6月19日 | 日新5386號，第5版 | 刊有「臺南斷髮祝賀會況」：「臺南人民，者番斷髮者不下萬人，全市幾不見有辮子，因此臺南廳參事陳鴻鳴、楊鵬搏……倡設斷髮祝賀會，乘此始政廿年紀念日之機，假臺南公館為會場，於是日午後四時開會，燃爆竹為號……趙雲石氏為會員代表，述詞答謝，然後開始餘興……比散會已午後七時零矣，亦一時之盛況也。」                 |
| 大正4年7月10日 | 日新5000號，第6版 | 刊有「定期出殯」消息：「臺南市總爺街連城璧茂才之令堂劉太孺人，於月之初五日午前逝世，卜定十一日下葬，趙雲石亦有參加。」   |
| 大正5年5月9日  | 日新5698號，第6版 | 刊有「致祭制字先師」：「臺南市舊時紳衿，多有結社文昌關帝及制字先師等，春秋致祭，改隸後漸滅殆盡。…月之初一日，直制字先師聖誕，郡人士王藍石、陳鶴鳴、趙雲石二十餘名，如例於午後二時備品致祭，並演本島梨園，以助熱鬧，入夜即假文昌祠後  |

<sup>481</sup> 原文見該版。

|                      |                 |  |
|----------------------|-----------------|--|
|                      |                 | 殿開宴……。」  |
| 大正 5 年 6 月<br>22 日   | 日新 5741 號，第 6 版 | 刊有「夜學會況」：臺南市東區長許廷光氏等所組織之東部國語夜學會已如既報。乘始政紀念日之機，於西來庵舉發會式矣，是夜七時頃，會員畢集，官紳亦陸續而至……然後趙雲石氏為來賓代表，述詞致祝。                                 |
| 大正 7 年 10 月<br>12 日  | 日新 6577 號，第 6 版 | 刊有「崇文社課題」，羅尉村先生評選：〈婦人愛國論〉 <sup>482</sup> 第一名趙雲石。   |
| 大正 7 年 10 月<br>17 日  | 日新 6582 號，第 6 版 | 刊有「文社募集詩文」：中部某有志者，為廣聯同好研究漢文起見，近倡設一社，稱曰臺灣文社，並擬發刊文叢雜誌，募集詩文揭於誌上。其中選者為：趙雲石、謝雪漁、莊士勳三先生。   |
| 大正 9 年 10 月<br>30 日  | 日新 7326 號，第 6 版 | 刊有〈耀堂宗臺五秩重喜壽言〉 <sup>483</sup> 宗弟 趙雲石拜撰。  |
| 大正 10 年 12<br>月 10 日 | 日新 7732 號，第 6 版 | 追悼籟軒：「去初三日，臺南謝籟軒氏之家，忽接神戶來電，報氏為二豎所苦，竟至不起。此抱一傳，知者惜之。本日為氏首七之期，南社黃茂筌、趙雲石二氏，邀諸同人，開追悼會於臺南公館。三郊組合盧世澤氏，方為發起，邀諸市人，與有故交者，以參加此會云。」      |
| 大正 10 年 12<br>月 16 日 | 日新 7738 號，第 6 版 | 追悼後聞：「謝籟軒氏之追悼會，去十日既如前報，開於臺南公館，到者達百十餘名。午後二時開會，先由內地本島僧人，在式場諷經，以招謝氏之魂兮歸來，次即氏之家人以及來會者拈香頂禮。繼而南社趙雲石、黃茂筌，臺南三郊組合長代理蕭永東……至六勾餘鐘，始告閉會。」 |
| 大正 11 年 3 月<br>9 日   | 日新 7821 號，第 6 版 | 「公奠及出殯」：「臺南市清水町保正趙澄源其先太孺人董氏，於去年終仙逝，享壽六十有九齡。停柩在堂，茲卜定寧南門外大林庄山麓，陰曆二月二十三日將出殯。當市諸紳  |

<sup>482</sup> 原文見該版。

<sup>483</sup> 詳見該版。



|                   |                 |   |
|-------------------|-----------------|---|
|                   |                 | 商共推南社長趙雲石氏為總代，同日午前九時，將親往祭奠，保正陳敬忠氏讀祭文，正午，自其本宅發引。趙素廣交遊，其先慈遺愛及人，屆時素車白馬，當相屬於道云。」  |
| 大正 11 年 7 月 6 日   | 日新 7940 號，第 6 版 | 「向平願了」：市內大正町趙雲石氏，風雅士也。有子二，長劍泉，已受室，現為臺南新報記者。次劍樵，為高雄佐營公學校教諭。前由其戚屬葉書田氏作伐，聘定許廷光氏令媛，香姑女士。女士曾畢業公學，而漢學猶為研究，誠佳偶也。者番擇吉，擬來二十二日，舉納采禮。翌月十二日，行結婚式。氏父子為南社員，有大小趙名，其素交甚廣，屆期踵門敬賀者，定不乏人也。 |
| 大正 11 年 9 月 24 日  | 日新 8020 號，第 6 版 | 「備祭文昌」：「來月一日午前十時，市內文昌祠，將舉行秋季祭典式。數日前已由該祠董事許廷光、陳鶴鳴、趙鍾麒、陳鴻鳴諸氏，例柬官紳，參列云。」   |
| 大正 12 年 12 月 28 日 | 日新 8480 號，第 6 版 | 「梁氏總會」：梁氏宗祠總會，於去二十三日正午，招集南北同宗計約百餘名，在祠內梅鏡堂，舉行冬季祭典，並開梁姓建築會。第十一期定期總會，由梁道氏起敘開會辭，梁瑞圖氏起立敘禮。就梁姓歷史演說，及報告該會之收支決算，而後該會理事梁丕玉氏，對來賓道謝，次趙雲石氏為來賓總代起立道謝，和氣靄靄，至同夜十時，盡歡而散。                |
| 大正 13 年 1 月 21 日  | 日新 8504 號，第 4 版 | 「林氏公弔續報」：既報臺南故詩人林湘沅氏，月十三日，已由其子登庸等，招魂歸南。於昨十九日，欲營佛事，其故友趙雲石、施梅樵、陳鴻鳴、石秀芳……諸氏，於是日備筵致奠。祭文 <sup>484</sup> 錄左。（祭文為臺南紳商總代趙雲石撰）   |
| 大正 13 年 3 月 18 日  | 日新 8561 號，第 6 版 | 「漢文講習」：「臺南市許廷光、黃欣、陳鴻鳴諸氏，及他重要人士，為漢文振興起見，假市內媽祖宮，講習漢學，不收料金。分甲  |

<sup>484</sup> 原文見該版。

|                  |                 |   |
|------------------|-----------------|---|
|                  |                 | 乙科兩種，甲科講習古文析義，趙鍾麒任之；乙科講習尺牘，吳鏡秋任之。……。」   |
| 大正 13 年 8 月 21 日 | 日新 8717 號，第 4 版 | 「選任管理」：「既報臺南市文昌祠三官堂兩廟，原是許光廷、趙鍾麒、楊鵬搏三氏管理，楊氏逝後，尙未選任補缺。去十七日午後四時假天后宮爲會場，到會者五十餘名，推陳鴻鳴氏爲議長，起述處理事務規約……文昌祠管理中選者，即黃欣、趙鍾麒、石秀芳三氏，……呂祖廟管理中選者，即黃欣、許廷光、陳鴻鳴、趙鍾麒、石秀芳四氏，至午後八時始各退散。」                              |
| 大正 13 年 9 月 12 日 | 日新 8739 號，第 4 版 | 「獲中猜囊」：既報臺南清水寺街黃若臨氏，設燈謎一事，果於古曆初七夜舉行。其時臨場者四五十名，猜文貼出，彼猜我測，中亦有之，不中亦有，詼諧妙趣，令人解頤。又設一猜囊，內藏兩猜文，與猜中者，爲後日設燈謎之時，備出金二圓，贈他爲費用。至十二時終局，將囊解開，俾眾咸觀，結果被趙雲石、葉書田兩氏，各中其一。   |
| 大正 13 年 9 月 15 日 | 日新 8742 號，第 4 版 | 「南社改組」：臺南南社詩會，爲鑑邇來詩界勃興，若雨後春筍，故詩學之音，蒸蒸日上，然必籌定基礎，方爲適當。爰是同社長趙雲石，幹事黃茂笙兩氏，對此極爲研究，聞欲將南社重新整頓，竝籌固定基礎，目下在審議中。  |
| 大正 14 年 2 月 18 日 | 日新 8898 號，第 4 版 | 「開社員慰勞會」：臺南南社詩社，因去七八兩日，假臺南公會堂，開全島詩社聯吟大會，諸社員分擔事務，甚形忙碌。爰是社長趙雲石，幹事黃欣二氏，乘去十五日星期在市內西薈芳旗亭，開宴慰勞社員。出席者約四十名，由黃欣氏報告詩會經過，及收支決算，列明於下。(略) 第二日南社宴客費用及賞品，收入金四百二十七圓十八錢，支出額亦同。報告後七時就席，紅裙侑觴，猜拳行令，歡呼暢飲，迨鐘鳴九下，始各盡興退 |

|                   |                 |  |
|-------------------|-----------------|--|
|                   |                 | 散。   |
| 大正 14 年 11 月 1 日  | 日新 9154 號，第 4 版 | 「重開夜學會」：臺南內臺人士創設之彰聖會，會於大媽祖宮內，開漢文夜學會，藉以誘掖後進。客年以事停課，至今已許久。者番諸幹事，乃議繼續舉辦，遂定□十五夜，再於原處開課。會員仍分甲乙兩□各五十名，須具有公學卒業程度，入會概□徵費。講師延趙雲石、楊天健二氏，輪夜講解，希望入會者限至十三日向石秀芳氏處聲明。   |
| 大正 14 年 12 月 30 日 | 日新 9212 號，第 4 版 | 「漢文夜學近況」：臺南彰聖會附設之漢文夜學會，客月開課以來，莘莘學子，研究極見熱心。該會分甲乙兩班，甲講師趙雲石氏，講解古文；乙講師楊天健氏，課授瓊林及白話尺牘。乙班聽生多中學生，課以白話尺牘者，蓋欲迎合其心理，距意竟殊不然。每課該書時，諸生則昏昏欲睡，楊氏有鑒及此，者番乃徵眾意，遂改授文章軌範一書云。 |
| 大正 15 年 1 月 11 日  | 日新 9225 號，第 4 版 | 「趙家營葬盛況」：桃園軌道會社長趙玉牒氏之歿，載之屢矣。去八日午前十時，在其大溪街埔頂私第，舉行葬氏。會葬者，有新竹州田代教育課長、小島大溪郡守、佐藤桃園警察課長，以外知交親戚，數百人，齊集一堂。……宗親代表臺南趙雲石、臺中趙時珍、大肚趙維孝諸氏，哀軸弔詞。……趙鍾麒茂才祀土，地方葬儀之盛，此其極也云。 |
| 大正 15 年 9 月 21 日  | 日新 9478 號，第 4 版 | 「傅孺人西歸」：臺南南社長趙雲石氏德配傅孺人，前清宿儒傅煥奎先生女也，性順淑，深嫻內則，年廿七，歸趙氏，於茲垂四十年矣。詎意年來胃疾纏綿醫治罔效，遂於去十五夜，春終內寢，享年六十有七。現停柩在堂，擇日出殯，孺人有丈夫子二，長劍泉，為南社後起之秀；次雅祐，為臺南第二公學訓導云。               |
| 大正 15 年 10        | 日新 9500 號，第 4 版 | 「吊傅孺人」：臺南南社、桐侶兩社詩友，  |

|                   |                      |   |
|-------------------|----------------------|---|
| 月 13 日            |                      | 今回因南社長趙雲石氏德配婦孺人仙逝。爲友誼訂來十七日午後二時，兩社聯合，同赴趙家公弔。現由南社黃幹事長與桐侶吳社長，準備一切，竝撰祭文云。   |
| 大正 15 年 11 月 1 日  | 《臺南新報》第 8885 號，第 6 版 | 「孔子廟之祭器樂器皆御注意」：「御召自動車，從南門町臺南地方法院前，出大宮町經錦町，自州廳前，右折幸町，沿途諸列歡迎市民賜與會釋。八時五十八分，著孔子廟正門前，乃降駕，喜多知事先導，仰首觀『全臺首學』之匾額。時正門內左側，有奉迎之荒卷市尹，並董事許廷光、黃欣、陳鴻鳴、石秀芳、趙鍾麒諸氏，俱賜會釋。荒卷市尹，前行先導，殿下輕移玉步入三川門參進大成殿，對神位禮拜。市尹乃爲說明孔子廟沿革及陳列祭器樂器等，殿下熱心傾聽，就中御覽祝□一器深有興味，且親手數其琴瑟之絃，傾耳樂手吹彈□、箏、笛、排、笙等，市尹叩其編擊編鐘，好音清澈。壁間碑文，默讀一遍，略有質問。展望泮宮、泮池、明倫堂、奎聚閣，亦御下問，遂一一說明之，最形滿心喜悅。九時十六分，市尹董事等奉送出發。」 |
| 大正 15 年 11 月 8 日  | 日新 9526 號，第 4 版      | 「趙家殯期」：曩日逝去之赤崁老儒趙雲石氏尊闔，茲擇來十一月十四日，即舊十月十日安葬，趙氏父子交游素廣，屆期執紼者，定多其人也云。  |
| 大正 15 年 11 月 16 日 | 日新 9534 號，第 4 版      | 「出殯誌盛」：臺南南社長趙雲石氏德配傅孺人出殯，如既報。於去十四朝，由自宅發引，至臺南葬儀堂舉式。先由開元寺僧諷經，次許廷光黃欣兩氏，讀吊辭，林茂生氏披讀各地親友及各吟社吊電，多至數十通。最後會葬者拈香退散，是日輓聯輓軸花環，相屬數町各界會葬者，無慮四百餘人，洵可謂生榮死哀矣。   |
| 昭和 2 年 2 月        | 日新 9635 號，第 4 版      | 刊有「市中有有力者議設臺南弘濟會，爲窮民  |

|            |                  |   |
|------------|------------------|---|
| 25 日       |                  | 救濟機關」此一消息，內提及趙雲石等人出而發起，倡設臺南弘濟會。(詳見該版)   |
| 昭和2年4月3日   | 日新 9672 號，第 4 版  | 「詩旌往來」：日前全島詩社大會後，中南部詩星，順途訪基者，頗有其人。先是南社趙雲石、劍泉賢喬梓，竝竹社鄭香圃諸氏先到，於保粹書房午餐後，到陋園一遊。趙氏喬梓，因越日南部有要務，先行歸去。據趙氏云，自寰鏡落成之日，十五年前，一次到基，今日重來，一瞻故顏雲年氏遺像，幾有令威化鶴之感云。嗣後二林許存德……。 |
| 昭和3年2月7日   | 日新 9982 號，第 4 版  | 「臺南蔡姓敦親會，發會式及總會」：臺南市蔡姓有志組織敦親會，會員數既達四百餘名，爰於去四日午後二時，假臺南公會堂，開發會式及總會。首由蔡儀斌氏，起告開會辭，……是日受招待列席重要者為該地趙雲石、黃欣，臺北蔡稅、蔡婆，其他十數名，頗呈盛況云。                                |
| 昭和3年10月19日 | 日新 10236 號，第 6 版 | 「黃氏將內渡視察私立中學」：臺南黃欣氏，為私立臺陽中學創設事。定來月二日首途內渡，將與文部省接洽，竝視察私立中學，探究其經營方法。者番乃由趙雲石、王開運、駱保芝、黃霽予、黃伯勳、王臥蕉諸氏發起，訂來二十七晚六時，於臺南公會堂開送別會，如欲參加者，現至來二十五日，向順記藥行或黃姓大宗會事務所聲明。    |
| 昭和4年6月8日   | 日新 10466 號，第 4 版 | 「佛教研究」：臺南市內三份子開元禪寺，曩由該寺住職魏得圓和尚籌創佛教及漢文研究會。佛教延員林某齋堂鄭□漢氏，漢文延趙雲石氏，各任主講。……。  |
| 昭和4年7月17日  | 日新 10505 號，第 4 版 | 「新竹益精會書畫展覽，選審查員及賞品」：既報新竹書畫益精會，為選定該會主催之全島書畫賽會審查委員及特選之各等賞品兩件，去十四日午後四時，假該會事務所，開磋商會。是日來賓有中華著名畫家李霞、趙藺兩氏臨席，由審查委員決定擬推薦   |

|            |                  |  |
|------------|------------------|--|
|            |                  | 中華李霞、趙蘭……臺南羅秀惠、趙雲石諸氏，而賞品雖內定時表，或純金牌，擬一任賞品係員選定，不日決定後發表。……。   |
| 昭和4年9月15日  | 日新 10565 號，第 4 版 | 「書畫入選頒佈會將在臺南公會堂」：臺南南社員洪鐵濤，西山廖用其、林觀濤，及本報臺南通信員鄭啓東四氏，曩入選新竹益精會主開之書畫展。以是南市許廷光、劉明哲、王開運，及詩會趙雲石、黃茂笙、黃廷楨……諸氏榮之。爰請四氏揮毫，定中秋及翌日，開書畫頒佈會於臺南公會堂。聞洪等承諸人好意，是日頒佈書畫，擬公諸同好，潤格隨意不拘云。              |
| 昭和5年2月27日  | 日新 10728 號，第 4 版 | 「桃園郡八塊庄長葉泉清氏，及東興吟社長蔡連三氏之父葉金萬氏葬式，去二十五日在其自宅舉行。會葬者桃園郡守及庶警兩課長，簡朗山氏外約三百名，八塊大湳兩公校教員生徒，亦來會葬。弔電有劉明朝、趙雲石、魏清德諸氏，外三十餘通。僧侶誦經後，鄭永南氏外七名，讀弔詞，一同拈香後發引新舊樂隊吊旂等，相續於途。」                          |
| 昭和5年10月29日 | 日新 10920 號，第 4 版 | 「臺南市內五詩社主催全島詩人大會不成，為南社員內訌文界不幸事也」：臺南市五詩社，曩擬乘文化三百年紀念，倡開全詩人大會，數次磋商，既破復成，既成復破，波瀾重疊。蓋以臺南三六九小報為中心，且有某甲居中破壞，對此述長，對彼道短不經之語，瀾漫市內文界，其用意蓋亦有所在。而南社當此內部衝突，明攻暗擊，致社長趙雲石氏束手無策，亦不能收拾殘局，任其破裂云。 |
| 昭和6年12月15日 | 《詩報》26 號，第 1 版   | 「楊煥彩翁六十壽辰徵詩啓」一欄，趙雲石為發起人之一。   |
| 昭和8年1月29日  | 小報 257 號         | 刊有趙雲石撰〈追悼會弔王亞南先生〉一文，寫於昭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
| 昭和8年9月3日   | 日新 12002 號，第 4 版 | 「臺南共勵會義塾開塾」：臺南共勵會義塾  |

|           |                  |   |
|-----------|------------------|---|
| 日         |                  | 開塾式，經如既報，去一日午後二時，開於同塾教場。來賓有森市尹、州宮尾教育課長及州市兩視學官及民間紳商等，計五十餘名。始式時，塾童、職員等一同敬禮，次塾長黃欣氏，報告經過，並述此塾之設立與共勵會關係等。次宮尾、森兩氏先後訓辭，趙雲石氏祝辭，三時十五分閉式云。  |
| 昭和9年2月22日 | 日新 12172 號，第 8 版 | 「全島詩人聯吟大會四月八日嘉義市各係分擔幹部會決定」：本年春季全島聯吟大會，輪值臺南州下承辦。去十八日，籌備委員長嘉義蘇孝德氏，招集各委員，在德豐商行，開幹部磋商會。大會期日，原按古曆二月中旬，奈是時為三月二十四五日，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期，恐各地吟友，為子女弟姪，應試關心。……決定四月七八日，即古曆二月廿四五兩日，開於嘉義市公會堂，議畢，再定各係分擔者……。籌備委員，蘇孝德趙雲石氏外四十名，其他有庶務、文書、會計……以專其責云。                                  |
| 昭和9年6月23日 | 日新 12292 號，第 8 版 | 「臺南孔廟諸董事拒絕在大成殿實施祭典諸儀供有聲映畫攝影」：日本有聲映畫攝影隊，今回為拍攝特種演習實況來臺，督府為乘機，託其拍取全臺灣發聲影片，藉以宣傳島內事情。……去二十一朝十時，古澤市尹，平良助役特延該廟諸董事黃欣、陳鴻鳴、趙雲石、石秀芳四氏，於市尹公室，協議攝影時，舉臨時祭典事。經諸董事磋商後，特加拒絕，就中黃欣氏反對猶力。氏言郊天祀孔，古體隆重，春秋釋奠，年有定期，未可視為兒戲……古澤市尹，以諸氏所言，未為無理，遂言欲將諸董事之意，轉詳於州作罷。開州當局，為囑其拍取臺南版津貼其三千金云。 |
| 昭和10年6月3日 | 小報 451 號         | 刊有趙雲石撰〈詳註袁枚詩選序〉一文。  |

|                     |                   |   |
|---------------------|-------------------|---|
| 昭和 11 年 2 月<br>20 日 | 日新 12894 號，第 8 版  | 「臺南孔廟定來廿五日舉行春祭」：臺南孔子廟，係明鄭氏嗣子鄭經所砌建者，至今閱三百年，屢經重修，現雖廟貌依然，而春秋釋奠經費……。者番乃由州設計……約需費六千金。現由董事黃欣、趙雲石、許廷光、陳鴻鳴、石秀芳五氏，稟回督府學租財團，請予補助，又該廟春季祭典，定二十五朝執行云。  |
| 昭和 11 年 4 月<br>16 日 | 日新 12949 號，第 8 版  | 「臺南市內前清秀才尙十有九人健在外舉人及武秀才各一」：「臺灣改隸，垂四十年，滄桑變幻，衣冠黃土。若臺南市之前清秀才，遞年以來，相繼殂謝，現碩果僅存者，雖寥若晨星，然大多蔗境回甘，含飴自樂。試查其數，尙得十有九人，春秋高者八十，低者亦六十有一。……許廷光七六、許淵藻六八、趙鍾麒七四、謝紹楷八十……。就中廩生爲趙鍾麒、江曉青、王鍾山、許廷光、邱學瀛五氏……。」 |
| 昭和 11 年 4 月<br>29 日 | 日新 12962 號，第 4 版  | 「趙雲石氏去世」：臺南老詩人趙鍾麒先生，號雲石，去二十七朝十時，無疾壽終於大正町一丁目里第，享壽七十有四。哲嗣劍泉、劍樵，久已蜚聲詞壇，先生現停柩在堂，葬期末定。   |
| 昭和 11 年 5 月<br>2 日  | 日新 12965 號，第 8 版  | 「趙氏後任」：臺南南社員，因趙社長之逝世爲磋商重要社務，定三日下午二時，假市內老松町一丁目王鵬程氏宅，開社員臨時總會。當日議案，係社長選舉，並前社長趙雲石氏公弔兩事，屆時希望社員出席。又以成書院，亦因趙院長之逝，於一日晚開會，選後任院長云。  |
| 昭和 11 年 5 月<br>5 日  | 日新 12968 號，第 12 版 | 「議推戴狀」：臺南南社，自趙雲石社長逝世後，後任社長，承乏無人。社員中以幹事長之黃欣氏，文學物□，久爲眾所崇，咸欲推戴之。奈氏以無意詞章爲辭，堅却不就。故去三日下午二時特開臨時總會於老松町  |



|                     |                   |  |
|---------------------|-------------------|--|
|                     |                   | 王祠，公決呈推戴狀於氏，懇其出長斯社，不然恐數十年島內有數之詩社，或因之無形消滅云。   |
| 昭和 11 年 5 月<br>12 日 | 日新 12975 號，第 4 版  | 「南社後任社長總會推薦」：臺南南社為推舉社長，去十日朝十時，在港町謝星樓氏第開臨時總會，由謝溪秋氏報告敦請黃欣氏出任社長經過。於是滿場共懇黃氏就任，氏義不容辭，乃即報可而就議長席。眾再公舉謝溪秋氏為副社長，氏因時住東都，以不克全副社長之使命固辭。雖經社員力請，氏執意甚堅，乃決虛左以待其他日歸來。次舉吳子宏氏為幹事長，洪鐵濤、趙劍泉、王大俊、吳萱草外六氏六氏為幹事。部署既定，遂磋商決定，來十七日下午四時公弔前社長趙雲石先生。會議後，群赴招仙閣旗亭開宴歡迎黃新社長，並為將赴中部之許子文氏餞別，和氣靄靄，至五時過散會云。 |
| 昭和 11 年 5 月<br>15 日 | 《詩報》第 129 號，第 1 版 | 「騷壇消息」刊有：「本社顧問 趙雲石先生於前月廿七日仙逝壽七十有四誌此謹表哀忱」   |

附錄四 趙鍾麒參與擊鉢聯吟及擔任詞宗年表。

此表格為本文第三章第二節所論內容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為：《臺灣日日新報》，中央圖書館館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央圖書館館藏；《詩報一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7年；《臺南新報》，臺灣文學館館藏；《三六九小報》，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7年。

| 年月                | 報紙內容  |
|-------------------|---|
| 明治 43 年 3 月 15 日  | 「中部近信」，詩界大會：「臺地風氣日開，自八比絕跡後，詩學蒸蒸日上，後起詩人，不遑枚舉。臺中霧峰林紳，集中部樂社諸詞宗，出為發起，定於東曆四月間廣告，大開詩會日期。所有臺南臺北臺中諸詩人，均請於屆期之日，齊到霧峰萊園，盛設詩界歡迎大宴會，聲氣相求，定聯袂偕來，踵相接也。又聞南社出席人數，由社長趙雲石及陳瘦雲、謝石秋出為聯絡，後再續報。」     |
| 明治 43 年 10 月 16 日 | 「編輯日錄」(十月十五日)：「瀛社觀菊大會在明日，編輯中忽承南社瘦雲兄華翰，云重貴詩社之請，謹以社長趙雲石君與會，本日已發軔云云。其誠意實有足感佩者，聞趙君主持南社壇坫，卓然為三臺重鎮，瀛社諸友，敢不掃徑而待，風日晴佳，肅而不威。」  |
| 明治 43 年 10 月 19 日 | 刊有趙雲石〈觀菊會即事席上贈瀛社諸詞宗〉作品，為代表南社參加瀛社觀菊大會時所作。  |
| 明治 44 年 1 月 23 日  | 「南社大會」：南社訂二月十一二兩日下午一點鐘開會(其會場為新臺南公館或舊公館)初日社長趙雲石氏起述開會之辭，次來賓演說，次交卷，次寫真，次入席，終福籤。次日午前十點鐘齊集西華堂，開擊鉢吟，日晚散會。其宿題一為懷斯庵先生，一為春潮，一為詩幟，均不拘體韻。至其時來賓接待所，則假總趕宮謝宅，聞其同人經折柬于瀛社談社及瀛東小社，懇屆時赴會當不乏其人也。 |
| 大正元年 11 月 28 日    | 左翰右錄，趙雲石〈李白登黃鶴樓〉拈東韻 左右詞宗尤白、香秋。  |
| 大正元年 12 月 2 日     | 刊有趙雲石任左詞宗所選作品〈十姐妹花〉四支韻，右詞宗陳槐庭。  |
| 大正 2 年 1 月 5 日    | 刊有「餞別盛況」，提及許南英先生欲歸去，去一日南社諸吟侶為餞行，於午後二時，先在吳閣開擊鉢吟，推許南英為左詞宗，南社長趙雲石為右詞宗，命題〈拜歲蘭〉限元韻，得七律十數章。六時乃赴市內開仙宮寶美樓旗亭宏開吟宴，招名花數朵。席定，南社長起而行禮並演述祝詞。  |

|                  |  |
|------------------|--|
| 大正 2 年 7 月 10 日  | 刊有「桃園詩壇」〈半面美人〉限蕭韻，南社趙雲石先生評選作品。   |
| 大正 2 年 7 月 29 日  | 刊有「騷人雅集」：「臺南南社騷人雅集自許南英先生去後，擊鉢吟久已匿跡銷聲矣。者番臺南市龍泉井街黃西圃氏，自東京歇暑歸，與諸友久疎，爰乘廿七日星期休暇，邀集南社長趙雲石氏及諸吟朋，於下午二時，在其別墅開擊鉢吟會。赴會者十有餘人，拈韻賦七律詩，詩成互相傳誦，藉敦友誼，盡一日之長亦友人之樂事也。」 |
| 大正 2 年 8 月 14 日  | 刊有「擊鉢催詩」：南社擊鉢吟消息，趙雲石及謝石秋為左右詞宗。   |
| 大正 2 年 11 月 26 日 | 刊有「騷人雅集」：「臺南南社於去廿三日魏潤庵君赴南，恰值星期休暇，諸同仁齊集籟軒樓上，開擊鉢吟會，潤庵君為左詞宗，雲石君為右詞宗，以〈觀寧靖王墨蹟〉為題。」   |
| 大正 2 年 12 月 5 日  | 刊有「鬧房韻事」：臺南市祝三多街陳逢源結婚，去三十日，設筵為南社諸友伸謝，兼開擊鉢吟會，是日午後四時，社員陸續而來，計十餘人。社長趙雲石氏，命題〈竝蒂花〉限八齊韻，得七律十餘章。  |
| 大正 3 年 1 月 1 日   | 二等三名，趙雲石〈拜歲蘭〉  |
| 大正 3 年 2 月 10 日  | 刊有「桃園吟社詩壇」〈平蕃紀事〉入選作品，趙雲石為左詞宗，魏潤庵為右詞宗。  |
| 大正 3 年 4 月 2 日   | 刊有「騷人雅集」：「南社諸詞人，入本年來，每星期六之夜，即在外新街籟軒樓上，開擊鉢吟。去廿九日即舊曆上巳，兼值星期休暇，諸詞人因約定是日正午，齊集於趙雲石之家。…少焉憩於竹溪寺，…於是以竹溪寺修禊為題，分韻推敲，計得七律十餘章。」                                |
| 大正 4 年 6 月 15 日  | 南社假西山書店開擊鉢會  |
| 大正 4 年 7 月 12 日  | 南社假黃氏固園開會，並邀各社吟侶。  |
| 大正 6 年 4 月 13 日  | 〈蘇武嵌五字〉一甲七 臺南趙雲石：「兄弟紹文蘇子肖，典型繼聖武丁賢。」  |
| 大正 6 年 8 月 7 日   | 第七期詩鐘 施耐公先生選〈端午、竹〉上取三十，中取四十。中六 臺南趙雲石：「香斟蒲酒酌佳節，冷伴梅花傲歲寒。」  |
| 大正 6 年 10 月 2 日  | 〈錢神〉合詠 閩省視學官翁竹曾孝廉先生評定。上十八 臺南趙老雲：「永世蒙□庸福子，畢生崇拜守財奴。」   |
| 大正 6 年 10 月 5 日  | 〈錢神〉合詠 閩省視學官翁竹曾孝廉先生評定。上二十  |

|                  |  |
|------------------|--|
|                  | 臺南趙老雲：「孔方功德民應祀，阿堵威靈鬼不窮。」<br>上二七 臺南趙雲石：「褒貶人情惟汝視，魯愚□輩妄予求。」   |
| 大正 6 年 11 月 21 日 | 〈仙洞〉合詠格兼題字鶴頂，廈門施灃舫先生評定。人第一名 臺南趙雲石：「仙源有路人能到，洞府無塵境自幽。」<br>上第二名 臺南趙雲石：「仙人遊戲偶居此，洞府清虛別有天。」  |
| 大正 6 年 11 月 25 日 | 刊有「瀛桃竹聯合吟會」：「瀛桃竹秋季聯合擊鉢吟會，者番輪值桃園，同社社友去趙玉牒氏，獨力負擔，二十三日，假桃園公會堂開會，已如所報。是日瀛桃竹三社出席者，六十餘名，另由趙君，發柬招其宗人臺南趙雲石，臺中大肚趙璧兩氏，一同臨席。題目市聲，庚韻，詩體七絕，下午三時交卷，計得詩百餘首。命舉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鄭養齋兩氏，如例取中元眼花臚翰錄各若干首。」 |
| 大正 6 年 12 月 8 日  | 刊有「瀛桃竹詩壇」入選作品，題為〈市聲〉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鄭養齋，右二七左避雲石。   |
| 大正 6 年 12 月 21 日 | 第九回詩鐘發唱，泉州龔孝廉蟄存先生評選〈剪髮解纏分詠〉維新嵌第三字。甲一 臺南趙雲石：「居士維摩諸佛相，參軍新婦古仙粧。」詩鐘分詠為一格嵌字為一格以分詠兼嵌字是為泐格此作落落大方軒軒高舉不事描頭畫角自是方家舉止嵌維字尤為典切允推傑作。  |
| 大正 7 年 11 月 2 日  | 〈神農大帝〉（保安二字冠頂）泉郡龔孝廉顯鶴 僑廈汪進士杏泉同選：壹名 臺南地方法院趙雲石：「保安無疆惟神開物成務肆於時夏，安人則惠若農服□力穡乃亦有秋。」<br>四名 臺南地方法院趙雲石：「保國護民託神靈之永庇，安居樂業拜農祖以承庥。」   |
| 大正 7 年 12 月 4 日  | 〈國民性〉籠紗格，左詞宗謝雪漁、右詞宗魏潤庵：左十五右十七 趙雲石：「秉□不是蚩蚩者，發□真非□□然。」   |
| 大正 8 年 2 月 4 日   | 「瀛桃竹課題」〈良馬行〉七言古體，左詞宗南強、右詞宗雲石選。   |
| 大正 8 年 3 月 4 日   | 「崇文揭曉」一欄：彰化崇文社第十二期課題〈風紀維持策〉，經趙雲石先生，評定甲乙，茲將中選者氏名，先為揭載如左。第一名臺南許子文，第二名嘉義郭涵光……。  |
| 大正 8 年 9 月 11 日  | 〈禰正平搗鼓〉鷺江施灃舫先生評定：第五名趙雲石並批  |

|                  |  |
|------------------|--|
|                  | 「下半落落大方超超元箸惜頷聯對仗欠講吐屬亦未雅馴。耐公印。」   |
| 大正 8 年 9 月 15 日  | 〈禰正平搥鼓〉鷺江施澐舫先生評定：第七名趙雲石批：「入手得竅前半饒有氣勢與描頭畫角者有上下牀之別，惜下半嚼蠟無味閱者倦矣。耐公印」  |
| 大正 8 年 10 月 10 日 | 〈禰正平搥鼓〉鷺江施澐舫先生評定：第廿五名趙雲石   |
| 大正 8 年 10 月 15 日 | 〈禰正平搥鼓〉鷺江施澐舫先生評定：第廿八名趙雲石   |
| 大正 9 年 5 月 14 日  | 刊有「瀛桃竹聯合吟壇」入選作品，題為〈財神〉，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魏潤庵。  |
| 大正 9 年 10 月 24 日 | 「文社課題發表」：臺灣文社第十六期徵文白起坑趙卒論，經文宗趙雲石氏評定甲乙，其前列氏名如左。   |
| 大正 9 年 12 月 6 日  | 「臺灣文社課題」欄：趙雲石拜識第壹名許漫坤〈白起坑趙卒論〉一文：「推原禍首，詞嚴義正，中間設譬數層，層層入妙，且有書有筆以佐之，可謂傑作。」   |
| 大正 10 年 5 月 6 日  | 「南社例會」：「南社本期例會值當為吳子宏、高槐青兩氏，定月之八日將假固園為會場，現正發柬邀請該社詞友，屆時裙屐翩翩，定必翕然咸至也。」  |
| 大正 10 年 6 月 1 日  | 刊有「南社擊鉢錄」作品〈池魚〉，趙氏亦有作。   |
| 大正 10 年 6 月 7 日  | 「徵詩揭曉」欄：「本市王榮達氏前所徵募淚珠絕詩，經詞宗洪鐵濤氏評選二十名，茲列姓氏如左：一臺南趙雲石、二同哭濤生、三同吳乃俠、四新竹鄭培英、五桃園古桐、六臺南趙劍泉、七同王芷香、八同高懷清、九同趙雲石、十同人、……」（後略） |
| 大正 10 年 6 月 17 日 | 「南社例會」：「南社本期例會值當為許子文楊宜綠兩氏，定來十九日將假黃氏固園開擊鉢吟會。該園池亭幽雅，景色宜人，當此天氣酷熱，好作一日清遊，屆時裙屐翩翩，定見盛會。」                               |
| 大正 10 年 6 月 26 日 | 「南社例會」：「南社例會本定以去十九日開於固園，時適夏雨傾盆，終日不息，且當值者一為抱恙，是以未果。特延本日午後一時踐行，聞楊秋澄、楊建、吳蔭培三氏亦擬赴會，鉢擊聲聲，詩成珠玉，合較從前盛況也。」               |
| 大正 10 年 9 月 15 日 | 「萬殊一本」：「南社詞友，泛月高雄，雅興固復不淺。奈今衛生展覽，適逢其會，南北來觀，實繁有徒，汽車雜沓，勢所必然。加以十七八兩日，媽祖遶境，熙來攘往，更覺紛如。恐一旦客車難容，未免自尋苦惱，欲樂反悶，實屬           |

|                   |   |
|-------------------|---|
|                   | 無謂。是以舍遠圖近，變更於安平港，寄語旗津吟朋，毋為費事焉可，所有盛情，中心藏之。(南社幹事)」  |
| 大正 10 年 9 月 18 日  | 「中秋泛月」：「昨夕中秋，南社詞友，共得二十餘人，駕一葉之扁舟，載將佳麗，羅列酒漿，泛月於安平港。先是值東黃茂笙氏，極力部署，雇一大舢舨，可容數席位。早自整潔，艙底鋪以板，敷以毯，周圍張五色幕，點綴燈球，紅綠間焉。自午後六時，泊港町二重橋下，以待同人。及初更，陸續至船中，北妓金葉等，亦姍姍來，遂點起燈火，灼光輝煌，上下照徹。王芷香氏乃吹動玉笛，以報開船，於是舟子解纜，欸乃一聲，順流而進。抵半路亭，庖人獻肴，始入席，且飲且行，直迫舊砲臺。拋碇下，當是時十分秋色，光滿虛空，絕好嫦娥，當頭笑對。楊天健酒已半酣，高歌而起，茂笙扣舷和之，芷香又吹笛，圖南奏胡，絃聲音嘹亮，響遏行雲。又放舟，將近鹿耳門，忽黑雲一片，飛過頭上，殆雨之欲來催詩也，即以辛酉中秋鹿耳門泛月命題，不拘體韻，得詩數十首，然已鐘鳴一下矣，乃回舟還，昔年南樓清興，畢竟無此豪爽也。」 |
| 大正 10 年 10 月 15 日 | 刊有「南社擊鉢錄」〈新涼〉作品，趙氏亦有作。  |
| 大正 10 年 11 月 20 日 | 「南社吟會」：「昨十三日，由黃茂笙氏主催，假其固園，開臨時擊鉢會。未到定刻，氏先招呼會友在其園畔蓮池，垂釣為樂，攝影紀念。至鐘鳴四下，乃即罷釣，同入四梅草堂。社長趙雲石氏，擬〈冬日固園捕魚即事〉為題，體限七律，不拘其韻，交卷後二氏提議櫟社專函，來邀聯合之事，向諸會友諮問意見，討論數刻，俱表同意。又言欲新募會員，如願加入者，可向臺南新報社漢文部，楊天健氏通知，以便累齊，轉載於社名簿云。」  |
| 大正 10 年 12 月 15 日 | 「南社例會」：「南社定期擊鉢吟會，本期值東，為陳逢源氏，定來十八日（日曜日）下午二時，將開於東門町黃氏固園，屆時與會者諒不乏人。」   |
| 大正 10 年 12 月 25 日 | 「徵詩揭曉」：「本市余君屏氏前所徵鞋痕詩，計得百餘首，經由本社王芷香選取二十名，其十名得贈者列左：一雲石、二老雲、三李曉樓、四林開泰、五小雲……。」<br>刊有「南社擊鉢錄」〈殘臘固園觀梅〉作品，趙氏亦有作。  |
| 大正 11 年 1 月 31 日  | 刊有「南社擊鉢吟錄」〈春日懷書〉作品，趙氏亦有作。   |
| 大正 11 年 2 月 8 日   | 南社吟會：「值東林海樓葉占梅二氏，去五日，假黃氏固   |

|                  |   |
|------------------|---|
|                  | 園開會，午後三時，到者二十餘名，擬〈春郊試馬〉為題，詩體五律，韻順序而定。至五時餘交卷，復討論臺中聯合參加者，決定洪鐵濤、黃茂笙、陽天健、高槐青、趙雲石、王芷香、吳乃占、吳萱草、王大俊、陳芳園諸氏出席，並定後期值東，為許仁珍、吳贊興、鄭啓東三氏云。」   |
| 大正 11 年 2 月 11 日 | 「中嘉南聯合吟會」開於臺中公會堂，赴會者有桃園吟社、櫟社、大雅吟社、羅山吟社、南社等，首題〈春燈〉。  |
| 大正 11 年 6 月 10 日 | 「吟會詳聞」：「既報南社例會，去四日午後二時，開於末廣町報恩齋堂，出席會員二十六名。定刻已到，值東吳子宏、高槐青二氏發表課題，會員互擬支韻，體定七絕。於是各自鉤心鬪角，至五時交券。錄呈左右詞宗趙雲石、吳子宏二氏評選，後左右元為洪坤益氏所得，然後分贈賞品，共餐晚點。竝記來星期，臨時值東，為開元寺僧慎淨，僧德圓，其會場已決在北國園云。」   |
| 大正 11 年 6 月 19 日 | 「敦源吟社」：「無線電徵詩，經由詞宗趙雲石氏評定，茲錄十名發表於左。」（名單略）  |
| 大正 11 年 9 月 14 日 | 「臺灣雜誌社第二期徵詩，鄭成功題，計得七律詩百五十七首。經同社幹事謝星樓氏選定二十名，茲將甲乙列左。一臺南趙雲石、二臺中何文遠、三臺南趙雲石、四同吳子文、五同趙劍泉、六臺南笑廬……九臺南趙劍樵……。」<br>「諸羅特訊」一欄「準備吟會」：「中嘉南聯合吟會，會員以外，函知欲蒞會者，北自基隆，南至高雄，無處不有，總計主賓應達百數十名。……豫定十七日午後一時半，一齊入場，即時由詞宗出題。首題左右詞宗，擬囑瀛桃竹社員為之；次題左右詞宗，將由中南社各推選一人，兩題齊出……。」 |
| 大正 11 年 9 月 19 日 | 「中嘉南吟會誌盛」：「既報中嘉南聯合吟會，去十七日下午二時起，開於嘉義街警官練習所構內講堂，預會者東南賓主，計得百三十五名，社數共二十三，允推盛況。題由四詞宗各擬出二題，然後由桃社代表鄭永南氏拈出。第一唱〈秋扇〉，拈得冬韻；第二唱〈古畫〉江韻。題雖不惡，韻則極險，而江韻猶甚……。約一個時間內，由秋扇詞宗謝汝銓、林幼春，古畫詞宗魏清德、趙雲石四氏，各選出五十首，入選數計二百首。選畢開宴，席上有鄭作型氏之式詞，及報告吟會開催經過……。」                  |

|                          |   |
|--------------------------|---|
| <p>大正 11 年 10 月 11 日</p> | <p>「櫟社題碑誌盛」：「既報中部詩社櫟社，自創立以來，至本年適滿二十周年，同社社員胥謀建設題名碑於霧峰萊園一角，以為紀念。去八日下午四時，招全島各方面詩人到萊園而落成之，並開擊鉢吟會於林幼春氏宅。落成式順序，有林幼春氏，報告開會，次則櫟社社長……碑長可四尺，係用蘇澳大理石為之……詩題同時拈出二題，首題〈濁酒〉蒸韻，詞宗趙雲石王箴盤兩氏；次題〈月餅〉先韻，詞宗陳家駒魏清德兩氏。每人二首，限於八時內交卷……。」</p> <p>「徵詩發表」：「鹿港大冶吟社，第一期徵詩秋夢，得詩近三百首，經詞宗施梅樵氏選定四十名，茲錄二十名如下。一臺中王竹修……八臺南趙雲石……。」</p>             |
| <p>大正 11 年 10 月 20 日</p> | <p>「南社議會」：「既報南社詩會主催秋季大會一節，去十六日午後四時，該會員二十餘人，又假固園，討論一切擔當事。結果選舉庶務係洪鐵濤、林海樓……會計係吳子宏、吳贊興，接待係吳萱草、王大俊…趙劍樵，迎送係趙雲石、林珠浦……食棹係陳圖南、趙劍泉……。」</p>  |
| <p>大正 11 年 10 月 22 日</p> | <p>「瀛桃竹聯合吟會」：「既報本年北部詩會瀛桃竹聯合吟會，決定於本月來二十九日，會場開於臺北市江山樓旗亭。同日下午正二時開會，二時半出題，至四時半截止交卷，六時發表，六時半入席。時間厲行，業經由同聯合吟會事務所，發柬招待中嘉南三社，及北部內地人之能詩者，以為來賓。同時通知本三社社員，囑為多數出席。又據聞南社詩會之大會，亦擇同二十九日，然而瀛桃竹聯合吟會之發表期日在前，日前在萊園櫟社紀念題名碑席上，亦經由聯合吟會會長顏雲年氏，當場發表，其時櫟社社員而外，南社社長趙雲石氏及嘉義羅山吟社諸出席社員，均一同聞及，想能認定瀛桃竹聯合吟會發表之優先權，斷不至全無到北列席，以互通詩社之聲氣云。」</p> |
| <p>大正 11 年 11 月 26 日</p> | <p>「徵詩揭曉」：「北門郡漚汪庄文衡殿前，所徵柱聯，計得參百餘對。經託南社長趙雲石先生，選取二十對，茲將入選氏名，錄明於左。」（名單略）</p>   |
| <p>大正 12 年 1 月 6 日</p>   | <p>「旗津吟社徵詩」：「高雄旗津吟社，第十一期，徵募詩幟，得詩四百餘首，已於前月初旬，錄呈趙雲石氏評選，不日即可發表。茲將第十三期徵詩題目列左。」</p>  |



|                   |   |
|-------------------|---|
| 大正 12 年 2 月 23 日  | 「吟會續報」：「前屢報道南社輪值之中嘉南聯合吟會，其所應擔當事務，經於去二十日午後三時，該社員假黃氏固園開擔當選任會，結果推洪坤益、黃茂笙…為庶務係。趙雲石、陽宜綠…為接待係……。」   |
| 大正 12 年 3 月 6 日   | 「中嘉南聯合吟會」：「中嘉南聯合吟會，此回輪值南社，去三日下午二時起，開於臺南公館，已如所報。是日三社而外，有高雄郡下各詩社亦臨時加入為會員，合來賓瀛社一名桃社四名，竹社三名，豫會之人，計得百有十人。先由南社社長趙雲石氏述開會之辭，次則同社專務黃茂笙氏，提出是日要進行議題。得一同可決後，擬出七律詩題〈春帆〉寒韻，左右詞宗傅鶴亭魏潤庵兩氏。七絕詩題〈電扇〉真韻，左右詞宗鄭養齋郭蔡淵兩氏，律絕各制限二首以內，以二時半之速力，嚴定時間正確交出……。」<br>「南社十五週年吟會」：「中嘉南聯合吟會翌日，即本月四日下午一時半起，繼續招昨日各列席賓主，在黃茂笙固園，舉行南社創立十五週年紀念吟會。題為〈橋影〉庚韻，每人各限定七絕二首以內。……南社詩人趙社長黃專務暨一同，皆非常熱心努力，其設備極為周至，其接待極為殷勤……。」 |
| 大正 12 年 7 月 6 日   | 屏東礪社本期所徵魚苗詩題，記得三百四十六首，體素詩鐘，記得四百五十四聯，經由鄭坤五郭芷涵兩詞宗評定甲乙，茲將前十名列左，而贈品亦由保安藥房施宜氏發送矣。魚苗詩榜：一名屏東黃石輝、二名臺南老雲、三名里港陳劍雲……。  |
| 大正 12 年 10 月 23 日 | 「南社吟會」：「該社擊鉢吟會，去二十一日午後三時，本要假會場於本町筆耕齋，嗣因值東趙雲石便宜，乃在氏自宅開之。是日會員到者二十餘人，由值東擬重陽梅花為題，七絕寒韻，選畢同用晚膳，八時始散。」   |
| 大正 12 年 11 月 22 日 | 「南社例會」：「南社詩社例會，果於去十八日午後三時，有數十名社員，在大正街梁氏家廟開擊鉢吟，詩題為射雁七律，……，結局左元為趙鍾麒氏，右元為吳子宏氏所得，迨至六時，乃用過晚膳，賦就歸歟。」  |
| 大正 13 年 1 月 23 日  | 「桐侶社詩榜」：「臺南桐侶吟社，前次所徵睡蓮詩，經詞宗趙雲石氏選畢，其前茅十名列左。」（名單略）  |
| 大正 13 年 3 月 20 日  | 「南社擊鉢」：「南社逐月同人，輪流值東，開擊鉢吟。本  |

|                  |  |
|------------------|--|
|                  | 期爲洪鐵濤王芷香二氏作東，以月十六日午後三時，假大上帝廟筆耕齋爲會場，社員以外，有西山社友，施梅樵氏師徒，計三十餘人。由趙社長擬題養花，拈東韻，體七截各二首，點半鐘交卷，共推趙雲石王芷香爲左右詞宗。閱卷後，鐵濤雲石獲元，乃用晚餐，至八時始散。」   |
| 大正 13 年 4 月 27 日 | 「全島聯合吟會盛況」：「既報臺灣全島聯合吟會，去廿五日下午一時半起，時間勵行，開於臺北市內江山樓旗亭，題爲〈八角蓮〉真韻，詩體五律，每人限定一首，至三時截收，五時發表。由趙雲石、林小眉兩詞宗，各選出五十首。……臺南趙雲石發意，舉杯爲來賓壽……」   |
| 大正 13 年 5 月 1 日  | 刊有「全臺聯吟大會」左詞宗林少眉、右詞宗趙雲石選〈八角蓮〉十一真韻，入選作品。  |
| 大正 13 年 5 月 11 日 | 南社假黃氏固園開定期例會。  |
| 大正 13 年 6 月 15 日 | 南社開擊鉢吟會於西山書店樓上。  |
| 大正 13 年 6 月 27 日 | 「簾影徵詩揭曉」：「醫專所徵「簾影」詩，共得百六十三首，經趙雲石先生評定甲乙，二十名如左。」（名單略）  |
| 大正 13 年 7 月 12 日 | 南社假固園開會。   |
| 大正 13 年 7 月 16 日 | 刊有「南社擊鉢例會」：「南社例會，去十二日開於固園。出席社員及來賓計三十八名，由趙社長擬題山雨，七律寒韻。交卷得詩四十餘首，共推雲石一鶴二氏閱卷，發表後王臥蕉氏獨得雙元，於晚餐後盡歡至鐘鳴八下始散。」   |
| 大正 13 年 7 月 19 日 | 桐侶吟社黃以南邀南社、春鶯、西山、捲濤、桐侶諸吟友，開納涼吟會，題爲〈背面美人〉七絕豪韻，呈趙鍾麒、洪坤益選取。   |
| 大正 13 年 8 月 10 日 | 南社假黃氏固園開擊鉢吟例會。   |
| 大正 13 年 11 月 9 日 | 「同芸例會」：「桃園同芸社係趙玉牒、鄭永南…故林國賓、黃長旺…諸氏所組織，以追師恩，敦芸誼。每年以十月十日開總會，致祭其亡師黃宗堯（原名磐石）氏。隨值東者之力量，順開擊鉢吟會，旁招亡師之知友臨席，或抒懷抱，或言談以作他山之助。本年雖純全例會追思飲福而已，而來年值東趙玉牒氏，前回輪值經開擊鉢吟大會，遠請臺南趙雲石，臺中趙璧兩名士及瀛桃竹三社詞友臨席，極一時之盛況，來年此日應勝於前矣。」（祭文略） |
| 大正 14 年 2 月 12 日 | 「聯吟大會盛況」：「全臺詩社第二回聯合大會，如既報於去七日午後二時，假臺南公會堂開會。定刻一到會員著   |

|                        |  |
|------------------------|--|
|                        | <p>席，首由當番理事南社長趙雲石氏登壇，述開會辭，並對來會吟朋敘禮。次黃茂笙氏披讀會則艸案，供眾參考，提議置通信機關於各地。後經各社擬定，瀛社、桃社、竹社、中部聯吟會、嘉社、南社、旗津吟社、礪社，計八處，以便時通消息。而次回大會，決定中部聯吟會承辦。議事後黃氏推薦，謝雪漁、洪以倫二氏為左右詞宗，滿場拍手贊成，於是拈題〈舞龍燈〉陽韻，詩體，照前例五律一首，五時交卷，得詩百四十六首，繼於中庭一同攝影紀念。十時餘選舉開宴，宴罷發表，左右元為瀛社林述三、南社黃伯壩二氏所獲，分呈賞品後，各自和氣靄靄退散，時已鐘鳴十一下矣。是日出席社數三十，會員百四十六名，越日午後二時，南社招待吟會開於固園，吟朋畢至，裙履翩翩，頗極一時之盛。當日詩題〈固園聽鶯〉東韻，七律，公舉張純甫、趙雲石二氏閱卷，五時截收，得詩百四十餘首。七時開宴，十時唱榜，則中部聯吟會許存德及南社吳則修二氏掄元，各呈與贈品，黃茂笙氏對諸吟友各贈紀念相片一枚，至十一時散會。」(後略)</p> |
| <p>大正 14 年 9 月 5 日</p> | <p>「屏東乾惕吟社」：第一期徵詩如下：一、題目，半屏山（高雄打鼓山對峙之名山）二、詩體，七絕，東韻三、期限，九月三十日截收四、交卷處，屏東街臺灣製糖會社內鄭保臣方。五、詞宗，趙雲石氏。六、贈品，十名內均有薄酬，鄭氏寄附。</p>  |
| <p>大正 15 年 4 月 6 日</p> | <p>「全島詩社聯合大會」漫空春雨大殺吟興：「既如所報，全島詩社大會，已於去三日午後二時，開於臺中吳子瑜氏之怡園。定刻既到由陳懷澄氏起告開會，蔡子昭氏推選詞宗即趙雲石鄭養齋二氏，為首唱左右詞宗，林述三蘇櫻村二氏，為次唱左右詞宗一同可決。次託諸詞宗及九曲堂，鄭坤五、桃園鄭永南，及他數氏擬題，結局以春晴五律六麻韻，為首唱，歌唇七絕七陽韻為次題。諸吟友正慘澹構思之中，忽然漫空雲霧，已而雨降，一時將該布幕結之會場，濕得無處可居，爰將宴席移入吳宅氏中，分為數處。因此大殺吟興，至五時方交卷。次開宴，紅裙侑酒既畢即選詩，詞宗各居一房，以避嫌疑。……而次日尚有臺中聯合吟會之招待會，場所依舊處，又是日全島出席者有百八十餘名云。」</p>  |

|                   |  |
|-------------------|--|
| 大正 15 年 4 月 13 日  | 〈電戲〉七絕支韻，左詞宗鄭雪汀、右詞宗羅蕉鹿。左二雲石。   |
| 大正 15 年 11 月 16 日 | 「南社擊鉢會」：「市內南社吟會，本屆例會值東為固園主人賢昆仲，是今回臺南神社社司鈴村串宇氏，告老辭職，將歸鄉井。氏與南社諸子翰墨緣深，故黃氏乃乘例會之機，訂來十九日午後三時在其固園四梅草堂，開送別擊鉢吟會，現已發柬邇知諸同人，屆期希望吟朋多數出席也。」   |
| 昭和 2 年 2 月 25 日   | 「南社例會」：臺南南社例會，本期應輪值趙雲石氏喬梓，嗣因趙氏有故，乃由次期值東之洪鐵濤、陳圖南兩氏承辦。去二十三日午後二時，假本町筆耕齋開會，而趙氏則延於來月開會云。  |
| 昭和 2 年 3 月 22 日   | 「全島詩社聯吟會續報，提議主開地分五州，明春輪值高雄」：「既報全島詩社聯吟大會，去二十日午後，開於蓬萊閣一節。於同二時，搖鈴開會，會員來賓二百餘名一同著席。首由瀛社洪以南氏，敘開會辭；魏潤菴氏報告事務；次由謝雪漁氏，提議此後主開地，欲仍舊為北中南乎，各地詩人，咸贊成分為五州。由臺北洪以南、新竹鄭養齋、臺中吳子瑜、臺南趙雲石、高雄鄭坤五五氏，代表各州詩人，立於壇上承諾。然後擬題酒旗，七律，拈韻五徵。次唱孔方兄，七絕四支韻，每人律絕各一首，至同五時交卷。錄呈首唱詞宗趙雲石、王了庵……直至鐘鳴十一，始於盛會裡散會。……」 |
| 昭和 2 年 3 月 24 日   | 「全島詩人懇親會，賓主計二百餘名」：「全島詩人聯合大會後，北部聯吟會，續於去二十二日午後二時，在江山樓，開全島詩人懇親會，招待中南各地出席吟友，賓主二百餘名。由聯吟會代表洪以南氏，敘開會辭，次推選連雅棠、葉文樞二氏為首唱五律詞宗。……首唱落絮庚韻，次唱產婆寒韻，於同六時交卷。……趙雲石氏代表中南部來賓，各敘禮互祝健康後，內地詩人小松天籟氏，復代表內地人來賓，登壇演說。……首唱左右元為南社洪鐵濤氏獨占，次唱左元為南社趙雲石氏，……直至鐘鳴十二始散。」                                   |
| 昭和 2 年 3 月 27 日   | 「臺南南社」：「本月例會，輪值趙雲石氏喬梓，經訂二十八日午後二時，假大正町鴛鴦梅館開會，並開全島詩社聯吟會出席社員洗塵會，希望社友多數出席。又王汝禎氏，者番為其高堂稱觴，亦於二十六日，在其別墅，開擊鉢吟  |

|            |   |
|------------|---|
|            | 會，招待南社諸詞友云。」  |
| 昭和2年3月31日  | 刊有「全島擊鉢吟會」，〈酒旗〉七律，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王了菴選，其中左三劍泉。(作品見該版)   |
| 昭和2年4月17日  | 〈落絮〉五律庚韻，左詞宗連雅堂、右詞宗葉文樞選，左六雲石。   |
| 昭和2年8月18日  | 陶社第二期徵題釣臺，歌韻得詩二百餘首，經詞宗趙雲石氏選取如左。十名內贈品由值東張善從魏紺鏞氏贈呈發送中也。……。  |
| 昭和2年9月4日   | 曩者臺南留青吟社，所徵臺南雜詠，計得詩三百零六首，經趙雲石氏選取前茅二十名列左。一新竹李王子擎……。  |
| 昭和2年12月1日  | 「臺南南社例會」：「去二十七日午後，開於新町小蓬萊，他社吟友亦多蒞臨。公擬詩題寒鴉，七律，麻韻，推趙雲石、黃茂笙兩氏閱卷，於是一同推敲，計得詩三十餘首。選取後以少雲、子宏得元，乃由謝星樓氏芬與贈品，是日有名花傳箋，別饒興起。」       |
| 昭和2年12月24日 | 麻豆書香院第八期徵詩題牡丹，經於林維朝趙雲石兩氏選舉，前茅列左。……右趙氏選，一名臺南黃琴堂，二名臺南黃靜山，三名臺南黃雲樵……。   |
| 昭和3年1月28日  | 南社開臨時擊鉢會，於新町小蓬萊旗亭，由社長趙鍾麒擬題〈迎年菊〉七絕先韻，後呈趙鍾麒、謝國文選取。  |
| 昭和3年2月1日   | 「全島聯吟大會」開於高雄市湊町婦人會館，全島各社詩人多派代表參加，首唱詞宗謝汝銓、鄭養齋；次唱詞宗趙鍾麒、傅錫祺。首唱題為〈壽山觀海〉七律灰韻，次唱題為〈蠹魚〉七絕庚韻。                                   |
| 昭和3年2月16日  | 「屏東赤崁兩處繼開擊鉢」：「全島各吟社詞人，赴高雄之聯吟會後，一部順游屏東，該處吟友設席款洽，又復聯吟，題擬書畫船。繼游赤崁，南社長趙雲石先生立集麾下健兒，旗鼓騷壇，題為浪花，歌韻，各賦七絕一首，設宴歡飲至午後九時許，乃赴車驛載詠歸歟。」 |
| 昭和3年4月15日  | 南社假筆耕齋開定期例會，吟友至者二十餘人，共拈題〈蕉影〉七律蕭韻。   |
| 昭和4年2月25日  | 「全臺聯吟大會開於臺南公會堂，出席者二百餘女士六，女優登壇獻技」：「全臺聯吟大會，者番輪值臺南南社、桐侶、錦文、西山、留青諸社合辦。去二十三日下午二時，開於臺南公會堂，場內外遍懸聲明詩社社幟，瀟灑清幽。                   |

|            |  |
|------------|--|
|            | 定刻爆竹爲號，北自基津西至澎湖，聲明者二百八十四名，出席者二百三十四名，詩社四十四。就中女士網珊月津兩社各一名，旗津三名，臺南無所屬一名，聯翩入席，巾幗裙屐，薈萃一堂。……先由主催社代表趙雲石氏述開會辭，次黃茂笙氏敘禮，兩氏各就所定期日，偶與嘉社大會雷同，雖出無心，引爲己責。殷殷陳謝，乃選黃茂笙氏爲座長……。題擬崧城春望，五律庚韻……。次題石佛，體七絕，韻一先……。五時煙火一發截收，即攝影以誌一時之盛。新町南華女優團，登壇獻技，演渭水河、黃鶴樓、斬黃袍三齣，以助清興，賓主東南，浮白歡飲，稱盛況云。」   |
| 昭和4年3月20日  | 「臺南五吟社社友，以客月全島聯吟大會，籌備多勞，去十七日，乃於新町小蓬萊，開擊鉢吟宴，互相慰安。拈題百花生日，七律陽韻，得詩五十餘首，呈趙雲石、王則修二氏選取，榜發各分贈品而散。又春季五社聯吟，本屆輪值桐侶吟社主辦，經定四月七日，假寧南門外五妃廟開會擊鉢，詩成乃移宴於小蓬萊。」  |
| 昭和4年8月4日   | 「南社旗鼓不張，閱期甚久，蓋爲社員中，近來多半爲實業所忙。社長趙雲石氏，恐久弛廢，故定來十一日假開元古刹，開擊鉢會兼整秩序。同日聞亦竝邀他社列席，想屆期出席者，定必不乏人云。」   |
| 昭和4年10月16日 | 「吳子瑜氏東山登高吟會」：「去十一日爲古曆重陽節，臺中吳子瑜氏，依雅例在其東山別墅，開第七回登高吟會。是日赴會詩人，概選拔各吟社之尤，南北各地及中部諸友，計有三十六名。……午後四時，先在別墅後之雙楓壇，寫真紀念，嗣在墩上之叢桂山房開擊鉢吟會。主人推舉南社趙雲石氏，櫟社傅鶴亭氏爲詞宗，題擬腹稿，五律陽韻，七時交卷，八時開宴。謄錄後得詩七十餘首，送交詞宗選取，十時發表，陳沁園氏以一詩得雙元，而王了庵氏則兩詩獲雙眼。……翌早再由趙雲石氏，擬十日黃花爲題，七絕庚韻，以竹社葉文樞櫟社陳沁園二氏爲左右詞宗，得詩約八十餘首。近午交卷，午餐後發表，左元趙雲石氏，右元施讓甫氏，仍由主人贈品，從此閉會。」 |
| 昭和4年12月12日 | 「南部自利」：「米商日前所徵杜鵑一題，得詩近六百首，經託詞宗趙雲石先生選畢，前茅二十名列左。一朴子趙凌霜……。」   |

|            |   |
|------------|---|
| 昭和4年12月14日 | 「臺南建醮中籌設燈謎續報」：「臺南武廟落成建醮事，經載前報。然該廟六街各薰以醮中行事，雖有種種準備，但欠風雅。去十一日午後四時，由六董東邀市內五詩社社長及幹部等在廟之西社內，開磋商會。結果五社要人，均表贊同，定來三十、三十一兩日午後七時，懸掛燈謎，聘趙雲石、謝紹楷、鄧大聰、郭東洋、陳延齡、黃伯勳六氏主稿。正月一日午後同時以以和社十三腔，由本社出發繞市街一週，然後入廟奏樂。二日午後四時，延市內五詩社友，開聯吟會云。」                   |
| 昭和5年2月10日  | 「全島聯吟大會紀盛，參加五十四社二百三十餘名，海國風騷聯一氣，詩壇人物集中堅」：「第三回全島聯吟大會，如所豫定，經去八日午後二時，在臺中公會堂開會。全島聲明加入詩社五十四，人員三百十二名中，蒞會者二百三十餘名，女詩人二名出席。……櫟社傅錫祺氏，登壇述開會辭，次吳子瑜氏報告會務，並磋商聯吟大會會則修正之事既畢，主催社動議，由傅錫祺氏推薦趙雲石謝汝銓兩氏為首題左右詞宗，次題左邱筱園，右郭芷涵兩氏，並託鄭養齋、黃茂筌、張純甫、陳考庭四氏擬題……。(待續)」 |
| 昭和5年2月25日  | 「曾文北門兩郡聯吟盛況」：「既報曾文北門兩郡所主催聯吟大會，去二十三日下午二時，開於珠圓別墅，出席者六十餘名。主催社敘禮後，舉趙雲石、吳子宏二氏，為首題詞宗；方梅魂、陳璧如兩氏，為次題詞宗。首唱題拈春柳，七律庚韻；次題鷗夢，七絕侵韻。同晚在醉月樓開宴，席間臚唱，許仁珍、曾松樵、邱俊川、韓浩川四氏得元，至更闌散會。」  |
| 昭和5年9月13日  | 刊有「本社（三六九小報）第一期徵詩」：一、課題：頌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二、體韻：不拘。三、交卷：本社事務所。四、截期：十月十日。五、贈品：對十名入選者薄贈且三名內另有副贈。六、詞宗：趙雲石先生。七、發表：紀念會期間中。   |
| 昭和5年10月3日  | 「無憂洞天擊鉢錄」，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許子文先生。  |
| 昭和6年4月15日  | 1.「全島聯吟大會」辛未三月廿一日首唱擊鉢錄，〈雨絲〉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傅鶴亭先生選。<br>2.「虎山吟社徵詩」，〈天台採藥〉趙雲石先生選。  |
| 昭和6年5月1日   | 「全島聯吟大會」第一日次唱擊鉢錄，〈剪刀風〉，左詞宗  |

|            |  |
|------------|--|
|            | 連雅堂、右詞宗魏潤庵先生選。左七雲石。  |
| 昭和6年7月3日   | 刊有「文虎揭曉第三名」：臺灣人名一趙雲石、左傳一賊民之主、四書一德不孤、書名一法言、詩經一得此戚施、中者鄧大聰、陳延齡、謝省廬、陳文石、蕭醉嘯、陳雲汀、蘇金池諸氏。   |
| 昭和7年2月6日   | 「徵詩發表」一欄載有：「善化淡如吟社社員太虛逸人氏所徵中秋月詩現由趙雲石先生評選中，不日定能發表，希投稿者諒之……。」  |
| 昭和7年2月6日   | 「詩鐘」一欄有「錦文吟社擊鉢錄」，詩題〈新春、僧〉（籠紗格），左詞宗趙雲石先生、右詞宗黃吉六先生。  |
| 昭和7年2月6日   | 「錦文吟社」擊鉢錄，詩題為〈門神〉，左詞宗胡南溟、右詞宗白璧甫，右一左二 趙雲石。  |
| 昭和7年4月1日   | 刊有「騷壇消息」：「全島聯吟大會今春輪值臺北州主催去月二十日午後一時起開於大龍峒孔子廟，出席者計二百八十餘名。四時半交卷後由臺日社寫真班攝影紀念，來賓中內地人詩人小松吉久尾秀真諸氏亦與焉。七時過開宴竝於廟畔映寫影戲，以為餘興。八時宴撤，由詞宗趙雲石、鄭養齋首唱；王了菴、施梅樵次唱，四先生閱卷，十一時榜發……。第二日北部主催社招待會照豫定自午後一時起開於蓬萊閣，群屐翩翩，聚會一堂……。」 |
| 昭和7年5月15日  | 刊有「高雄州聯吟會」首唱〈壽山曉翠〉，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洪鐵濤選。<br>「高雄州聯吟會」四月十七號於澎湖公會館舉行，陳春林氏起推趙雲石、洪鐵濤二氏為首唱詞宗   |
| 昭和7年10月16日 | 南社與臺南各吟社於醉仙閣舉辦秋季聯吟會，首唱〈荔支冰〉七絕虞韻，次唱〈晚釣〉五律。  |
| 昭和7年9月15日  | 有「善化太虛逸人徵詩」題為〈中秋月〉趙雲石先生選。  |
| 昭和8年8月1日   | 刊載《東寧擊鉢吟集》部分作品，其中趙雲石〈養花〉。  |
| 昭和8年8月15日  | 刊載《東寧擊鉢吟集》部分作品，其中趙雲石〈舞衣〉。  |
| 昭和8年9月1日   | 刊載《東寧擊鉢吟集》部分作品，其中趙雲石〈歸燕〉。  |
| 昭和8年9月15日  | 刊載《東寧擊鉢吟集》部分作品，其中趙雲石〈迷樓〉二首。  |
| 昭和8年10月15日 | 「騷壇消息」刊有：「北門郡學甲庄學甲吟社，曩日以學甲吟社四字冠首，向全島徵詩。蒙騷壇諸大雅，惠賜珠玉，美不勝收共得詩七百四十二首。謄錄後託趙雲石陳文石左   |



|             |   |
|-------------|---|
|             | 右詞宗選取五十名。茲將二十名揭曉于左，其贈品不日發送云。」   |
| 昭和9年4月7、8日  | 全臺聯吟大會輪由臺南州值東，經由趙氏主持在嘉義市召開，以〈阿里山曉望〉五律、〈羅山春色〉七律及〈觀櫻會〉七絕等為題。  |
| 昭和9年4月9日    | 刊有「本社（三六九小報）第一回徵詩」，〈祝山觀日〉，趙雲石、洪鐵濤兩氏合選。（昭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三百十八號刊有徵詩公告。）  |
| 昭和9年5月1日    | 「全島詩人大會」第一日次唱〈撚鬚〉左詞宗李石鯨、右詞宗郭芷涵選。右六左六九雲石。  |
| 昭和9年5月16日   | 刊有「善化淡如吟社歡迎趙雲石王則修趙少雲諸先生擊鉢錄」作品，〈蟬琴〉侵韻，禁琴吟兩字不用，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王則修先生選。  |
| 昭和9年10月15日  | 「南州聯吟會擊鉢」〈秋雨〉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洪鐵濤氏選。   |
| 昭和9年11月15日  | 「臺南秋季聯吟會」〈思鱸〉左詞宗倪登玉、右詞宗許君山氏選，右十一趙雲石。  |
| 昭和9年12月1日   | 「臺南秋季聯吟會」〈霜信〉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韓子明氏選，右二趙雲石。   |
| 昭和10年3月1日   | 「全島聯吟大會第一日次題」〈梅粧〉七絕元韻，左右詞宗趙雲石、陳春林氏選。  |
| 昭和10年4月15日  | 刊有「王姓大宗祠徵聯」〈太原〉冠首，左右詞宗趙雲石、王則修氏選。  |
| 昭和10年5月6日   | 刊有「南山生壙徵詩」，題目〈題南山生壙〉，七絕四首，詞宗為趙雲石先生。   |
| 昭和10年10月9日  | 「南州聯吟大會誌盛在麻豆公會堂」：「南州聯吟大會，去六日即舊曆重陽佳節，午前十時起，開於麻豆公會堂，州下吟友，七十餘名出席。首由洪子衡氏，唱開會辭；繼則白鷗社長吳萱草氏，對各地吟友述謝。其次南社長趙雲石氏，起述感想。……次推薦趙雲石、蘇櫻村兩氏，為首唱詞宗；洪鐵濤、陳文石兩氏，為次唱詞宗。題擬菊花宴七陽七律為首，……午後三時交卷。……六時更在日春樓，盛啟吟宴，八時盡歡而散。」 |
| 昭和10年10月29日 | 「全島聯吟大會出席者五百餘名，遲至午前二時始發榜」：「臨時全島聯吟大會，去二十七日午後二時，開於蓬   |

|                   |   |
|-------------------|---|
|                   | 萊閣，聲明出席者四百名而出席竟多至五百餘名，致主催者一時難於措置。會開，林子惠氏開會辭，林述三氏敘禮……推薦郭芷涵王了菴二氏為律詩詞宗，趙雲石鄭養齋二氏為絕詩詞宗，聲言趙鄭二氏高齡，恐閱卷過勞，故以五絕懇之。首倡擬題者……。六時交卷，先宴詞宗，同時謄錄。七時頃開宴，八時半宴畢，十一時頃，會員已望眼欲穿咸集會場，等待發榜。然因多卷，至翌日午前二時始發表。……每題左右各呈贈品八十名，三時告終。」 |
| 昭和 10 年 10 月 30 日 | 「全島聯吟第二日續報」：「既報全島聯吟會第二日招待會，五時半截收，各題得詩約五百首。七時頃開宴，席上林述三氏敘禮，繼而趙雲石、鄭養齋、郭芷涵、王了菴四氏，代表各州出席詩人道謝。八時半散會，即開演鐘鳴新劇題為愛情之神聖，係富豪之女，與人私奔，至十一時半閉幕。翌日午前一時過始發表，律詩……午前二時五十分散會。」  |
| 昭和 10 年 11 月 18 日 | 刊有「臺南詩社秋季聯吟會」〈菊夢〉左右詞宗韓子明、洪鐵濤氏選。左九右十五趙劍泉，左十七趙雲石。   |
| 昭和 10 年 12 月 1 日  | 刊有「臺南詩社秋季聯吟會」〈秋扇〉左右詞宗吳子宏、趙少雲氏選。右十一趙雲石，左二十趙劍泉。   |
| 昭和 10 年 12 月 6 日  | 刊有「全島聯吟大會」〈鷄群鶴〉，左趙雲石、右鄭養齋選。   |
| 昭和 11 年 1 月 17 日  | 刊有「南州聯吟大會」擊鉢。〈菊花宴〉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蘇櫻村氏選。  |
| 昭和 11 年 2 月 15 日  | 「臺南市詩社春季聯吟」(昭和十一年舊曆一月三日)，題為〈春宵〉左右詞宗黃文虎、許君山，左三右十六雲石。   |
| 昭和 11 年 2 月 15 日  | 「錦文吟社擊鉢」，題為〈南州覽勝〉，左右詞宗韓子明、林珠浦選，左五雲石。  |
| 昭和 11 年 3 月 20 日  | 「德泰擊鉢吟會」，題為〈西定坊懷古〉，左右詞宗洪鐵濤、吳子宏選，左四右二十二老雲；左七右八少雲。  |
| 昭和 11 年 3 月 23 日  | 「全島聯吟大會二百餘名會於竹塹，有燈謎書畫會為餘興」：「全島聯吟大會，由新竹州下各詩社主催，去二十一日午後一時半，開於新竹公會堂。竹州出席者百零五名，他州九十七名，定刻前煙火三發。既著席，鄭養齋氏敘禮，林篁堂氏報告收支，預算六百餘圓不足數十圓，由主催社負擔。第二日午前初預定開書畫會……張純甫氏推薦詞宗，因高雄州出席者至少，因以各市別舉出。五律施梅樵、                      |

|                  |  |
|------------------|--|
|                  | 黃春潮，七絕趙雲石、李石鯨諸氏……。五時交卷，得詩二百餘首。乃開吟筵席上鄭養齋氏起敘寒暄，浮白歡飲。八時起以燈謎為餘興，又美人座校書登壇跳舞，以助清興。十一時頃發榜……。」 |
| 昭和 11 年 4 月 16 日 | 刊有「全島聯吟大會」〈春耕〉左詞宗趙雲石、右詞宗李碩□選作品。  |
| 昭和 11 年 5 月 1 日  | 有（續）「全島聯吟大會」第一日首唱（三月廿一日），題為〈仲春遊竹塹〉左右詞宗施梅樵、黃春潮，右六一雲石。                                   |

附錄五 趙鍾麒相關照片 拍攝者：劉慧婷 拍攝日期:2011/10/02

圖 1：以成書院

說明：臺南孔廟內，以成書院正門及以成書院沿革介紹



圖 2：社長照片

圖說：以成書院內壁上懸掛有歷任社長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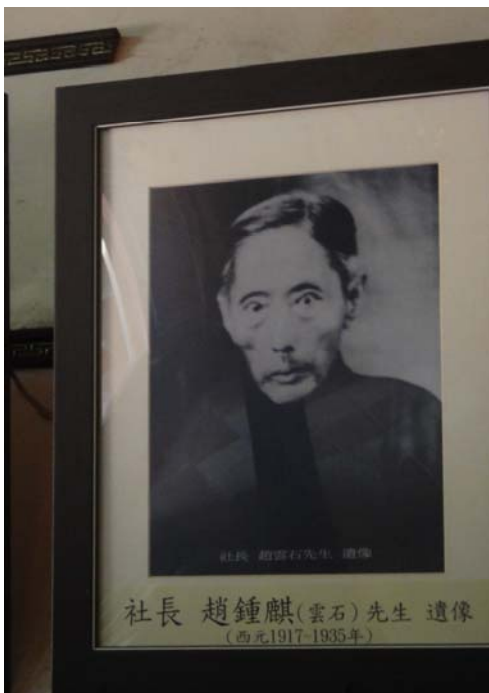


圖 3：趙鍾麒舊居

圖說：現中山路及民生綠園一景，盧嘉興文載趙鍾麒舊居溝仔底宅，在現中山路一至十九號一帶，後於民國四年被闢為道路，隔鄰 21 號現則是服飾店。



圖 4：臺南地方法院舊址

圖說：日治時期趙鍾麒任通譯的臺南地方法院使用原萬壽亭，即照片中現今府前路五五號附近一帶。





圖 5：五妃廟

圖說：趙鍾麒曾為五妃廟撰聯寫序，現為臺南市一級古蹟



圖 6：清水寺

圖說：清水寺巷口及外觀



圖 7：清水寺題壁

圖說：清水寺內現存趙鍾麒詩作題壁



圖 8：清水寺內樂捐名單

圖說：寺內懸掛重建樂捐題名碑，見有趙鍾麒長孫趙承琛教授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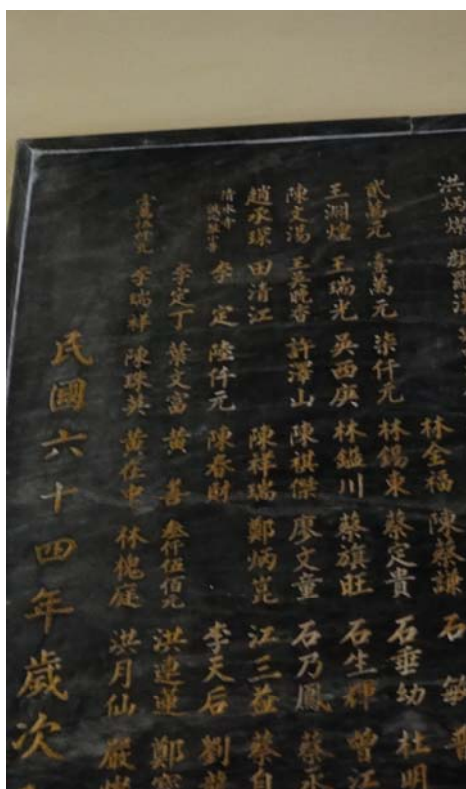




圖 9：開元寺

圖說：當時詩人喜聚於開元寺，圖為寺廟外觀和寺內解說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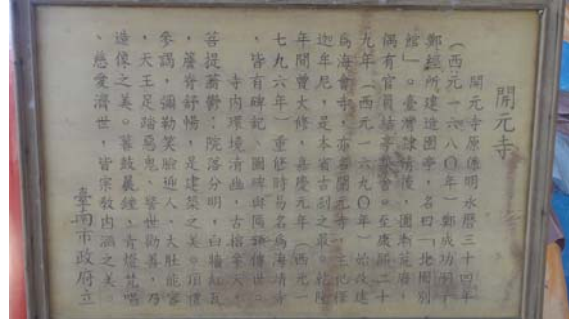


圖 10：開元寺

圖說：開元寺內清幽之景



圖 11：法華寺

圖說：法華寺亦是南社常聚之處，現為臺南市三級古蹟





圖 12：南社「橋亭觴詠」及聚賢堂

圖說：法華寺內記有「橋亭觴詠」，是判定南社足跡的一大例證。寺內師父告知「聚賢堂」即是當時詩人們聚會的小房。



圖 13：延壽橋

圖說：當時詩人們划船至法華寺內「延壽橋」聚會，現已是瀕臨坍塌的模樣。







圖 16：吳園內景

圖說：現存吳園一景，和周遭現代大樓形成對比。



圖 17：崇文書院舊址區域

圖說：趙鍾麒曾就讀於崇文書院，原址在憲兵隊對面，憲兵隊早已搬遷，崇文書院舊址即照片所顯此區域，已改建為停車場，詢問該處居民，無人知曉此處曾有崇文書院。



圖 18：趙鍾麒手跡

圖說：趙崇良先生於信中附寄趙雲石為某關帝廟書寫碑文，經人拓版送給趙崇良先生的幅軸。

原圖檔為趙崇良先生分拍圖，筆者將之拼貼，可見趙鍾麒先生手跡。



485



486

<sup>485</sup> 缺字為「壘黍」。

<sup>486</sup> 小圖為趙崇良先生特拍署有「趙雲石」先生之名。



圖 19：趙鍾麒手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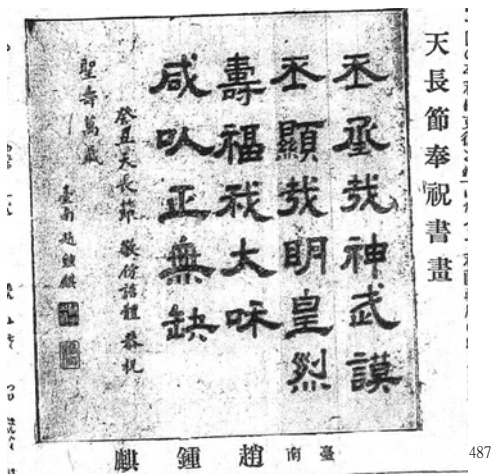


圖 20：趙承琛教授

圖說：一九六二年成功大學化學系舉辦「歡送田明朋教授返美／歡迎趙承琛教授返校」晚會。  
照片錄自：[http://alumni.ncku.edu.tw/ezfiles/20/1020/img/928/20100416\\_1.pdf](http://alumni.ncku.edu.tw/ezfiles/20/1020/img/928/20100416_1.pdf)



<sup>487</sup> 節錄自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日日新報》電子版。